武俠世界



$2.00

701

· 特別介紹 ·





一期完巨型俠情小說：**麒麟掌** 江南·著

一個幼失怙恃的少年，十年來爲了追尋殺父辱母的仇家，浪跡天涯，備嘗艱苦，其間也做了不少除惡擲强俠義之事。一天，仇人相見了…………。欲知故事詳情，請閱是期刊出之一期完巨型小說［麒麟掌］。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厦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70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册港幣二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期完中篇巨型俠情故事

江南・文
盧令・圖

麒麟掌



慘遭毀家　大智若愚

民國初年，國內軍閥割據，地方不靖，刧匪橫行。

一日，日正中天之際，好端端的一個晴天，天空中突然驟起黑雲，黑雲是流動的，飛流得很快，一對漁家夫婦與兒子正在河邊準備捕魚。

「糟了，可能要下大雨了！」漁夫龍祖光坐在船頭抽烟，看到天色倏變，不由的叫起來。

「看你，大驚小怪！這樣的好天氣，捽也捽不出一滴雨來！」龍妻不同意丈夫的看法！

「你懂什麼！」

「我不懂，你懂！你是吃飯長大，我不是！」

「好了！好了！別吵了！遲早你總會看到，到底是你懂還是我懂！」

龍祖光似乎因為天色變幻而有點心煩，不願再與妻子嘔氣下去。做妻子的聽了丈夫這話，特別是相處那麼久，了解丈夫的性子，知他不高興，也不再說什麼。

漁船泊在河邊，四野無人，早先還有龍氏夫妻爭辯，此刻更顯得寂靜了。

太過寂靜，有時也使人心煩的。

突然，一陣馬蹄聲自遠處傳來，因為靜，所以聽來特別清晰。

首先聽到的是龍祖光，他把烟桿抽離了嘴，「咦」了一聲，瞪着眼，定着神，望向遠方。

「什麼事？」龍妻雖然在問，但自己也聽到馬蹄聲响了，因此她不再問，並且再加上一句：「是馬？」

「我也覺得奇怪，怎麼這時候會有馬經過！」

夫妻倆都給這突然而來的馬蹄聲所吸引，龍妻本來是在補漁網的，也停下來，望向遠方。她挪着身子，把枕在她腿上睡覺的兒子也弄醒了。

「媽！」龍三揉着眼睛，望向媽媽。

龍三是一個未滿十歲的小孩子，他看過不少爹爹和媽媽爭吵的事，此刻見他們一言不發，神色怪異，在他的小心靈處又泛起了爹與媽過去爭吵後的形態，所以不自禁的叫了一聲媽。

媽總是疼孩子的，龍妻當然也不例外，她把孩子摟在懷中，撫他的頭髮，肩，背。

馬蹄聲越來越近了，一人一騎已閃入他們眼簾。

馬跑得很快，馬上人是個精壯的漢子，馬已經跑得夠快了，他還嫌慢，繼續加鞭。

這漢子揹着一個小包袱，握着一根手杖，一邊跑一邊用袖子抹汗，在崎嶇的山道上跑馬，一點也不放慢！

馬來得快，不一會已來到河邊的一棵大樹下，騎者猛的在馬背上站起來，雙足一點，手杖打在馬屁股上，人躍上樹去，馬也跑到另一邊去吃草了。

這是為什麼呢？龍祖光無法理解，龍妻更不懂，問丈夫，丈夫叫她別出聲。

這一邊的人才上了樹，來路上又傳來

馬蹄聲，而且不止一騎，龍祖光再循聲望過去，首先看到一個女人騎馬走在前頭，跟在她後面的是兩騎男子，一樣的快馬，點子由小而大，很快已來到河邊了。

女的似乎比兩個男的精明，雖在縱馬飛馳，目光却不斷向前搜索，她看到了一匹馬在河邊吃草，又看到河邊那棵大樹上閃幌着一塊紅色的手帕，迎風招展，十分搶眼。

她是跑在最前頭的，發現了這些之後，突然把馬勒住，奔馬被勒，衝勢無法遏止，馬便人立起來，前足揚得很高，只用後足支地，還發出一聲長嘶，似是表示牠的反抗。

走在前邊的女人勒馬，後邊兩個男的事前一點也不知情，及至發覺，已無法制止了，於是，三四馬擠在一起，就在這一剎間，猛然由樹上飛下一根鐵枝，揷入一個男子的頭上，該男子當堂跌下馬去。

另一個男子本能地俯首下望，察看究竟，還沒弄得清是怎麼回事，躲在樹上那漢子已一躍而下，趁勢在另一個男子的後心刺上一刀，同時兩個人都落到馬下。

「姓熊的，你好狠毒啊！」傷者恨恨地駡。

「這可不能怪我，這是你們迫着我幹的！」姓熊的大漢回答。

「你撇得可眞乾淨！」

「不是嗎？我已經避開你們，你們却苦苦追來，那能怪我心狠手辣？」

「倒是你有理！我們四個人合力得來的東西，你，一個人，要獨佔，還不許我們追索！你，好霸道啊！」

「你們追來，還不是我一個人獨得，你們又何必白化氣力！」

姓熊的大漢說得十分輕鬆，似要激怒對方，結果眞如所願。那方忍不住，先動手了。

兩個人打了起來，但不幾招，勝負立判了，負了傷的如何打得過？

女的在雙方打鬥時已經站到幾丈外，待他們分出了勝負之後才說：「老大，你這一手眞絕！把陳春，李萬都收拾得乾乾淨淨，再把我幹掉，然後改個名，換個姓，做其富豪，善人，享享福，再也無人知道你的來歷，再也無人知道你過去幹過什麼，更無人知道你是一個這麼絕情無義的跛脚大盜了！你這一招眞要得！可惜太狠毒了！」

「哈……這叫做無毒不丈夫呀！四妹，我的爲人瞞得了別人，瞞不了你，你別挖苦我好不好？我們邊城四虎，已去其二，現在只剩下我跛脚虎與你這胭脂虎。」

「老大，你說得可眞好聽，我馬瑤也聽不懂呀！人家說對牛彈琴，你却是對馬彈琴！」

「四妹，你這是什麼意思？別請酒不喝喝罰酒，那就太沒意思了！」

「老大，你放心好了！我不是個老樣子，還能逃得出你老大的掌心嗎？」

「那敢情好！四妹，我打開天窗說亮話，既然你這麼說，我們就索性來個一家兩好，遠走高飛，好不好！」

「你這話當眞？不騙我？」

「嗳，怎麼會呢？你早知道你大嫂已經過世了，我只有一個十歲大的兒子，如果你答允，你就是他的媽了！」

「嗯，我不來了……老大，說眞的，我們這一趟得的，到底有多少？」

「有多少？我也說不準！總之很多，很多就是！」

「難道你沒有看過？」馬瑤一臉詫異之色，似乎對姓熊的話不大相信！

「我當然看過，可惜看過也無法知道該值多少！不信，你可以自己看看！」跛脚虎熊通一面說，一面把背上的小包袱除下來解開，裏面是一堆寶石。

「啊，這麼多！」馬瑤一聲驚叫，蹲下去，用左手撥弄那些寶石！右手則悄悄地自腿上拔出一柄短刀。

「你現在相信了？是不是足够我們用兩輩子？」跛脚虎熊通得意地笑說。話聲未了，突見寒光一閃，馬瑤已經一刀向他的胸膛刺去，跛脚虎似乎料不及此，竟措手不及，無法制阻，讓馬瑤的短刀透衫直入，馬瑤料不到如此容易得手，也心花怒放，怎知刀尖直抵跛脚虎胸膛時，竟發出噹一聲响，手腕一震，揷不進去。

這是一個更大的意外，馬瑤爲之一怔，就在此際，跛脚虎的手杖已經揷進她的腹部，深入幾寸，她一連退了幾步才站得穩，鮮血急流。

「四妹，我早料到你有此一着了！還好你心急，給我試了出來，假如妳忍耐些時，到了晚上，那就難說誰死誰亡了。」跛脚虎從容不迫的包起寶石。之後，再說：「你想知道我爲什麼不死吧？哈哈，你瞧，憑你這點手藝，還不能殺我呢！」他揭起外衣，現出裏面那塊護胸鐵板，笑得非常得意。

馬瑤後悔剛才不刺他的腹部，却要刺他胸膛，但已遲了，後悔也無用處了。

跛脚虎說，她逃不出他的手掌，是她自己說的，馬瑤傷重再受氣，倒了下去。但她瀕死前恨恨地叫出「跛脚虎」這個名字，却給漁家子龍三留下一個極深刻的印象。

跛脚虎連殺三個曾經共過患難的朋友，一點也無悔意，他揹好了包袱，拄着手杖，就一跛一跛的朝河邊走去。

龍祖光的漁船泊在河邊，龍祖光見他朝自己走來，便想躲進艙去，跛脚虎一臉殺氣的站在河邊，冷然說：「怎麼？看完了我就想溜啦！」

胆小怕事的龍祖光給跛脚虎一喝，嚇得腿也軟了，顫抖着，口震震地說：「我，我沒有……」

「胡說，我明明看到你在看戲，還說沒有！快點去把那三個死人拖到河裏餵魚去！」

「這個……這個……」

「怎麼？你不去？快去！」

「是！」龍祖光兩脚打顫，面無人色，好不容易才走上岸去。本來，他有足够的時間可以把漁船開走的，只要不讓跛脚虎踏足上船，他就無能爲力，無法加害龍家了。但龍祖光胆小，給嚇壞了，根本沒想到逃走，結果，被迫要聽跛脚虎的話，走上岸去搬屍！

龍祖光上了岸，跛脚虎却色迷心竅，一雙賊眼注射向龍妻，一步一步的走向漁船。他那色迷迷的樣子嚇壞了龍妻，急得忙向艙裏躲！却如何躲得了？在艙外，必要時還可以跳水，在艙內，連跳水的機會也沒有了。

她還沒來得及躲進艙內，已經被跛脚虎抓住了。只一扯，「嗤」一聲，撕裂了龍妻的衣服，龍妻大叫，龍三也大叫爸爸。龍祖光聽到妻子呼叫，回頭望，見跛脚虎已將妻子壓在艙面，正在繼續撕她的衣服，不由的急怒交加，忘了恐懼與危險，急急趕回船上，就用船篙刺向跛脚虎。跛脚虎此刻正在慾火焚身，形如瘋狂，如何還肯停手，他頭也不回，把手杖向後甩出去，龍祖光從未練過武藝，如何迴避得及？被手杖刺正腹部，一個蹌踉，丟了船篙，跌到河裏去了。

龍三目睹父親慘死，媽媽又被欺負，一股烈燄燒着胸膛，根本不去想及自己人小力弱，竟抓着跛脚虎一條腿向外扯，不讓他污辱媽媽。可惜他勇氣可嘉，氣力太小，結果給跛脚虎一脚踢出了船外，掉進了河裏。

龍三父子都掉到了河裏，但掉的時候先後時間不同，父子無法見面，滾滾浪花，淹沒了掉進河中的龍氏父子。

突然，風雲變色，狂風驟雨急至，龍祖光說得不錯：「糟了，下大雨了。」可惜狂風驟雨來臨時他已看不到了。

× ×

十年過後的一個早上，山東某地的一條小村莊，村口有株大樹，曉霧初散，陽光透過曉霧，從大樹叢密的葉縫裏鑽出萬道光芒，照射在樹下那間小茶館。

一個年紀不大，却長得相當紮實的小孩子從茶館裏開門出來，哼着小曲，一臉頑皮神氣，從他的臉上，可以肯定他是一個又大胆又佻皮，又惹人生氣也逗人喜愛的小傢伙。

他伸個懶腰，搓搓手掌，然後才拿起掃帚掃地，突然，他怔怔的站住，原來他看到一個頭髮蓬亂，衣衫襤褸，滿嘴鬍鬚，兩眼發紅的青年正朝小茶館搖搖幌幌的走過來，小傢伙從未見過這個人，他很陌生，大約是過路的，沒了盤川，所以變成這個樣子，小傢伙常聽人家說故事，什麼薛仁貴住破窰，秦瓊賣馬啦，他都記在心裏，見到這個青年人，他不由的就想到那些動人的故事。

小傢伙想仗義一下，便走過去想請他吃頓茶，啃兩塊燒餅，別的他沒有能力，這一點他倒是辦得到的，怎知他未開口，青年人先倒在地下了。

小傢伙心想：別是死了吧？伸手去一探鼻息，便回頭大聲叫嚷：「姐姐！姐姐！你快來呀！」

「什麼事呀，小虎子，我說過你多少遍了，總是這麼大呼小叫！」一個少女用圍裙揩抹着雙手，匆匆從茶館內走出來。

小虎子給姐姐說了幾句，有點不高興，裝成個大人地說：「這個人倒在我們茶館門口，準是中了暑！要不就是病發，再不就……」

「別嚕嚕唆唆了，快掃地吧！」姐姐不願再聽下去。小虎子又急了，急急說：「姐姐，我們抬他進去！」

「抬進去？你瘋啦！」姐姐說。

「呵，姐姐，人家快死了，總不能見死不救呀？」

「你知道他是什麼人？是好人還是壞人？」

「好人壞人，也得先救了才知道呀！姐姐，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

「得了，得了，抬吧，別造你那些浮圖了！」

姐姐拗不過弟弟，終於和弟弟把那個青年抬入了茶館裏。

「眞重！」小虎子抬起年青人，喘着氣說。

一個陌生的年青人，當然不能抬進主人的臥室，可是一間小茶館，實在地方有限，怎麼辦呢？姐弟倆經過商量，終於將青年人放在柴房中。

少女沒有醫療病人的經驗，小虎子更沒經驗，少女只想到給病人燒一碗羌湯，小虎子則去請大夫給年青人醫病。

小虎子請了一個名叫李一帖的大夫回來，他以一帖爲名，是說他替病人治病，用藥只用一帖就可以藥到病除，不用再吃第二帖的。他與小虎子來到小茶館。

「姐姐，他怎麼啦？好點沒有？」小虎子才入門口就急急問，似乎對方是他的老朋友，十分關懷。

「別大叫大嚷！」姐姐說，「大夫呢？請來了？」

「來了！」小虎子走到姐姐身邊，壓低聲音問：「他到底怎樣了？」

「還沒醒來！」

「啊，還沒醒！」小虎子大爲吃驚。

「羌湯呢，燒好了？」

「燒好了，太熱，要等凉一點。」

姐弟倆在低聲交談，等李一帖替青年把脈，眉毛不斷跳動，眉心又寬又緊，看得小虎子心情緊張，忍不住問：「怎麼樣？是什麼病？」

「是重病！唉，這個病，嗯，你拿的是什麼？」李一帖的目光落到少女手上，小虎子急急代爲回答。

「啊！這就有救了！拿來！拿來！他就是需要這個！」說着話，伸手去接少女手中那碗羌湯。

「大夫，很熱呢，會燙嘴的！」少女提醒李一帖。

「很好！很好，熱才好！就是要熱，運行得才快！」

年青人給灌下去一大碗羌湯之後，肚子响起一串雷鳴，眞是說話沒那麼快，羌湯才喝完，人也醒了，他張了幾下眼皮，向四邊看望，想坐起來，少女急急阻止，說他應該躺多一會，不要起來。最高興的則是小虎子了。他笑說：「好了！好了！醒過來了！」他挨近年青人，向他問長問短！少女說：「小虎子，這位大哥剛醒過來，需要歇息，不要再打攪他！我們快幹活去，讓這位大哥好好歇歇！有話，慢慢再說。」

他們記住說話，冷落了李一帖。李一帖索取診金。小虎子兩隻小眼睛，張得很大，反問他：「你說什麼？診金？什麼診金？」

李一帖有點愕然，他指着那年青人說：「就是我替你這位大哥看病的診金呀，不能是什麼診金？」

小虎子蹦的跳起來，搶着說：「大叔

，你講不講理？你方沒開，藥沒給，這是我姐姐燒的羌湯，你好意思要診金？」

李一帖只好嘆着氣離開茶館，小虎子姐弟倆也離開了柴房。

年青人待各人離開之後，在自己身上摸出一包粉末的藥，用喝剩的一點羌湯吞下去，然後閉目養神。

小虎子和姐姐來到廳上，小虎子顯得神神秘秘地問：「姐姐，你看過這個人怎樣？」

「什麼怎樣？你想說什麼？」姐姐警惕地看看弟弟，猜測着他可能說些什麼！

「姐姐，我想，如果你不反對，我想把他留下來！」

「爲什麼？」姐姐瞪着弟弟，臉有點發熱。

「我想請他幫幫忙！」小虎子一本正經地說，「姐姐，自從媽死了之後，你也夠忙的了，最近，生意越來越好，實在是忙不過來，柴燒光了沒人去砍，屋頂漏了也沒時間補，再這樣下去，眞吃不消呢！能有一個人幫幫忙，那是多好！」

「你也說的是！不過，他肯嗎？」

「一定肯的！說書的說，江湖人講義氣，我們救了他，他也該幫幫我們呀，而且，我們也不會白叫他幫忙的。」

「小虎子，你知道江湖人有『施恩不望報』這句話？你救了他，就要他幫忙，你想想！你是爲什麼救他？爲他呢？還是爲自己？」

「當然是爲他！」小虎子急了。

「那你就得好好跟他說，商量商量，千萬不可勉强，知道嗎！」

「知道！」小虎子說，「姐姐，還是你行，怪不得人家儘讚稱你！」

「快去吧？別亂嚼舌頭了，快要開市了！」

小虎子想到自己擬用施恩去壓倒對方，要他留下來幫忙，不禁暗覺羞慚，他想，還好姐姐提醒他，要不，那將會丟人呢。他在胡思亂想中走返柴房，一看，急了，柴房裏只有少量柴草，那裏有什麼人？

小虎子一急，叫起姐姐來了。

「什麼事？又發生什麼事了？」姐姐匆匆入來。

「不見了！」

「不見了？什麼不見了？」

「那個人不見了！」

姐姐一怔，隨即說：「不見了算啦！人家也許有事走了，也許不願意留下來！算啦，小虎子，快掃地擺枱，開市了！」

「不！我追他回來！」小虎子執拗地說。

「你追他幹什麼？人家有事才走，不要追了！」

「不！他最少也得告訴我們一聲，怎能這樣一聲不响就走了！」

「算了，他也許不想讓人知道，算了吧，別找了！找到了，使得大家尷尬又何苦呢！快擺枱去！」

「嗯，那位大哥，你快回來！」小虎子大聲叫，由小茶館內叫到茶館外，小虎子眞氣了。他好心好意救了一個人，人家卻一聲不响就溜了。但他找不到人家，氣也沒用。不算也得算了。

突然，他聽得有人叫他：「小兄弟，你找誰呀？不是找我吧？」

小虎子姐弟倆抬頭一望，看到那個年青人正在房頂上面補漏。姐弟倆都樂了。小虎子的氣消了，好奇地問：「大哥，你怎麼上了房頂去？」

原來這個年青人聽到他們姐弟倆的對話，想到自己這十年來東奔西跑，又有感於他姐弟的救命大恩，便決定留下來過一些日子再說，他因此先悄悄地上房頂去補漏，爲他們盡一點力。

小虎子知道他肯留下來，高興得摟住他不肯放手，姐姐雖然也高興，但她是個少女，有少女的矜持與害羞，不能和弟弟一樣表露出來。她的心意，只有在不自覺時以小動作中表現。

這位年青人在小茶館住下了，他姓龍，名三，就是十年前與父母在河邊目擊跛脚虎殺人，並被跛脚虎熊通踢落河中那一個小孩子龍三。十年的時光，龍三由一個小孩子長成爲年青人了。

小虎子知道他叫龍三之後，大爲高興，說：「你姓龍！我叫小虎子，姐姐是鳳姐，我們三個人是龍虎鳳，我與你是龍虎會，你與姐姐是龍鳳配……」

「小虎子，別胡說八道！」鳳姐瞪視着弟弟說。

「姐姐，我沒說錯！」

「你還說！」

「不說就不說！」小虎子扮扮鬼臉，鼓起腮幫，表示不高興，但過不了片刻，他又忍不住開口了。

龍三是由外地來的人，見聞廣而新鮮，小虎子聽得津津有味，一有空就纏着他講故事，兩個相處得極爲融洽。鳳姐看在眼裏，也覺得開心。

一晚，小虎子在聽到江湖豪傑如何鋤强扶弱，爲受欺侮的百姓報仇雪恨時，脫口道：「可惜他們不來這裏，要是他們也來這裏就好了！」

「怎麼？這裏也有土豪惡霸？」

「怎麼沒有？錢家就是惡霸！」

「錢家？你怎知道他們是惡霸？」

「怎麼不知道？我早知道了！不信，你可以問我姐姐！錢家有一個錢家賭坊，老闆叫錢可通，他有一個兒子叫做大官，人家均叫他做『粉面魔王』。專欺負女人，害了不少女人，還有一個師爺，叫莫仁，專出壞主意，是個大壞蛋，還有一班兇惡的打手，若是誰惹了他們，都逃不了一頓打！」

「奇怪，你怎麼知道得這樣清楚？誰告訴你的？」

「茶客都這麼說，他們常來喝茶，不給錢，還胡說八道，侮辱姐姐，我怎不知道！」

「唔！錢家賭坊！錢可通，錢大官，莫仁，還有打手！這麼厲害！」

龍三獲知錢家賭坊和錢氏父子的爲人之後，就在心中盤算，幾時到錢家賭坊去見識見識。

龍三想着錢家賭坊，錢家的大少爺錢大官也正想着這間小茶館呢。

在錢家賭坊中，如花似玉的女招待正穿插其間，有意無意的朝客人笑笑，或者拋個媚眼，引得一些賭客心癢難熬，六神無主，錢家的師爺正和兩個打手在一隅低

言細語，莫仁對打手金占奎說：「怎麼？又有人輸了錢不給？誰這麼大胆？你帶幾個人去他家中要去！拿不出錢，就封屋，讓他們知道錢家賭坊的厲害，以後再不敢來搗蛋！」

金占奎連聲稱是，並且立即就帶了幾個人隨行，去找人家晦氣。錢大官見金占奎走了，便問莫仁，說莫仁答允過替他把李家村口小茶館那個鳳姐弄回來給他淫辱的，怎麼沒有下文。莫仁對別人可以擺架子，施毒計，對自己的主子可沒有這個胆量，所以大官追問，便討好地說：「是！是！今兒晚上我親自帶個幾個人去，無論如何把她弄回來。」錢大官聽得心花大放，再也坐不住，急急向莫仁致謝了。

莫仁倒是相當巴結小主人，他說過晚上去找鳳姐，到了晚上果然帶了金占奎和幾個打手到鳳姐的小茶館去。

莫仁到的時候，正是皓月當空，夜涼如水之際。小茶館門前的空地擺了十多張桌子，茶客極多，且多半是村中村民，大家都熟識的，所以說起話來十分隨便，特別顯得親熱。

客人多，又是熟客，不少客人都是看着小虎子姐弟倆從小長大的，對他們別有一種感情，因此，當大家看到小虎子跑來跑去，忙得應付不來，便自己動手拉椅子，找座位，還替別人傳遞呢！

龍三幫着冲茶，鳳姐站在門口，指揮着弟弟與龍三工作。

突然，小虎子發現莫仁帶了幾個打手進來，他一怔回頭就跑，勸姐姐到房裏去躲一躲，別和他們見面，等他們走了再出來，鳳姐曾受過錢大官花言花語當衆侮辱，至今恨氣未消，也懾於錢家勢大，不敢硬碰，所以小虎子叫她迴避，她一點也不反對。

「嗯！人來！冲茶！」莫仁一拍桌子，大聲叫嚷。小虎子悄悄對龍三說：「他就是莫仁了，我不想見這王八蛋，龍哥哥，你去給他們冲冲茶吧！」

龍三點點頭，默默無言的提着茶壺替莫仁冲茶。

莫仁上上下下的打量着龍三，毫不尊重，亦毫無禮貌的問：「你是這兒的小厮？新來的？」

「嗯！」龍三冷冷地回答，面目全無表情，恍如一個木頭人。莫仁的惡名遠播，連小孩子也怕他，聽到他的名字就不敢哭鬧，所到之處，背後如何詛咒且不說，當着他的面，誰不陪笑臉，恭維一番，就是在錢家賭坊吧，除了錢氏父子之外，誰不讓他三分？幾曾受過人家如此冷遇的？所以他心中甚爲生氣，沉聲說：「叫你們小姐出來！」

「沒空！」龍三又是冷冰冰的一句。

「放屁！沒空也得出來見我！」

「她病了！」

「你怎能對我這樣說話？你知道我是誰？」

「不知道！」

莫仁道：「聽準了！我是錢家的賬房莫師爺！」

「久仰！」

龍三還是那麼冷冰冰的木然全無表情，口中雖然說着「久仰」，但表情却一點也沒有敬慕之意，話又說得那麼乾澀冰冷，可見他所謂久仰，完全不是眞心話，這樣的態度，普通人也難忍受，何况是氣燄萬丈的錢家莫師爺，他再喝叫龍三不動之後，發惡了，一擺手，對金占奎說：「教訓教訓這小子！」

金占奎連聲稱是，緩步走向龍三，茶客們都替龍三担心，躲着偷看的鳳姐弟倆，更加焦急了。可是龍三却似乎不知道大禍臨頭，冷冷的呆在那兒動也不動，既不求情，也不逃避。

金占奎走到他的面前，驀然出手，抓住龍三的肩膀，隨即擰腰矮身，把龍三提起來，然後向空中拋出去。龍三的個子不小，竟然給金占奎拋得那麼高，跌得那麼遠，金占奎的氣力如何，可以想見了。

茶客們見龍三給人家拋出那麼遠，都爲他担心，也奇怪他何以一聲不出，也不反抗，任憑人家擺佈？對這一點，大家都不明白，有人則說他給嚇破了胆，所以不會出聲。

龍三倒是皮粗骨硬，他跌在地上，一動不動的躺了一會，又慢慢的爬起來，站直了，還是不叫不嚷，不動，默默無言的站着。

金占奎那一拋已用了不少氣力，以爲對方縱不致死，也會傷勢嚴重，無法行動的，怎知道他只躺了一會兒，又可以爬起來了。金占奎認爲這是對他的一種侮辱，一怔之後，再走向龍三，再一次抓住他，提起他，一連轉了幾個圈圈，才以一聲大喝助威，把龍三拋得更高，更遠，跌得也更重。

小虎子可急了，他大叫金占奎放開龍三，金占奎如何肯聽，他非但不聽，還加了幾分氣力呢！

鳳姐躲在一隅，不敢再看。小虎子伏到龍三身上推他，大叫龍哥哥。龍三躺着不動，嘴角滲出血水，張開眼皮，看到小虎子，臉上現出一絲微笑，但沒有說話。

小虎子是初生之犢，他大步走向金占奎面前，指着他，喝問他爲什麼要殺害龍三，這是突然而來的，金占奎竟無以爲對。莫仁冷笑插嘴：「這叫做殺鷄警猴，懂不懂？快叫你姐姐出來，她不出來，嘿嘿！我殺了那小子，再燒了你的茶館，看她出不出來！」

莫仁是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的，怎麼辦呢？出去還是不出去？鳳姐心如鹿撞，猶豫莫決。正當此際，陡然有人伸出一隻大手，一把抓住莫仁的後頸，稍爲用力一揑，莫仁已經抵受不住，痛得殺猪般大叫，眼淚水也淌了，他在痛苦中回頭一望，登時嚇出了一身冷汗，知道遇上了尅星，這一趟可有苦頭吃了。

不過，他是一個隨機應變，十分機靈的傢伙，一看勢頭不對，立即就改了口風，忍着痛苦說：「原來是李剛兄！李剛兄，你好！久違了！」

「少跟我來這一套，我也是殺鷄警猴。」李剛說。

莫仁駭極了，連聲討饒：「李大爺，你饒了我吧！我，吃不消，吃不消呀！」

「你也知道吃不消了？你怎不替別人想想，你吃不消，別人就吃得消？沒得說的，吃不消也要吃，讓你自己試試滋味，

以後才不會再隨便害人！」

「李大爺，李祖宗，我求求你，使不得！李大俠，你看在我們老街坊的面上，饒我一次吧！李爺！李爺！」他兩膝一屈，顧不了面子，顧不了威風，性命第一！他為了求生，竟不惜當衆出醜，跪下去乞憐，請李剛高抬貴手，放他一馬，饒他一命，哀哀相求，終於獲得李剛點頭，道：

「你聽淸楚了，這裏不是錢家賭坊，別想在此作威作福，你回去代我告訴錢可通，就說是我李剛說的，以後，叫他別把狗爪伸到這裏，要不，我就斬斷他！你也別給我碰到，下次如果我再在這裏見到你，你得叫人來收屍！現在，快給我滾，別在這裏獻世！」說完，把莫仁一把抓起，向外一甩，跌了他一個狗吃屎，引來茶客一陣哄笑。

金占奎扶起嚇得胆破腿軟的莫仁，掺扶着他走路，才走出幾步，突然聽得李剛大喝：「慢着！」

「李爺！你……」莫仁已被嚇破了胆，一聽李剛喝叫，以為反悔，一驚之下，本能地又跪了下去，請求李剛饒命，李剛想到他平日對窮人的兇燄，何等威風，此刻却一再扮矮仔，實出他所料，眞是又氣又好笑，注視着他，冷冷地說：「你不用怕，我說過饒你一遭，就不會反悔！但你如果回去不對姓錢的實說，小心我會敲碎你的腦袋！去吧！」

莫仁在金占奎等人掺扶之下，狼狽而逃，茶客們大樂，一陣狂烈的哄笑送他們離去。

送走了莫仁他們之後，大家的目光又轉到龍三身上。龍三緩緩地爬起來，用袖子揩抹着嘴角，小虎子走過去扶他，見他嘴角仍然流血，吃驚道：「龍哥哥，你的嘴流血了！你歇着，我去請大夫！」

龍三自己知道自己事，根本不把自己的傷放在心上，便說自己沒有事，叫小虎子不必去請大夫。可是他一把沒抓着，小虎子已經跑遠了，回頭說：「我很快就回來了！」

龍三看着小虎子遠去的背影，甚為感動，茶客們都圍上龍三，向他們問長問短，非常關懷。

小虎子去到李一帖處，看到李一帖坐在門外，大門却關上了，不覺大奇，問他是怎麼回事，李一帖說是跟老婆嘔氣，給老婆趕了出來，不許返屋，所以只好坐在門口等老婆消氣。

「那好極了！你……」

小虎子話說未完，給李一帖截斷。他罵道：「好小子，你來尋大叔開心！我給老婆趕了出來，你還說好！你是安的什麼心！」

「大叔你誤會了！我是說，我來請你去替病人看病，你在門口，不用我拍門，那不是好極了？」

「唔，原來是這樣！」

小虎子道：「大叔，那就快走吧。」

「不！我要等老婆門，要是她開門不見了我，會更生氣了！」

「唉，你眞是，怎麼會呢？你跟我去給病人治病，等一會，賺了錢回來，她自然就會消氣，開門讓你進去了！」

「嗯！對呀！這倒是好辦法！走！」

李一帖跟小虎子一起來到小茶館。為了趕着來替龍三治傷，兩個都走的很快，小虎子人小腿短，心又焦急，一邊進門一邊抹汗，大聲叫嚷。

這時候，龍三坐在木板床上，李剛坐在他的對面，鳳姐站在一旁，聽到小虎子的叫喚，鳳姐迎出門去，小虎子收不住脚，眼看就要撞到姐姐懷裏，李剛眼明手快，伸手一攔，把小虎子一把抱住。李一帖緊緊跟在小虎子後邊，一時收勢不住，一交跌在地下，及至翻身爬起，頭上已流血了。

「大叔，你，頭上流血！」小虎子驚呼。

李一帖伸手一摸腦袋，果然又濕又膩，但他一點也不緊張，一面打開藥箱，拿出一包藥粉，說：「不要緊，一敷上藥就沒事了！小虎子，來，你給我敷上去！」

李一帖的藥倒眞靈呢，剛敷上，血就止了。他問病人在那裏，小虎子看龍三，正想開口，見龍三搖頭示意他不可說，小虎子眨眨眼，回望李一帖說：「病人已經好了，不用醫了！」

「什麼？病人呢？」

「是你自己呀！你剛才頭破了，敷上了藥，現在不是好了？」

「你，你這小鬼，到底弄的什麼鬼把戲？」

「大叔，快回去吧，等一會大嬸開門見不到你，可有得你好受！」

李一帖極怕老婆，聽得小虎子如此說，再不敢呆下去，提起藥箱，匆匆忙忙的就走了。

李一帖走後，小虎子問龍三：「龍哥哥，我眞奇怪，剛才他們打你，你為什麼不還手？如果我長大了，我不怕他們！」

小虎子說得十分神氣，龍三勸他不要亂想亂說，早點睡覺。他也要養好精神，翌日到錢家賭坊去走一遭。

龍三沒有騙小虎子，他第二天果然跟李剛一起去錢家賭坊。錢家賭坊的人認識李剛與龍三，見他們到來，知道來者不善，急忙派人報告莫仁，莫仁也吃了一驚，一面佈置人手，以防不測；一面走出賬房，迎向李、龍兩個。

莫仁以為他們是為昨天的事來尋仇的，試探地說：「李爺，龍爺，昨天的一點小誤會，希望兩位不要介意！」

「那裏，那裏！昨天，我實在是太鹵莽了，只求莫師爺不記在心上就好了！」李剛客氣地說。

「兩位今天來是……」莫仁再作進一步試探。

「唔，是這樣的！」李剛說道，「龍兄聽說錢家賭坊非常熱鬧，特請我陪他來見識見識！莫師爺，不會怕我們看到什麼吧？」

「笑話了！我們這裏是和氣生財，童叟無欺的，兩位儘管玩玩好了！」莫仁皮笑肉不笑的說，心中則暗叫不妙，正要通知坊中人小心，別出毛病，却嫌遲了。

原來李剛已經站到一桌牌九檔莊家的後面，龍三監視莫仁站在另一邊，賭客與莊家均在緊張地摸牌，李剛看到莊家第一張是人牌八點；第二張是ㄙ丁三點，兩張牌加起來是十一點，即是只有一點，莊家

看看桌面的賭注很大，如果就這樣攤牌，必輸大錢，莊家是不願意輸這許多錢的，因此，他出術了。他巧妙地將左手伸向後邊，身後立即有人將一張只有兩點的地牌遞過去。

突然，橫裏伸出一隻手來，又快又準地把那張地牌搶了去，只見他手指一動，把牌抓成粉碎了。

把牌抓碎的是李剛，他微笑地看着莫師爺嘲弄地說：「莫師爺，這就叫做童叟無欺？」

賭客不少也發現了，嘩然鼓噪起來！

莫仁想不到李剛會來這麼一手，為之色變！忙說：「和氣生財，有話好說！李爺請高抬貴手！」

「莫爺，我希望你們眞正能做到公平交易，童叟無欺！今天，我是第一次，以後，我和龍兄都會隨時來的，希望不要再有第二次。」

莊家開牌了，莊家一點，連賠！這一關賠的錢可眞不少呢，叫莫仁感到心痛，肉痛，却又發作不得，他那份尷尬的表情，使李剛忍俊不禁。

「龍兄，我們走吧！再看下去可能有人要不答應了！莫師爺，我們走了，改天見！」

李剛與龍三離開了錢家賭坊，金占奎走近呆呆發怔的莫仁，問他：「怎麼？他們跑啦！」

莫仁恨恨地罵：「他媽的，又栽在這兩個王八旦手上！」

金占奎主張追上李、龍二人，打他們一頓出口氣，但是金占奎的提議給莫仁制止了。莫仁認為李剛是一位拳擊冠軍，武藝高强，絕非一般武師可比，金占奎雖勇，未必就能勝他，追上去，戰勝得了李剛，當然好，萬一勝不了，惹火了李剛，他回過頭來，誰能抵抗得了？既然孫總管去聘請武林高手來助，不如暫且忍耐些時，等待孫總管回來之後再找李剛算帳。

金占奎對莫仁這麼說，當然不大開心。但是，莫仁所說確是事實，李剛以藝高著名，他自己也無必勝把握，剛才那麼說，不過作個幌子，做個樣，表示一下自己的胆色而已，假如莫仁眞個答允，叫他去追，也可得要另想法脫身呢，莫仁已如此說，也眞是求之不得，那有再請求之理。

龍三與李剛出了錢家賭坊，一路上對錢家賭坊的騙術諸多批評，也奇怪竟然有那麼多人居然會長年累月去賭，弄至傾家蕩產，鬻妻賣子也不悔悟。

「李兄，那邊圍着一大堆人幹甚麼，我們過去看看！」龍三向前面一指，李剛望過去，果然看到許多人，他看一眼就說：「那邊有人賣藝，我們過去看看！」說着，兩個人已經走了過去。

龍三與李剛兩個走到人堆的外圍，鑽了進去，看到了賣藝者的面目。

看熱鬧的人眞多，少說也有三幾百人，龍三對當地情況還不够了解，李剛却是清楚的，這便是李剛要做龍三的嚮導的原因。

賣藝的是孔家班。主要骨幹是孔騰霄，孔凌霄，孔英俠，孔英勇，孔家班倒是有點功夫，看他們槍挑棍點，火候十足，觀衆鼓掌叫好。

突然，有人自外圍迫進來，原先站着的人都給推得斜斜歪歪，有的人還在咒罵。龍三和李剛都向那邊看過去，只見圍觀的觀衆波分浪裂的閃出一個缺口，有幾個粗眉大眼，囂張高傲的大漢擁着一個其貌不揚的青年人進來，站到觀衆的最前列。

這時候，孔騰霄正玩着雙刀，刀法，力度都很好，所以鼓掌之聲不絕，但是，剛到達的那個青年却沒有鼓掌，目光也不是望向使刀的孔騰霄，他的目光另有目的，就是坐在孔家班那些兵器下的兩個少女孔英俠孔英男身上。後來，孔英俠出場表演，他樂極了，她剛出場他就鼓掌了，還呼喝別人，怎麼不鼓掌！賣力之極。

因為這個面目猥瑣的青年對別人呼喝，自己又拚命鼓掌，便引起各人注意，李剛用手肘碰了一下龍三，對他悄悄地說：「你看到那小子沒有？他便是錢家賭坊錢可通的寶貝兒子錢大官了！他長得難看又患上鴿舌，對錢家來說，這也是一個現眼報！」

「嗯！這就是錢家的寶貝！活寶！」龍三說。

孔英俠實在有點眞功夫，使開來拳風腿勁，刀招都有極高水準，龍三與李剛兩個本來只是來看一下熱鬧的，此刻，他們留意表演者的人了。

「龍兄，你看她練得如何？」

「很好！一個賣解的有此功夫，已經十分不俗了。」

「對！看來，他們不會是專幹這一行的！」

「我也這樣想，他們可能是訪友未遇，缺乏盤川，人地兩生，又不願向人伸手，便出此一招了！」

「你看，那小子的一副下流的貪饞相，眞丟盡了我們男子漢的臉。」

「我看他心懷不軌！龍兄，你以為怎樣！」

「不錯，他確有此歪主意，從他的目光中，可以看到，他的目光，是表現無遺了！」

李剛道：「我們看着，看他有甚麼不軌行動！」

龍李兩個在低言，錢大官和他身邊的人也在竊竊私語，兩隻眼睛仍然貪婪地盯着孔英俠。

孔英俠在表演，大官也在表演。

孔英俠的表演是眞功夫，贏得不少掌聲與采聲，錢大官表現的却是手舞足蹈，樂不可支的醜怪相，叫人看了反胃，咒罵的。他那種細聲說，大聲笑，目中無人，不把旁人放在眼內，也不尊重表演的藝人，他的做作，如果用「醜態百出」，可說是最恰當的形容了。

當各人正集中注意着孔氏姐妹表演的時候，錢大官突然出人意外的走向場中，那一搖一擺故作瀟洒，非常迷人呢！

他走到場中，大叫道：「嗯，你……你們，誰……是頭……頭兒？」

孔家班的頭兒出來了，他是孔騰霄，他走向錢大官面前，說：「請……請問，有……有何……見教！」

錢大官勃然震怒：「你，你敢，敢……取笑我，學……學我……講話！」怒目相向，似乎就要出手。

孔騰霄見他這麼說，顯得非常焦急，似乎想分辯，紅着臉，頸上的青筋也出現了。但話却說不出口，更引起錢大官的不滿，再重複了一句說過的話。

「沒！沒有！」孔騰霄終於急出一句話了。

「你……你這……這不是學……學我？還說……說沒……有！」

孔騰霄還沒來得及回答，觀衆已經忍不住笑，起哄了，那種歡樂是自然的，迸發性的，他們一哄，孔騰霄更急，錢大官也更氣惱。

「這位大爺，請不要見怪，我大哥，說話是有些兒毛病，請你原諒！」孔凌霄見大哥一急就更講不出話，也急了，不得不挺身而出爲大哥解圍。

但是，錢大官却不相信，瞪着孔凌霄說：「這麼巧？」

對了，有這麼湊巧嗎？觀衆聽得又是一陣哄笑，樂壞了，他們似乎在看一場喜劇插曲。

其實，不但圍觀的觀衆忍不住笑，孔氏姐妹也忍不住笑，都俯低了頭，別過一邊，用手帕掩住小嘴，盡量不讓笑聲傳出來，但她們實在是在笑，而且笑得很厲害，所以儘管小嘴給掩住，身軀還是無法掩飾，笑得顫抖不已。

錢大官在盛怒之下，再受到觀衆如此譏笑，他怎受得了？眼看就要爆火，孔凌霄也急了，他正要替大哥打圓場，並向兩位妹妹瞪上一眼，似是怪她們不識好歹，不分時候，亂笑一通。可是少女不知愁，不會想到後果，孔凌霄就不同了，他年紀比較大，懂得人情世故，所以他挺身而出，替哥哥解圍。

但是，出乎各人意料之外，孔氏姐妹的笑，不但未引起錢大官反感，相反，反而挑得他自己也笑了。

錢大官在笑，目光則射向孔氏姐妹，看他那色迷迷的樣子，醉翁之意如何，不用明說了。

對於孔騰霄，錢大官曾經懷疑他諷刺自己，幾致動武，此刻則火氣全消，一切都拋之腦後，忘記了。

他不但不記前嫌，還自報姓名：「我……姓錢，叫大……大官！錢家……賭……賭坊是我……我爸爸開的！」

「哦，原來是錢少爺！失敬了！」孔凌霄客氣地向他行了一禮，並問錢大官有何指教。

錢大官於是說明心意，說他覺得孔家班演的很好，想請他們到他的錢家賭坊去演一場。

錢大官這話是說得很堂皇，可惜他的舉動太過輕浮，一點也不堂皇，他一邊說，一邊不斷把目光飄向孔氏姐妹那邊去，這就洩了底，一切都給人看到啦。孔凌霄是個走江湖的人，經驗甚豐，錢大官如何瞞得過他？當下立予婉拒，先把錢大官捧了一頓，再轉入正題，說他們翌日就要趕路，這一趟無法應承，推遲到下一次來時再到錢家賭坊演出。

錢大官聽說對方翌日就要走，大爲着急道：「不……成，你……你們……不能……去！」

「錢少爺，這怎麼成呢？我們已經收了清江鎭的錢，演期也排定了，怎能不去？我們走江湖混飯吃，最重要的是講信義，一次失信，以後就不靈了！」

錢大官對孔凌霄的解釋根本不聽，蠻橫地說：「不成……我說……說……不成……就不成！收……了錢……也……也不……能去！」

孔凌霄陪笑道：「錢少爺，我們明天不走是不行的，這樣吧，你等我們在清江鎭演完之後，再回到這裏，到你的錢家賭坊演如何？」

「不……不成……不……不成！」他轉頭大叫：「來……來人……哪！給……給我……搬東……東西呀。」

錢大官一聲叫，在人羣中立即走出十多個大漢來。

他們全是錢家賭坊的爪牙，聽得主人叫動手，那有不爭先恐後表現的道理！孔騰霄兄弟倆急急勸阻，錢大官表示，除非他們肯答允，否則，實行開硬弓。

雙方爭持之下，氣氛極爲緊張，觀衆中有胆小的已經脚底抹油，胆子大的則站遠一點等候瞧熱鬧。

突然，錢大官似乎想到甚麼好辦法，高興起來說：「你……你們……別……別急……急……我……我有……個辦……辦法！」他於是說出他的辦法來了。原來他提議孔氏兄弟先走，留下兩個妹妹到錢家賭坊去表演給他看，等表演過了之後，再去清江鎭和哥哥會合一起表演，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了。

「放屁！」孔英俠怒目向他斥責，聲色俱厲，把好些人都嚇了一跳。因爲大家都是本地人，知道錢大官的爲人，從小就寵壞了的，如何受得這樣斥責，知道必有事要發生了。

胆小的觀衆又走了不少，留下的，僅及原有的半數了。

驀然，有個觀衆失聲大叫：「快躲呀，錢家的人來了！」



孔英男與孔英俠各執刀劍與錢家爪牙激鬥。

不錯，有三騎馬朝賣解場跑來了。

錢家的三個教師來了，觀衆散去了十之七八，留下的只等於原來的二三成而已，而且，他們都躲得遠遠的，和孔家班隔了一段遠遠的距離。

來的是孫泰，馬榮貞與蒙輝三個人，錢大官看到他們，如獲救星，迎了上去，叫道：「大……叔！」

孫泰掃了現場一眼道：「甚麼事？」

錢大官說這一班賣藝的，他請他們到錢家賭坊去表演，他們不肯，他要求孫泰代他出頭，要他們答允。孫泰却不會意地說：「不去就不去算啦，何必跟他們一般見識，斤斤計較。」

「大……叔……那……怎麼……成！大……叔，你……你幫……我……」錢大官請求孫泰幫忙對付這類事情也不少了，這一次也不例外，孫泰循他的眼光望過去，看到孔氏姐妹與藝員們都滿面怒容，同時明白了，錢大官一定要留下她們的原因。正要答允錢大官的要求。可是目光一閃，看到另一邊，發現李剛亦與孔氏姐妹一樣，怒容滿面，心中打了個突，要出口的話立即又吞了回去。

「我們還是回去吧！不要强他們所難，等他們下次來時再到賭坊表演，還不是一樣！」孫泰說得相當大聲，可知他的目的不是說給錢大官聽，是說給其他人聽的。說完之後，再和錢大官互相咬了一會耳朶，錢大官也給他說服，同意讓孔家班離開了。

孫泰說服了錢大官之後，對孔氏兄弟說：「你們走吧！剛才只因我們少爺欣賞你們的表演，心裏要請你們到錢家賭坊去表演，幾乎引起誤會，你們不要介意。我們少爺是一番好意的，下次來，你們可別忘了到錢家賭坊來表演啊！」

「是！一定！一定！」孔凌霄說。

緊張的氣氛鬆弛了。戰雲吹散了。孫泰與錢家的人走了。孔家班的人收拾着一切，李剛與龍三兩目送各人紛紛散去之後，也悄悄離開了。

「龍兄，你看孔家班的武藝練得怎樣？還像樣吧？」

「何止像樣，簡直不簡單！」

「是很好！和那些繡花枕頭一樣的花拳繡腿不同。這是非常實用有勁的，外行人也許認爲稜角太露，不甚好看。但是，這却是十分實用的。」

兩個人邊走邊談，甚爲投機，大有相見恨晚之慨，他們從孔家班又談到錢家賭坊，談的話題很廣泛，却以剛才所見爲多。龍三認爲早見孫泰與錢大官耳語之後，錢大官便改變主意，點頭同意讓孔家班的人離開，其中必有陰謀，決不會如此順利的，至於他們打下什麼陰謀，却就不易猜測得到了。

當天，在錢家賭坊的內室裏，錢可通正在歡宴馬榮貞與蒙輝！

蒙輝與馬榮貞都是錢可通新請的武林好手，據說，他們在江湖上大有名堂，錢可通因爲聽到消息，有人將對他的錢家賭坊採取不利，他爲保利益，便作未雨綢繆，先行物色高手爲己用，結果，通過朋友的介紹，請到了蒙馬兩個，錢可通爲籠絡新人，特別設宴招待，以示隆重！

這一頓酒筵，包括有錢可通，馬榮貞，紅紅，孫泰，之外還有兩位妙齡少女。

痛懲惡霸　千里追兇

晚上，夜涼如水，月明如晝。月光下，孔騰霄兄弟倆推着行李車向山道前進。孔氏姐妹跟在後邊，目光不斷向左右望，耳朵也留神地傾聽着，以防萬一有什麼變化。孔凌霄在行進中說：「大哥，我到現在還不放心，姓錢的是什麼東西我們太熟悉啦，怎會如此輕易收手！我懷疑其中必有陰謀詭計，祇是一時又猜測不透，無法找到謎底！」

「二哥，我也和你有同樣想法！我担心他們是施展詭計的，剛才我也對妹妹說，未到清江鎮，都要小心！」

「對！正該這樣！小心駛得萬年船，千萬……嗯！那來的馬蹄聲，這樣急！」

「大家準備，狐狸終於現出尾巴，一定是姓錢的那班傢伙追下來了！」孔英俠忿忿地說。

「不會吧，姓孫那傢伙不是答應過我們讓我們走，下次來時再……」

兄妹間才說幾句，馬蹄聲已經接近了。孔家班繼續前進，而且走得更速。

馬蹄聲更近了，孔騰霄叫各人停下來，讓對方先過去。

大家都坐在路旁。看着十幾匹馬如飛而來。馬跑到孔家班那兒，突然停了下來，孔騰霄認得爲首的一個是孫泰，便立即起身打招呼，道：「孫……爺！原來……是……是你……們！」

孫泰兩眉一挑，似笑非笑，一派嘲弄的表情，說道：「你們在等我？」

「不，我……們怎……怎知……你……你……孫爺會……會來！」孔騰霄說。

「那你怎麼不走？明是等我們孫大哥，見我們在，不好意思承認，是不是？」另一個錢家的人說。

「着呀，承認了吧！我們不會取笑你們的！」又一個說。

「你們不是等我怎麼歇下來不走？」

「我們……是……是歇……歇腿，很快……快……就……走了……。」

「不用歇啦，這地方怎能歇！要歇，到我們錢家賭坊歇吧，那兒地方好，管教你們每一個都歇得舒舒服服！」

「什……麼？跟……你們回去？」

「是呀，你還聽不明白？」

「不，不成！……我們……要趕……到……清江鎮……去！」

「你囉唆什麼，快跟我走吧！」

「快走吧！我們不會虧待你的！」

「姓孔的，走吧！別拖拖磨磨了！」

幾個人一齊開口，迫着孔騰霄，孔騰霄本來就說話不靈，此時更加難說得成句了。

孫泰說：「孔兄，這事，你應該明白！弄得好，我們是自己人是好朋友，弄得不好呢，誰也難以估料有什麼後果！自古道，識時務者爲俊傑！你何必跟我們過不去？走！」

孔騰霄道：「我……我不……明白！你……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一個錢家的人說：「姓孔的，我實對你說了吧！我家少爺看上你們這兩位小姐，要跟她們玩兒，所以叫我們趕來……」

孔家班的人給氣瘋了！孔凌霄忍不住了，他罵道：「是吃飯長大的，怎能替錢家做這樣缺德的事！你給我滾，滾得越快越遠越好！」

「嗯，還罵人呢！我是一番好意來通知你們，接你們回去的！你去不去，不要緊，我們少爺要的只是幾位小姐，只要她們跟我們走，你們去不去，無所謂！」

「住口！你敢再說一句侮辱我妹妹的話，我就不跟你客氣！」孔凌霄怒目望向孫泰。孫泰冷笑，說：「你們眞是賤骨之人！請酒不喝要喝罰酒，眞是何苦呢！姓孔的，我再提醒你們一句，你們答允也好，不答允也好，結果却是一樣，要跟我們到錢家賭坊去！」

他們話越來越難聽，但却不動手，目光不時望向來路。孔氏兄妹幾乎在同一個時間想到一件事情，突然一怔，孔英俠已搶着道：「大哥，二哥，事不宜遲，我們動手吧！」

孔家班之人都作好準備了，但是，錢家的人比他們準備得更快，他們本來就是爲了迫使孔氏姐妹就範的，自然早有準備，孔家班還沒有出手，人家先揮刀挺劍上前了！

雙方打上了，孔騰霄對上了孫泰，頭兒對頭兒，他們都是雙方的頭兒。一交上手，孫泰就說：「不錯，果然有兩下子！大家上，男的格殺勿論，女的要活的！聽到了？」

「聽到了！」許多人爭相回答。

孔凌霄被金占奎接住了，金占奎的功力比孔凌霄深厚許多，兩個交上手，打不到二十招，金占奎的功力已經贏了一掌，跟着，又贏一掌，孔凌霄這時是拚命的，雖然中招受傷，仍然苦拚，同時，他看出形勢不利，高聲叫道：「英俠，英男，你們快跑，奪馬！不要理會我們！快呀，我同大哥，給你擋住……哎呀！」他又中了一掌，身形一幌，踉蹌地退出了兩步。

「二哥，你自己小心吧！生我們生在一起，死也死在一起，別分心說話了！着！」她反手一招，刀光過處，慘叫隨來，只一下子便傷了一個，看到眼前黑影暴長，便知來意，急忙一蹲之低，使出地堂刀法，一片刀光匝地而過，兩個敵人自脛以下，中了一刀，兩個錢家的打手都倒地了，鮮血從傷處外流，十分恐怖。

孔英俠得手，孔英男也不丟臉。她用劍，劍出如電閃星流，和他的哥哥，姐姐的路子完全不同，看得出她練的不是孔家班的門路，她是另有名師的。她的出手很快，身形也快，在錢家的打手中穿插，很快就傷斃了四個人，錢家的人，僅是死傷在孔氏姐妹手中就有七個了。

但是，孔氏姐妹並未感到高興，因爲她們的二哥孔凌霄打不過金占奎，重傷之後，再給金占奎抓住，摔死了。死了一個哥哥，是殺多少敵人都無法抵償的，因此，她們又傷心，又恨，就如兩隻瘋虎，一刀一劍，忽而分開，忽而聯手，轉眼時光又傷斃了幾個敵人！

錢家死的人多，傷的人更多，但是，死的傷的都是武功較差的，比如武功較好

的孫泰，金占奎，乃雄他們都健在，這樣，就保存了實力。

乃雄把孔英俠截住了。他動手之外，還動口，粗言穢語，把孔英俠羞得心煩氣躁，無法冷靜下來。乃雄眞絕，他竟把男女之間的事作爲口頭攻勢，一一說給孔英俠聽。孔英俠還是一個少女，如何聽得下這些話？因此在心煩意亂中，她失手中招，被乃雄一腳踢下了山坡，在此同時，孔英男也因幫忙大哥，反被孫泰打斷了左手，但她也刺了孫泰一劍，孔騰霄以大勢已去，枉死無益，應該留命以待日後才能爲大家報仇，勸妹妹，並代奪馬使之逃走。

孔英男同意了，因爲她已受傷，無法再打下去，打下去也只有死路一條。

孫泰受傷之後，已不是孔騰霄對手，但金占奎與乃雄已經定了下來，於是，乃合三人之力再鬥孔騰霄。

孔騰霄久戰之下，再力敵三人，極感吃力，但形勢所迫，非苦拚不可，第一，對方已圍上來，非鬥不可；第二，爲了纏住這三個人，讓妹妹走得遠一些，他也非拚不可！

金占奎，乃雄和孫泰都受了傷，就中以孫泰的傷較重，這時，如果一個對一個，孔騰霄必勝其中任何一個，但是，三個對一個，孔騰霄可就要吃虧了。

乃雄最性急，他不聽孫泰分析孔騰霄的打法，一上去就發招，一腳踢向對方下體，孫泰一聲「小心」未了，孔騰霄已經一掌橫削下去，迎向來招，硬碰硬架，形勢十分緊張。

金占奎一抬手，打出了兩枚暗器，再大喝：「姓孔的，你的死期到了，納命吧！」揮刀撲去，疾刺孔騰霄右脇。孔騰霄一掌橫削，脇部露出空門，恰巧予敵人以可乘之機，但他知道難有逃脫機會，決心跟人一拚，一個够本，兩個有利，在此情況之下，他竟不顧右脇，一掌斬下，乃雄慘叫倒跌，孔騰霄也慘叫倒跌！兩個同時跌倒，前者是傷腳，後者是中了暗器，再加上一刀！自然，孔騰霄傷得較重。

但是，孔騰霄傷後還要挨刀子，終於死在孫泰刀下；乃雄却有金占奎相助，急代敷上傷藥，減輕痛苦。

天色早已黑了，打了一場惡仗，雖然最後是獲勝了，孫泰等又傷又疲，也不想走動了！但爲了責任，他還是說：「那個小妞跑了，不知躲到那裏了！天這麼黑，怎麼找呢！」

乃雄道：「孫大哥，我的腳痛得很，要歇一會了！」

金占奎也說：「她不會跑得遠的，又受了傷，能跑到那裏！我們都傷了，還是歇一歇，等精神好一點再找吧！」

孫泰希望的正是這個回答，既然希望已到，便全心歇了，因爲，這麼「歇一會」這個責任，已經由大家分担，不用他一個人負全責了。

孔英男怎麼了？她受了傷，伏在馬上，只求早點離開錢家那些人，離開得越快，越遠就越好。因此，她不斷用足尖，足踝，膝部去碰那匹馬，讓牠跑得快些。

夜，一切都很靜。

四週一片漆黑，伸手難見五指，馬跑向那裏，她全不知道。她突然想到「老馬識途」這一句話，怔住了，急急把馬勒住，她担心馬會把她馱到錢家賭坊去！

馬會不會把她馱到錢家賭坊去呢？她實在駭怕。她不怕死，却怕受侮辱；她又不甘心死，她要報仇。

孔英男把馬放緩之後，全神貫注地望，却什麼也看不到，終於，神倦了，把心一橫，由得牠跑，去到那裏是那裏！漸漸她支持不住，整個人伏在馬上了。

馬是識性的。牠突然發出嘶叫，必有原因，龍三就給一下馬嘶聲所驚擾，霍的由床上坐了起來。

「這是那裏來的馬嘶？這麼夜了，還有馬嘶聲？」龍三喃喃自語。猛的想到了可能是錢家的人來尋仇，一蹦而起，飛快的出了柴房，出了小茶館。

龍三出得小茶館，向四周靜耳傾聽，希望再聽到馬嘶，却聽到馬蹄聲響。他就朝蹄聲來處走過去。

「砰」一聲，似是重物墮地，龍三已經心頭一跳，再聽到一陣蹄聲甚急，由近而遠，並且依稀看到一匹馬由轉角處跑出去。龍三便朝那地方走去。

「嗯，有個人！」龍三看到地上有個人躺着，再俯首一看，認出是孔英男，更吃一大驚，伸手探她的鼻息，還活着，顧不了男女之嫌，一把將她抱起，飛快的跑回小茶館，安置她在柴房中，放到自己的床上，然後，燃上了燈。燈光下，只見她面色如白紙，氣息甚微，左肩上鮮紅一片，血仍未乾，人是昏迷不醒。

「這是怎麼回事？」龍三默默沉思。

他猜想不出這是怎麼回事，孔英男何以會單人匹馬受傷？她的哥哥，姐姐呢？她的武功不弱，怎會傷勢如此之重？龍三實在想不通！

驀然，小虎子出現在柴房門口，失驚地問：「龍哥哥，怎麼啦！」

「沒什麼！」龍三說。

「還說沒什麼，這是誰？」

「孔家班的孔英男姑娘！她受了傷，我把她救了回來！」

「你認識她？」小虎子一臉驚奇地看看龍三，又看看孔英男。

「說不上認識，我跟李大哥出外，看到她在賣藝！」

「所以，你們認識了！」

「不！我知道她叫孔英男，她却不認識我！」

「哦，原來這樣！她，哎呀，有血，很多血呢！我去找醫生！」

小虎子是一個熱心人，他前次救了龍三，這次又要救孔英男了，他說得出就做，話未說完，人已轉身走向門口了。

「小弟！小弟！」龍三叫，小虎子已跑出柴房，跑出小茶館去了。

小虎子跑了，却來了鳳姐。

鳳姐原是睡着的，給龍三和小虎子的談話聲驚擾，醒了，及後聽聞小虎子說去請醫生，又聽得龍三激急叫喚小虎子，以爲龍三出了事，便起床去看看究竟。

她未入門，先叫道：「龍哥哥，龍哥哥什麼事！」

「鳳姑娘，請你燒盆熱水來！」

「這位姑娘是……」鳳姐看到一個半身有血的姑娘在龍三床上，又是驚，又

是妒，及後知道是孔家班的孔姑娘，不知怎麼受了傷，給龍三救了回來的。她知道龍三與這女子無特殊關係才去燒水。

小虎子這時却摸黑到了李一帖的藥店，他心急，便大力拍門，叫道：「醫生，快開門，要死人了！」

「來了！來了！」李一帖在房內含含糊糊的應着。

李一帖開了門，却不見有人在門口，他走出門口去問：「誰呀？誰三更半夜來叫門？」

門外無人回答，小虎子已溜進了店內，把李一帖的藥箱提在手中了。

李一帖還不服氣，再問：「那一位叫門呀？」仍無人回答，他自己驚起來了，想到了鬼，不由的心頭狂跳，急向店內跑，怎知才到門口，店內突然衝出一團黑忽忽的東西，向他一撞，他給撞退了兩步，注目一看，不得了，原來是一個無頭鬼。

「呵，有鬼！」李一帖再不敢入店，向外急跑，那鬼追他，他走向那兒就追到那兒，有時還搶在李一帖的前面，不讓他通過，只有一條路他可以走，那就是走向小茶館那一條路！

「小茶館裏有火，鬼怕火的！」李一帖這樣想，急急走向小茶館去。

「鳳姑娘，去看看是誰來了！」龍三才說，門已給李一帖推開，直衝到有燈光的柴房。一邊跑一邊叫：「有鬼，有鬼！你們，救救我！」

「什麼事呀，大叔！」鳳姐用身子擋住李一帖的視綫，龍三看一眼李一帖，見他面青唇白，全無血色，似乎受了極大驚嚇，不似有心來摸底，也不便採取行動。

李一帖對鳳姐說，他看到個無頭鬼，多可怕！

「無頭鬼？什麼無頭鬼！咦，大叔，這麼巧，你也來了，我們這裏正好有人受了傷，你給看看吧！大叔！」

「受傷？小弟，我不過只碰傷了脚，不用了！」龍三接口說，小虎子一怔，但他見龍三眨眨眼便不再說，改口對李一帖道：「大叔，龍哥哥說不用醫了，你就請回去吧！」說時，把藥箱交給了李一帖。

李一帖驚惶地說：「不！不！有鬼，我怕，一個人，不敢走！」

「你怕鬼？長得這麼大個人，還怕鬼？」小虎子向他取笑，「你看我還不怕，你倒怕？」

「鳳姑娘，你行行好，讓我就一會，天亮了再走吧！」

「不！姐姐，別答應他，他怕鬼，招邪！他不走，鬼就來了！」

「鬼？鬼在那兒？」李一帖向四邊看望。

「你看，那不是？」小虎子向外一指李一帖果然外望，却看不到有鬼，回頭想問小虎子，怎知小虎子正好把衣服向上一托，把頭縮了進去，變成了無頭大鬼，這個形象，正好是李一帖早先看到的無頭鬼，因此，他嚇得哇然大叫，話不敢再說一句，向門外疾奔，頭也不回了。

「眞是個胆小鬼！」小虎子得意地一笑。

「你怎麼扮鬼嚇人！」鳳姐抱怨說。

「我也是沒辦法呀，已經請他空跑了兩趟，這一次，天又黑，不好走，我不扮鬼嚇他，他還肯來？」

「他不來再說，你扮鬼嚇人總是不好，嚇壞了人家，看你怎辦！」

「是，姐姐！我再不敢了！」小虎子向姐姐扮鬼臉，及至看到孔英男已經醒來，傷也包紮好了，不禁讚道：「龍哥哥，你眞行，又會執漏，又會醫傷！」他突然想起了什麼，高興的跳了起來，說：「以後，我受了傷，再也不用去請醫生了！」他又走到孔英男面前，說：「孔家姐姐，昨天我去看你表演，眞帥，你演得眞好看，怎麼會受傷了？」

孔英男話未說，淚先流，悲痛地哭起來。嚇得小虎子再不敢說話。

「小孩子不要問長問短，記住，明天不要對任何人說，知道嗎！」鳳姐叮嚀弟弟。

「爲什麼？」

「叫你別說就別說嘛，不要多問。」

「誰是……」小虎子的性子倔强，還在追問，可是話未說完，龍三急急把他制止住，低說：「有馬蹄聲，可能是錢家的人找來了！」說時手一抬，燈火熄滅了。

「龍哥哥，孔家姐姐！」小虎子姐弟倆一齊說。

「你們別理我，有後門嗎？我出了外邊，他們就不能怪你！」孔英男坐起來！

「孔家姐姐，這怎麼可以！你有傷！」又是姐弟齊聲表示意見。

「別吵，鳳姑娘，你回房睡覺去，別出來，和平時一樣，小弟，你去開門！別開得太快！」

「是！我知道！」小虎子走出柴房前，看到龍三把孔英男藏到床下，再用柴草擋在床口！

「誰呀！三更半夜的叫門，幹什麼呢，這兒又不是客棧，眞是！」

門一開，看到幾個大漢，還沒看清，大漢已經一擁而入，把小虎子推過一邊，門也推跌了一扇。

「你們幹什麼？要拆屋嗎？」小虎子大叫大嚷，表示出他年紀最小，胆子可不小，是個十分倔强的小傢伙。

「小弟，什麼事？誰來了？」龍三自柴房中發問。

來的是孫泰和金占奎幾個錢家的爪牙，他們來小茶館，有兩個目的，一個是出一口氣，如能找到孔英男就更好，二是想抓鳳姐去塡數，因爲他前半夜攞了個大烏龍，倒盡霉頭。

孫泰和金占奎怎倒霉頭呢，須得從頭開始。原來他們打了勝仗，也受了傷，歇了一會，稍爲精神好點便回去了。

夜風特別清勁，幾陣風過去，把他們吹醒了，金占奎貼近孫泰身邊道：「孫泰，孔家班那兩個妞兒，死的死了，逃的逃了，一會兒少爺要人，怎辦？」

「還說呢！我早吩咐過你，男的死了沒關係，女的要活的！你們偏是不聽！」孫泰垂頭嘆氣。「我有什麼辦法？除了挨罵之外，還能有什麼辦法？」

「那想想怎樣？逃命？」

「逃命更不是辦法！」

「那麼，你打算……」

「移花接木，李代桃僵！怎樣？」

「對！一言驚醒夢中人！可有路！」

「有！你跟我來！」

於是，金占奎帶路，各人跟在後邊，轉過兩個街角，街燈下，站着幾個少女。孫泰一見，陡然把馬勒住，對金占奎說：「不必走了！」

「不走了？」金占奎還未會意。

「你看，如何？」孫泰向其中一個少女一指。金占奎看過去，果然生得不錯，雙十年華，面型漂亮，高度，胖瘦，身材，無一不好。金占奎已經會意，問：「就是她？」

「對！帶回去！」

「好！帶回去！」

孫泰抓不到孔家姐妹，只好找這個少女充數了。」

孫泰和金占奎，乃雄幾個帶了個來歷不明的少女去見錢大官邀功，心中想到錢大官的賞錢，多麼開心。恨不得馬上到了錢家，把美人交給錢大官。

錢大官這時正在房中焦急地走來走去，等候孫泰把孔家姐妹送來。他自從看到孔家姐妹之後，對她們就念念不忘，眞有一日三秋之感。

後來，他實在等得不耐煩了，便推開門，想向外邊的人查問個明白，門一開，立卽就有四個用紗布裹體的少女走進去，後邊還跟着個女管家周媽。

周媽成個鴇母一樣，她走近錢大官面前，未說話，先陪笑臉，戰戰兢兢地說：「少爺，你瞧這四個怎樣？年輕，貌美，眞是人見人愛，你就……」周媽一邊揭開紗布一邊說，讚美詞還沒說完，已給錢大官打斷話頭了。

錢大官一點面子也不給，一揮手，說：「不要……不……要，都……都給……我……滾……滾！」

錢大官連看都沒有看一眼就說不要，怎不使周媽難堪？但周媽是個傭人，錢大官是主人，周媽受氣也無法反擊的。她還不知如何是好，看到孫泰推門進來，如獲至寶的透一口氣，說：「孫總管，你來了，這就好了！」她說完，帶着四個裸女匆匆出門。

「少爺，眞對不起，回來遲了，累你久等！」孫泰先行告罪。

「怎樣？人呢？」錢大官緊張是人。

「幸不辱命！帶回來一個！」轉頭向門外叫：「進來！」

門外走進一個少女，年紀雙十，和孔家姐妹一樣打扮，她，就是早先孫泰與金占奎在街上抓回來那個少女，所不同者，裝束而已。

錢大官一見，如獲至寶，高興得對孫泰連聲說：「大……叔！謝……謝謝……你！」他急不及待的走過去扯住少女，親她，撫她，突然發覺大家仍在房中未退，急聲喝道：「你……們還……在這……兒，幹……幹什麼？都……給我……滾！」

看到孫泰亦在，馬上改爲笑臉，說：「大……叔……你……請出……去吧！」

孫泰雖然出了房外，仍然担心那個少女會反抗，所以他不敢走遠，只在門口偸聽，直至聽到房內傳出嘻嘻笑聲，才算眞正透一口氣，站起來，準備走，人家正在演戲了，他還不走幹什麼？應該走啦！

孫泰心情輕鬆地走出幾步，陡然聽得房內傳出錢大官的驚惶叫聲：「救……命呀！……不……不好……了……」

孫泰聽得心頭狂跳，再無時間考慮，推門直入，同時問道：「少爺……怎麼……」他看到坐在床前的少女已不是少女，長髮跌在地下，他心中明白了，這個不是少女，他是男人假扮的「少女」。再看床上，錢大官赤着上身，木鷄一般坐着不動，似是給眼前這怪事嚇呆了。

孫泰恨極了，想不到自己竟被一個冒充貨瞞過了，一氣之下，抓着他的手臂向門外摔出去，是傷是死倒不理會了。

孫泰攞了這麼一個大烏龍，自然少不了挨一頓臭駡。他越想越恨，覺得這事實由孔家姐妹而起，如果沒有孔家姐妹，就不會有此種事發生。他不檢討自己，却抱怨別人，可謂十分不合理。但他不理這些，在氣憤之下，便帶同金占奎等一班人到處搜查孔英男行踪，結果，搜到小茶館。

小虎子給推跌了一交，爬起來，便攔住他們，問他們幹什麼！

這時已經見天剛微亮了，孫泰等在小茶館內東張西望，終於問：「小鬼，你家的大人呢？去了那裏？」

小虎子氣鼓鼓地說：「我爸爸，媽媽，早死了，姐姐病了，幫工的睡覺還沒有起來，你有什麼話，對我說好啦！」

孫泰一想，也好，小鬼子容易對付，於是問：「昨天晚上有人到過這裏沒有？說眞話，不准說謊！」

小虎子說：「有！」

「人呢？在那裏？」

「早走了！」

「什麼時候走的？」

「這個，我沒計着時候！」

「大約呢？」

「早就走了！很早！」

「你不說實話！」

「不！我說的全是眞話！」

「那好吧！我問你，人是什麼時候來的？什麼時候走的？你想清楚再說！」

「不用了，怎也記不清楚的！人那麼多，我們一開市，他們就來了，有的早來遲走，有的遲來早走，那可不一定！但都在我們休市之前走的！」

孫泰一怔，道：「小鬼，你找死！」他舉手想打小虎子，小虎子大叫：「哎呀，打人啦！你是什麼人，是强盜嗎！打爛我的門，還打我！」

小虎子的叫聲嚇了龍三一跳，他一跛一拐的由柴房中走出來，問道：「小弟，你叫什麼？」

「龍哥哥，他，他要打我！也是他來打爛了我們的門！」

龍三笑說：「小虎子，不要亂說話，人家不過跟你開玩笑，怎會眞個打你！」說完，轉頭望向孫泰他們：「大爺，有什麼吩咐嗎？」

孫泰上下打量龍三，覺得這個人有點古怪，第一，他是外來人，來了不久，錢家賭坊就接二連三發生過事情，他又和李剛到過錢家賭坊，第二，他木口木面，全無表情，前一次將他摔個半死，却不聞他怎麼受傷，第三，他在此場合會無懼色，這一切，全都使他感到驚異。

他看到了，龍三那隻腳，便問：「怎麼？腳不方便？」

龍三毫不掩飾地說：「前幾天，給你們那個大個子摔傷了的，還沒全好！」

小虎子似乎找到說話的機會，揷上一句：「你們就會欺負人！前幾天打了我龍哥哥，現在又要打我！眞兇！」

「小鬼少囉唆！」孫泰說。並轉臉望向龍三，道：「帶路。」

「去那兒？」

「裏面！」

龍三不說什麼，温順地轉身，走在前頭，孫泰，金占奎等跟在後邊。小虎子也跟了進去。

龍三把孫泰帶進了柴房，那是龍三睡的地方。他把經過告訴了孫泰。

「這床是你睡的？」孫泰問。

「是！」龍三回答得很快。

「你一個人？」

「是！」

「咦，這水，怎麼有血？爲什麼？」

「我剛洗過傷口，所以有血！」

「眞的？」

「眞的！」

「讓我看看！」

「唔！」龍三慢慢的捲起褲脚，終於，他把褲脚捋起來，露出傷口，一點不錯，傷口仍在流血。

小虎子自入柴房之後，就一直緊張着，看到龍三脚在流血，更驚惶不安了。

孫泰問他：「你受傷了，爲什麼不上藥？」

「買藥要錢，我沒錢！」

「哼！」孫泰重重的哼了一聲。

小虎子感到奇怪，第一，龍哥哥怎麼脚會受傷？第二，龍哥哥爲什麼不慌張？他不懂。

「我們搜！」孫泰一揮手，各人分頭搜索。龍三坐在床上，小虎子也緊張地坐在他身邊。

「起來！」孫泰叫龍三下床，小虎子緊張的不肯起身，孫泰一手扼住他，把他扯起來，同時踢出一脚，「砰」一聲，把床板踢得飛了幾尺高。

小虎子的一顆心向下沉，沉到了脚板心，呆住了，他甚至閉了一下眼睛，不敢看。

但是，並無異狀，孫泰並未發出任何聲音，他張眼一看，床下空空如也，柴草之外，再無別物，小虎子又呆住了。他看龍三，龍三却木然，一點表情也沒有。

孫泰還不死心，用劍向柴草堆中刺去，沒有絲毫反應，這才叫道：「走！到外邊去！」

孫泰走在前頭，各人跟在後邊。出了門口之後，看到小虎子和姐姐睡的房間，便問：「這是什麼地方？」

「睡房！」

「誰的睡房？」

「我的姐姐！」

「打開給我看看！」

「不行！」

「爲什麼？」

「我姐姐在裏面睡覺！」

「那我要看看！」孫泰忽然淫邪地一笑，說着自己走了過去。伸手就要把門推開。

「別動！我姐姐睡了！她不精神。」孫泰不理，一手推開小虎子，然後推開門。看到鳳姐睡在床上，臉色又黃又黑，似乎病得很重。

「你這算什麼，偷看我姐姐睡覺。」小虎子又擠到房門口，擋住孫泰，將他向外推，孫泰見床上只有一個人，地方又窄，不可能藏得多幾個人，給小虎子一嚷，自己也有點不好意思，只好瞪了小虎子一眼，恨恨地離開了。

孫泰步出大廳，再向四圍看了一遍，然後才無可奈何地離去。

突然，孫泰把馬勒住，對金占奎說：「你覺得怎樣？小茶館那妞兒，怎麼病成那麼樣子？」

「對呀，我也感到奇怪！那血水！」

「走！虛則實之，我們再去！」孫泰大聲說，幾個人轉身疾向小茶館再馳去。

小茶館內，孔英男坐在床上，滿臉淚痕，無限悲傷，鳳姐坐在她旁邊替她拭抹眼淚，安慰她，小虎子與龍三兩個坐在對面柴堆上，四個人相對無語。

小虎子說：「孔家姐姐，不要哭啦，有龍哥哥作主，包你報得了仇！」

孔英男抬頭，淚眼看龍三，恰值龍三也正眼相向，四目交投，她羞得低下頭。

驀然，小虎子想到了一件事，便問：「孔家姐姐，你明明躲在床下的，剛才他們踢飛床板，嚇得我幾乎暈了，你却忽然不見了，到底你躲到了那裏？」

「你們出去之後，龍……龍哥哥把我藏到了瓦面，所以他們找不到！」

「我沒說錯嘛，龍三哥哥眞是神通廣大，嗯，是了，龍哥哥，我剛才就想問你了，不敢問，你的傷，是幾時傷的？」

「我是用手甲劃傷的！」

「眞是天衣無縫，騙得他們眞好！」

「哈哈！小鬼，你說騙誰？」金占奎突然在門口出現，哈哈大笑，得意地說：「我們才眞是天衣無縫！」

各人循聲望去，看到金占奎。金占奎望着孔英男，得意地說：「小姑娘，你認命跟我走吧！」

孔英男霍的站起來，喝道：「站住！你敢再走過來，我就跟你拚了！」

孔英男一臉罡正嚴肅，凜然不容侵犯，果然使金占奎爲之一窒。可是，也只是一剎間事而已，當他定一定神之後，哈哈大笑說：「什麼？拚命？哈哈！丫頭！你別拿拚命嚇我好不好？要不是我們少爺看上了你，嘿！你早就沒命了！」

鳳姐起身站到孔英男身邊，表示支持她，與她一起。金占奎不爲所動，繼續走向孔英男。小虎子突然走向廚房，取了一個銅盆猛敲，大叫救命，有賊打刼！

金占奎一怔之下，伸出手就去抓小虎子。

「哎呀！」鳳姐與孔英男同聲驚叫。

「住手！」龍三沉聲疾喝。

金占奎望也不望，理也不理，伸出的手仍然向小虎子抓去。

金占奎一怔，望着面容冷笑的龍三，道：「嘿！臭小子，你瘋了！」

龍三不予回答，一揮手道：「滾！」

「啊！你說什麼？」金占奎冷冷一笑

，道：「你叫我滾？食了豹子胆？」

「你到底滾不滾？」

「好小子，前幾天沒摔死你，你就應該遠走高飛了，却仍在留這裏找死！」金占奎一頓，話鋒急轉，道：「來！來！來！你想死就到這兒來，這兒地方大，讓你死的痛快一點！」說着，向外面走。

龍三跟在金占奎後面，鳳姐，小虎子和孔英男三個又跟在龍三後面。

金、龍兩個出了小茶館，來到空地上，兩人各自站定。旁邊站了鳳姐，孔英男，小虎子，金占奎，李剛及打手四人等！

龍三站着，冷冷說：「動手吧！」

金占奎兩隻眼兇光暴射，突然衝前，雙手搭在龍三的雙肩上，雙足一沉，陡然挺身振臂，疾喝一聲：「去！」把龍三拋上了半天。旁觀的都嘩然驚叫。

龍三在半空中一扭腰，飄然而下，雙脚着地，恰巧站回原處，在不懂武藝的小虎子等來說，只不過覺得凑巧，但在李剛來說，却就是了不起的武藝了。

李剛早已看出龍三會武，祇是未知道他功力如此深厚，見此之後，他放心了。

金占奎恨恨地盯了龍三一眼，馬上又作第二次撲擊，而且，採用的仍是摔的一法，所不同處，前者是向上朝前拋起，這一趟却是後摔。而且，用力更大，捲得更高，他以爲這一趟將可把龍三摔個半死。

但是，龍三不但未被摔倒，更未被摔死，他在半空中來一個轉身挺身，居然又回到原處，安站不動。經此兩次之後，金占奎也看出不對頭了。他一怔，喘息更甚，脚也不自禁的向後移動。

「怎麼，想溜了？沒這麼容易吧？」龍三平和地說。

「你才溜！」

「那很好！」龍三說：「你摔了我兩次，也該輪到我摔你了！」

「有本事你就來吧！」金占奎陡然退了一步，作好搏鬥準備。龍三不理，猝然而上，一伸手，就把金占奎抓住了。金占奎知道龍三要摔他，被抓之後，急忙沉椿墜勢，希望力墜千斤。不料龍三却不是把他拋起，是將他向下按，如此一來，他被兩股力向下壓，無法應付了，急忙運勁抗拒壓力。怎知過了一會，他上當了，身子一輕，已經拋上半天，跌得蓬一聲响，跌了一交重重的。

龍三大步上前，喝道：「你還欠我一摔呢！你剛才摔我兩次，我也摔回你兩次才算公平！」說完，果然動手。這一次，金占奎跌得比前一次重。

「好呀！好呀！」小虎子高與得拍掌大叫。

金占奎被一次又一次摔倒，終於，死在龍三手中。

「孔家姐姐，龍哥哥替你報了仇啦！」小虎子高與地嚷叫着。

「小弟，別高興得太快，錢家還有許多人呢！」龍三提醒小虎子。小虎子不在乎地說：「怕什麼？多也沒用！」

「站住！這麼容易就跑啦！」站在一旁觀鬥的李剛見錢家的四個打手偷偷地想溜，一聲喝住，把他們留了下來。

「大爺！這個，這個不干我們的事！」四名打手震騰騰地說。

「哼！不干你的事，你來幹什麼？」

「你……」

「少廢話，動手吧！」

「好！我們跟你拚了！」四個打手在無法溜掉之下，只好圖個僥倖了。

四個打手，平日打人威風都不見了，四個人一開始就挨打，不到片刻，都倒地了！

「看你們這麼煞樣，也到處欺負人！」李剛搓搓手，拍拍褲。龍三向他拱拱手，道：「李大哥，謝謝你的帮忙！」

「龍兄太客氣了，自己人，不用客氣，再說，憑這幾塊廢料，也用得着我帮忙嗎！」

「李兄，這個死人，怎辦？」

「你別理，交給我好啦！我自有辦法。」李剛說，「不過，事情已經鬧開了，決難善罷！我們得好好準備一下！」

「我想到鎮上去一趟。我奇怪姓孫那傢伙怎麼沒有來！」

「對！我們到鎮上去找他們。」

龍三到鎮上去找錢家算帳。大踏步而去，豪氣無比。

在錢家，錢大官，孫泰，正在由門口走出來，後面跟着幾個打手。他們仍未知道金占奎在小茶館裏發生的事情。

錢大官以焦急與不安的口氣對孫泰說：「大……叔！怎麼……金……金師父……去了一天，還沒……有……回來！」

「少爺放心！不會有問題的！我馬上去看看！準錯不了！」孫泰說。

「好……好……大……大叔！謝……謝……你！」錢大官說。

孫泰帶着幾個打手，匆匆向外走，趕去小茶館看個究竟。錢大官望着孫泰的背影，高與地轉身入屋，笑了。

在街尾，乃雄好像喝醉了酒，一路哼哈着泰國小調，搖搖擺擺的走着。看到孫泰帶着人從對面走過，互相招呼一下，然後各自按自己的目的繼續向前走。

乃雄走到一條橫巷，有個人低着頭走到他面前，輕輕地問：「大爺，漂亮小姐，要不要？」乃雄聽到有漂亮小姐，精神一振，路已經走了一半，脫口問道：「小姐？在那兒？」

「跟我來！」對方轉身就走，乃雄跟在後面。

夜，又黑又靜，乃雄跟着對方走，一直走向鎮外的空地。這地方怎會有小姐？乃雄心頭一顫，清醒了幾分，陡然停步不前，道：「嗯，到了沒有？」

「就算到了吧！」對方說。

「怎麼？就是這兒？」

「唔，這兒風水好！」

「風水好？什麼意思？」

「對了，與你有相干，風水好，你死得快！明白啦！」

乃雄心頭，猛地一怔，脫口道：「你是……」

「我姓龍，名三，閻王爺的勾魂使者，遇上了我，你命不長了！」

「你……」

「你什麼？我帶你到這裏來，替你找個風水好的地方，已經對得起你了！」

「好大胆！」乃雄挺前一步。

「少廢話！上吧！」龍三沉聲說。

乃雄兩眼一張，踏前兩步，從他的臉上，可看得出他的憤怒已到了什麼程度。

龍三非常鎮靜，看着對方，當他一拳搗向自己胸膛時，他還是不動，直等他的拳頭快沾到自己的衣服時，才猝然退後一步，右手一搭，抓着乃雄的手腕，然後迅速地反削出左掌，拍一聲打在乃雄的腋下，乃雄想不到第一招就招架不住，被擊中一掌，整個人都被震得飛了起來，跌出了幾步以外，「砰」一聲，震起了一地灰塵，他雙手一按地面，站了起來。

「怎麼，怕了？不敢動手了？」龍三冷笑。

乃雄站直了身，搓搓手掌，眞有點胆怯了。他打過不少架，從未有似這次一樣，一招也招架不住的。但是，他受不起刺激，無法忍受得住，於是，他吸一口氣，又動手了。

龍三冷靜地看着，左閃一下，右閃一下，退後又閃一下，一連閃躲了幾次，找到機會才驀然重重還擊對方一拳。乃雄個子不小，捱了幾招也抵受不起，痛得他垂低了頭，掩着小腹，一步一步的向外走，狼狽極了。

「怎麼？這就想走了？急什麼，你還沒把性命留下，怎可以走！」龍三一個箭步搶到他的背後，伸手抓住他的後領，喝道：「站住！」一扯一推，乃雄跌成個滾地葫蘆，一連滾了幾個向背。

龍三還不放過他，走過去，用腳踢他，他雙手抓住龍三的腳一扯，希望扯跌龍三。可是，龍三站得很穩，屹然不動，趁機一腳踢出去，又踢得乃雄滾幾個向背。

「起來！」龍三一把抓起乃雄，一手抓住他的胸衣，另一手先行掌摑，又重擊幾拳，乃雄回老家去了。

「我早對你說過，我龍三是閻王爺的勾魂使者，現在證實了，我沒有騙你！」

龍三喃喃自語，最後看了乃雄一眼，拍拍身上塵埃，吸一口氣，陡然吐出一聲長嘯，向前飛奔而去。

龍三何故突然飛奔而去呢？原來他突然想起了孫泰，孫泰早先和乃雄在鎮內街上碰過頭，孫泰是帶了幾個打手匆匆馳馬而去，黑夜了，還去那裏？龍三當時把全副精神放在乃雄身上，自不曾想及其他，這時想起來，可就不安了。因爲他想到孫泰可能是去小茶館，這樣，鳳姐姐弟和孔英男可就危險了。

孫泰去了那裏？龍三猜得不錯，孫泰確是去了小茶館，因爲金占奎去了一整天仍未回來，錢大官念念不忘孔英男和鳳姐，孫泰便自告奮勇到小茶館去走一趟。

孫泰是滿腦子計劃，有十成把握的。他要將功贖罪，將孔英男抓去。

孫泰到了小茶館，小茶館一切未變，孫泰看到就先吃了一驚，暗叫不妙。

他想：「這是怎麼攪的？金占奎去了那裏？他似乎未到過，要不，何以不見有絲毫打過架的迹象？這可是奇了！」

孔英男，鳳姐與小虎子三個正在整理小茶館的事，突然聽到急遽的馬蹄聲，都爲之一怔。

「錢家的人又來了！」小虎子先說出來。

「小弟，你和姐姐快躲起來，不要給他們看到，讓我對付他們！」

「孔家姐姐，你呢？」

「你別管，我自有辦法！快呀，他們快到了！」

小虎子本不肯走的，經不起孔英男催促，姐姐又扯又拉，終於，他和姐姐躲到小茶館了。

孫泰看到只有孔英男一個人，便冷笑道：「人呢？死光了？死剩你一個？」

「死？你這黑心賊！你死他們還未死呢！」

「你在這裏幹什麼？」

「你管不着！」

「你不說，我也知道！你在等我帶你去見我們少爺！妞兒，我沒猜錯吧？」

「你娘才等着去見那短命鬼！」

「你罵人！不教訓教訓你，你不知道孫爺的厲害！」孫泰大喝聲中，已經展開攻勢，孔英男仍然不甘束手待縛，於是，兩人打了起來。

孔英男的輕功甚俊，內力也深厚，可惜她早先曾敗了一次，傷了手，此刻雖然傷已紮好，却未能用力，打起來不但無用處，反而變得碍手碍腳，非常不便。

「你想走，可沒這麼容易了！」孫泰看出孔英男只有一隻右手可用，漸感支持不住，不斷後退，便知她要走了。

孫泰越趕越急，出手越來越快，孔英男實在氣力不繼了，加以用力影响，左手傷處開始發痛，而且，還滲出血水來！本來是紮着白布的，開始變紅了。

「我怎麼辦？逃，還是打？」孔英男暗自沉思。

孔英男本來就處在下風了，再加以分神，如何能支持？因此，她一分神，立即就遇上險招了。孫泰一記「黑虎偷心」疾搗對方心窩，孔英男急向旁閃，身形一幌，斜退三步。但是，她退得快，對方追得更快，她站足未穩，對方已經一掌劈下，她一怯，仰身再退，却落正對方圈套，被一把抓住足脛，一扯之下，當堂成擒！

「將她綁在馬背上，」孫泰大喝，幾個打手立即把孔英男縛在馬背上。

這一邊，孫泰勝利歸來，活捉了一個女的返去，這個女的是他的少主人錢大官所喜歡和需要的，因此，他高興得連查問金占奎的下落也忘記了。

在別一邊，龍三快如奔馬，急郎趕回小茶館。

龍三的心情越接近小茶館越覺得緊張，心跳到喉頭。從視覺與感覺中，他覺得快接近小茶館了，看到一切寧靜，心安了少許。

但是，當他接近小茶館，看到小虎子鳳姐與李剛三個在一起，却不見了孔英男，便大吃一驚，心頭一下狂跳，暗道：「英男呢？怎麽不見她？」

「龍哥哥來啦！龍哥哥來啦！」小虎子匆匆奔向龍三。

「發生什麼事了？」龍三驚駭地問。

「孔家姐姐，給錢家姓孫那個惡賊抓去了！」

「孔家姐姐傷了手，打不過他！」

小虎子姐弟倆爭相報告實況，龍三聽得「啊」一聲，呆住了。

「都是我不好，來遲了一步！」李剛

自責地說。

「不！李大哥，是我錯！我算錯了一着！」龍三沉重地說。頓了一下，突然抬頭看李剛，道：「李大哥，事不宜遲，我們走！」

「去錢家？」李剛反問。

「不錯！去錢家！」龍三說：「救人如救火，遲則有變！」

「好！我們去救孔姑娘！」

「小弟！你們最好躲一躲，甚麼人來都不要見他們！」

李剛與龍三兩個急急奔向錢家賭坊！

在錢家賭坊錢大官的房中，孔英男被綁在那裏，一臉怒容，和她表情相反的是錢大官，他高興得手舞足蹈，高聲地說：「大……叔，辛……苦……你了！謝……謝你！」

「得了，別跟大叔客氣！到口的饅頭，要趁熱，快吃吧，別作態了！哈……」孫泰哈哈大笑。

突然，瓦面上飛下一塊瓦片，帶着呼呼風响，孫泰是個武功極有根底的人，他耳靈過人，一聽風聲已經知道有暗器襲來，且聽得出，這風聲甚勁，絕非一般庸手手筆，不敢大意，馬上向旁疾閃，避過瓦片，瓦片拆一聲揷入地上，露出一小角。

孫泰本能地抬頭望，一瞥之下，看到一個人在瓦面上站着，正在向他招手。他只看到人影，無法辨清面目，不覺愕然，問他：「誰？」那人不答，轉身急逃。

孫泰有一身眞正的武藝，而且胆子較大，明知來者不善，亦不予理會，見對方逃走，便馬上飛身上房，啣尾追隨。

在另一方面，伏匿黑暗一隅的李剛，趁這個機會潛入錢大官的房間，外邊守衞的人，還懵然一無所覺。

錢大官正在房中逗孔英男歡喜，可惜他說話不清楚，鴿口鴿舌，如何能使孔英男心動？終於他忍不住，實行要用強，想生米先煮成熟飯，叫她無法可施，用心甚毒。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當他正要撕剝孔英男的衣服時，李剛已經在房中出現了。他一急，不禁驚叫：「救……命呀！不……不好了！」他一邊叫一邊從房中走出來，渾身上下赤裸，一絲不掛，十分醜怪，出了門口還叫：「不……不好了！快……快來……人呀！」他走得狼狽，叫得倉皇，好幾名打手都聞聲趕來，剛巧碰上李剛與孔英男自房中出來，雙方都二話不說，馬上就動手打起來了。

孔英男幾乎受辱，氣恨可知；李剛仗義而來，亦不會客氣，兩人一出手，就用重手法，孔英男還畧爲弱一些，李剛的攻勢實在非同小可，他每出一拳一掌，都勁道十足，錢家的打手，欺負不會武藝的賭客，自是綽綽有餘，碰上了李剛這樣的高手，便變得一無是處，只有挨打的份了。因此，交手不過片刻，李孔二人已打倒了好幾個打手了，問題是錢家有許多打手的，死傷幾個，又有人補充，照樣打下去。

在另一邊，孫泰被那個黑影人引至一處空地之後，那人飛身面對孫泰，孫泰注目打量着對方，忽然輕蔑地一笑，道：「我道是什麼奢遮人物，敢來錢家找麻煩，原來是小茶館的一個小伙計！閣下可眞是眞人不露相，佩服！佩服！現在，你引我到這裏來，想怎樣？如果有什麼要求，可以提出來，只要我能答允的，我不會叫你失望！」

「姓孫的，你這話當眞？」

「你放心，我姓孫的說話，從來負責，說一不二！我的朋友全知道，你我少交往，所以不相信！」

「那就太好了，我眞有一事求你！不，其實不是我求你，我只是代他轉知你而已。」

「什麼事？說好了！」

「有個朋友等着你，希望你給他作個伴，送他一程！」

「誰？」

「你的好朋友，那個泰國人乃雄！」

「乃雄？」

「不錯！是乃雄！」

「他在那裏？」

「他在這裏，你跟我來就會見到他！」龍三走過空地一邊，孫泰跟在他後面。龍三站定了，向前一指道：「你瞧，那不是？」

孫泰朝龍三所指望去，不由的「啊」一聲失聲大叫，他看到了，確是乃雄，死狀甚慘，他雖殺過不少人，驟眼看到，還是忍不住叫了起來。

「怎樣？他已經等你許久了！」

「好小子，你敢作弄孫爺，叫你不得好死！」

「少廢話，來吧！」龍三說：「他是中了我的『麒麟掌』而死的，你也要挨上一掌！」

孫泰又驚又恨，一出手便用狠招，他後悔自己一個人來，假如早點知道有此變化，他一定會把馬榮貞或者蒙輝叫一人來作助手，但這想法不能實現了，遲了！此刻再無法找到帮手了。

所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這話是一點不錯，不出手，人家難以估料，一出手，斤兩多少已入人眼，可以知個八九了。龍三在人前一直不曾顯過半點顏色，果然瞞過了錢家的人，此刻，他的麒麟掌的威力可大了，孫泰要試他的武功，硬接一掌，被震至雙臂痠痲，幾失知覺，那情形，可眞不好受。

但反看龍三，他運臂如輪，一轉之後，又拍出一掌，風聲呼呼，威力似乎比前更甚。孫泰駭然了。他一驚之下，再不顧江湖道義，只一抽就把佩刀拔了出來，迎着龍三的攻勢，斬了過去，狠辣驚人，龍三見勢不妙，掌勢一變，改直爲斜，身子也滴溜溜地一轉轉到孫泰左邊，順勢就朝孫泰左脅按過去。

「來得好！」孫泰突然來一記陀螺疾轉，刀繞全身，防備得非常緊密，龍三果然被迫撤招，不敢硬拚，退了一步。

他們兩個的功力，經驗，都相差不遠，打起來倍爲慘烈，難解難分！

兩虎相爭必有一傷，可能會兩敗俱傷。龍三與孫泰兩個此刻就是這個情形。但是，一個要自保安全，一個要決心除害，這一仗是不能不繼續打下去的。

孫泰希望有錢家的人經過，或者聽到聲响來看個明白，所以打的時候，他不斷大呼小叫，聲浪甚高，主要不是助威，是

想找幫手。

龍三也有心事的。他自己一個人把孫泰誘出來，讓李剛去救孔英男，救得了嗎？李剛的武功龍三是信得過的，錢家的武師，打手極衆，李剛一個人對付得了嗎？還有，李剛到的時候，孔英男怎樣了？不太遲嗎？假如錢家的人抓住孔英男做人質威脅李剛，李剛會怎辦？這一切都有可能發生的，這一切，都足以震撼龍三心弦，使他分心顧慮，減少威力，但是，從好方面着想，這也能催促他快下重手，要解決了孫泰才能到錢家去看看究竟。所以，他雖然身上沒有武器，却把生平所學，都用了出來，尤其是一套麒麟掌，更發揮到淋漓盡緻，把有刀在手的孫泰，不斷迫向後退，幾次都想逃走，結果被龍三迫着繼續打下去，却已漸失鬥志，呈現驚惶失措。

但是，百足死而不僵，孫泰到底武功不弱，雖然顯出心怯，却也因此更加怕死，更加拚命，常言道，一人拚命，百人莫敵！這話雖然誇大，但對於一個肯拚命的人，在打鬥上是佔了不少便宜的。

本來，要拚命的是龍三，不是孫泰，但當孫泰發覺自己技不如人，要逃走又逃不了的時候，也只好險中求勝，希望找到一個逃走的機會。他是寓守於攻，寓逃於拚的。他的拚命，其實不是爲勝，是爲了逃走。龍三也看出這一點，所以苦纏苦打，不讓孫泰有逃走的機會。

龍三不但不給孫泰逃走機會，還招招都用盡全力，趁他胆怯圖逃之際，狂烈進攻，希望儘快結束這場打鬥，好趕到錢家去看個究竟。

錢家這時候也打得天昏地暗，屍骸隨處，錢家的打手，勝在人多命賤，傷了一個，又來兩個，死了兩個，再補充四個，李剛要照顧孔英男，一時無法突圍，便被迫住在錢家苦打苦鬥了。

錢大官仍然光着身子大呼大叫，不知羞恥，也忘冷，一邊叫一邊跑進內宅去。

孔英男的左手傷痛未變，打得久了，仍然流出血水，痛得很，但這是生死關頭，她不能不拚命的，她因此顧不得傷痛，奮力狂鬥。激鬥中，她問：「李大叔！怎麼龍哥哥還未回來？不會有什麼不妥！」

「不會的，你別爲他担心！他武功極高，遠在我上，不會有危險的。但那姓孫的也不是個易相與的傢伙，龍兄雖然可以勝他，却未必容易！不過，他很快就會來了！」

龍三是不是很快就來呢？他此刻還與孫泰打得烏天黑地，龍三已經佔盡上風，却未能取得勝利，他挨了兩下，孫泰已經重傷，打到後來，他踢倒了孫泰，撲上去，孫泰一把攬住他，兩人就在地上滾來滾去，兩人每人都沾了一身血污與泥塵。

孫泰，到底因爲傷重在先，打不過龍三，打到最後，終因氣力不繼，被龍三的麒麟掌打死。

「這傢伙，眞不含糊！」龍三掌斃孫泰之後，站起來，拍拍身上的泥塵，看到東方剛剛昇起紅太陽。他舒了一口氣，揉揉手骨腳骨，鬆一下肌肉之後，再看到那紅紅的太陽，驀然想起李剛與孔英男兩個仍在錢家，不知如何，焦急起來，再也顧不得死去的孫泰，馬上就奔向錢家去。

錢家，這時有兩個不同的場面，一方面是李剛與孔英男大顯神威，勇挫錢家打手。另一方面，錢可通正抱着紅紅，兩個攬做一團，一時興起，顧不了身邊還有馬、蒙等人，兩個在地上打滾，嘻笑着。

突然錢大官光着身子，一邊叫一邊跑，跌跌撞撞的走入來，口中叫着：「爸爸！不……不好……了！有……人打進來了！孫……大……叔不見了！」

「哦！」錢可通漫應着，不以爲意地看上莫仁一眼，說：「你去看看！」

「是！……」莫仁立卽回答，並把那幾個少女推開，正要離開，陡然又站定了，說：「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我想，還是請馬，蒙兩位去幫個忙吧！」

「好！我們馬上去！」馬榮貞急急起身，蒙輝也站起來，連錢可通也站起來，放開了紅紅，錢大官領先帶路直奔鬥場。

天亮了，孔英男與李剛兩個打得倦了，但仍在打。

錢可通向裏一望，大聲叫道：「住手！住手！」

大家一怔，都不由自主的停了下來。人一停手，大家便看到了！

「你們是那裏來的？爲什麼到這裏來搗亂？」

「哼，姓錢的，你派人刼殺我全家，還要把我搶來，你這個狗賊，我不殺了你，難消心頭之恨，你還敢問我！」

「哈哈……是我！你們敢把我怎樣！」錢可通說。

「錢可通，你笑得太早了！等着瞧吧！」李剛站在孔英男身邊。

「你是誰？和她是什麼關係？」

「我姓李，叫李剛！你未聽說過！」

「我聽說過！你和她一起？」

「我是路見不平！你明白不？」

「哦！佩服！佩服！」

「你該佩服的，還有我呢！」龍三突然從天而降，自瓦面一躍而下直趨大廳。

他來得無聲無息，又一身血污，形狀異常，各人都爲之愕然，孔英男大爲興奮，脫口大叫「龍哥哥」。

錢可通一怔後喝問：「你又是誰！」

「我是閻王爺派來的勾魂使者，來勾你的魂的！你聽準了！你的孫大總管，還有金占奎，乃雄，他們的魂都給我勾了去的！他們都在鬼門關前等着你，請我快點將你的魂勾掉的！」

錢可通臉色大變，不自禁的退了一步，顫聲道：「你……」

「你不用問了，全是我打發他們上路的！」

錢可通一聽，反而由驚變怒，不退反進，踏前兩步，怒目相向，大聲說：「好小子！你簡直太歲頭上動土，我跟你拚了！」一頓手杖，就要動手。

龍三却從他的臉型，神態，手杖，跛腳等，記起了一個人，也是臉色大變，憤然大喝：「跛腳虎，你惡貫滿盈了！」

「啊！」錢可通全身一顫，又退了一步。

錢可通這一聲驚叫，使龍三證實自己的想法沒有錯，十年前父母在江邊慘死那一幕往事，又出現心頭，更恨了，挺前了一步。錢可通不敢犯其威，又退了一步！

「跛腳虎，你還認得我？」

「我未見過你！怎會認得！」

「十年前，你在小河邊謀財害命，殺了三個同夥，獨吞全部財物，還姦殺無辜，害了我父母，我今天要替父母報仇！」

錢可通想起了，十年前他確有此事，而那筆錢，正是今天家財的來源。他問：「你就是船家那個小子？」

「你總算記起了！」

「龍兄，他就是你要找的仇人？」李剛問。

「不錯，正是他，這個跛腳老賊！」

錢可通說：「眞可惜，當時不曾把你淹死！」

「你認命吧，老賊！」

「你想怎樣？」錢可通又挺前一步！

「血債血還，你欠得久了，該加上利息！」

「我倒要稱稱你小子有多少斤兩！」錢可通重重的一頓手杖，似是表示他要動手了。

「錢老闆，殺鷄不用牛刀，你先歇着，看看我敎訓這小子，如果我不成，你再帮我們！」馬榮貞說。

蒙輝也說：「對！錢老闆，讓我消遣這小子得啦！我已經手癢了！」

錢可通正要他們說這一句，當然同意，他是一頭老狐狸，那會輕易自己上陣。

龍三剛和孫泰打過一場，就趕到這兒來，自然氣力未能復原，馬榮貞却是首戰，要在主人面前表演，要立威。這麼一來，兩個人打起來，一開始就給馬榮貞佔盡上風。看得錢可通哈哈大笑，不時加以諷刺，說龍三不自量力，自己來送死！怎料得龍三氣力雖然不及對方，鬥志卻遠勝對方，在下風中爭主動，爭上風，打到三十多個回合之後，突然發起神威，一記麒麟掌發出，把馬榮貞的腕骨震斷了。

馬榮貞受了傷，一隻手已無法用，形勢當然逆轉，跟着又中了一腳，給踢跌在地，他已胆怯，想逃了，龍三恨他爲虎作倀，不肯放過他，再繼續追擊，加上一掌，馬榮貞已經了結，去追趕孫泰等人了。

蒙輝被孔英男與李剛聯手合擊，以一對二，仍然虎虎有生氣，打得十分出色，無奈他剛剛喝過酒，一經惡鬥，便酒氣上昇，直沖腦際，打來並不淸醒，在好勝心切，希望先把對方擊敗，佔了先籌，在老闆面前領功，心有此想，便防守不嚴，打不幾招，擊中李剛一掌，李剛退了兩步，孔英男也應付不來，因此，他心雄氣豪，求勝更切。

但是，欲速則不達，他越是心雄氣豪，越是疏於防守，打不到二十招，他右脅中了孔英男一腳，傷得不經，半邊身子麻了一剎，跟着，李剛又擊中他一拳，中在丹田，傷得更重，腰也彎了。

就在這時候，馬榮貞倒地了，他聽得慘叫，偷看一眼，心中陡怯，一個失神，又中了孔英男一掌，仍然中在右脅，前傷未愈，新傷又加，結果他更支持困難了。

「你還有什麼絕招，快使出來吧，再遲，要到地下去見閻王啦！」

「你，你別得意！小心你自己的！哎呀！」蒙輝第三次傷在右脅了。

錢家的打手眼看大勢已去，如何還敢動手？早先各人還在一旁叫喊助威，及至看到形勢不對，便都悄悄地向後退了。

龍三擊斃了馬榮貞之後，透一口氣，爲李剛助威道：「李兄，你歇一下，我來收拾他！」

李剛笑道：「用不着了！我們兩個人呢！」語出，運拳更快，出拳也更有勁。

「我……我，你……哎呀！」蒙輝終於中了李剛一拳之後，倒地！吐血而亡。

一場打鬥全部結束了，龍三突然記起見了錢可通，急了起來。李剛道：「我不們分頭去找！」

「小心！他武功不錯的！」龍三一邊走一邊叫，三個人分別去找，却嫌發覺得太遲，找不到了。

白花了一番氣力，到了口邊的魚，又失去了。三個人只好憤然離開錢家。

翌日，李剛，鳳姐，英男，小虎子和一些村人都在小茶館中。

朝陽初升，曉霧瀰漫，龍三牽着馬。在小茶館前的樹幹拴住，再和大家見面。

鳳姐等都神情寞落，黯然和他相見。

「龍哥哥，你眞要走了？不走不行嗎？」小虎子站到龍三身邊。

「不行！我也不想走！但不行！」

「龍哥哥，你走了，我跟姐姐怎辦？還有孔家姐姐！」

鳳姐兩眼紅腫，明顯地哭過，孔英男更雙眼垂淚，拭之不完。村民有感於龍三爲他們除去錢可通，也都感激萬分，但却無法挽留。

龍三撫着小虎子的頭髮，嚧了一口氣，說：「小弟！我不走，實在不行！但是！我會回來的！我已經請孔家姐姐留下來陪你們！你和姐姐，都要好好跟孔家姐姐學點功夫，還有李大哥，他也會敎你們的！這個錢可通決不甘心的，我也不甘心給他逃了！這個仇，我的父母深仇，孔家姐姐兄姐之仇，還有村中大家之仇，都得報在錢可通父子身上。我要去找他們，他們也可能會來找你們。我找到了，會來通知你們，你們要認眞學才不會吃虧。你們如能齊心合力，人多勢衆，便不怕他們尋仇了！李大哥！敎導他們和保護他們的重責要落在你和孔姑娘身上了！」

「龍兄，你放心！我知你必定要走的，我也不留你！這兒的事，你放心！我當盡力！你說得對！我會和孔姑娘把所學全敎給大家，到時，如果大家都學會功夫，我們合力齊心，任他十個八個錢可通再來，也不怕！龍兄，你這一句同心合力，實在對我啓發很大！現在，我不留你了！你也知道大家都關懷你，希望你有時間回來和大家見面！」

「我會的！各位，再見了！小虎子，你要好好的聽姐姐和李大叔的話！不可偷懶！我走了！」

「龍哥哥！我一定聽你的話！我等你回來！」

龍三騎馬走了，小虎子追了一程，鳳姐英男垂淚目送龍三遠去。（完）

小啓：「斷劍殘琴」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萬分歉意。

編者。

小李飛刀第二代故事

古龍·文
盧令·圖

九月鷹飛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丁麟潛進聽濤樓佛堂，擬窺伺南海娘子，詎遭擊昏，醒來後爲南海娘子施展迷神術，聽從她的擺佈，操刀刺殺了正在等候他的消息的楊軒。西門十三在丁麟離開車廂後，竟與姐妹中的姐姐發生關係，事後忽聽車廂外有異响，待他竄出車外却又一無所見，不料回至車廂却驚見衞天鵬正坐在車廂中，衞天鵬斥破他的鬼祟行藏，要他殺死姐妹倆，他被迫下手時突遭姐妹倆反抗，同時姐妹又向衞天鵬攻擊，但爲衞擊敗，姐妹倆說出是奉歐陽城主之命到來，情非得已，求請衞天鵬體念苦衷——

＊＊＊＊＊＊＊＊＊＊＊＊＊＊＊＊＊＊＊＊

桃源驚絕色　虎窟攏殺機

衞八太爺的聲音變得很溫柔，道：「只要你們說出你們的來意，我絕不會難爲你們的！」

姐姐道：「在你老人家面前，我們也不敢說謊。」

妹妹道：「你老人家當然也已知道，我們是爲了葉開和上官小仙來的。」

衞天鵬道：「爲了這件事，珍珠城裏一共來了多少人？」

妹妹道：「只有我們姐妹兩個。」

姐姐道：「歐陽城主的意思，並不是眞的想要那些東西，只不過要我們來看看，葉開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究竟有多厲害。」

衞天鵬道：「你們很快就會看得到的，他很快就會來了！」

姐姐道：「可是我們……」

衞天鵬微笑道：「你們已經可以走了，以後有機會，隨時都可以去看看我，用不着再躲在石家莊等。」

姐姐也笑了，道：「以後我們一定會去拜訪你老人家！」

妹妹立刻接着道：「我們一定去！」

姐妹兩人甜甜的笑着，轉身推開了車廂的門。跳了出去。就像是一雙剛飛出籠子的燕子。

一直垂頭喪氣，站在那裏的西門十三，好像覺得很意外。

他想不到衞八太爺會讓她們走的，就在這時，他忽然聽見兩聲很奇怪的聲音，就像是椎子刺入肉裏。

接着，他又聽見兩聲尖銳而短促的慘叫。

他忍不住回頭去看，竟看見一個穿着靑布棉襖的人，正站在車廂外，用一條雪白的手巾擦血。

椎子上的血，他手裏拿着的，竟赫然眞是一柄發亮的椎子。

韓貞！

西門十三直到現在才知道，把他們送到這裏來的車伕竟是韓貞！

韓貞的鼻子是歪長的，鼻樑已被丁麟一拳打碎，這歪斜碎裂的鼻子，使得人臉上看來總好像帶着種奇特而詭異的表情。

衞八太爺臉上却毫無表情，忽然道：「兩個都死了？」

韓貞點點頭！

衞八太爺淡淡道：「看來你實在不是個憐香惜玉的人。」

韓貞道：「我不是！」

衞八太爺目中露出笑意，道：「丁麟若知道你殺了她們，你的鼻子就更危險了！」

韓貞道：「他不會知道！」

衞天鵬道：「哦！」

韓貞道：「死人是什麼事都不會知道的！」

衞天鵬笑了。

他喜歡別人學他說話的口氣。

韓貞却又道：「他走的時候，只要我們等他一個時辰。」

衞天鵬道：「他當然已將時間算得很準！」

韓貞道：「什麼事他都算得很準！」

衞天鵬冷哼道：「他的確是個很厲害的人，唯一的缺點就是太年靑！」

韓貞道：「他永遠不會走的！」

衞天鵬道：「爲什麼？」

韓貞道：「死人不會走的！」

衞天鵬又笑了。

韓貞道：「現在早已過了一個時辰，他還沒有回來。」

衞天鵬目光閃動，道：「所以他只怕已永遠不會回來了！」

韓貞點點頭。

衞天鵬冷笑着，緩緩道：「所以這個南海娘子，絕不是假的！」

韓貞同意，道：「能讓丁麟留下的人並不多。」

衞天鵬的臉色忽又變得很陰沉，緩緩道：「青城山的墨白，珍珠城的歐陽，再加上南海娘子……這世上，本來已沒有什麼事能打動他們的了，但現在他們都已出手。」

韓貞道：「葉開若知道，一定會覺得很愉快！」

衞天鵬道：「愉快？」

韓貞道：「能够要這些人出手，並不是件容易事，除了他之外，世上也許已沒有第二個人還能引動他們到這裏來！」

衞天鵬沉默着，居然也已承認。

西門十三當然更不敢開口，但心裏却更好奇。

他忽然發覺每個人提起葉開這名字時，都會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無論是敬佩，是憎惡，還是畏懼，都表現得非常明顯强烈。

一個陌生的年青人，怎麼有這麼大的魔力，這豈非令人不可思議？

西門十三只覺得自己很幸運。

因爲他不是葉開，他忽然發覺做一個平凡庸俗的人，有時也是件很幸運的事。

衞天鵬沉默了很久，才緩緩道：「一年之前，我還沒有聽見過葉開這名字！」

韓貞道：「一年前江湖中根本沒有人聽見過這名字。」

衞天鵬道：「但現在他好像忽然已變成了江湖中最有名的人！」

韓貞道：「這個人崛起江湖，的確是個奇蹟。」

衞天鵬道：「要造成奇蹟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韓貞道：「絕不是！」

衞天鵬道：「他眞的有傳說中那麼可怕！」

韓貞道：「他並沒有殺過什麼人，甚至根本就很少出手，江湖中幾乎沒有人知道他的武功深淺。」

衞天鵬道：「也許這就是他的可怕之處！」

韓貞說道：「但最可怕的，還是他的刀！」

衞天鵬道：「什麼刀？」

韓貞道：「飛刀！」

他臉上忽又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一字字接着道：「據說他的飛刀只要出手，也從未落空過一次。」

衞天鵬的臉色也變了，他忽然想起了一句話！

「小李飛刀，例不虛發！」

這句話本身就像是有種足以奪人魂魄的魔力。

數十年來，江湖中從沒有任何人對這句話有過絲毫懷疑。更沒有任何人敢去試一試。

甚至連昔年威懾天下的少林四大高僧都不敢！

二十年前，小李探花獨上嵩山，竟將武林中從未有人敢輕越雷池一步的少林寺，當做了無人之地，少林寺上下數百高手，竟沒有一個敢出手的。

今日之葉開難道也有那樣的威風？那樣的豪氣？

就算他也有那樣的本事，珍珠城主和南海娘子的手段，也絕不是那些出家人能比得上的。

衞天鵬緩緩道：「珍珠城遠在天外，城主歐陽兄妹武功之奇絕，就連昔年的百曉生都莫測高深，所以才沒有將他們列在兵器譜上。」

韓貞道：「那也因爲筷子島上的門徒弟子，都是同胞孿生的兄弟姐妹，就像是筷子一樣，從來分不開的，所以兵器譜上不列。」

衞天鵬點點頭，道：「兵器譜上不列魔敎高手，但竟連百曉生自己也不能不承認，若以殺人制敵的武功而論，魔敎中至少有七個人可排名在兵器譜上的前二十人之內。」

韓貞道：「魔敎中人，互相猜疑，自相殘殺，魔宮中的高手，據說早已快死光了！」

衞天鵬道：「但南海娘子千變萬化，魔功秘技，絕不在魔敎七大天王之下。」

韓貞笑了笑，道：「你老人家手裏這根十方如意棒，只怕也可和昔年兵器譜上，排名第一的天機棒比一比高下了！」

衞天鵬突然縱聲大笑，道：「葉開若知道我們這些人都在這裏等着他，他還敢來麼？」

突然一個人悠然道：「他一定會回來的，因爲他非來不可！」

× ×

這聲音優雅而神秘，說話的人彷彿就在他們身旁，又彷彿在很遠。

衞天鵬的笑聲，雖然停頓，臉色也變了，過了很久，才試探着，問道：「南海娘子？」

「多年的故人，你難道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聲音彷彿更近却看不見人。

衞天鵬額上似已有了冷汗，勉强笑道：「既已來了爲何不現身相見？」

「你眞的想見我？」

「多年渴思，但求一見。」

「好，你跟我來。」

聲音彷彿又已到了遠方的黑暗中，黑暗中忽然亮起一點燈光。

碧燐燐的燈光，就像是鬼火，在寒風中閃爍不停，却還是看不見人！

衞天鵬遲疑着，忽然拍了拍韓貞的肩，道：「你也跟我來。」

× ×

西門十三總算坐了下來，心裏却比剛才彎腰站着時還要難受。

天地間彷彿已只剩下他一個人。

衞八太爺是他的師傅，却帶着那個多嘴的韓貞走了，好像根本已忘了還有他這麼樣一個人在旁邊。

這世上竟似沒有一個人看重他，簡直就沒有一個人將他看在眼裏。

——一個人若已連自己都輕視自己，又怎能期望別人看重你。

他用力握緊了雙拳，心裏充滿了委屈和憤怒，他發覺要做幾件驚人的事，讓大家都知道他西門十三並不是個沒出息的人，讓大家都跪在他面前，吻他的脚。

只不過，要怎麼樣才能做出驚人的事

呢？他根本連一點頭緒都沒有。

這使他又覺得很悲哀。

——不如還是找個地方去痛痛快快的大喝一頓，等到喝醉了時，就會覺得自己是個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大英雄了。

只可惜這大英雄現在還是要自己去套馬趕車。

他嘆了口氣，沒精打采的站起來，忽然聽到車廂外有人說：「你一個人坐在這裏，也不覺得寂寞？」

還是剛才那神秘而優雅的聲音，口氣却比以前更溫柔。

西門十三突然覺得全身的寒毛都豎了起來，失聲叫道：「你是什麼人？你在那裏？」

「我就在這裏，你難道看不見我？」

車廂外可以隱約看到一個人，穿着輕柔的衣袍，烏黑的頭髮披散在雙肩。

西門十三全身都已冰冷，就好像一下子跌入了個深不見底的冰洞裏。

他已看見了這個人，看得很淸楚。

她的臉是死灰色的，輕柔的長袍上，鮮血淋漓，咽喉上還有個血洞，赫然正是剛才已死在韓貞椎下的那個姐姐。

她死灰色的臉上，完全沒有任何表情，美麗的眼睛已死魚般凸出來，嘴角也帶着血漬，在黑暗中看來，更是說不出的詭秘可怖。

西門十三的腿已軟了，冷汗已濕透了重衣。他實在不敢再看她，但也不知爲了什麼，目光竟偏偏無法從她臉上移開。

「你看看我……我知道你一定會看看我的！」

這本不是她生前說話的聲音，但這聲音却的確是她發出來的。

「我本來是眞心喜歡你的，本來已決心永遠陪着你，但他們却狠心殺了我，讓你孤孤單單的，沒有人陪伴。」

聲音又變得淒涼而幽怨，那死魚般凸出的眼睛裏，竟似又有兩行眼淚流下來。

西門十三只覺得自己的心已碎了，剛才的恐懼，忽然又變成了滿腔悲慘。

這世上畢竟還是有人看重他的，但這個人却已死了，而且就死在他面前。

他却只有在旁邊眼睜睜的看着。

「他們好狠的心，竟當着你的面殺了我，他們根本就沒有把你當做人。」

她的聲音更幽怨！

「可是我知道你一定不會使我就這麼含寃而死的，你一定會替我報仇，讓他們知道，你並不是個胆小無用的儒夫！」

西門十三握緊雙拳，慢慢的點了點頭，恨恨道：「我會讓他們知道的，我一定會讓他們知道！」

「這裏有柄刀，你爲什麼不去殺了他們？」

半空中忽然有樣東西落下來，「叮」的一聲，落在地上，果然是柄鋒利的刀。

「你只要能殺了韓貞和衞天鵬，你就是江湖中最了不起的大英雄了，從此以後，絕沒有人敢再看不起你，我死在九泉下也已瞑目了！」

聲音又漸漸飄忽，漸漸走遠！

「這是我最後的要求，你一定要答應我，一定要答應我……」聲音越來越遠，終於消失在淒迷的冷霧中。

然後她的人就倒了下去。

黑暗，無邊無際的黑暗。

西門十三突然衝出去，握起她的手。

她的手早已僵硬，顯然已死了很久很久。但剛才的確是她在說話，地上的確有柄閃動着寒光的短刀。

西門十三用他掌心已沁出冷汗的手，拾起了這柄刀。

「……你只要殺了衞天鵬，你就是江湖中最了不起的大英雄……」

他的臉已因興奮而扭曲，但一雙眼睛却是空空洞洞的，就像死人一樣。

他握緊了這柄刀，藏在衣袖裏，慢慢的走了出去。

× ×

淒迷的冷霧，迷漫着大地。

風更冷了。

但他却已完全不覺得寒冷，他心裏已只剩下一個念頭！

「用這柄刀去殺了衞天鵬！」

× ×

無月無雪，却有一陣陣暗香浮動，香沁人心。

碧燐燐的鬼火在風中閃爍，衞天鵬和韓貞走在積雪的小徑上。

他們都知道現在已到了應該閉着嘴的時候。應該閉嘴的時候，他們絕不開口。

路很滑，雪已結成冰。遼濶的園林中，只有寥寥幾點燈火，疏若晨星。

小徑從一片梅林中穿出去，梅花上積着雪，雪也是香的。

忽然間，前面也出現了一點鬼火，一行十餘個白衣人，幽靈般跟在鬼火後，忽然間又全都消失。

衞天鵬走出梅林，才看出前面有一排低簷的平房，建築的形式很奇特！

那些幽靈般的白衣人，想必已走了進去。就在這時，引路的鬼火也突然消失，風中却又響起了那優雅而神秘的聲音。

這次她只說了兩個字！

「請進。」

× ×

走進去之後，才發覺這屋子非但不低，而且顯得特別高濶。

地上鋪滿了嶄新的，一塵不染的草蓆，迎面一片屛風上，畫着積雪的高山，鮮紅的花樹，看來不像是中原的風物。

再看畫上的題字，才知道畫的是海外扶桑島上的景色，那鮮紅的花樹，正是扶桑的名種櫻花。

櫻花雖也如梅花同樣鮮艷，却少了梅花的幾分氣節，一身傲骨。

這一排平房，顯然也是仿照扶桑島上的形式建造的，屋子裏竟沒有桌椅，只擺着幾張矮几，几上的青錫燭台，燭火低暗，屋裏還燃着一爐香，香氣却很濃郁。

正中的一張長几上，擺着個三尺高的觀音佛像。手拈楊枝，面露微笑。

兩個白衣如雪的絕色麗人，垂眉斂目，肅立在兩旁，年紀較長的風華絕代，儀態萬方，年紀較青的却更美，美得超凡脫俗，美得令人不可思議。

她們當然就是鐵姑和心姑。

那些白衣人已盤膝坐在草蓆上，一個個臉上仍然全無表情，目光仍似凝視在遠方。

他們的人雖在這屋子裏，却完全不像是這世界上的人。

香烟繚繞，屋子裏顯得說不出的神秘安靜。

現在還不是應該說話的時候。

衛天鵬也在草蓆上盤膝坐下，然後才看見屏風後有兩個劍眉星目，非常英俊的錦衣少年，傲然扶劍而立，劍鞘上還鑲滿了龍眼般大的明珠，每一粒都是價值連城，人間少有的寶物。

他們不但面貌極相似，眉宇間也同樣帶着種逼人的傲氣，竟似完全沒有將屋子裏這些人看在眼裏。

衛天鵬和韓貞對望了一眼，心裏已都知道，這兩個少年人定是從珍珠城來的。

又沉默了很久，這兄弟兩人中，身材較高的一人突然問道：「南海夫人究竟在那裏，既然叫我們來了，為什麼還不出來相見？」

他的話剛說完，那優雅而神秘的聲音又突然响了起來！

「我就在這裏，兩位難道看不見？」

聲音竟是那觀音佛像發出來的，鐵姑和心姑，連嘴唇都沒有動。

兄弟兩人臉色又變了變，一人冷冷道：「我們兄弟不遠千里而來，並不是來看一個泥雕偶像的！」

「你們要看的人就是我！」

「你就是千面觀音，南海娘子？」

「我就是！」

兄弟兩人突然同時冷笑，同時拔劍，劍光如匹練，向這觀音佛像刺了過去。

他們的出手，招式，身法，竟都完全一樣，一個人就像是另一個人的影子。

他們的劍法迅急輕靈，一劍刺出後，方向突然改變，劍光錯落，如花雨繽紛，突又「哧」的一响，兩道劍光竟似已合二為一，閃電般刺向觀音佛像的臉。

就在這一瞬間，他們忽然發現這觀音佛像臉上的表情竟已變了，變得嚴肅而冷漠。也就在這一瞬間，那風華絕代的中年美婦，已突然出手！

只聽「拍」的一聲，兩柄劍鋒已全部被她夾在掌心，接着又是「蹦」的一响，劍鋒竟硬生生被她打斷了一截。

珍珠兄弟顯然是因為觀音佛像表情的改變而震驚失手，此刻居然臨變不亂，脚步一滑，已同時後退了八尺，回到屏風後，兩柄斷劍又已入鞘。

他們應變雖快，但臉上却是忍不住露出了驚訝之色。

因為他們已看見這美麗的女人，竟將他們的斷劍吃了下去。

他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兩柄劍的鋒利，他們自己當然知道得很清楚。

這女人的腸胃難道眞是鐵鑄的？

南海娘子那神秘的聲音却似在輕輕嘆息，道：「歐陽城主不該叫你們來的！」

珍珠兄弟現在已只有聽着。

南海娘子道：「就憑你們兄弟這樣的人，又怎麼能對付葉開？」

珍珠兄弟終於忍不住抗聲道：「葉開也只不過是個人。」

他們兄弟兩人，雖然只有一個人說話，另一人的嘴唇彷彿也在動。

南海娘子道：「不錯，葉開也是個人，但却絕不是普通人。」

珍珠兄弟嘴角帶着冷笑，滿臉不服氣的樣子。

南海娘子淡淡說道：「若論武功，我們這些人之中，也許沒有一個能比得上他的！」

珍珠兄弟冷笑道：「他若來了，我兄弟第一個先要去領教領教！」

南海娘子彷彿又嘆了口氣，道：「他現在說不定就已來了！」

這句話說出來，不但衛天鵬倏然動容，就連墨白冷淡如死人的臉上，也不禁露出種奇怪的表情。

珍珠兄弟變色道：「他現在眞的已來了？」

南海娘子道：「就在你們到這裏來的時候，他的車馬，也已駛入了冷香園。」

珍珠兄弟道：「上官小仙呢？」

南海娘子道：「上官小仙若不來，他又怎麼會來？」

原來葉開是為了上官小仙而來的。

珍珠兄弟道：「她眞的就是上官金虹和林仙兒的女兒？」

南海娘子道：「是的！」

珍珠兄弟道：「上官金虹和小李探花活着時已勢不兩立，他的女兒又怎會跟着葉開？」

南海娘子道：「因為阿飛將她交給了葉開，要葉開保護她到這裏來！」

珍珠兄弟道：「這件事和飛劍客又有什麼關係？」

南海娘子道：「林仙兒紅顏薄命，晚年潦倒，她這一生中，只有一個眞正信任的人，就是阿飛，所以她臨終時，就叫她的女兒去找阿飛！」

珍珠兄弟道：「她怎麼能證明自己就是林仙兒的女兒？」

南海娘子道：「她當然有很好的法子證明，否則阿飛又怎麼會相信？」

她忽又問道：「你們兄弟對這件事知道的好像並不多。」

珍珠兄弟道：「我們只知一件事。」

珍珠兄弟同時出劍向觀音佛像臉部刺去，中年美婦在這一瞬間突然出手把雙劍夾在掌心。

南海娘子道：「哦！」

珍珠兄弟道：「我們只知道城主要我們來將上官小仙帶回去的。」

南海娘子道：「所以你們就要將她帶回去？」

珍珠兄弟道：「是的。」

南海娘子道：「現在她既已來了，你們為什麼還不去？」

珍珠兄弟不再說話，突然凌空翻身，掠過屏風，一霎眼就不見了。

衛天鵬脫口而讚：「好身手！」

南海娘子的聲音却忽然變得很冷淡，冷冷的說道：「送兩口棺材到飄香別院去，為他們兄弟準備後事！」

× ×

珍珠兄弟的劍鋒雖然被折斷，可是那出手一劍的變化劍風破空的力量，和他們身法之輕靈，配合之佳妙，無疑已是當今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

尤其是那一着雙劍合璧，飛虹貫日，其威力之强，就連衛天鵬也未必有把握能抵擋。

但是在南海娘子看來，好像他們只要一去找葉開交手，就已經是兩個死人了。

南海娘子當然絕不會看錯的。

大廳中忽然變得靜寂如墳墓，大家竟似都在等待着別人將珍珠兄弟的屍體抬回來。

也不知過了多久，衛天鵬才沉吟着道：「上官金虹縱橫天下時，神刀黨還未崛起，現在神刀黨的後代都已長大成人，上官小仙的年紀想必已有不少！」

南海娘子的聲音道：「她算來至少已應該有二十多了。」

衛天鵬道：「二十多歲的女人，難道一直都沒有成親？」

南海娘子道：「她若已有了夫婿，又怎會要葉開來保護她。」

衛天鵬道：「林仙兒號稱天下第一美人，她女兒也應該長得不醜！」

南海娘子道：「非但不醜，而且也可以算是人間少見的美人！」

衛天鵬道：「既然是個美人，為什麼還找不到婆家？」

南海娘子嘆了口氣，道：「只因她雖然長得美如天仙，但她的智力，却連七八歲的孩子都比不上。」

衛天鵬皺眉道：「這麼樣的一個美人，難道竟是個白痴？」

南海娘子道：「她並不是個天生的低能兒，據說只不過是因為她在七歲的時候，受了一次重傷，腦力受損，所以智慧一直停頓在七歲。」

衛天鵬道：「哦！」

南海娘子道：「可是她的美麗，却足以令任何男人動心。」

衛天鵬嘆了口氣，道：「天妒紅顏，造化弄人，看來她的命運，竟似比她的母親還要悲慘！」

南海娘子道：「像這麼樣一個女人，若是沒有人保護她，也不知要被多少男人欺騙玩弄。」

衛天鵬道：「所以，林仙兒臨死時，對她還是放心不下，才要找飛劍客來保護她！」

南海娘子道：「但阿飛一生流浪，到

現在還沒有家，所以他在江南遇見葉開時，就將這副担子交給了葉開。」

衞天鵬道：「他難道也能像林仙兒信任他一樣信任葉開！」

南海娘子道：「無論誰都可以信任葉開的，這個人雖然洒脫不羈，不拘小節，但是朋友託他的事，他就算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

墨白一直在靜靜的聽着，此刻突然道：「好，好男兒！好漢子！」

南海娘子道：「就爲了他答應照顧上官小仙，他的情人丁靈琳才會跟他吵翻，一怒而去，到現在還沒有消息。」

衞天鵬笑了笑，道：「我也聽說過丁家這位么姑娘，是個醋罈子！」

南海娘子嘆道：「世上的女人，又有那個是不吃醋的！」

直到現在，她說的話才像是個女人，才有了些人類的感情。

衞天鵬沉吟着，又道：「昔年金錢帮威霸天下，南七北六十三省，全都在他們控制之下，帮中的財富，富可敵國，但上官金虹本身却是個很節儉的人！」

南海娘子道：「他並不是節儉，只不過世上所有的奢華享受，都不能讓他動心而已！」

除了權力外，世上絕沒有任何事能讓上官金虹眞的動心。

就連林仙兒那樣的絕代美人，在他看來，也只不過是個工具。

衞天鵬道：「據說上官金虹生前，已將金錢帮的財富，和他的武功心法，全部收藏到一個很秘密的地方！」

南海娘子道：「江湖中的確久已有了這種傳說！」

衞天鵬道：「但上官金虹去世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却從未有人能找到這筆寶藏！」

南海娘子道：「的確從沒找到！」

衞天鵬眼睛裏閃着光，緩緩道：「但這寶藏的所在地，並不是沒有人知道！」

南海娘子道：「哦！」

衞天鵬道：「知道這秘密的，只有荆無命，但他也是個對任何事都絕不動心的人，所以多年來，從未對這筆寶藏有過野心！」

南海娘子道：「他本就是上官金虹的影子！」

衞天鵬道：「他劍法狠毒，出手無情，別人也不敢打他的主意，何况他的行踪也一向飄忽不定，就算有人想找他，也找不到！」

南海娘子道：「就算找到了，也必定已死在他的劍下。」

衞天鵬道：「但是現在他却已將這秘密告訴了一個人。」

南海娘子道：「哦！」

衞天鵬道：「他已將這秘密告訴了上官金虹唯一的骨肉！」

南海娘子道：「上官小仙？」

衞天鵬道：「不錯，正是小官小仙，所以她現在不但是世上最美麗的女人，也是世上最富有的女人，再加上官金虹留下的武功心法，無論誰只要能找到她，不但立刻可以富甲天下，而且必將縱橫武林，這誘惑實在不少。」

南海娘子道：「只可惜她自己並不知道，她只不過還是個七八歲的孩子！」

衞天鵬道：「所以無論誰要保護這麼樣一個人，都幾乎是件不可能的事！」

南海娘子道：「可能。」

衞天鵬道：「不可能！」

南海娘子道：「別人不能葉開能！」

衞天鵬冷笑道：「他就算是武林中的絕代奇才，武功就算已能無敵於天下，但只憑他一個人，難道就能抵抗得天下武林中的數十高手？」

南海娘子說道：「他並不是只有一個人！」

衞天鵬道：「不是？」

南海娘子道：「一心想殺了他，奪走上官小仙的人，固然不少，但爲了昔日的恩義，決定要全力保護她的人，也有好幾個！」

衞天鵬道：「昔日的恩義！」

南海娘子道：「莫忘記他是小李探花唯一的傳人，昔年受過小李探花恩惠的人也並不少。」

衞天鵬冷冷道：「事隔多年，那些人縱然還沒有死，只怕也早已將他的恩情忘了，恩情總是比仇恨忘得快的。」

南海娘子道：「至少還有一個人未曾忘得！」

衞天鵬道：「誰？」

南海娘子道：「我！」

這句話說出來，大家又不禁全都聳然動容。

南海娘子道：「你們若以爲我也想來圖謀上官小仙的，你們就錯了！」

衞天鵬目光閃動，道：「你找我們到這裏來，是爲了什麼？」

南海娘子道：「我只不過想要你們看在我的面上，打消這個主意。」

衞天鵬道：「你要我們放過葉開？」

南海娘子道：「是的！」

衞天鵬道：「我們若不答應呢！」

南海娘子冷冷道：「那麼你們就不但是葉開的對頭，也是我的對頭，今日你們若想活着走出這屋子，只怕很不容易！」

衞天鵬突然大笑，道：「我明白了，我總算明白了！」

南海娘子道：「你明白了什麼？」

衞天鵬的笑聲突然停頓，道：「你要我們打消這主意，只不過想一個人獨吞而已，你故意將葉開說得活靈活現，其實你想必已有了對付他的法子！」

南海娘子的聲音也變了，突然道：「衞八，你看看我。」

衞天鵬却已轉過頭，去看門口的屏風，冷冷道：「你是想用魔教中的勾魂懾心大法來對付我，你就找錯人了。」

南海娘子道：「我只不過想提醒你，三十年前我已放過你一次。」

衞天鵬道：「不錯，三十年前，我幾乎已死在你手裏！」

南海娘子道：「那時你發下重誓，只要我再看看你，我無論要你做什麼你都絕不違背，否則就寧願被利刃穿胸而死！」

她的聲音突又變得陰森而可怖，冷冷的接着道：「這些話你還記不記得！」

衞天鵬道：「我當然記得，不過……」

南海娘子道：「不過怎麼樣？」

衞天鵬道：「這些話我是對南海娘子說的！」

南海娘子道：「我就是南海娘子。」

衞天鵬道：「你不是！」

他嘴角帶着種奇特的冷笑，一字字接着道：「南海娘子早已死了，你以爲我還不知道？」

這句話說出來，連墨白也不禁動容！

衞天鵬道：「在後面那草寮中，你問我怎會聽不出你的聲音，那時我就已知道，你絕不是南海娘子，就知道她已死了，否則我又怎麼敢來！」

那神秘的聲音沉寂了很久，才緩緩道：「你怎麼會知道？」

衞天鵬說道：「因爲你從不問這句話的！」

「爲什麼？」

「因爲我根本就聽不出她說話的聲音，我雖然是唯一見過她眞面目的人，却從來也沒有聽見她說過一個字。」

衞天鵬笑得很奇特，接着又道：「你雖然知道我是唯一見過她眞面目，還能活着的人，却一定也不知道我們之間的事，因爲她從不會將這件事告訴你！」

那聲音又沉寂了很久，才忍不住問：「爲什麼？」

「因爲那是個秘密，天下絕沒有別人會知道的秘密。」

這老人的臉上，忽然煥發出一種靑春的光輝，竟像是已回到多年前，他還充滿了夢想的少年時。

然後他就說出一段奇異而美麗的故事，美麗得竟像是神話！

「三十多年前，我還是個喜歡惹事生非年青人，有一次在苗疆裏闖了禍，逃竄入深山，却在深山裏迷了路。

「苗山中不但到處都可能遇見毒蛇猛獸，而且瘴氣極重，我爲了躲避每天黃昏時都會出現一次的桃花瘴，躲入了一個很深的山洞裏。

「那山洞原是狐穴，我想殺條狐狸，烤來充飢，就爲了去追這條狐狸我才遇見了那件我這一生中永遠也無法忘的事！」

他刀鋒般的眼睛也已漸漸變得非常溫柔，然後他接着又說了下去：「我將那條狐狸一直追到小洞最深處，才發現後面的山壁下，還有條秘密的出路。

「我撥開枯籐走進去，沒多久之後，就聽見一陣陣流水聲，沿着水聲再往走前，天光豁然開朗，外面竟是個世外桃源般的人間仙境。

「那時正是暮春時節，百花齊放，綠草如茵，山上百道泉水，流下來，竟是溫熱的。

「然後我就忽然發現那泉水池中，竟有個美麗的少女在出浴。」

說到這裏，大家當然都已知道他說的這少女是什麼人了。

衞天鵬目光溫柔的凝注在遠方，彷彿又看到了那錦繡般的山谷，那沐浴在春水的美人！

「那時她也還年靑，烏黑發亮的頭髮，又光滑，又柔軟，就像是緞子一樣，尤其是她的眼睛，我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那麼美麗的眼睛。

「我就像是個呆子般看着她，已完全看得痴了！

「她起先好像覺得很驚惶，很憤怒，但後來也慢慢的平靜下來，也在靜靜的看着我！

「我們就這樣互相凝視着，也不知過了多久，她臉上忽然露出了一絲微笑，大地上所有的花朵，彷彿瞬間全部開放。

「我不由自主向她走了過去，竟忘了前面是個水池，也忘了身上還穿着衣裳鞋子。我簡直是甚麼都忘了，只想走過去抱住她……。」

聽到這裏，每個人臉上都不禁露出溫柔之色，彷彿都在幻想着那一刻的溫馨和甜蜜。

又過了很久，衞天鵬才嘆息着，慢慢的接下去。

「我們始終沒有說過一個字，也沒有問過對方的姓名和來歷。

「所有的一切事，都發生得很自然，一點也沒有勉强，就好像上天早已安排好我們這麼樣兩個人，在這地方見面的。

「直到天色已完全黑暗，她已要走的時候，我才知道她是什麼人！

「因爲直到那時，我才發現她額角上的頭髮覆蓋下，劃着一朵黑色的蓮花。

「那正是南海仙子的標誌，我驚訝之中，做出了一件令我後悔終生的事！

「我脫口叫出了她的名字。

「就在那一瞬間，她的人突然變了，溫柔美麗的眼睛裏，突然現出了殺機，竟向我施展出魔教中最可怕的武功大天魔手，彷彿要將我的心摘出來。

「我不想閃避，也不能閃避，那時我的確覺得，能死在她手裏，已是件非常幸福的事。

「也許就因爲這一點，她才不忍眞的下手，我甚至又可感覺到她的手已挿入我的胸膛，她那雙柔若無骨的纖纖玉手，竟像是忽然變成了一柄鋒利的刀，我甚至已閉上眼睛，準備死了。

「但是她却忽然將手縮了回去，等我張開眼時，她的人已不見了。

「夜色已籠罩着山谷，山谷還是同樣秀麗，但她却似已忽然消失在春風裏。

「我就好像剛做了場夢似的，若不是胸膛上還在流着血，我簡直不能相信這是件眞的事。

「我跪在地上，求她回來，並讓我見她一面，但我心裏也知道她是永遠不會再回來的了。

「所以，我又發誓，只要再見到她，無論她要我做什麼，我都不會違背她的意思。

「可是自從那一天之後，我就永遠再也沒有見着她，永遠也沒有……」

他聲音越說越低，終於變成了一聲長長的嘆息。

這是個美麗，凄涼，而且充滿了夢幻的神秘的故事。

這故事美麗得就像是神話。

但每個人都知道這不是夢，也不是神話。

你只要看見鐵姑和衞天鵬臉上的表情，就知道這故事每個字都是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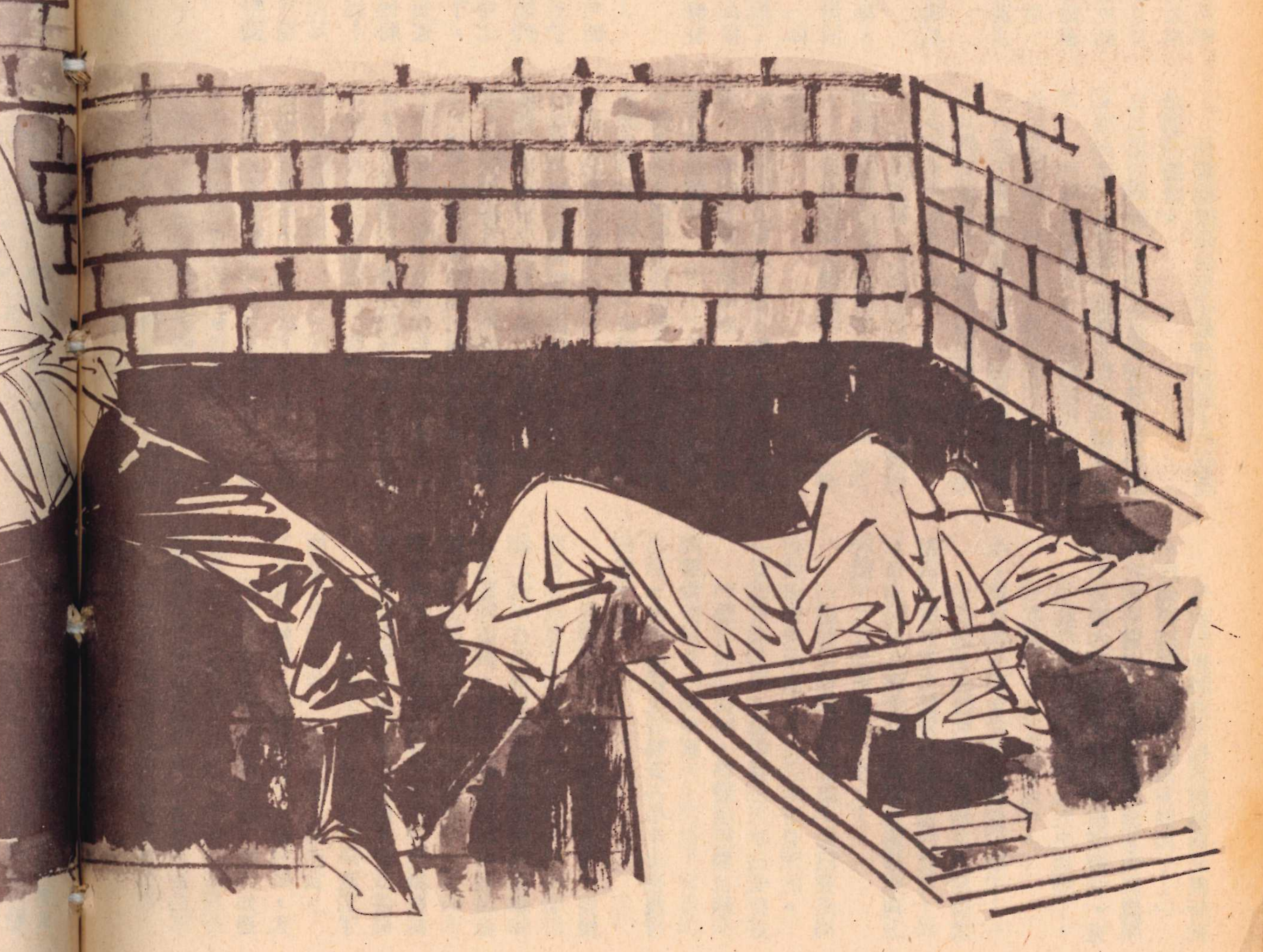
鐵姑美麗而冷漠的臉，竟似已因悲痛和驚震而變形。

（未完）

新穎武俠奇情故事

蕭　逸·文
盧　令·圖

滄海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邱長亨忍辱投身盜夥，暗中跟隨紀楓勤練絕藝，一日，風來順等帶着大批手下到來，並聘來一精於五行土木的費星斗，要在海底佈設火藥陣，以阻止外人潛登孤島。那晚，紀潛梅潛登孤島，爲風來順等發覺，紀潛梅施展紀門絕藝擊傷秦無影，但她也爲焦天化所傷，昏倒地上，風來順命人將她囚於堡中，邱長亨欲設法拯救，紀楓勸其暫忍，紀潛梅暫無生命危險。翌日清晨，海灘上擺着一觧觯炸藥，費星斗同着風來順、秦無影、焦天化、曹三錘、謝五湖、郭美如等一干人遠遠走來——

絕學傳忠義　財寶賜有緣

這羣人是專爲瞻仰費星斗水底炸藥的威力來的。

邱長亨也在一旁觀看着，郭美如走過來的時候，還特別對他笑了笑，可是一轉眼，邱長亨却悄悄的消失——

他快速的向着古堡步入。

這幾天，他已經早留下心意了，那個被擒的少女紀潛梅，是被禁閉在古堡地室，由焦天化負責看守，現在焦天化等所有人都去看炸藥去，這是一個最好的機會。

邱長亨輕車熟路的步向堡樓正中「八角廳」，他並且知道，古堡地牢，就是設置在八角廳下面的。

他匆匆的步入廳內，出乎意外的却發現到有兩個黑衣漢子，坐守在廳內石桌兩側，石桌上放置着兩口鋼刀。

二漢子乍見邱長亨，相繼站起來，他們都知道這個人是六位當家跟前的紅人，開罪不得。

邱長亨道：「你們兩個怎麼沒去看炸藥？」

右面漢子笑道：「邱爺說的好，咱們奉命看守地牢，那能隨便離開呀！」

邱長亨知道時間並不太多，外面一試爆完事，就輪着自己下海安裝了，所以必須要如時趕到。

這些日子，晝夜苦練，已由紀楓處，學會了不少的技擊手法，看來勢必要在這兩個人身上一試了。

想到這裏，他猝然提聚功力，貫注於雙手之上，表面上裝着沒事似的，在石桌邊坐下來。

兩個漢子嘻嘻笑着，也坐了下來。

邱長亨此一刻心情至爲猶豫，他從來不曾下手殺過人，可是這時却不得不殺人了。

左面漢子笑笑道：「邱爺，你來這裏是……？」

邱長亨一笑道：「聽說下面關着人，想來看看！」

左面漢子笑道：「噢——我是說！」

他壓低嗓子，臉上不正經的道：「是個大姑娘……嘿嘿！長得還眞不賴……」

邱長亨點點頭道：「我也聽說了，可以看看麼？」

那漢子一笑道：「行——」

說着兩隻手扳着石桌，正要轉動桌面，却爲右面那個漢子一隻手按住了胳膊，道：「不行！」

這個人愼重多了，向着邱長亨拱拱手道：「邱爺請多包涵，焦五爺關照過了，這個門不能隨便開啓，對不起……」

邱長亨一笑道：「沒關係，那麼我走了！」

他身子一站起，却飛快的轉到了右面這漢子背後，不待那漢子回過頭來，他的兩隻手掌一下子扼住了那漢子的頸上。

邱長亨天生神力，此刻又是一時情急，自然更是了得，那漢子才叫了半聲，但聽得頸骨「格！」的响了一聲，頓時倒地不動。

這時左面漢子乍見此情，大吃一驚，倏地伸手操起了桌上的刀，一刀向着邱長亨頭上劈來！

邱長亨向左一閃，這一刀劈在地上，「嗆！」的一聲火星四射，邱長亨嚇得身上冒出了一陣冷汗，一咬牙，照着近日師傅傳授的一手「穿雲手」，雙手一合，陡地施出全身之力，向着這人身上扎去。

這漢子一刀不中，陡地轉身，可是他身子方自轉過一半，已覺出不妙，邱長亨雙手帶出的尖銳風力，竟是他平生從來未曾領受過的凌厲。

說時遲，那時快，那漢子的刀還不及掄起，已爲邱長亨合着的雙手，在前胸處刺了個正中，頓時間血光飛濺，邱長亨怎麼也想不到，這一刺之力，竟是如此的大，居然在那漢子身上刺了個透穿。

他用力的拔出了雙手，眼看着對方踉蹌倒地而亡。

邱長亨把兩手的血漬在另一死者身上擦了擦，遂即雙手運力，扳動正中石桌，一片「喀！喀！」聲中，石桌轉向一邊，顯出了圓形的地道入口。

地牢內點着燈，但是光綫很暗。

邱長亨三脚併兩步的踏入，只覺到地室內，甚是陰凉，由於他是由明處來，一時間還不十分適應。

可是，暗中人看他，却是再清楚不過了。

紀澘梅兩隻手腕，和一雙足踝，都被一根很粗的鋼圈子套鎖着！

她的臉雖然依然美麗，可是看上去却顯得很蒼白，憔悴極了，除了那雙明媚的大眼睛，還能隨意轉動之外，看上去她全身眞連四兩力量都沒有！

現在她的注意力，完全被邱長亨吸引住，下意識的好像感覺出這個人是與自己有關係，可能是救星到了。

她只是靜靜的看着他，不說一句話。

邱長亨也發現她，他慢慢的走過去。

「你是誰？」紀澘梅淡漠的問。

邱長亨近看着她，自從第一眼開始，這個女孩子就給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像。

他一雙眼緊緊的盯視着她，怎麼也不會想到，這樣玉潔冰清，秀美動人的一個姑娘，竟會是紀楓口內所形容的那種人。

「怎麼不說話？」紀澘梅冷冷的道：「你是來救我的吧？」

邱長亨點點頭道：「不錯！」

他走過去用手抓住了紀澘梅左手的一根鎖鏈，用力拉扯了一下！

紀澘梅驚異的看着他，不解的苦笑道：「你想用手把鎖鏈扯斷？……」

邱長亨並不理會她，兩隻手拉住鎖鏈，用力的向後一拉，只聽得「碰！」的聲，鎖鏈一端，連帶着一塊約有枕頭般大小的巨石一起拔了出來，通！一下子落在地上，差一點砸着了他的脚！

紀澘梅臉上立時帶出了更爲驚訝的表情——

接着邱長亨連連施展大力，一連把她四肢所綑鎖的四根鎖鏈全數拔出。

和先前一樣的，每一根鎖鏈後面，都帶出了一塊巨大的石塊。

紀澘梅啼笑皆非的看着他道：「這樣子我怎麼走？」

也許她太累了，情不自禁的坐下來——這也是她的優點之一——無論在多麼不適意的時候，她都能保持着一份屬於自己的輕鬆。

她臉上帶着令人看來着迷的笑，那麼自在休閒的打量着他，好像有點看他出醜的樣子。

邱長亨一時情急，用力的掄起鎖鏈上的石塊，向着另一塊石塊上砸去，二石相擊，轟然大响，石屑飛濺裏，兩塊大石算是砸碎了。

紀澘梅嘆息道：「唉……你這個人，這樣有什麼用呢！」

邱長亨道：「怎麼沒有用？」

說時又要去砸另外兩塊。

紀澘梅欠起身來，舉了一下雙手，似笑又嗔的道：「就算石頭碎了，我還是戴着鏈子呀！」

邱長亨一怔，道：「先砸碎了石頭，鏈子以後再想辦法！」

紀澘梅苦笑道：「你們男人眞的就這麼粗心？爲什麼不想從死人身上把鑰匙找出來呢！」

一言驚醒夢中人——邱長亨暗暗道了聲慚愧，對於這個姑娘處變不驚的機智，由衷的欽佩。

他當下匆匆跑出地室，由死者之一身上搜索了一下，果然找到了一串鑰匙，忙入地室——

紀澘梅目視着他，道：「怎麼樣？可找到了！」

邱長亨不哼聲的把她手足上的四根鎖鏈子打開，催促道：「妳快走吧……我不管妳了！」

紀澘梅笑了一下，道：「我三天沒有吃東西……身子都軟了，怎麼走？」

邱長亨一怔道：「這——？」

紀澘梅道：「救人務徹，這樣就不管了，還不是不救的好！」

邱長亨臉一陣紅，心忖道：「師父的話眞沒錯，這個丫頭眞不好對付！」

有什麼辦法！誰叫自己管了這件閒事呢？

「你一步都不能走麼？」

「不行……」

說時她試了一下，腿一軟就坐倒在地下，她抬起頭對着他苦笑了一下，毫不可憐的道：「……只有麻煩你了……還沒請教貴姓，大名是什麼？」

邱長亨在她向自己微笑時，禁不住心旌搖蕩了一下，他一輩子從來沒接近過女人，尤其是像她這麼美的女人，郭美如已經很美了，可是和她一比起來，馬上就覺得差遠了，差了一大截。

「我姓邱……邱長亨！」

「啊——邱兄！」

「不敢當！」他上前一步，探身把她抱了起來，紀澘梅很自然的却把一隻胳膊，攀住了他的頸項。

邱長亨心裏又是一陣子動盪，他幾乎不敢低頭正視她的臉，當下三脚併作兩步的爬出地室。

紀澘梅眼睛已經看見了地上的兩具屍首，顯然吃了一驚，她鎭定道：「我要是你，就把這兩個人丟下地牢，在外面容易被人發現！」

邱長亨想想不錯，一脚一個，把兩具屍身踢落地牢，又把圓桌復元。

這座八角廳，一共有八條出道，邱長亨選擇了其中一條通向後山的出道，快速的跑出去！

他拚命的快跑了一程，總算到了那片山坡地。

山坡上仍然是清一色的石頭，高矮不一。當然，這裏要藏一個人，那是太方便也不過了。

邱長亨和紀澘梅的臉上都現出笑容。

紀澘梅笑了一下，道：「你可以放下我了！」

邱長亨答應一聲，選擇了一塊大石後面把她放了下來，他在身上摸索着找出了一個紙包，裏面有兩塊厚厚的鍋餅。

紀澘梅接過餅，蒼白的臉上，帶出了一片羞澀，她用一個不經意的微笑，來掩飾這番不自在，可是眼睛是靈魂之窗，却赤裸的把她內心的一番羞愧與感激表達於外。

邱長亨本來能說擅道，可是不知怎地，在她那雙撩人的目光之下，竟然一時變得木訥了。

他吶吶的道：「妳先好好……休息一下，我晚上再來看妳，帮妳逃走！」

紀澘梅含着笑，點點頭。

她一隻手頻頻在一雙足踝處扭揑着，雙足被鎖鏈鎖處，都已經紅腫了。

遠處傳來了驚天動地的一聲大响，海面上好像爆出了一大團火光，水花四濺，嘩啦啦的噴洒了一天。

「哦——」紀澘梅嚇了一跳，道：「怎麼回事？」

邱長亨一驚道：「炸藥——？」

「什麼炸藥……？」

「我必須要走了！」他匆匆的站起來，道：「晚上再見！」頭也不回的直向山下跑了。

× ×

邱長亨由人羣裏擠出來，只見所有在場的每個人，都高興得不得了，他也就跟着瞎起哄。

費星斗邁着八字脚，手裏拿着一根火捻子，又點着了一根火捻子！——

火捻子是通過一根長長的油布卷兒直達海面水深處，火捻子燃着之後，哧哧有聲的冒出了一股子濃烟，遂即無聲，接着是一段長時的靜默。

大家都直着眼，向海面上看着——

這是費星斗試爆的第二顆「水雷」，水雷是拋置在千丈以外的海水下面，而導致爆炸的火藥引綫，却在海岸沙灘上，却是一件稀奇的事兒。

「九現雲龍」風來順有點沉不住氣兒的皺了一下眉，道：「怎麼回事？」

曹三錘張着大嘴道：「八成兒是壞了吧？」

話聲方住，只聽見「轟隆！」一聲大震，和先前一般的一聲大响，一根高大的水柱直噴起數丈高下，嘩啦啦洒下了一天的水珠，聲勢端的驚人已極。

於是所有的人，都禁不住鼓掌叫好，高聲的喧嘩起來！

費星斗得意的笑着，手裏摺扇，連連搧動着，大聲道：「這只是第二號的炸藥水雷，要是第一號的威力更大，更猛！」

風來順高興極了，連聲道：「用不着再試了，够了，够了，今天起就開始安裝吧！」

說着環顧四週，道：「邱長亨呢！」

邱長亨忙走出來道：「來了！」

費星斗招手道：「過來，過來！」

邱長亨走過來，費星斗道：「你先下去看看，我預備在這附近設六個雷——這一面用不着——」

說着指點了幾個地方，邱長亨答應着，把上身衣服脫下來，縱身入水，水面上開了一道縫，遂即不見了他的人影！像是潛入了海底！

費星斗讚嘆道：「好水功！」

就在這時，忽然跑來一個漢子，氣喘吁吁的向着風來順道：「大當家的，可不好了，劉川和張志豪都叫人給殺了，地牢裏的人也跑了！」

各人都大吃了一驚，像着了個閃雷似的！

風來順直着眼道：「有這種事？」

費星斗道：「你們快去看看吧，這裏的事交給我啦！」

風來順等六人同時退下，現場各人一聽死了兩個同夥，俱都嚇了一跳，也顧不得再看裝設炸藥水雷，俱向八角廳趕奔而去。

剎時間，現場只剩下費星斗一個人！

他一雙眯縫着的三角眼，仔細的觀察着海面上的動靜，像是懷有滿腔的神秘！算計着時間，邱長亨下去足足有半盞茶之久！

一個人能在水裏混這麼久，簡直有點令人不可思議。

費星斗臉上現出了無比的驚訝，眞有點懷疑他是否淹在水裏了。

可幸，水花一冒，現出了邱長亨的人頭。

費星斗嘴裏「啊！」一聲，道：「好小子！」

眼看着邱長亨就像是一條大人魚般的在水面上泅着，剎時之間，已達岸邊！

費星斗笑道：「了不起，了不起，眞難爲你了，可曾看清楚了？」

邱長亨道：「水底多亂石，怕不好裝設！」

費星斗道：「那樣最好，炸開來外加上石塊，威力就更大了，你還有別的發現沒有？」

現了！」

費星斗笑道：「好！好！堡裏鬧了人命，押在地下室的那個小妞也叫人給救跑了，這就証明有外人來了，你得快點佈置好！」

邱長亭心裏一驚，只以爲所有人都在海邊，這件事一時半刻還不至於張揚，却想不到這麼快就傳開了。

心裏吃驚，表面却不現出來。

費星斗就指揮着他把六枚水雷的引綫抖開，引綫極長，都用油布密密的纏封着，油布外面還漆着厚厚的一層油漆，絕不怕海水的侵蝕！每一根都足有幾十丈長短，費星斗把六根引線固定在岸邊木樁子上，然後令邱長亭把六個瓷罏所裝的水雷搬上了小船，並且親自上船，監督着在海面的佈雷工作！

每一個水雷，都由費星斗指好地點，然後由邱長亭潛水下去親自裝妥！

最後的一個，是設置在海島側面岸邊的地方——

邱長亭小心翼翼的抱着水雷潛身入水，只覺得島壁上生滿了苔蘚，綠油油的甚是好看！

他繼續的下沉着，覺出這處海底甚少亂石，很多像是原來散置的大石，都經過人工搬移過似的！

他心裏不禁微微起了些疑惑，目光也就愈加靈活四望，忽然他吃了一驚，眼睛看見了一件不平常的事情——

那是一座銅質的——也許是鐵質的大門，緊緊的封閉在島壁上，如果他不是特別留意的話，簡直就會被門上滿生的苔藻海草所矇騙了過去！

大門上有一雙大門環，首先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匆匆的把手裏的水雷放置一旁，然後加速的向着那座大門游過去！

等到他游近之後，仔細的再端詳這座門，才覺出它的壯觀和巧具匠心。

簡直是太微妙了，想想看，在深入海面十數丈下的海底下，居然會有一座門，當然不僅僅祗是一座門而已，那麼又會是一個什麼所在？

邱長亭閉住氣，用兩隻手抓住了門上的大鐵環，還不曾用多大的力，一雙門環已脫落下來，原來早已經腐蝕了！他又用手去推拉那兩扇大門，宛如蜻蜓搖撼石柱，休想推動分毫。

大門的表面一層，顯然是腐蝕了，可是其間的部份，依然是堅硬如昔。

整個大門，由於滿生海蘚，看上去一色的綠，只有邱長亭抓破開的幾處痕跡，現出其內的黑的部份！

門上方的石壁，刻雕有一塊字匾，如果不是近看，也是不易看出。

經邱長亭細認之下，發覺出寫的是四個篆體字——「海府洞天」！

邱長亭向左面游出，意外的發現到石壁上有一雙深入的氣孔，正有幾隻鱆魚棲息在那裏。

他游近驅走了鱆魚，却爲氣孔裏冒出的一雙大氣泡嚇了一跳……！

他似乎應該多觀察一下，可是却担心着水面上的費星斗起疑，因爲這個發現還是個秘密，不可以讓外人知道！

他迅速的昇上水面，果然費星斗已有些不耐煩了。

費星斗道：「怎麼這麼久？我還以爲你淹死了呢！」

邱長亭冷冷的道：「你放心，淹不死我，我倒担心你的船翻了！」

費星斗翻着一雙小眼看着他，氣得吹着鬍子，却是沒有說什麼！

邱長亭把船向岸邊上划去！

費星斗冷笑道：「這些水雷關係着本島的安危，你千萬不要把設雷的地方張揚出去，否則唯你是問！」

邱長亭覺得這個老傢伙，太以氣人，也反唇相譏道：「我還担心你會張揚出去呢！」

費星斗怔了一下，瞪着眼道：「你說什麼？你竟敢對我這麼說話？」

邱長亭冷笑道：「我爲什麼不敢？我也不欠你的！」

費星斗氣得臉色蒼白，道：「你——你——」

陡地用手中摺扇，直向邱長亭頭上打下來，却爲邱長亭一抬胳膊抓住了他的手腕子，一用勁兒，費老頭一陣子齒牙咧嘴，手裏的摺扇叭叮的一下子，掉在了船板上！

他害怕的道：「你……要怎麼樣？」

邱長亭冷聲道：「我是第一個來這個島上的，我也不是風老頭他們一夥的，你用不着跟我吹鬍子瞪眼睛，我可不吃你那一套！」

說完狠狠摔下了他的手，費老頭臉上青一陣白一陣，可是他可眞不敢再多說什麼了。

船靠近了岸邊，邱長亭獨個兒先下了船，頭也不回的走了。

費星斗看着他的背影，咬牙切齒的道：「好個小狗，有一天我要你死無葬身之地！」

但是當他轉念想着即將到手的二十萬兩白花花的銀子，却又情不自禁喜自內心的笑了起來！

× × ×

紀潛梅脫困的事，使得風來順等一干人大爲震怒，下令大肆搜察，所有的人全體出動，攪個天翻地覆，却是一無所獲！

他們猜想紀潛梅被救之後，可能巳經離開了本島，除了今後嚴格設防之外，還能有什麼良策？倒是水雷試爆成功，安置防線之後，是個令人鼓舞的好消息，當夜爲此設了一座宴席，來爲費星斗慶功。

酒宴之間，除了對費星斗極盡歌功誦德之外。還另外訂下了今後的防守計劃，於是，費星斗又有了第二個任務——「佈陣」。

這意思是除了海面以外，陸地上也將要由費星斗設計防敵的陣勢，目的是殲除任何覬覦本島的敵人！

邱長亭也是座上客之一，可是他不待席終，就推辭說不勝酒力而離開了席位！

他心裏一直惦記着紀潛梅！

這時候夜幕沉沉，天空裏佈滿了星斗，在人們的感覺裏，總好似海島與星月的關係特別密切，星月因海島而顯出光明，海島因星月而益顯寧靜！在大自然的懷抱裏，它們是屬於永恆不變的靜物，最能與孤獨者或是客居異地的遊子以安慰！

倚在大石邊的紀潛梅，正在閉目養神，耳邊的山風與嶺下島岸的浪花聲，使她心性得到一時的寧靜與平衡！她似乎有點想睡了。

邱長亭悄悄的來到了近前，很驚訝她仍然留在原來的地方，甚至於仍然在那塊大石的後面！

紀潛梅張開了眸子，點點頭道：「你果然很有信用，還有，你的輕功不錯！」

邱長亭坐下來，道：「紀小姐，妳的身子感覺好些了沒有？」

紀潛梅一笑，說道：「你怎麼知道我姓紀？」

邱長亭心裏一怔，吶吶道：「我只是這麼猜想罷了！」

「那麼你猜對了！」紀潛梅把兩隻白晳的手枕向腦後，含着神秘的微笑道：「我剛才還在想你……坦白說，我還不瞭解你！」

邱長亭道：「妳也不需要瞭解我，就好像我也不需要瞭解你是一樣的！」

紀潛梅眨了一下明媚的眼睛，道：「不！你可以不瞭解我，但是我却非要瞭解你不可！」

「爲什麼？」

「因爲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但是我並不是爲了要做妳的恩人才救妳！」邱長亭那雙眸子直直的注視着她，關切的又道：「紀小姐，現在妳可以走了！」

紀潛梅道：「走？上那裏去？」

邱長亭奇道：「難道妳不想回家？」

紀潛梅低頭笑了笑，冷冷的道：「如果想回去，我又何必要來？又爲什麼要等你到現在？」

邱長亭怔了一下道：「這……」

紀潛梅甜甜的一笑，道：「我早巳經看過了，這島上沿岸不過七八個人防守，我雖然身子不太方便，可是就憑這幾個廢物想阻住我的去路，豈非夢想，就是下手搶上一條船，在我來說，也並不是一件難事！」

邱長亭點點頭道：「這麼說，妳是要繼續留在這島上了？」

紀潛梅鼻子裏「哼！」了一聲，道：「那可看我的高興了，不過……」眸子一瞟邱長亭，道：「我衷心感激你救我的這番情誼……」

邱長亭道：「紀小姐，妳來到這島上到底有什麼企圖？」

紀潛梅一笑道：「我先要明白，你到底是那一邊的人……我才能告訴你這個問題！」

邱長亭道：「我那一邊都不是！」

「那麼你住在這裏是……？」

「我本來就住在這裏的，後來他們這一幫子人來了我也沒走！」

「原來這樣！」紀潛梅默默的道：「讓我想想看！」

她眞的把臉埋在雙膝之間，想了一下，偏過頭，用一隻眼睛去看他，嫵媚的道：「我想你說的是眞的，你原來是幹什麼爲生的？」

邱長亭道：「採摘燕窩！」

「採燕窩？」紀潛梅直起了身子，微微笑道：「這倒是一行很特別的職業，那麼現在呢！」

邱長亭道：「現在不是，暫時加入風來順他們一夥！」

「同流而不合污是不是？」

「不錯！」

「好！」紀潛梅道：「我相信這些是眞話，你可知道這些人是幹什麼的嗎？」

「是羣無惡不作的大盜！因爲內陸住不下去了，才轉移來到海島！」

「這只是一部份理由！」

紀潛梅說得很肯定，冷笑了一下，接下去道：「其實他們眞正的目的並不是如此！」

邱長亭一怔道：「那是爲什麼？」

「是爲了一批寶藏！」

「寶藏？」——邱長亭儘量的裝成一片自然。

紀潛梅微微一笑道：「這個傳說你不知道？」

邱長亭冷冷的道：「難道妳相信是眞的？」

「雖然不敢說是眞的！但是我却認爲不是空穴來風！」

她喃喃的接道：「總有幾分眞實性的，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

「所以妳來這裏的目的，也是旨在探寶？」

「不錯！」紀潛梅看着他道：「這世界上誰不想發財呢！我當然也不例外！」

邱長亭一笑道：「如果有了錢，妳還想要什麼？」

「武功！」

紀潛梅冷冷的一笑，又道：「有了武功我什麼都不必怕了！」

「你的武功已經很不錯了！」

「你怎麼知道？」

「那一天妳和風來順一干人動手的時候，我在現場旁觀，所以知道，以我看紀小姐一身武功，已經武林少有了！」

紀潛梅冷冷的一哼，道：「要眞的如你所說，我又怎麼會落在風老頭一干人的手裏！」

邱長亭道：「那是因爲他們人多！」

紀潛梅搖搖頭道：「如果我練成了眞正的絕技，他們人再多，也別想近到我身子！」

說到這裏，她輕輕的發出了一聲嘆息道：「唉！自從那一夜失手之後，我才知道自己這身本事差得太遠了！」

邱長亭冷冷的道：「紀門武功，天下知名，紀小姐妳太謙虛了！」

紀潛梅「哼！」了一聲，看了他一眼，她雖然沒有說話，可是意思却像是在說：你知道什麼？

邱長亭的話，自然使她聯想到了紀楓，她秀麗的面頰上，帶出了一絲莫能釋懷的疑團，當然這些話她只有悶在心裏，却不便與相識未久的一個外人傾談！

過了一會兒，邱長亭打破寂寞，道：「妳幾天未歸，令尊一定很担心，妳不想回去？」

紀潛梅一笑道：「他不在家，如果我還沒回去，他一定會猜到我在那裏！」

邱長亭想要知道的已經都知道了，他心裏還記掛着另一件事，必須要稟知師父

，就抱拳道：「姑娘請自己保重，我告辭了！」

紀潛梅一笑道：「你還來不來？」

邱長亭道：「沒有特別的事，我也就不來了！」

紀潛梅說道：「這麼說，你是不管我了？」

邱長亭想了一下道：「我每天晚上，會來為姑娘妳送些吃的東西！我還是希望妳早些離開的好！」

紀潛梅笑道：「我已找好了住的地方，你不必為我担心，就這麼說吧，每天晚上我在這裏等你！」

邱長亭轉身離開——

他走了幾十步回過頭來，紀潛梅仍然遠遠的在看着他，還向他揮了揮手，邱長亭情不自禁的也向她揮了一下手，一逕的下山而去！

× × ×

壁角裏的紀楓，一直注意着他——

自從邱長亭進門之後，他不曾說過一句話，依照他平日個性，顯然是有什麼事在困繞着他了。

「長亭——」他漠漠的說道：「你過來！」

邱長亭已經猜想到是什麼事了，却還摸不清師父的態度，心裏有點忐忑不安。

紀楓近看着他，道：「告訴我，紀潛梅是你救的是不是？」

邱長亭頓了一下，慨然道：「這件事我正要禀明師父！」

紀楓道：「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邱長亭臉紅了一下，正色道：「我認為這麼做是對的，莫非你老人家願意眼見她飽受凌辱？」

紀楓喟然長嘆了一聲，徐徐道：「她人呢！」

「隱藏在後面山上！」

「為什麼不回去？」

「這……」邱長亭吶吶道：「她別有意圖！」

「是不是志在青沙堡的寶藏！」

邱長亭怔了一下，暗驚師父料事之精明！

紀楓苦笑了一下，道：「你可曾把我在這裏的事情告訴了她？」

邱長亭默默搖搖頭，道：「我怎麼會這麼做？這件事我尚未向她提起！」

紀楓又長嘆了一聲，道：「希望這件事你沒有做錯，無論如何，這青沙堡今後勢將大亂了！」

邱長亭道：「果然如此，豈不是好，正可借外人之手，把島上一干惡人除個乾淨！」

紀楓道：「那麼一來，只怕沒有安靜的日子好過了……我那孫女是個過於聰明的人，你却是正人君子一型，我只怕你會吃她的虧，果然如此，為師一片苦心，只怕勢將付於流水！」

邱長亭道：「師父放心，弟子對紀姑娘待之以仁，不過是愛屋及烏，師授絕功，絕不會輕言傳授！」

紀楓面上才帶出了一些微笑，頻頻點頭道：「你初次見她，自然不知道這丫頭的心性為人……全是被她父親給慣壞了！你還是疏遠她一點的好！」

邱長亭點頭道：「是！」

內心却情不自禁的浮起了紀潛梅玉立娉婷的倩影，也說不上是一種什麼感受，總之，自從第一次在懸崖間見到了她之後，以後的日子，竟然時時的會想到她，這種感覺不是他以往所能體會出來的！

紀楓點醒他道：「自古以來鮮有近女色而成大功者，尤其習武者，更應引為大忌，須知魔由心起，心以目亂，長亭，你是我紀楓的唯一傳人，不可自暴自棄！」

邱長亭一笑道：「師父你老顧慮得太多了！這幾天以來我已覺出功力大進，時候不早了，我們也該練功夫了！」

紀楓冷冷的道：「愛之深，責之必切……你明白為師我對你的一片苦心，也就不會覺得我過於囉嗦！」

說到此，緩緩伸出了一隻手，面現微笑道：「昨天我對你說的『借屍移魂』大法你可記得？」

邱長亭一驚，道：「記得！」

紀楓輕嘆道：「為師望你成就心切，不惜做出違心之事，皇天知我罪我，也就理會不得了，你這裏來！」

邱長亭也不知他說些什麼，聞言就向前靠近了些。

紀楓道：「我會將無上功力頒賜于你——你跪下來！」

說時舉起的一隻手掌緩緩搖動不已，剎時之間，那隻手掌變得血也似紅。

紀楓遂把那隻血掌慢慢按在了他的頂門之上，剎時之間，邱長亭立刻感覺出一股奇熱之氣，注入自己頂門之內，像是有一股極大的熱流死命的往裏面鑽刺不休，只覺得頭骨發炸，背脊悚然！

却聽得紀楓在耳邊大聲道：「閉目，吸丹田，快！」

邱長亭依言照做，頓時只覺得頂門間响了個焦雷似的，同時那股奇熱氣息，像一條熱龍般的猝然貫注于自己頭亮之內，一剎時，順頸脊直下，通體由是大熱，他嘴裏「啊喲！」叫了聲，大大的搖幌了一下！

等到他強自鎮定心神之後，才發覺到紀楓滿面喜悅倚身壁角，頻頻喘息不已。

邱長亭大為吃驚道：「師父……這是怎麼回事？」

紀楓含笑道：「你此刻不宜多說，快快以我所傳授之吐納定神功力施展一回……有話明天再說！」

他說話時一雙眼皮連連眨動，彷彿疲憊已極，俟到雙目一閉，立時鼾聲如雷，沉沉睡去！

邱長亭心中好不奇怪，只覺得身上奇熱異常，全身關節於此時更隱隱作痛，同時口渴難耐！

當下匆匆取過瓦罐，一口氣飲了半罐冷水，雖覺得解了口渴，但全身骨節却是痠疼難熬！試着照師父傳授的吐納內功，果然就好了許多。

在窗前他把哼哈二氣吞吐調息，運行了一個週天，全身痛苦，一時全無，只覺得耳聰目明，頭腦清新，較之先時幾變為二個人！

他只知道師父對於自己特別施惠了一種什麼手法，那裏知道紀楓所加諸在他身上的，竟是一個生人的全身精魄胎元之力

，這種「借屍移魂」功力較諸佛門的「大開頂移神法力」更具神妙，千百年來武林中人，還不會聞聽過有人得擅此功，更不曾聽說過誰施展過！

那是一種極為慘忍的功力，眞正有道之士，即使知曉此功，亦多不屑為！

紀楓也許是對于這位弟子期望過殷，盼望着在極短的時間為造就他一身超人的功力，是以才干違天理公戒，施展出古往今來凡人所不敢嘗試的武林秘功，對於這位天生異稟的弟子，加以特殊的造就！

且說邱長亭把一套例行的武功練習一遍之後，天色已微微見明！

他本想喚醒師父，彼此對印一下凌空劈搏的手法，可是紀楓却出于意料的仍在鼾睡不已。

邱長亭不忍叫醒他，一個人悄悄的步出古堡！

天空是菊紅色——

古堡在這初秋的凌晨，顯得一片靜寂，嗜嗜鳴叫着，急搧雙翅的海鳥，佈滿了正面的一片海岸，遠處的浪花噴吐着白色的泡沫。

附近的一所石屋內亮着燈光，幾個大漢正在裏面高聲談論着，進進出出，甚是忙碌。

自從風來順等一干人大舉遷來之後，這島上的防務已大大增加，昔日跟隨風來順的一干亡命之徒，也全都遷移古堡。

為了愼重防守計，由這些人每日夜輪番值守着！

此類人，其中亦不乏高手，多是些滾馬大盜，殺人越貨的匪寇，當中很有些叫字號的黑道人物，只因積案如山，在內陸混不下去了，風來順等登高一呼，也就樂於投効！

邱長亭遠遠觀看着，就見一個提刀的匪人向古堡奔進！

那漢子乍見邱長亭連忙止步，抱刀道：「是邱爺麼，快來看看吧！」

邱長亭道：「有什麼事？」

持刀匪人道：「咱們又死了個人！」

「啊——！」邱長亭情不自禁的隨着他走向石屋！

屋子裏盤聚着十來個人，正在紛紛談論着這件事，一邊牀上躺着死者的屍身，身上蓋着被子。

大家見邱長亭進來，俱都停止了爭論，一個黑臉赤眉的漢子走上來冷笑道：「邱爺你看看，這絕不是平常人幹的……」

說着就揭開了死者身上的被子，邱長亭心裏一驚！

死去的那個匪人，他是第一次見過，看上去好像有六十開外的年歲，滿頭蒼髮，白黑相間，滿臉枯皺，形容憔悴到了極點，那露出的手脚，其上亦是皺紋相疊，這人雙目怒凸，牙關緊咬，只是自上額以上小半個頭却是深深凹下，一看即知整個頂骨全都碎了。

這番死態自是使得邱長亭暗暗吃驚！

却見那黑臉赤眉的漢子大聲道：「這位張兄弟，昨夜初更是接我的班，等到四更錢勇去換班時，才發現了他的屍首！」

那個叫錢勇的人，三十五六的年歲，大個子，正好在場，閃身而出道：「邱爺，你看這件事怪不怪？這位張兄弟不到三十歲，怎麼這一死，竟會老了幾十年，你看看不像七十歲才怪呢！」

邱長亭又是一怔，再看死者，那裏像是三旬中人？簡直是個糟老頭子！

錢勇伸出手把死者前額一叢散髮撩開來，邱長亭霍然發現到一個十分清晰的掌印子，正正印在死者頂門之上，着手處髮絲盡脫，呈現出一個血紅色的手掌印痕！

這隻鮮紅的掌印，陡然使得邱長亭憶起了昨夜師父加諸于自己的那隻手掌，兩者却有幾分酷似，只是自無相關的涵意在內！

錢勇冷笑着道：「張兄弟頭骨全碎，這一掌乃是致命傷！看起來這小島上還藏有外敵！」

黑臉匪人道：「說不定就是那個逃走的丫頭幹的！」

邱長亭心裏一動，却搖搖頭道：「不像，你們也不要瞎胡亂猜，等天亮後，禀報風老當家的知道再說！」

說罷離開石屋，慢步後山，看看左右無人，快步奔上，心想找到了紀潛梅之後，定要好好盤問她一番，看看她是在鬧些什麼玄虛！

他自昨夜得授紀楓「借屍移魂」功力之後，不過是一夜之間，功力大進，其進展程度匪夷所思，舉步縱身間，輕靈巧快至極，不消幾個起落，已來到石峯頂上，只是並不見紀潛梅踪影！

他佇立在石峯之下，仔細盤想一番，暗想這件事又不似紀潛梅所為，也許另有其人！

透過面前的一層雲霧，他發覺到自己原本就好的視力，似乎更精明了些，甚至於連極遠海面上的點點漁舟也清晰在望，除此之外，全身上下，更似有說不出的活力，舒服極了！

邱長亭初次體會到武功精進帶來的快慰，又豈知這番成就，簡直是尋常練武者數十年所難達到的境界。

他一時心血來潮，就順着崎嶇的峭壁，展露出師授的輕功起落身手，一逕的翻越而下，只覺得身法大異尋常，身起時往往因為起勢過猛，上拔數丈高下，落下時身輕如燕，飄飄欲仙，十數個起落，已沿着峭壁，來到了海邊，分明是輕功中極流身手，這番成就，自是昔日夢寐難求！

是時，天交「子」時！

遠處的雲彩是紫色的，水天交接處是醒目的一片灰白色，細細的，長長的相襯出海天分野的一道極綫！

邱長亭心裏一直存着另一件事，他一定要弄個清楚，他匆匆把外衣脫下來，只剩下一條底褲，然後把脫下的衣服藏在石後，遂即悄悄潛身入水！

水溫愈來愈低，身子也就越潛越深。

不久，他又找到了那日發現的「海府洞天」大門，大門仍然是緊緊的關閉着。

邱長亭在門外端詳了半天，又推又搖，用盡了力道，却是無論如何也弄不開！

大門左右兩側石壁上各有一雙出氣大孔，每隔若干時候，即冒出一個大氣泡！

邱長亭心裏實在費解，他推測大門之內，必定有一個暗室，也許長年封鎖以來，金屬的大門早已經銹死了，也許透過那四個通氣孔道，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來。

這麼想着，他就游近壁間的氣孔。氣孔好像是封死的，却不知氣從那裏出來！

恩念中，忽聽「咕嚕！」的一聲，一個大有丈許方圓的大氣泡，由氣孔內滾出來。

邱長亭由於倚身過近，那個大氣泡竟然迎面透體而過，緊接着氣泡之後，有一股莫大的吸力猝然吸住了他的身子，使得邱長亭不及防止，整個身子已然投入氣孔之內。

吸力是海水的壓力構成的，其力至巨，簡直非人力所能抗拒！

邱長亭只覺得身子在氣孔內其速如矢，同時雙足觸處，像是踹開了一個活門般的，整個身子在這一刹那，「咕嚕！」的折了一個凌空觔斗。

等到他站起之後，不禁爲眼前的一切，驚得楞住了。

他所站立的地方，是一道大的水漕，四個通氣孔的活門，不時的打開又闔上，發出「乒乓」不停的聲音，大股的海水噴進來，却順着那道面前的流水漕迅速的又流走了。

面前是十來磴白石階，光綫顯來自四壁，晝光經過海水的折射，再映過水晶的天窗，形成了七彩的光柱，把此一海底別府，渲染成一個瓊瑤世界！

邱長亭安定了一下過於驚悸激動的情緒，這才慢慢向石階步上。

他感覺到正面襲人的風力直襲過來，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那四個氣孔的活門，正是被這樣的風力衝激而開，多餘的空氣遂即形成了氣泡，排出海外！

氣孔本身也正是接引外客來此的便道，却也是排除地府內多餘空氣的穴孔——

這番設計太妙了，太奇特了！

邱長亭簡直不敢想像，在島岸的底部，在海水深處，居然會藏有這樣的一個巧奪天工的別府！百十年來這無異是一個大隱秘，自己極可能就是揭穿這項隱秘的第一人！

他步上石階頂層，就看見了這所地下建築的整個範圍——大概全部面積在二十丈見方——

想像中這類深入地下的石室，必定是氣悶異常，事實上却大大的不然！

透過七八個曲折的氣孔，使外界頂峯的巨大風力，自然的灌輸地室，風力只能進不能出，是以過剩多餘的空氣不得不形成氣柱衝開通向海水的活門，這種構想確實妙不可言！

地室正中地上，鋪着白潔的美玉，正中一雙玉榻上，陳置着當年遼東王、后的屍身——

邱長亭所以這麼猜，是由這雙男女屍身上的服飾上猜想出來的。

他懷着滿腔的驚訝走近玉榻，只見那位遼東王，約在六十左右的年歲，高顴削額，留有一部花白長鬚，嘴裏啣着一隻翡翠如意，其色碧綠，身上裹着一件繡有巨蟒的金色長衣，只是過於寬鬆，他那露出袍袖外一雙手，其上屬於肉的部份，早已風化脫蝕，只剩下鳥爪般的十根骨枝，倒是那張臉，看上去依然完好，只是顏色如灰，說不定手一觸上去，立刻就會脫落。

那個女的，看上去年在五旬左右，一身珠翠纏繞着，頭髮花白，在其寬闊的前額上，平置着一塊晶瑩的美玉，玉色純白，中空，整個形狀如一彎新月，大概有半個巴掌那麼大，晶光閃閃，連同着兩側接連的細細珠鍊，看上去美極了。

邱長亭輕輕拿起來，只覺得入手冰寒，確知是一件價值連城的不世奇珍。

他無意染指，看了一下，又輕輕放回原處。

透過這位王后肥大的錦袍之內，他發覺到這位王后全身裹纏着綢帶，緊緊的紮住，也許因爲這一層關係，所以她的肉身較諸那位王爺能够保存得更久一點！

邱長亭不願太驚擾一雙死者！

他退向左側，見一個月亮形的洞門，門前垂着珠簾，洞門上方雕刻着「駕安」兩個字。

撩開簾子慢步走入，立時使得他面色一驚！——

觸目處一片珠光寶氣，各式的奇珍玉器，琳瑯滿目，一片金光彩碧，這些珍玩玉器是陳列在十排面積相當的壁架之上，另外石磚上，叠置着一堆檀木箱籠，想係是裝置這批珍寶之用！

邱長亭一雙眼睛看得眼花繚亂，這才知道外間傳說靑沙堡藏寶之事，並非空穴來風，原來眞有其事。

他信手拿起一個象牙塔，見塔高尺許，共九層，其上精工雕刻，透剔晶瑩，維肖維妙，每一塔角，皆垂有一顆光彩奪目的明珠，就以此一寶塔而論，怕不價值連城！

如換過來隨便的一個人，定會被這批寶物引發貪婪之心，可是邱長亭却不然！

他好像是一個觀賞的玩客，却未嘗存有佔有之心，他一面觀看着，只覺得件件精美愛不釋手，但是最後他仍然把它們小心的歸還原處。

可是有一樣東西，却吸住了他——

那是一口畧畧呈現弧形的古劍，古劍懸掛在正面的壁上，劍鞘是黑色的，其上甚多綠色斑蝕，劍把子像是象牙雕成的，並不華麗。

邱長亭忙自摘下來，見鞘上配有同色的兩個帶子，入手柔靱而有彈性，非棉非絲，倒像是什麼動物的筋物所製！

這口外表並不華麗的劍，却使得邱長亭怦然心動，他用力的握住劍柄拔了幾下，却是拔不開，自忖着當非尋常兵刄，就把它揹在了背上。

另外還有一間同樣的庫房，裏面設置的全是一些書卷圖典之類，足證這位當年遼東王，除了過份貪財之外，還是個飽學之士！

地室內天光漸強，染目處五彩繽紛！邱長亭暗忖着天已大亮，自己必需回去了。

忽然他心裏一動，暗忖道：不對，這間地室必然還有一個另外的進出之處，否則當年運送寶物，王后屍身的那些人又是怎麼出去的？莫非他們每一個人都精水性？這就太過於玄虛了。

這麼一想，他就改變了由來時氣穴出去的初衷，乾脆定下心，坐在地下，仔細的觀査着室內一切——

地室四壁鑲飾着一片片的花崗石片，頂上是圓形的白玉拼成的圖案，一塊塊完好整齊，簡直是看不出一些端倪來！

在遼東王夫婦陳屍的玉榻之中，有一個圓形的玉桌，其上置有一盞古燈盞——當然油早已用罄。

邱長亭想到了囚禁紀瀞梅的那間地下牢房的暗門，不禁心裏一動，他猛的走過去，雙手力持着那石桌的兩沿，用力的一轉！那玉桌咕嚕嚕的轉了個轉兒。

他心裏動了一下，再轉一下，玉桌又轉了一圈，一連數轉，玉桌咕嚕嚕的打着圈兒，只是並未見有什麼妙用，心裏未免失望。

只是既無特殊的用處，何以要設置一張能够轉動的石桌？

心裏這麼猜想着，無意間抬頭一看，却發覺到室頂那些圓形的圖案，其中多有破口，三裏三外，互相啣結，似乎暗示着些什麼……

他一時福至心靈，就按着那室頂拼湊的圖形，把眼前玉石桌子，左右各轉了三次！

這一次果然有了妙用——

只聽得咣叭！一聲脆響，正面的一面牆壁，霍地裂開了一道縫口，足有尺許長短，遂見那面石壁，緩緩向下倒來，直到與地面平齊爲止，偌大的一面石壁，倒向地上，竟然沒有帶出一點聲音來！

邱長亭驚嚇之間，再打量眼前所開的那面石壁，竟是一道極寬平整的壁道。

壁道是採斜上的姿態，遙遙的伸指而出，最最頂端的出口，現出一線天光，已使得壁道內光綫適中。

邱長亭趕忙向壁道奔入，待他步出約數十步之後，突感覺到身後有異，回頭看時，才發覺到那面倒下的石壁，又自冉冉的昇起，直到整個石壁，關得嚴絲合縫爲止！

這番奇異的裝置，出自前人的匠心，眞有「不可思議」之妙！

邱長亭嘆爲觀止一番之後，遂即回身，順着這道寬敞的壁道前進！

他展開身法，一路奔馳，刹時間已來到了那線天光照射之處，才發覺到地道愈上愈窄，直到最後，僅僅只能容得一人，像是已經來到了地道之外。

這時他發覺到出口處，像是一個極大的圓形木桶，桶壁上附合着一扇可以向外推開的門。

邱長亭心中不勝納罕，當他身子方自現出了一半，正想去推啓那扇門時，耳中却聽得轟然一聲大响，自那個大圓形的木桶內，飛起了無數的黑蜂。

這些蜂子，每隻看上去皆有銅錢般大小，全身漆黑，如同墨染的一般，爲數衆多，何止千百？

邱長亭還不知怎麼回事，肩處已落了一隻，刹時間感覺出一陣奇痛，已知爲那蜂子刺了一針！

他驚怒之下，連連運施着雙掌向外拍打揮擊！

須知他此刻功力大進，儼然內家高手，雙掌揮處，勁風呼呼，木屑紛飛中，大羣黑蜂已爲他趕出那長形的木屑圓桶之下，木門向外一旋，連帶着他的身子已轉出外面——

現在他所立身之處，是在一片山崗之上，附近多參天古樹，再回頭看，自己出來的地方，原來也是一棵樹——一棵極大的神木古樹！

神木足足有十人合圍那麼粗細，古意盎然，高有十丈，只是最上端部份，看來似遭雷殛過一般，劈折了一大截，那線天光，正是由中空的木幹頂端照射直入，當年古堡中人，竟然會想到，在這裏設置暗門，以通地底王陵室庫，設想之週到，不能不令人拍案驚奇！

邱長亭出身的一瞬間，那扇門已然自行關上，此刻看上去，簡直無法分辨出門設在那裏？因爲古樹外皮粗糙，紋脈極深，正好用以掩飾門的縫隙！

這一番奇異的設置，如非是邱長亭親身經歷，簡直是難以想像！

情緒漸漸定下之後，才覺出肩部的疼痛，偏頭細看，霍然覺出方才蜂蜇之處，竟然腫起了老大的一個鼓包……耳中却又敏感的聽到當空一片嗡嗡震耳之聲……

大片的黑蜂又自回轉，像是一片黑雲般的，慢慢移向古樹上方，盤旋了幾轉之後，才又陸續的飛回入古木幹內！

邱長亭那裏再敢招惹？趕快離開了現場，走了幾步才忽然發覺到原來自己竟是赤裸着上身，這樣的返回，自然容易引人生疑！

他打量了一番，就繞向後嶺，一轉過這片原始林，遂即發覺到崢嶸的亂石——正是自己去時的那片石林，也是紀瀞梅藏身的地方——

心念方動，却聞到側方「哧！」的一笑，邱長亭忙回頭看，不禁心裏一驚，可不是，想誰誰就來了！

含着滿臉的笑，紀瀞梅輕移蓮步的現身走出來！

邱長亭下意識的，忙用兩隻手護着上身！

紀瀞梅笑態可掬的道：「幹嘛把衣服都脫了，還背着劍！」

邱長亭不勝尷尬的道：「這……」

紀瀞梅已走到近前，一雙妙目注視向他，面含淺笑道：「我知道，你是練武是不是？」

邱長亭不慣說謊，却又不便直言，含糊的點點頭道：「姑娘見笑了……我衣服在下面，去去就來！」

「用不着——」

紀瀞梅轉身走到石後，伸手拿起來，抖了抖道：「這不是麼？」

邱長亭一怔道：「咦——？妳怎麼知道？」

紀瀞梅笑道：「我怎麼不知道？你下水的時候我就看見了！」

邱長亭更是一怔道：「那妳……」

「我想給你開個玩笑，把衣服給藏起來，誰知道你却從山上下來了，這是怎麼回事？」

邱長亭道：「我繞了個圈子，由山後面又爬上來——」

「眞了不起！」她笑了笑，忽然道：「接着！」

陡地揚手，把手上的衣服擲了過來！那件衣服一出手，就像是一道閃電般

的，勢面直飛而來，頓時，邱長亭就感覺到，那領衣衫，像是一口鋼刀般的銳利，空氣裏帶着尖銳的破空之聲，一閃而至。

邱長亭大吃一驚，立時貫足力道伸手就接！

他此刻功力內歛，足可當人數十年苦功所成，舉手投足皆是不凡！

手一伸，立時有一股無形力道由五指尖上逼出！那領衣衫吃他五指間這股力道迎接之下，頓時柔軟如常，飄飄而墮，一快一慢，十分顯著！

紀潛梅看在眼中，那能不知？面色一變，却又恢復如常！

邱長亭接衣在手，正要穿上。

紀潛梅道：「慢着！」

邱長亭一怔，正不知對方又要玩什麼花樣，却見紀潛梅慢慢走過來，一雙黑白分明的眸子注定在他面上。

她眉頭微微一皺，說道：「你這裏怎麼了？」

邱長亭道：「一時不小心，被蜂子刺了！」

紀潛梅吃了一驚，道：「蜂子刺了？——讓我看看！」

說着親切的察看着他的傷，驚訝道：「可是山上的大黑蜂子？」

邱長亭點點頭！

紀潛梅立時失色道：「噯呀！那是有名的『黑珍珠』，中人必死——」

邱長亭頓時一驚！

紀潛梅接下去道：「當然，像你這種本身有內功的人自然另當別論……不過也不能太粗心大意！」

邱長亭被她說得有點心驚肉跳，轉看左肩傷處，果然較諸先前又自不同，只是這麼一瞬間工夫，那刺傷之處，竟然又腫大了不少，看上去有小碗般大小，其色黑紫，像是一個積滿膿血的毒瘤。

邱長亭這才嚇了一跳！

紀潛梅皺了一下眉道：「坐下！」

邱長亭道：「幹什麼？」

紀潛梅道：「唉！叫你坐下就是了，我還會害你不成？」

邱長亭領畧到這個姑娘果然專橫霸道得很，只是對方一番善意，也不便拒絕，當時他就依言坐了下來！

紀潛梅細看着他肩上腫處，嘖嘖連聲道：「眞怕人……不過還算發現的早！先得想辦法弄破它！」

邱長亭道：「妳懂得治？」

「怎麼不懂？」紀潛梅道：「以前我奶媽在海邊上，就被這種黑珍珠刺過，是我娘親手給她治好的！」

邱長亭心裏畧放了下來，點頭道：「有勞姑娘了！」

紀潛梅抬手由髮梢上拔下了一根玉簪，道：「你忍着痛啊！」

邱長亭道：「妳請下手吧！」

紀潛梅見他一副咬牙忍痛的樣子，由不住「哧！」的笑道：「瞧瞧你，那值得這個樣呀！」

說完手裏的玉簪已老實不客氣的刺了下來，玉簪拔處，一股黑同墨汁的瘀血穿了出來！

紀潛梅閃身讓開，這股血箭射出了老遠，她關照邱長亭道：「你先閉住氣，自鎖『少陽』『肩井』二穴！」

邱長亭雖是功力深湛，却不知自鎖穴道之法，當下吶吶道：「我痛得很，還是姑娘代勞吧！」

紀潛梅道：「好吧。」

說到此玉指駢點，連在邱長亭「少陽」「肩井」穴上點了兩指！

邱長亭頓時覺出其指力所到處，局部發麻，被點處頓時失了知覺！

紀潛梅道：「我身上沒有帶什麼藥物……只能爲你挖去毒，却不能爲你療傷，等你返回之後，再自己包紮一下吧！借你寶劍一用！」

說時一隻手已抓住了邱長亭胸前新得那口古劍的劍把，邱長亭方想告訴他打不開，却見紀潛梅纖纖手指已在劍柄上一個凸出地方按了一下，胸前劍響起了一聲龍吟，白光一閃，一口微呈弧形的劍身，已拿到了她手中。

紀潛梅臉上立時泛出一片驚異之色，邱長亭亦驚得一呆，原來他不擅開啓方法，竟然誤爲劍鎖住了。

這口劍一出劍鞘，透過劍鋒，立時泛出絲絲冷氣，劍芒更是逼的人毛髮悚然！

紀潛梅細看了一下，由不住讚賞道：「好一口寶劍！」

說時劍尖向着邱長亭腫傷之處一指，立時由劍尖上分出一道寒芒！

邱長亭道：「啊！」

紀潛梅趕忙向後一抽，劍芒掃處，邱長亭肩上那顆腫瘤應勢削落在地。

紀潛梅持劍退後，更爲驚訝道：「好鋒利的劍，看樣子這是一口千年難得一見的古劍！」

說時連口的向着劍身上呵着氣，臉上表情，簡直無限愛慕，似乎愛到了極點！

邱長亭撒謊道：「這是我一口家傳之物，否則必以相贈！」

紀潛梅臉上一紅道：「那兒話！我只是欣賞一下罷了！」

說完遂即把手中劍，插還邱長亭懸在胸前的劍鞘之內，向着邱長亭一笑道：「你覺得疼不？」

方才由於寶劍太快，削落了一層皮肉，當時邱長亭並未覺出痛苦，此刻紀潛梅這麼一提，邱長亭立刻感覺出劍削處一陣奇痛，禁不住連連皺眉。

紀潛梅一笑道：「這不過是個開始，你看見流出來的血麼！這都是毒血，要不是你內功深厚，我下手的快，否則的話，這類毒血一經流入心脈，我也沒辦法再救你了！」

邱長亭不禁由衷的，對她生出一番感激！

紀潛梅道：「現在我要試着在你附近幾處穴道上，推拿一番，直到餘毒去淨爲止！」

言罷雙手已用力的按在邱長亭兩處「肩井穴」上，只見她雙手一陣急顫，邱長亭頓時就感覺出自她雙掌力透出兩股極熱氣息！

傷處本已不再流血，此刻紀潛梅內力一逼，立時又湧出了大股黑血。

邱長亭因見紀潛梅所施出的手法，竟然與師父所授的「兩極推手」極爲酷似。

當下忍不住問道：「紀姑娘也擅『兩極推手』麼？」

紀潛梅頓時一驚，退身道：「你怎麼知道？」

邱長亭當時心裏一慌，故作鎮定道：「天下武學源出一宗，所以猜出！」

紀潛梅一笑道：「這就証明邱兄你的見識驚人了，只是……」

說到此，眉頭微微一皺，却是欲言又止。

停了一下，她微微一笑道：「我自從初次一見邱兄的時候，就知道你絕非一個尋常人，今天果然証明沒有猜錯，從前我爺爺常說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看來眞是一點也不錯了！」

邱長亭聽她提到了她爺爺，就忍不住喃喃問道：「怎麼，令祖父還健在麼？」

紀潛梅一笑，反問道：「你看呢！」

「這個……」邱長亭低頭思忖着道：「這是姑娘家族之事，外人何能得知？」

紀潛梅一雙眸子在他臉上轉了一下，道：「你眞的不知道？」

「我……當然不知道！」

「那麼我就告訴你！」紀潛梅微笑着道：「我爺爺紀楓，因爲老年中風走火入魔，不能行走，住在風雷島上——」

邱長亭點點頭道：「原來如此。」

紀潛梅冷笑了一下，道：「我爹爹爲恐怕昔日仇家，乘機找他老人家尋仇報復，所以把他老人家暫時幽禁石室之內，並且由我天天親自上風雷島，爲他老人家送飲食，並且侍候他生活瑣碎……」

邱長亭鼻子裏「哼！」了一聲，臉上情不自禁的帶出不忿之色。

紀潛梅目光何等銳利，早已察覺，可是，她並不當時說破，仍作無視的說道：「……可是就在前些日子，他老人家居然逃跑了！」

邱長亭冷冷的道：「他既是中風的殘廢，又何能走脫？」

紀潛梅說道：「自然是有人助他脫逃了！」

邱長亭心中一驚，道：「是誰？」

紀潛梅一笑，道：「這正是我要找尋的！」

邱長亭道：「妳父親可曾知道了這件事？」

紀潛梅道：「當然知道！」

邱長亭道：「那麼你們打算怎麼辦？那位紀老先生如果把你們父女囚禁他的情形，張揚出去，豈非有損令尊與姑娘的清譽！」

紀潛梅一笑道：「我們父女一向待他很好呀！」

邱長亭忍不住冷笑道：「囚禁一個殘廢老人在絕頂石牢能叫好麼？」

紀潛梅微微一笑道：「聽你口氣，好像你看見了似的！」

邱長亭道：「雖不曾看見，却猜想得出來！」

紀潛梅道：「猜想和實在情形，總還差得遠！」

邱長亭道：「我與令尊，無從相識，但知他是一個薄情寡義之人，一個對自己生父不孝的人，是不值得爲人所敬重的，姑娘，妳以爲然否？」

紀潛梅秀眉一挑道：「請你不要批評我父親！」

邱長亭霍地憤然而立，轉念一想，嘆口氣又坐了下來。

紀潛梅冷笑道：「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邱兄，你不要因一時之誤，害了你的終身！」

邱長亭一驚，苦笑道：「我不明白姑娘這句話的意思！」

紀潛梅笑了笑，道：「我們只爲些無謂的話來爭執，却忘記你的傷了！」

邱長亭道：「我的傷已不碍事了！」

却見他肩上傷處，這時已淌出了一片鮮紅的血，紀潛梅由身上取出一塊絹帕，小心的爲他紮起來，然後又在他傷處附近兩處穴道上各點一指，流血自止。

邱長亭微微閤起眸子，感嘆着道：「姑娘秀外慧中，女中之鳳，看來並非無情之人——」

下面的話，他却一時接不下去！

紀潛梅一雙剪水瞳子注視着他道：「你雖然身負奇異武功，但是我却可以斷言，你並非武林中人……」

說到此輕輕一嘆道：「正因爲如此，所以，你不知道江湖武林中的風險……」

邱長亭道：「我已開始體驗到了！」

紀潛梅道：「我是一番好意……」

邱長亭道：「姑娘似有未盡之意！何不明言？」

「你是聽明人！」紀潛梅注視着他道：「有些話說穿了反而不好，邱兄……我父親的武功你應該知道，一旦他來到了青沙堡，這堡上人，只怕無一倖免！」

邱長亭一聲朗笑道：「這麼說起來，更証明令尊的爲人！」

紀潛梅道：「我是好言相勸！」

邱長亭道：「謝謝姑娘！」

紀潛梅道：「你的意思，可是要離開這裏！」

「我不會離開這裏！」

「爲什麼呢？」紀潛梅冷笑道：「難道你眞的是風來順他們一夥的？」

邱長亭道：「表面上是，事實上却不是！」

紀潛梅斜過眸子瞟着他，道：「因爲你對我有恩，我才這麼關照你！你可知道，我來這裏的目的？」

「姑娘以前已經說過了！」

「那只是一部份！」紀潛梅道：「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是奉命來監視這個島上一切的！」

「我知道了！」

「你還是不知道！」紀潛梅冷冷的道：「這個島應該是屬於我們的，我們不會拱手讓人！」

邱長亭一怔道：「我們是指的誰？」

紀潛梅臉上薄薄的泛起一片怒容，也有些羞紅，她徐徐的道：「當然指的是天南派——也就是我們紀門中人！」

邱長亭道：「我明白了，原來紀門中人也和風來順等一干作爲並無二致！」

紀潛梅忍住怒道：「你口頭刻薄，我不以爲怪，如果你遇在我父親的手上，只怕……」

邱長亭道：「我會記住姑娘一番好意，這麼說起來姑娘來此原是令尊囑咐，是來此臥底來的，可是？」

（未完）

半世英雄

兇徒步步着先鞭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鶴與景慧卿自製巨傘，逃下鬼堡，往四明山其師天外怪叟魯巴公住處趕去，抵步後，沒見到魯巴公，却發現一少年躲在屋中，岳鶴出手將他擒下，他供認是土地公房羽門徒東方亮，奉魯巴公命到來等候岳鶴隨他往終南見魯巴公，岳鶴不疑，隨他同往，抵潼關，東方亮盜去五老令箋，岳鶴無奈，只好與景慧卿逕往終南土地廟，找到土地公房羽，知師父魯巴公並沒到來，岳鶴只好將父親被害及鬼堡發生的一切詳細說出，並說在潼關被東方亮盜去了東西，只好到此看看——

土地公問道：「他竊走了你的甚麼東西？」

岳鶴道：「一面『五老令箋』。」

土地公注目一噢道：「你哪來的『五老令箋』？」

岳鶴道：「要解釋這件事，須從頭說起了，十年前重九前幾天，五老會的五老突然駕臨舍下……」

他從父親赴約說起，一直說到自己與景慧卿去到四明山，見到東方亮爲止，說了將近半個時辰才說完。

土地公顯然不相信五老會殺害劍君子岳一實，他聽完之後，立刻轉移目光注視景慧卿，沉聲問道：「景姑娘當眞看見當年五老在鬼堡殺害岳大俠的情景？」

景慧卿道：「是的。」

土地公以懷疑的眼色望着她，又問道：「老漢聽說那座鬼堡經常鬧鬼，妳一個姑娘，孤身去那鬼堡幹甚麼？」

景慧卿道：「傳說中的那個女鬼，就是我！」

土地公大愕道：「妳？」

景慧卿道：「不錯，我有個姊姊叫景慧慈，由於我們家很窮，我爹把我姐姐賣給『神拳鄧盛龍』爲婢，過了一年，我爹又想把我賣掉，剛好『雪山神婆』從我們村上過，她聽到消息，就給了我爹三百兩銀子，將我帶回雪山學藝，八年之後，我藝業已成，家師便命我下山返家省親，可是我回到家門時，却發現雙親及兩個哥哥已不知去向，我便上北雁蕩山，想找姐姐探聽，那知才到半山，在一個樵夫家歇脚時，就聽到我姐姐被鄧盛龍強暴，及後來被他殺害之事……」

她說到此處，眼淚不禁流下，哽咽着道：「我姐姐大我五歲，我小的時候，她很疼愛我，我要甚麼，她就給我甚麼，她比我娘還要好，小時候我並不覺得怎樣，後來長大了，我才覺得她的偉大，因此我心裏一直在計劃着，打算學成武功之後，就贖她回來，讓她嫁個好丈夫，不要再去做人家的侍婢，這是我所能報答她的，那裏想到她竟已死，而且死得那樣慘！」

土地公聽得動容，道：「妳確知她是鄧盛龍殺害的麼？」

景慧卿道：「沒錯！」

土地公接着問道：「鄧盛龍爲何要殺害她？」

景慧卿道：「因爲鄧盛龍不希望她生孩子，他有一妻二妾，髮妻僅生一女，二妾却共生八個兒子，爲了將來分產的問題，她們一直在明爭暗鬥，在這種情形之下，鄧盛龍自然不希望我姐姐再生孩子，因此便悄悄把她弄死，然後佈成她自己上吊的樣子。」

土地公白眉一皺道：「鄧盛龍乃是武林有數的人物之一，怎麼幹出種滅絕人性的事來？」

景慧卿冷然道：「他認爲我姐姐是他買的，他一個富豪人家殺死一個婢女，沒有甚麼了不起，可是他就沒想到婢子也是人，如果我姐姐做錯了事，他儘可把她打死，却不能先姦後殺！」

土地公道：「後來，你就以妳姐姐的陰魂出現，要替她報仇？」

景慧卿點頭道：「是的，一來我不是鄧盛龍的對手，二來我要他備嘗恐怖的痛苦，因此就偸偸潛入他的堡中，以鬼魂的姿態在堡中作祟，他以爲眞是我姐姐的鬼魂，心中害怕了，有一天突然匆匆舉家遷離古堡，等到我發覺時，他們一家人已不知去向。」

土地公訝然道：「妳既潛伏在堡中，怎不知他們要搬家？」

景慧卿道：「我是晝伏夜出的，白天我都藏身於樹腹之中，而他們是在白天搬走的，因此我沒發覺。」

土地公點了點頭，道：「那麼，你們認爲此次在鬼堡中殺害五老之人，即是鄧盛龍？」

景慧卿道：「是的。」

土地公道：「他有何理由，要殺害五老？」

景慧卿道：「十年前我見到的五老，可能是別人冒充的，而其中之一，說不定就是鄧盛龍，他這次殺害五老，想是怕五老追查當年岳大俠被害之事，因見五老被困於花廳之中，便乘機把他們殺害了。」

土地公道：「鄧盛龍在江湖上頗得人望，這件事須有確鑿證據才行。」

景慧卿道：「我斷定他是殺害五老的兇手，是有根據的，那間花廳的秘門，外人不可能知道，即使知道有那扇秘門，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摸索出啓開之法，因此他八成是鄧盛龍不錯。」

土地公點點頭，轉望岳鶴問道：「你認爲兇手殺害了五老之後，還有意嫁禍於你？」

岳鶴道：「是的，不然他不會派東方亮竊走那面『五老令箋』。」

土地公凝容道：「五老乃是當今武林公認的盟主，又是五大門派的掌門人，他們的門下一旦獲知此事，必會追究到底，而你冒用令師之名邀請五老前往鬼堡，此事必有人知道，你須趕快設法找到令師才行。」

岳鶴道：「是的，但家師已不知去了何處，到哪裏去找呢？」

土地公沉吟有頃，問道：「你說的那個東方亮，他長的甚麼模樣？」

岳鶴道：「他年約三十，相貌頗端正，但眉毛上有條刀疤。」

土地公面色微變道：「哦，眉上有條刀疤，你詳細說說，那刀疤有多長？」

岳鶴道：「那刀疤長約三寸，如一彎眉月。」

土地公面上立現怒容，罵道：「畜生，原來是他幹的好事！」

岳鶴喜道：「您老認識他？」

土地公道：「豈只認識而已，他屁股上有幾根毛，老漢清楚得很！」

景慧卿聽得臉上一紅。

岳鶴問道：「他是您老甚麼人？」

土地公道：「徒弟！」

岳鶴大感意外道：「啊，他眞是您老的徒弟？」

土地公道：「不過，老漢已於五年前與他斷絕師徒關係，因爲他品行不端，時常在外面爲非做歹。哼哼，老漢警告過他不得再說是老漢的徒弟，他居然又犯了，這回絕不饒他了！」

岳鶴道：「他眞實姓名叫甚麼？」

土地公道：「金旭。」

岳鶴道：「旭日東昇的旭？」

土地公道：「對。」

岳鶴道：「難怪他要化名爲東方亮，旭者『東方亮』也。」

土地公滿面怒容道：「老漢這一生最大的遺憾，就是收了他這個不成材的徒弟，眞是後悔莫及！」

岳鶴道：「您老可知他在哪裏？」

土地公搖頭道：「不知道，自從與他斷絕師徒關係之後，這些年來，老漢不知他在哪裏鬼混，也不知他在外幹了些甚麼事情。」

岳鶴道：「那麼，你老不可能找到他了？」

土地公道：「老漢現在決定下山找他，找到了就有他受用的了！」

岳鶴道：「您老要是找到了，請不要處死他，先追回晚輩那面『五老令箋』，然後把他交給五派發落，從他口裏，可能追出殺害先父及五老的兇手。」

土地公頷首道：「好，要是找到了，老漢會設法通知你來。」

景慧卿道：「您老可知他有哪些個經常接近的朋友？」

土地公想了想，搖了搖頭，道：「他結交的都是黑道上的人物，老漢不大清楚，只知有個叫『黑面妖童』的傢伙與他交非泛泛，但老漢也不知道『黑面妖童』人在何處。」

他說到這裏，雙目突露精芒，抬頭揚聲叫道：「甚麼人？鬼鬼祟祟的躲在那樹林中？」

岳鶴心頭一震，掉頭向廟前的一片樹林望去。

驀然，樹林中閃出五個人來！

這五個人，是一僧一尼一道二俗，年紀均在五旬左右，個個相貌清奇，氣概非凡！

岳鶴認得其中一俗乃是白鶴派之駐長安的高手「九環奪命賀光宇」，心頭又爲之一震，情知麻煩來了。

土地公敢情認識他們五人，一見他們五人出現，面上立現笑容，說道：「啊啊，原來是你們五位，今日是甚麼風把你們吹來的呀？」

五人走到廟前樹下，一齊向土地公施禮道：「冒昧造訪，打擾您老了。」

土地公笑道：「別客氣了，老漢這個窮地方，難得五位同時光臨，眞可謂蓬蓽生輝。」

他站了起來，轉對岳鶴和景慧卿笑問道：「你們兩人，可認得這五位麼？」

岳鶴答道：「晚輩只識得白鶴派這位賀大俠，這四位却不認識。」

土地公一指和尙道：「他法號了然，乃是少林寺派駐長安的高僧。」

岳鶴向了然和尙行了一禮。

土地公再指道人道：「他道號赤陽，也是武當紫霄觀派駐長安的一位道長。」

岳鶴仍行禮如儀。

土地公又介紹另外的一尼一俗，尼姑是青蓮派派駐長安的「白玉尼」，俗家老者是黃山派派駐長安的「天龍鞭展雁」。

原來，少林，武當，黃山，白鶴，青蓮五大門派的掌門人由於共掌武林五老會，故都派門下高手駐於長安，隨時了解京都發生的各種大事。

他們突然同時來到終南山，岳鶴和景慧卿不用猜已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這時，他們五人就一眼不瞬的盯着岳，景二人看着，目中透着嚴厲之色。

土地公自然也明白他們的來意，却故作不知的笑問道：「五位今日光臨此地，不知有何貴幹？」

了然和尚合十道：「阿彌陀佛，貧僧五人是找這兩個年輕人而來。」

岳鶴接口道：「有人通知五位，說小可在鬼堡中殺害了五老，對不對？」

了然和尚面容一冷，緩緩答道：「不錯，但不止是你一個，還有令師『天外怪叟』及這位景姑娘！」

岳鶴「哼」的一笑道：「那位通知消息之人是誰？他此刻何在？」

了然和尚道：「其人以投柬方式通知我們，並未現身相見，貧僧等閱信之後，認爲玆事體大，不能不來證實一下，沒想到果然有這麼回事！」

岳鶴道：「大師認爲『果然有這麼回事』麼？」

了然和尚道：「其人在信中稱你們將到此處，而你們果然來到此處，因此貧僧等要問個明白了！」

九環奪命賀光宇接口道：「岳鶴，我要先問你幾個問題！」

岳鶴道：「請問。」

九環奪命賀光宇道：「你是昔年名揚天下的『劍君子岳一實』的兒子？」

岳鶴道：「是。」

九環奪命道：「其後投身於『天外怪叟』魯巴公的門下？」

岳鶴道：「對。」

九環奪命道：「前年，你以周正軒的化名，改拜本派掌門人爲師？」

岳鶴道：「不錯。」

九環奪命目中亮起嚴厲的光芒，沉聲道：「這樣說來，信中的告發一點都不錯；你們二人當眞在鬼堡中殺害了五老！」

岳鶴搖頭道：「不是！」

九環奪命冷峻地道：「你是說沒有那回事？」

岳鶴道：「五老確已在鬼堡遇害身死，但那不是我們幹的。」

了然和尚五人對於五老死亡的消息，本來還是半信半疑，現在一聽五老果已死亡，登時面色大變，赤陽道人雙目陡瞪，厲聲喝道：「快說，你們爲何陰謀殺害五老！」

岳鶴神色平靜地道：「小可說過了，五老之死，不是我們幹的。」

赤陽道人狂怒道：「令師『天外怪叟』數月前曾捎信邀請五老前往鬼堡，此事乃是不爭的事實，五老不是你們殺的，還會有誰！」

岳鶴道：「道長請冷靜一些，聽聽小可的解釋如何？」

赤陽道人暴聲道：「現在沒有甚麼可說的了，你們兩人須得跟我們走！」

岳鶴道：「去哪裏？」

赤陽道人道：「五老會！」

岳鶴道：「諸位先聽小可一言，發信邀請五老前往鬼堡的，是小可而非家師，小可爲了要請到五老，只好冒用家師之名，此事與家師無關，也與這位景姑娘毫無關係。」

天龍鞭展雁道：「好了，不管是令師發的信或是你發的信，你既已承認是你，那麼五老死於你之手已無疑問，你還是乖乖的跟我們走吧！」

岳鶴搖頭說道：「抱歉，小可父仇未報，不能就這樣被五老會處死，你們要認小可是殺害五老的兇手亦可，但小可不能跟你們去五老會，小可要去追緝那殺人元兇。」

天龍鞭展雁冷笑一聲，轉對土地公說道：「房老，很抱歉在您老面前放肆，我們須得將這兩人帶回五老會審判！」

土地公捻鬚笑道：「鬼堡發生的變故，老漢已聽這位小老弟詳細說明，老漢認爲他不是殺人兇手，你們要把他帶回審判，似乎不大妥當……」

天龍鞭展雁說道：「他已承認邀請五老的信是他發的，這還不能證明他是兇手麼？」

土地公道：「你們何不先聽聽他的解釋，他冒用其師之名邀請五老去鬼堡見面，是因他父親於十年前死於五老之手，所以……」

了然和尚截口道：「善哉，房老此言怎講？五老何曾殺死其父？」

土地公一指景慧卿道：「這位景姑娘親眼看見五老於十年前在鬼堡裏殺了『劍君子岳一實』，詳細情形你問她好了。」

了然和尚轉目凝視景慧卿，問道：「女施主今年芳齡幾何？」

景慧卿道：「二十八。」

了然和尚道：「那麼，十年前女施主是十八歲，那時妳一個十八歲的小姑娘，上北雁蕩山的鬼堡何爲？」

景慧卿反問道：「你們聽說過那座古堡鬧鬼的事麼？」

了然和尚點頭道：「聽過。」

景慧卿道：「那個女鬼就是我。」

了然和尚神色一愕道：「噢，傳說中的那個女鬼，就是妳假扮的？」

景慧卿道：「不錯。」

了然和尚道：「妳因何裝鬼唬人？」

景慧卿道：「這是我個人的私事，我不想告訴人。」

了然和尚感到有些難堪，慍聲道：「妳說親眼看見五老殺死岳大俠，實是胡說八道，貧僧十年前就在五老會做事，當時五老如去過鬼堡，貧僧是不會忘記的，五老根本不曾連袂去過鬼堡！」

景慧卿道：「我看到的五老可能是假的，但其中之一似乎不假，因爲我後來一直跟踪他回到白鶴山莊。」

九環奪命面色一變，怒喝道：「妳說甚麼！」

景慧卿緩緩道：「五老毒殺岳大俠，又把岳大俠的遺體焚化之後，即被我嚇逃下山，我暗中跟他們到了杭州，他們即在杭州分手，我無法一人跟踪五個，就選定了三尺判繼續尾隨，後來看到他進入白鶴山莊。」

九環奪命勃然大怒道：「放屁！」

景慧卿冷笑道：「這是千眞萬確的事，不過我們並不因此就認定五老是殺害岳大俠的眞兇，我們仍然懷疑那是別人冒充的，但是今天，你們僅憑一個不露面的人告發信，就要擒我們去五老會審判，這似乎不大公平了吧？」

九環奪命轉對了然和尚道：「了然大師，咱們不用與他們多說，動手！」

說着，便要動手抓人。

了然和尚較能冷靜，他拉住九環奪命，不讓他動手，目注岳，景二人道：「兩位如果自認沒有殺害五老，就跟我們去五老會何妨？」

岳鶴道：「只怕去得回不得。」

了然和尚道：「五老會並不是不辨是非之會，兩位如眞無辜，五老會絕不會爲難你們。」

岳鶴道：「大師這樣說，小可倒要請教一事，我們到了五老會，必須提出有力的證據，五老會才肯相信我們無辜，對不對？」

了然和尚道：「對。」

岳鶴道：「可惜的是，我們現在已提不出有力的證據，我們唯一的一件物證，已被人竊走了。」

了然和尚面容一嚴道：「兩位說甚麼也不肯隨我們去五老會是不是？」

岳鶴點頭道：「不錯，我們要留着性命去追緝那殺人眞兇！」

了然和尚輕嘆一聲道：「賀施主，你可以動手了！」

他因知岳鶴曾是白鶴派掌門人「三尺判牟錫山」的親傳弟子，而九環奪命賀光宇乃是白鶴派的人，故要他親自動手擒拿岳鶴。

這是所謂的清理門戶。

九環奪命早已沉不住氣，聽了了然和尚之言，立時舉步欺出，神色冷峻地道：「岳鶴，即使你投拜本派掌門人爲師是一種虛僞的行爲，既然已拜過師，就是本派弟子，你知道背叛師門的後果麼？」

岳鶴道：「知道。」

九環奪命道：「那麼，我要拿你回山治罪！」

話聲中，閃步而上，一掌往岳鶴的肩井穴抓去！

岳鶴容得他的手掌抓近，右肘突抬，「拍！」的一聲撞開他的手腕，繼之右臂一探而前，駢伸二指，點向他的雙目。

這一招，使得乾淨俐落，九環奪命不料他出手如此不凡，大吃一驚，連忙偏身閃避。

岳鶴掌如蝙蝠，翻飛進擊，揮洒自如的攻出三招，將他迫退了數步，忽然停止進攻道：「咱們最好到此爲止，免得傷了和氣。」

九環奪命在白鶴派中地位極高，在江湖上也是頗負盛名之人，今天與一個小輩動手，竟然一開始就被迫得手忙脚亂，這個「刺激」可够大了，他的兩顆眼睛登時紅了，大吼一聲，縱身猛撲而上，雙掌突如狂風驟雨，猛抓！猛劈！猛拍！猛切！

岳鶴却站着不退一步，見招破招，從容應酬。

這時，一直不開口的青蓮派白玉尼，忽然移步迫上景慧卿，開聲說道：「這位女施主，妳當眞不顧隨我們去五老會是不是？」

景慧卿一披嘴唇道：「要動手就動手，少廢話了！」

白玉尼道：「既如此，貧尼得罪。」

合十一禮，然後雙掌如花盛開，上點咽喉，下擊腹部，快逾電擊！

景慧卿嬌軀一騰，雙足飛踢而出，竟由她兩掌的中間踢了進去。

白玉尼不料她會使出這種古怪的打法，一時爲之一呆，只得撤掌疾退兩步。

景慧卿抓住機會，立時絕招連施，綿綿攻上。

她是「雪山神婆」的唯一傳人，一身武功盡得乃師眞傳，若非一直躲在鬼堡等待仇人，早已是名滿武林的一位女俠了。

但白玉尼也非弱者，被一輪疾攻之下，仍能沉着應戰，毫無慌亂之象。

兩人愈鬥愈劇烈，但行家一看就知她們勢均力敵，很難在短時間內分出勝負。

倒是岳鶴與九環奪命這一對，勝負之數已甚明顯了，九環奪命使出的每一招式，岳鶴均能瞭如指掌，而岳鶴使出的功夫，九環奪命却陌生得很，因此戰了數十招，九環奪命已居於挨打的局面。

但岳鶴雖然佔盡上風，却無意眞的打他，在他的觀念中，三尺判牟錫山即使是殺父仇人之一，他也已遭了報應，現在岳鶴心目中的仇人並不是五派之人，因此他無意擊傷對方，甚至也不忍打敗對方的名氣，他只希望對方知難而罷。

在一旁觀戰的了然和尚，赤陽道人和天龍鞭展雁三人，見九環奪命賀光宇鬥岳鶴不下，心中均甚着急，其中的天龍鞭展雁忽然向了然和尚說道：「了然大師，今天咱們是來擒人的，與一般爭勝鬥強不同，是麼？」

了然和尚頷首道：「正是。」

天龍鞭展雁道：「那麼，在下要協助賀兄一臂之力，將這姓岳的小子，擒將下來！」

說罷，撤出他的九節軟鞭，一跳上前，加入攻擊了。

岳鶴毫不在意，只微微一笑道：「還有那兩位，何不一起上來？」

天龍鞭展雁厲笑道：「小子口出狂言，老子可不信收拾不了你！」

九節軟鞭一抖，勢如神龍擺尾，朝岳鶴雙足捲去！

岳鶴很輕巧的，一跳避開，突地橫身出腿，反踢對方的左太陽穴，去勢强勁絕倫。

天龍鞭展雁低頭讓過，九節軟鞭倏揚，再向他腿上飛捲上去。

而這時，九環奪命已撤出他的成名武器，兩隻鋼環，以日月雙輪的招法，搶先攻出。

他的鋼環，是一種罕見的外門武器，形如齒輪，約有巴掌之大，除手握的一小部份之外，環邊上均有鋸口般的小尖齒，樣子十分可怕！

他號稱「九環奪命」，可知他在鋼環上有獨到的功夫，而且鋼環共有九隻，可當作暗器使用。

岳鶴在兩般兵器的聯攻之下，仍不拔劍迎戰，仍以其美妙的掌法和身法對抗，而且仍然表現得很瀟洒自如。

土地公一直含笑觀戰於棋枰邊，他對岳鶴所使出的掌法和身法似極欣賞，這時忽然向站在廟中觀戰的小童招手笑道：「小毛頭，你過來！」

小童應了一聲，一個箭步跳到老人身邊。

土地公指着岳鶴笑道：「你看，他所

施展的功夫，是武林難得一見『神猿掌法』，這套功夫，是『天外怪叟』參照猿猴的動作，研究數十年才成功的絕技，你仔細瞧瞧偷學他幾招吧。」

小童道：「我不學他的功夫，我只要學您老人家的功夫！」

土地公歎道：「唉，你這傻小子，我的功夫有甚麼好？我不過是個土地爺爺，在衆神之中，地位最低賤啊！」

小童不說話。

土地公道：「要是你願意，改天見到『天外怪叟』時，我請他收你爲徒，怎麼樣？」

小童搖頭道：「不要！」

土地公笑道：「哈哈，你的口氣跟金旭那小子一樣，但只怕年紀一大，就要跟他一樣變了！」

小童道：「我不會變的師父！」

土地公苦笑道：「但願如此……」

師徒倆交談間，忽聽「拍！」的一响，看雖漸佔上風的白玉尼突然往後顚退，臉色一片蒼白！

原來，景慧卿施出師門秘技，一掌拍實白玉尼的胸部，把白玉尼打傷了。

景慧卿沒有乘勝續下殺手，開口道：「鶴弟，不要跟他們窮泡，咱們走吧！」

岳鶴道：「好！」

話聲中，雙掌陡地交叉推出！

「蓬！蓬！」

九環奪命和天龍鞭還看不清他的掌勢之時，腰上已各被拍中，登時踉蹌倒退下去。

但岳鶴正想掉頭走路之際，究覺右肩後面一陣劇痛，伸手一摸，就摸到了一隻鋼環。

鋼環入肉二寸！

他這下發火了，剛才他發出的兩掌，力道用的並不重，因爲他不想打傷他們兩人，却沒料到九環奪命居然打出了鋼環，出手毫不留情，因之心中大怒，當下拔下鋼環，瞪望九環奪命冷冷道：「賀光宇，你這是自討沒趣！」

右手微甩，鋼環電奔而出。

九環奪命連忙斜身躲避，那知還是躲不開，右腿上被鋼環擊個正着，大叫一聲，倒了下去。

那隻鋼環的刄口，沒入他腿肉足有三寸之深！

了然和尚一看賀光宇受傷倒下，大喝一聲：「小子放肆！」

縱身疾上，僧袍飛揚中，陡然一拳擊出！

赤陽道人則撲上景慧卿，跟她鬥了起來。

天龍鞭展雁腰上中的一掌並不嚴重，他默察眼前形勢，覺得自己若再與了然和尚合力攻擊岳鶴，仍無獲勝之望，倒不如先協助赤陽道人將景慧卿擒下來，反可收牽制岳鶴的功效，主意一定，於是飛步跳到景慧卿身後，揮鞭打向她下盤。

小童一見大怒，頓足高聲嚷道：「喂，你們兩個大男人，怎可以聯手攻擊一個姑娘？」

土地公哈哈大笑道：「小毛頭，瞧不出你還有正義感，但光叫有甚麼用呢？」

小童騰身而起，有如一縷輕烟，撲斗天龍鞭展雁，揮拳便打，叫道：「老小子，咱們來打一架！」

天龍鞭展雁大感爲難，一面後退，一面急聲道：「房老請約束令徒，這不是鬧着玩的！」

土地公笑道：「小徒也不是鬧着玩的，你瞧他一本正經呢！」

天龍鞭怒道：「房老這是何意，莫非欲與五老會作對不成！」

土地公道：「展大俠言重矣，小徒看不慣以多取勝，故爾拔刀相助，這並不違背五老會鋤强扶弱的宗旨，怎說與五老會作對？」

天龍鞭一聽此言，已知對方有意袒護岳鶴，當下不再客氣，就與小童鬥起來。

小童雖是赤手空拳，却毫無畏懼之色，拳出如雨，並且拳路詭奇，着着出人意料。

天龍鞭一時間竟也拿他沒辦法。

六個人捉對兒打了一陣之後，岳鶴首先露出敗象，原來他肩後之傷頗爲不輕，一直在流血，這時整個背部已被鮮血染透，體力已漸感不支，在了然和尚凌厲的少林百步神拳猛攻之下，已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了。

景慧卿與赤陽道人之戰，則難分難解，還看不出誰强誰弱。

小童與天龍鞭的搏鬥，前者畢竟年小力弱，奮鬥數十招後，已累得滿頭大汗。

土地公心知徒兒不是天龍鞭之敵，但他仍無挺身而出之意，只開口道：「小毛頭，四金剛騰雲！」

小童突然一個觔斗翻起，雙拳雙脚，一齊飛出。

天龍鞭對這突然而來的怪招，竟不知如何化解，迫得只好倒退閃避。

土地公道：「五六配大十！」

小童一拳直擊而出。

「砰！」的一聲，正中天龍鞭腹部。

土地公笑道：「好啦，就這一下，至少可使你小子再支持十來招！」

語畢，身形一動，如浮光掠影一下移到岳鶴身邊，低聲笑道：「看在剛才那條大龍的份上，老漢替你擺平這一個吧！」

口中在說着，手中木杖已然伸出去。

這一杖，發得恰到好處，了然和尚竟然無處躲避，被木杖點中了腰部。

雖是輕輕的一點，了然和尚已像挨了重重的一擊，登時站立不穩，搖搖晃晃的倒退數步。

了然和尚又驚又怒，沉聲道：「房老前輩，您是甚麼意思？」

土地公笑眯眯道：「你們到土地廟來不燒香，却要抓我的客人，太不禮貌。」

了然和尚沉容道：「您老決定與五老會爲敵？」

土地公笑道：「如果這是與五老會爲敵，老漢認了就是。」

了然和尚恨聲道：「好，咱們後會有期！」

他接着轉對赤陽道人和天龍鞭大聲道：「二位不要打了，咱們回去！」

赤陽道人和天龍鞭看到土地公出手，就知要將岳，景二人帶走已然無望，當下一齊縱過，各去扶起受傷的白玉尼和九環奪命，準備走了。

了然和尚凝望岳鶴沉聲道：「岳鶴，你該明白不隨我們去五老會的後果，你們等着瞧就是了。」

岳鶴道：「總有一天小可會去的，那時你們就知道誰是殺害五老的兇手。」

了然和尚冷哼一聲，又轉望土地公道：「您老既有勇氣助紂爲虐，請勿離開此山！」

土地公搖頭笑道：「不行，老漢已決定去雲遊四方，尋找老漢那不肖孽徒，不能老在此地等待你們，咱們哪兒碰上哪兒算吧！」

了然和尚道：「好！」

說畢，向同伴四人揮手，即舉步下山而去。

土地公看着他們遠去之後，隨對小童說道：「小毛頭，快去拿藥箱來！」

小童應了一聲，轉身奔入廟舍。

土地公命岳鶴坐下，察看他肩後傷勢，道：「不太嚴重，過幾天就可痊癒。」

景慧卿見傷口流血不止，不由顰眉道：「怎麼一直在流血？」

土地公道：「不要緊，老漢有止血靈藥。」

這時，小童已捧着一個藥箱奔回樹下，土地公立即打開藥箱，取出一個磁瓶，一面說道：「再去拿一碗水來。」

小童又飛奔入廟。

土地公打開磁瓶，倒出一些白色藥粉撒在傷口上，等小童端水到來，又倒出一些命岳鶴和着開水服下，果然不到盞茶工夫，血就止了。

景慧卿不禁嘖嘖稱奇道：「這是甚麼靈藥，功效如此之速？」

土地公笑道：「雲南白藥。」

景慧卿道：「原來這就是雲南白藥，聽說此藥止血最速，果然不錯。」

土地公又命岳鶴脫掉血衣，替他將背上的血漬擦拭乾淨，然後，又將另一種傷藥敷在傷口上，用一條白布，將傷口包紮起來。

岳鶴感激地道：「今日若非老前輩出手帮助，小可只怕免不了一死了。」

土地公道：「不，你出手太客氣，否則他們早就敗在你手裏了。」

岳鶴嘆道：「小可的確不願傷了他們，但縱然如此，經過今天這事，五老會更要認定小可是殺人兇手了。」

土地公道：「不要緊，但能找到眞兇，你的罪名即可洗清。」

岳鶴又嘆氣道：「毫無綫索可循，要找到他只怕不容易……」

土地公道：「如能先找到老漢那孽徒，就不難找到那眞兇了，金旭那小子竊走你的『五老令箋』，已可證明他與眞兇是同黨。」

他轉對小童說道：「小毛頭，你去燒飯來吃如何？」

小童點頭應是，轉身入內而去。

岳鶴說道：「您老這位徒弟，十分不錯。」

土地公道：「他原是孤兒，在山下替人牧牛，老漢見他根骨不壞，就收他爲徒，老漢敎他武功，他替老漢燒飯，皆大歡喜。」

岳鶴道：「他叫甚麼名字？」

土地公道：「他原無姓名，大家都叫他小三子，老漢替他取了個姓名，叫魯小福。」

景慧卿道：「他很聰明，又富正義感，將來必是一位大俠客。」

土地公笑道：「他個性很倔强，將來出道之後，還望二位多多指敎他，不要使他誤入歧途。」

岳鶴笑道：「他的棋下得不錯，喜愛下棋的孩子，多半不會學壞的。」

土地公道：「他的棋是老漢敎的，開始讓他九子，現在已進步到只讓二子。」

岳鶴說道：「二子好像也快讓不得了吧。」

土地公道：「可不是，那小子吃龍不怕大，每次都想吃老漢的大龍——對了，老弟棋力不錯，咱們就來下一局如何？」

景慧卿道：「不行，他受了傷，應該多歇息。」

岳鶴道：「不要緊，一點皮肉之傷算不了甚麼，小弟就陪老前輩下一局吧。」

於是，老少倆面對面坐下，收好棋枰上的黑白子，立刻殺了起來。

× ×

在土地廟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兩人即辭別土地公下山，往長安城而來。

馬行半日，已到長安城。

兩人先到街上添置幾件衣服，即投入一家小客棧，在客棧吃過飯後，岳鶴召來一名店小二問道：「小二哥，你知不知道刺繡名家梅老夫人住在何處？」

店小二道：「她住在安福門的長興巷，客官若找她，到長興巷一問便知。」

岳鶴道：「好的，謝謝你了。」

店小二道：「不必客氣。」

說罷，拱手退了出去。

景慧卿道：「你眞想找她？」

岳鶴點頭道：「當然，雖然『五老令箋』已被竊，但既到此地，去問問又有何妨，那面『五老令箋』經五老證實非贋品，咱們就問問她是否曾多製了一面『五老令箋』……」

景慧卿道：「如果她說不曾多製？」

岳鶴道：「那就表示『五老令』所保存的『五老令箋』被人暗中竊出一面。」

景慧卿道：「可是，時隔十年，如果五老會所保存的『五老令箋』被人竊走一面，他們豈有不發覺之理？」

岳鶴道：「也許五老怕失面子，不敢公開『五老令箋』被竊之事。」

景慧卿道：「但那天五老說他們向梅老夫人訂製的五十面『五老令箋』用去了二十七面，如今還剩下二十三面，此事五老會均有詳細記載，豈能掩遮隱瞞？」

岳鶴默然無語，因爲他也想不通這個疑問。

景慧卿道：「那面被竊的『五老令箋』如非贋品，而梅老夫人又未曾多製出一面，五老會也未曾遺失的話，那麼被竊的一面是怎麼多出來的？」

岳鶴道：「被竊去的那面『五老令箋』，姐姐也曾見過，那是新的，不可能是別人從五老會收到，洗去原來的墨字，再冒名寫上去的。」

景慧卿道：「不錯，那種白絹如寫上墨字，無論怎麼洗也難洗乾淨。」

岳鶴道：「那麼，可能目前五老會所保存的二十三面『五老令箋』中，有一面是假的。」

景慧卿目光一注道：「你是說，有人製成一面假的『五老令箋』，拿去五老會換出一面眞的『五老令箋』？」

岳鶴道：「正是。」

景慧卿點點頭道：「這倒頗有可能，可惜咱們不能將那二十三面『五老令箋』取出，拿給梅老夫人鑑定眞僞。」

岳鶴起身道：「咱們去吧！」

兩人換上新買的衣服，即出棧往安福門走來。

景慧卿道：「那金旭在通知了然和尚五人去終南山抓拿咱們的信中，可能也提到咱們將去找梅老夫人，你想他們還會去梅老夫人那裏伏擊咱們麼？」

岳鶴道：「大概不會，昨天他們下山之後八成已趕往五老會報訊去了。」

景慧卿說道：「咱們仍須小心一些爲妙。」

岳鶴點頭道：「當然。」

兩人都是首次來到長安，頗爲街上繁華的景象所吸引，邊走邊觀賞街景，不覺間已來到安福門。

岳鶴問了一個路人，得知長興巷的地點，復行數百步，已到長興巷中。

長興巷中很熱鬧，原來有人死了，正要發引出殯，整條巷子亂哄哄的。

岳鶴拉住一個少年道：「兄弟，聽說梅老夫人住在這條巷中？」

少年點頭道：「不錯呀。」

岳鶴道：「請問她住哪一家？」

少年反問道：「你找誰？」

岳鶴道：「就找梅老夫人。」

少年一指那口蓋着錦彩的棺材，說道：「她就在那裏面。」

岳鶴大吃一驚道：「嗄，她死了？」

少年道：「正是。」

岳鶴驚愣良久，才又問道：「怎麼死的呢？」

少年道：「人老了總要死，她已七十九歲……」

岳鶴回頭望着景慧卿，不勝悵悵地道：「怎麼這樣巧？怎麼這樣巧？」

景慧卿顰眉沉默片刻，才向少年問道：「梅老夫人是生病死的麼？」

少年點頭道：「是的，她患消渴病已有好多年，數日前她媳婦見她遲遲不起床，入房探視，才發覺她已死了。」

景慧卿又問道：「她那手精湛的刺繡功夫，有沒有傳給別人？」

少年道：「好像沒有，她的三個媳婦對刺繡都不感興趣。」

景慧卿點點頭，向少年道謝一聲，即一拉岳鶴道：「咱們走吧！」

岳鶴道：「咱們可否找她的兒媳探問一下？」

景慧卿搖搖頭，拉着他向巷外走去，邊走邊道：「他們正要出殯，這時候去問那些事是不相宜的。」

岳鶴喟然道：「梅老夫人是唯一能爲咱們解答『五老令箋』之謎的人，如今竟死了，這豈非造化弄人！」

景慧卿道：「我在想，她也許不是病死的……」

岳鶴聳然動容道：「姐姐之意是？」

景慧卿道：「十年前，那冒充五老之人如果來此要求梅老夫人再製一面『五老令箋』，那麼梅老夫人之死，可能是兇手殺人滅口的一種措置！」

岳鶴道：「有道理！」

景慧卿道：「不過此事已無法証實，梅老夫人如是兇手殺害的，他殺人的手法必甚高明，恐怕連她的兒子都不知母親是死於他殺。」

岳鶴道：「咱們何不去問問她的兒子們？」

景慧卿搖頭道：「沒用，即使她的兒子看出母親死於他殺，他們也絕不肯承認，因爲這與他的家聲有關。」

岳鶴道：「要知她是不是死於兇手之手，只有一個辦法……」

景慧卿道：「開棺驗屍？」

岳鶴道：「是的。」

景慧卿道：「這是不可能的，別說她的兒子不肯答應，你也做不了這種事。」

岳鶴輕嘆一聲道：「不錯，小弟做不出這種事，看來咱們只好放棄這方面的追查了！」

景慧卿道：「咱們現在只能從金旭或鄧盛龍身上下手追查，若能找到他們，即可眞相大白。」

岳鶴道：「問題就在咱們不知他們躲在哪裏啊！」

景慧卿道：「咱們先赴五老會暗中偵查一番，如無所獲，只好天涯海角四出尋覓，相信總有一天會找到他們的。」

岳鶴道：「只好如此了，咱們何時動身？」

景慧卿道：「天已將黑，咱們就在客棧住宿一夜，明早就走。」

岳鶴道：「此去廬山五老峯，又有數千里路好走，到了鄂南，小弟希望順道轉往岳陽探望我娘，好麼？」

景慧卿道：「好的，你也該將鬼堡發生的事情告訴令堂。」

岳鶴道：「已有三四年沒見我娘，不知她身體近來如何了。」

景慧卿道：「她還居岳陽，有你舅舅照顧，大概不要緊吧。」

兩人邊行邊談，不久走回到客棧，由於梅老夫人之死，兩人心情均甚鬱鬱不樂，這天晚上就未再離開客棧，很早便回房歇息。

次日，結過店帳，到街上買了一些乾粮，兩人隨即馳騎出城，取道東南直下。

一路上，兩人但遇機會，就打聽「神拳鄧盛龍」和金旭（東方亮）的形踪，但均無所獲。

走了十幾天，已到瀕臨洞庭湖的岳陽縣城。

一入城門岳鶴的一顆心就跳動起來。因爲，他即將見到母親了。

十年前，當景慧卿前往仙華天塹，將「劍君子岳一賓」被害的消息通知他們母子後，岳鶴的母親很勇敢的做了一個決定，她帶岳鶴去見「天外怪叟魯巴公」，求他收岳鶴爲徒，然後離開仙華天塹，遷居岳陽投靠弟弟，這中間，岳鶴曾去探望她一次，如今已過三四年，岳鶴對母親的思念，自然更加殷切了。

景慧卿道：「你舅舅是幹甚麼的？」

岳鶴道：「他是個布商，在此城開了一家『湘記布莊』，生意很不錯。」

景慧卿道：「令堂就住在他家裏？」

岳鶴道：「是的。」

景慧卿道：「你娘很可憐，將來你要多孝順她。」

岳鶴道：「是的，等報了父仇之後，小弟要帶她返回仙華天塹居住，不再離開她了。」

景慧卿道：「那時候，你就該成家，討個妻子侍候她老人家。」

岳鶴俊臉一紅道：「是麼？」

景慧卿微微一笑道：「這些年來，你爲了報仇，心不旁騖，其實像你這樣的年紀是該找個對象了。」

岳鶴道：「如果小弟應該找個對象的話，姐姐也更該找個對象了。」

景慧卿搖搖頭道：「我不想嫁人！」

岳鶴道：「爲甚麼？」

景慧卿道：「我不知道，我只是不想嫁人。」

岳鶴忽然擧手一指前面街上，興奮地道：「看，就是那一家！」

說着，催馬奔去。

景慧卿心知他說的是「湘記布莊」，當下緊跟上去，笑道：「你娘一定已認不得我了。」

岳鶴訝道：「怎麼會呢？」

景慧卿苦笑道：「十年前，我去了你家的時候，還只是個十八歲的小姑娘，而如今……」

她沒有繼續說下去，因爲這時已馳到「湘記布莊」的門口。

岳鶴翻身下馬，對着店內一位中年商人興奮的叫道：「舅舅！」

那中年商人呆了呆，等到看清楚之後，面上才現出驚喜之色，道：「你……你是鶴兒？」

岳鶴笑道：「是啊！」

那中年商人連忙走出布莊，說道：「好了！好了！你終於回來了，這幾天可把舅舅急死啦！」

岳鶴聽他話中有話，不禁一怔道：「甚麼？」

那中年商人道：「我問你，你在外頭闖出甚麼大禍來？」

岳鶴心頭一震，愕然道：「舅舅這兒……發生了甚麼事？」

那中年商人即由懷中摸出一張摺疊的白紙，遞給他道：「你自己看吧！」

岳鶴接過白紙，急急展開一看，登時面色發白，雙手發抖起來。

原來，白紙上寫着這麼幾個字：「岳鶴：欲見令堂，請到五老會來！」

剎那間，岳鶴好像跌入冰谷之中，渾身陣陣發冷，幾至昏絕過去。

他震駭欲絕，顫聲道：「這是甚麼時候發生的事？」

那中年商人道：「三天前，他們是在半夜裏來的，我們都不知道，前天早上，你舅母見你娘沒出來，就去敲門，敲了半天沒動靜，舅舅打開窗子，進入一看，才發覺你娘已不在房中，床上留下了這張字柬！」

岳鶴激動已極，道：「沒有一人看見他們？」

那中年商人道：「事情傳開之後，隔壁的郡老爹說，當晚他起床小解，曾見有幾條黑影由房上掠過，其中一個好像是和尚。」

岳鶴立刻轉對景慧卿道：「那一定是了然和尚！」

景慧卿神情凝重的點點頭，說道：「不錯，但奇怪的是，他們怎知你娘住在這兒？」

岳鶴道：「當然是兇手告訴他們！」

景慧卿道：「兇手又怎麼知道你娘住在這兒呢？」

岳鶴無法解答這個問題，他已心亂如麻，突然，一躍上馬，說道：「咱們快追下去！」

雙腿一夾馬腹，縱馬疾馳而去。

中年商人叫道：「鶴兒！鶴兒！」

岳鶴恍似未聞，直馳下去。

景慧卿上馬緊追，叫道：「慢一點，不要撞着人……」

岳鶴似已不顧一切，拚命似的催騎猛馳，嚇得街上行人紛紛躲閃，不消片刻工夫，已然馳出東城門。

景慧卿叫道：「岳鶴，欲速則反不達，似你這般趕路，要不了半天，坐騎便將累死了！」

岳鶴一聽此言，才勉强控制衝動的情緒，將坐騎勒慢下來。

景慧卿追上與他幷肩而行，說道：「他們刼走你娘已有兩天三夜，不可能追上了，反正已知他們將把你娘刼往五老會，不必着急。」

岳鶴沉聲道：「此去廬山五老峯，尚有五六天路程，他們如未騎馬，咱們或能追上……」

景慧卿道：「他們若未騎馬，也必會僱車，絕不會押着你娘徒步而行的。」

岳鶴咬牙切齒說道：「那五個傢伙好卑鄙，我娘與他們何干，他們竟要刼走我娘！」

景慧卿說道：「他們刼去你娘，是要迫使你前往五老會投案，你難道還不明白麼？」

岳鶴恨聲道：「堂堂一個五老會竟用此下流手段，簡直與匪徒無異！」

景慧卿安慰道：「你冷靜一些吧，我相信他們絕不敢迫害你娘的，他們要的是你，不是你娘。」

岳鶴沉默半晌，才長嘆一聲道：「他們這一手做得眞絕……」

景慧卿說道：「絕的是兇手，不是他們。」

岳鶴掉下眼淚，道：「現在我該怎麼辦呢？」

景慧卿道：「你肯聽我的話麼？」

岳鶴道：「姐姐有何計劃？」

景慧卿道：「姐姐首先問你，你知道你到了五老會之後，會有甚麼結果麼？」

岳鶴道：「他們會釋放我娘，而把我扣押起來。」

景慧卿道：「然後呢？」

岳鶴道：「等到五派之人到齊之後，他們會開會審問我，如果我提不出有力的證據，他們就要控告我殺害五老，判我死刑。」

景慧卿道：「而在目前，你根本提不出有力的證據以証明你不是殺害五老的兇手，是麼？」

岳鶴道：「是的。」

景慧卿道：「一句話，你若被他們扣押起來，只有死路一條，對不？」

岳鶴道：「對。」

景慧卿道：「那麼，如果你不露面，他們將對你娘怎樣？」

岳鶴道：「我不知道。」

景慧卿道：「我告訴你，如果你不露面，他們只會將你娘扣留着，而不會傷害她。」

岳鶴道：「是麼？」

景慧卿道：「五老會等於是一座『武林官府』，過去數十年來，他們所標榜的是公正嚴明，爲武林解決是非，如果他們傷害你娘，就與他們創會的宗旨有違，而五老會也就與一般幫會無異了，所以我敢斷定他們絕不敢傷害你娘。」

岳鶴道：「姐姐的意思是甚麼？」

景慧卿道：「我的意思是：你如去投案，你就死定，別想再爲你父親報仇！」

岳鶴道：「姐姐認爲小弟不宜去五老會？」

景慧卿道：「等緝獲眞兇之後，再去不遲！」

岳鶴道：「不是我娘——」

景慧卿截口道：「你娘不會死，她只會受到牢獄之苦，絕無性命危險。」

岳鶴搖頭道：「不，小弟不能看着我娘在五老會中受苦，小弟非去救她出來不可！」

景慧卿道：「如何救？」

岳鶴道：「如使用武力，他們將更加認定小弟是殺害五老的兇手，所以——」

景慧卿道：「所以你打算俯首就擒，換你娘出來？」

岳鶴道：「是的。」

景慧卿顰眉道：「這是說，你決定向兇手認輸？」

岳鶴痛苦地道：「無論如何，小弟不能看着我娘在五老會受苦。」

景慧卿生氣道：「但我剛剛說過了，他們只會關禁你娘，不會傷害她！」

岳鶴道：「靠不住，他們五派之人不見得個個都是公正開明之士，爲了替五老報仇，他們甚麼事幹不出來？」

景慧卿大聲道：「他們五派之人也不見得個個都是毫無見識之輩，我保証他們絕不敢殺害你娘！」

岳鶴又掉下眼淚，道：「姐姐，妳不要再逼我了，我情願一死，也不要我娘受罪！」

景慧卿氣憤地道：「你這個傻瓜，你如果向五老會投案，你娘一定會傷心的，這十年來她含辛茹苦，爲的就是希望你爲父報仇，而如今你却要屈服於兇手的陰謀之下，你簡直是瘋了！」

岳鶴不再開口，默默的馳騎前進。

景慧卿滿臉怒容，又道：「爲了不讓你娘受苦，你竟情願放棄追緝殺父仇人，情願賠上自己一條性命，你以爲你這樣做你娘就會高興麼，就會認爲你是個孝子麼？你仔細想想吧！」

岳鶴仍不開口，似已下定決心了。

× ×

一路上，兩人盡力疾趕，但仍未追上了然和尚等人，第五天午後，已趕到贛北九江，廬山業已遙遙在望了。

進入城中，兩人找上一家飯館。

由於兩人意見不合，因此連日來都不多說話，這時兩人對坐進食，亦默默的不發一語。

最後，還是景慧卿沉不住氣，開口道：「再聽我一句話如何？」

岳鶴道：「姐姐請說。」

景慧卿道：「咱們也許可以偷偷的將你娘救出來。」

岳鶴道：「恐怕不容易。」

景慧卿道：「願不願意試試？」

岳鶴道：「五老會經常駐守着五派的高手，此次，他們擒到我娘，必知小弟會去搭救，因此他們防備之嚴，是可想而知的……」

景慧卿道：「我問你願不願意！」

岳鶴嘆道：「好吧，但如何行動？」

景慧卿道：「咱們先改變面貌，等到達五老峯再見機而爲。」

岳鶴點點頭。

景慧卿道：「等下咱們先找一家客棧住下，將馬匹及衣物寄存客棧中，然後改變面貌上路，大概天黑之前，可以趕到牯嶺，咱們自牯嶺上山，在夜裏行動不易被發現。」

岳鶴又點點頭。

於是，兩人吃飽之後，便到街上買了兩套衣裳，然後投入一客棧，景慧卿學過易容術，她替岳鶴改裝面貌，把他化裝成一個土頭土腦的青年，她自己則化裝成一個老太婆……

乘着客棧裏的店小二不注意，兩人就悄悄的由後門溜出，出城往牯嶺趕來。

一個化裝作老嫗，一個化裝作鄉下青年，因此看起來就像一對母子。

景慧卿笑道：「記住，有人在的時候，咱們須以母子相稱，可不許再喊我姐姐了！」

岳鶴雖是心情沉重，至此也不禁噗哧一聲，笑了起來。

景慧卿忽然曲僂着身子，學一般老嫗走路的姿態，笑道：「你看我像不像老太婆？」

岳鶴笑道：「像極了。」

景慧卿道：「我跟家師相處十年，所以學起老太婆比較有把握。」

岳鶴道：「可是老太婆上廬山，人家看了也會覺得奇怪。」

景慧卿道：「不要緊，只要不讓五老會的人看出就行了。」

岳鶴道：「到了山上，如果有人問起，該怎麼回答？」

景慧卿道：「廬山寺廟大概不少，就說咱們要探望一位出家的姨媽好了。」

兩人邊走邊談，見有路人，就慢慢的走，沒有路人，就快步而行。

這天薄暮時分，已然抵達牯嶺。

牯嶺，原名牯牛嶺，在九奇峯東北，嶺雄峻如箕踞，嶺上聚居者約有千餘戶，有正街，西街，下街，後街，新路五市，儼然成鎭，是一處避暑勝地。

此處，等於是廬山的一個門戶，凡上廬山者，大都會經此嶺。

兩人走入街上，又入飯館飽餐一頓，看看天色已黑，才動身上山。

雖是夜間上山，但山中的景色，仍使他們爲之陶醉，兩人循着一條山路上山，沿途均是巍巍峯巒和浩瀚叢林，經過了佛手巖，昇仙台，天池塔等地，已隱隱約約的見到了五老峯。

這時，天已全黑，山路上忽然迎面走來一位老僧，這老僧手持一支竹杖，身穿灰色僧衣，脚穿一雙芒鞋，看模樣，是個行脚僧，他見到景，岳二人時，雙脚一刹，面露詫異的問道：「這位老婦人何處去啊？」

景慧卿指了指山上，笑道：「是要上山探望一位親戚……」

老僧「哦」了一聲道：「貴親戚住在何處？」

景慧卿指了指山上，笑道：「就在那上面，就在那上面，嘻嘻……」

老僧道：「那上面並無住家啊。」

景慧卿道：「不是住家，老身那個親戚是個出家人，她住在尼姑庵。」

老僧道：「可是文殊院？」

景慧卿道：「正是，正是。」

老僧道：「天黑容易走錯路，要不要貧僧帶你們去？」

景慧卿道：「不必，不必，老身來過幾次，不會走錯路的。」

老僧聽了此言，俛首一禮，即舉步逕自走了。

景慧卿拉着岳鶴向山上走，行出數步，回頭不見老僧，這才輕笑道：「這位老和尚倒挺熱心的！」

岳鶴道：「會不會是少林和尚？」

景慧卿道：「這山上佛寺極多，不一定個個都是少林和尚。」

岳鶴道：「何以見得？」

景慧卿道：「他若是少林和尚，必已獲悉五老遇害的消息，在聽到掌門遇害的消息之後，哪還有心情爲人帶路？」

岳鶴點頭道：「不錯，姐姐心思愼密，觀察入微，令小弟十分佩服。」

景慧卿一笑道：「你若眞佩服我，以後就該多聽我的話。」

岳鶴笑道：「好的，此番若能救出我娘，以後姐姐說一句，小弟聽一句，說一百句，聽一百句！」

又走了約莫半個時辰，五老峯已在眼前了。

五老峯，在匡廬羣峯之中，以雄奇見稱，是坐落於含鄱口東北，牯牛嶺東南，同出一脈，而以第五峯最險，第四峯最高，五峯如五兄弟，但各爭奇不相讓，博大雄奇，氣象萬千！

其正峯石上鐫有「日近雲低俯觀大千天章雲漢」十二個大字，可謂道盡五老之勝。

而五老會，則建於中峯之上。

登五老中峯之頂，遠眺湖山，隱顯千里，近處明湖如鏡，叠嶂似屏，廬山遠近，悉在眼前。

五老會建於其上，頗有俯視大千領袖天下之勢，數十年來，已成一塊令人敬畏的武林聖地。

此刻，中峯之上映現一片紅光，可以看出五老會正處於「燈光如晝」之中。

兩人不敢立刻走近峯下，找了一處偏僻地點躲藏起來。

岳鶴目注峯上，低聲道：「妳看那峯上燈火通明，咱們想進入其內而不被發現，實是不可能之事。」

景慧卿道：「現在天剛黑不久，也許到了深夜就寢之時，他們就會熄燈的。」

岳鶴道：「他們已料知咱們會來，防備必甚周密，只怕們一走近峯下，就會被他們發現。」

景慧卿道：「嗯……」

岳鶴道：「我看還是明着上去吧？」

景慧卿白他一眼道：「你怎麼攪的，還沒行動就已洩氣了！」

岳鶴道：「小弟不是洩氣，而是覺得沒有成功的希望，要知——」

景慧卿打岔道：「好了，不要再說了，咱們先在此歇一會，等今夜三更再開始行動！」

岳鶴道：「姐姐眞以爲會得手麼？」

景慧卿道：「事在人爲！」

岳鶴道：「以前，小弟聽家師說，五老會是一座三層樓房，是用石磚建成的，裏面共有廳房數十間，咱們即使能夠潛入其內，要找到關禁我娘之處，恐怕也不容易。」

景慧卿道：「你腦筋太直了。」

岳鶴一怔道：「怎麼說？」

景慧卿道：「咱們可以迅速制服一人，逼他說出關禁你娘之處，要是情況許可，還可命令他帶路。」

岳鶴道：「哦……」

景慧卿閉上眼睛道：「不要再說話，我要乘這時候養養神。」

岳鶴不敢再開腔。

他心裏很明白，今夜的行動，成功的希望是不大的，但他不想再與她爭執。

他也閉起眼睛，靜坐養神。

雲走月移，約莫過了個把時辰，他睜目一望，發現峯上燈光已熄，乃開聲道：「姐姐，他們熄燈了！」

景慧卿起身道：「走！」

說着，朝五老中峯彎身蛇行走去。

岳鶴隨後跟上。

密林行過百步，已到峯脚下。一眼望去，只見峯脚下關有一條石級，環繞峯腰而上，石級起點之處，立有一石碑，上鐫兩行大字：

五老會址

行人止步

岳鶴點頭道：「好，咱們轉去後峯看看。」

於是，兩人向右行去，復行一刻多時，來到中峯之後，抬頭一看，見峯壁雖然險峻，但尚不難攀登，景慧卿做了一個「上」的手勢，輕輕一縱，飛上三丈，落在一塊壁蹬之上。

岳鶴跟着縱上，低聲道：「這上面可能也有人把守，咱們行動仍要小心些。」

景慧卿點點頭，復縱身向上撲去。

由峯脚到峯腰，巖壁嶙峋，極易攀登，但自峯腰以上，峯壁陡變峻削，兩人不敢再施展輕功飛登，改施壁虎功慢慢爬上去。

岳鶴不顧讓景慧卿在前冒險，使快手

脚超過她，一路向上爬去，當爬上數十丈時——

「哈啾！」

驀地！頭頂上方，响起一聲噴嚏！

岳鶴吃了一驚，連忙停止爬行，靜伏壁上不敢稍動。

「他媽的，敢情是着涼了。」

隨着一聲噴嚏之後，接着是一句喃喃人語，由五六丈高的削壁上傳下來！

岳鶴悄悄抬頭望去，却不見削壁上有人，心中大為驚奇，暗忖道：「怪事，怎的聞聲不見人？」

景慧卿輕移手脚爬到他的身邊，向他附耳說道：「那人藏身於一片削壁的縫隙內！」

岳鶴輕聲道：「怪不得看不見人——他沒有發現咱們吧？」

景慧卿道：「沒有。」

岳鶴道：「他躲在那上面，咱們若繼續上去，必會被他發現，怎麼辦呢？」

景慧卿抬頭打量削壁上的形勢，覺得要避開對方的視綫可不容易，不由眉毛一揚道：「幹掉他吧！」

岳鶴道：「不行，五老會之人傷害不得。」

景慧卿道：「但若不幹掉他，咱們即無法上去，而且咱們此刻附在這削壁之上，萬一被發現，他一動手，咱們就非跌死不可。」

岳鶴道：「他藏身之處，是不是正對着咱們頭頂上方？」

景慧卿道：「好像是的。」

岳鶴道：「那麼，咱們若能毫無聲響的爬到他藏身的縫隙下，或有可能出奇不意的制服他。」

景慧卿道：「只怕有困難，我身上藏有一把匕首，咱們故意弄出聲响，引誘他探出頭來，然後給他一刀吧！」

岳鶴搖頭道：「不，五老會不同於一般旁門左道的幫派，咱們不能傷害他。」

景慧卿道：「你怎麼只顧別人不顧自己？」

岳鶴搖頭不答，決定照自己的主意行事，當下展動手脚，輕手輕足向上爬去。

爬上三四丈，果見頭上有一面形似屏風的削壁，其後面似有可容身之處。

毫無疑問，守山者必藏身其內！

岳鶴自信可以不聲不响的爬近那面削壁下，然後出奇不意的跳進去，出手制服對方，當下，繼續輕移手脚，小心翼翼的向上爬……

「哈啾！」

忽然，壁中人又打個了噴嚏，旋聽「唉！」了一聲，探頭而出，向下吐出一口痰！

他這一探頭出來，就看見了正附在壁上的岳鶴和景慧卿兩人！

他大吃一驚，喝問道：「什麼人？」

岳鶴不敢怠慢，雙足一蹬，身形電射而上，一下撲入削壁後面，揮掌拍出！

守在壁後的是個中年大漢，他一見岳鶴撲上來，神色大變，連忙雙掌齊揚，欲將岳鶴推落峯下。

岳鶴掌出如電，「拍！」的一聲，運掌迎上他雙掌，反將他震退三步。

原來，削壁後面竟是一個天然洞穴，

中年大漢倒退三步之後，立即由地上抄起一柄長劍，拔劍欲戰。

岳鶴行動如風，一閃而上，左手一抬，推開他的劍，右拳揮擊而出，正中其腹部。

中年大漢「哎喲！」叫了一聲，登時抱腹蹲下，痛得直冒冷汗。

岳鶴怕他喊叫，立刻再揮出一拳，擊中他腦門，把他擊昏過去了。

與此同時，景慧卿也已飛入洞中，她見中年大漢倒在地上，大喜道：「你把他收拾了？」

岳鶴道：「沒有，小弟只把他打昏而已。」

景慧卿運目向洞中望入，驚奇地道：「這好像是個山洞？」

岳鶴道：「不錯，可能一直通到峯巔上。」

景慧卿回望昏迷不醒的中年大漢，道：「這傢伙不會馬上甦醒吧？」

岳鶴道：「半個時辰之內，諒不致甦醒。」

景慧卿道：「最好再點他麻啞二穴，使他清醒之後，不致破壞咱們的行動。」

岳鶴點頭稱善，乃駢指點下，點中了中年大漢的麻穴和啞穴。

景慧卿正欲舉步入洞，忽聽洞中傳來一片脚步聲，心中一驚，連忙一拉岳鶴，躲入洞壁下的怪石後面。

脚步聲漸漸响近，似只一人。

岳鶴運勁蓄勢以待，準備出其不意的制服對方。

「老顧，你可以回去睡覺了。」

隨着話聲，來人已由洞內走出。

這人也是個中年大漢，他一眼瞥見「老顧」倒在地上，神色陡地一呆，失聲道：「老顧，你怎麼了？」

說着，急趨至「老顧」身邊蹲下來。

而就在這時，他突感身後有異，但正要掉頭察看之際，只覺右肩井穴已落下一巴掌，頓時全身瘓痳無力，不禁大驚失色道：「甚……甚麼人？」

岳鶴冷峻地道：「不要喊叫，否則一掌劈死你！」

中年大漢顫聲道：「你是誰？」

岳鶴道：「不要問我是誰，你若想活命，只須老老實實回答我幾個問題！」

中年大漢道：「你要問甚麼？」

岳鶴道：「了然和尚五人是否已來到了五老會？」

中年大漢道：「是，他們是昨天到達的。」

岳鶴道：「他們刼持的那婦人呢？」

中年大漢道：「你問的是『劍君子岳一實』的遺孀徐芸？」

岳鶴道：「不錯……」

中年大漢道：「你……你莫非就是她的兒子岳鶴！」

岳鶴道：「別管我是誰，你只回答問題！」

中年大漢道：「她正在五老會中。」

岳鶴道：「五老會怎麼處置她了？」

中年大漢道：「據了然和尚稱：岳鶴在北雁蕩山鬼堡中殺害了五老，故了然和尚五人便將徐芸帶到五老會，意欲迫令岳鶴前來投案，此刻徐芸被嚴密看守於一間

密室之中。」

岳鶴道：「那間密室在何處？」

中年大漢不答。

岳鶴聲調一沉道：「快說！」

中年大漢道：「對不起，我是五老會的執行武士，有些問題因職責有關，恕難奉告。」

岳鶴冷笑道：「你要死？」

中年大漢道：「我們執行武士的信條是：不為威逼利誘，不屈不撓，成仁取義，你要下手的話，悉聽尊便就是。」

岳鶴聽他之言，心中暗暗佩服，乃轉問道：「你是那一派的門下？」

中年大漢道：「黃山派。」

岳鶴道：「五老已死，如今五老會由誰代理會務？」

中年大漢道：「我們五派除由掌門人担任會主之外，另聘有五位德高望重的武林高人担任副會主之職，現在五老會已由五位副會主接掌。」

岳鶴道：「那五位副會主是誰？」

中年大漢道：「九龍老人，三白先生，獨眼神僧，天鶴道長及冷面觀音。」

岳鶴又問道：「他們不是你們五派之人？」

中年大漢道：「不是。」

岳鶴道：「他們已聽信了然和尚等人之言，認定岳鶴是殺害五老的兇手？」

中年大漢道：「這事我不大清楚，據我所知，當初是『天外怪叟魯巴公』發柬邀請五老前往北雁蕩山的，聽說五位副會主已派人四出緝拿『天外怪叟』………」

岳鶴沉默了一下，接着問道：「這條洞道是不是直通峯巔？」

中年大漢道：「不錯，不過我勸你不要侵犯五老會，五老會成立迄今，還沒有人能够來去自如的。」

岳鶴哼的一笑道：「你寧死也不肯說出徐芸被囚禁之處，是麼？」

中年大漢道：「是的，我們黃山派的人不能在五老會上丟人現眼！」

岳鶴道：「好，你勇氣可嘉，我饒你一命便了。」

語畢，手掌一翻，在他後腦下劈了一掌！

中年大漢頓時仆地不起。

岳鶴又點了他的麻啞二穴，才轉對景慧卿笑道：「這傢伙是剛要輪值守夜的武士，如今將他打昏，相信一個時辰之內不致被人發覺。」

景慧卿點點頭，道：「你為甚麼不逼他說出你娘被囚禁之處？」

岳鶴道：「姐姐沒見他寧死不說！」

景慧卿道：「有些人嘴裏雖然說得硬，但真要殺他的時候，他就甚麼都說出來了。」

岳鶴道：「此人語氣平實，似非在『有些人』之列，而且——」

景慧卿惱笑道：「好了，不要再講大道理，時間不早，咱們上去吧！」

岳鶴笑了笑，舉步朝洞內走去。

洞中很黑，伸手不見五指，兩人摸索而入，只覺洞道漸漸斜伸向上，走上百來步，陡見對面洞道上月光溶溶，敢情已到出口。

兩人心知已到峯上，不敢大意，提輕脚步走過去。

掩至洞口，探頭一望，但見外面果然已是峯巔，而那五老會樓房，就在十丈開外的地方！

那是一座石建的三層大樓，外表巍峨壯觀，這時兩人看到的是背面，但已領畧到一股莊嚴之氣氛。

此刻，除樓房裏面有些燈光之外，裏裏外外一片沉靜，不見一個人影！

岳鶴窺望一遍，眼睛盯上大樓背面近處的一棵老松，低聲道：「那樹上如果有人，咱們一出去就要被發現了。」

景慧卿也低聲道：「不錯，但你認為那樹上藏有人麼？」

岳鶴道：「他們料知咱們會來，自然會在各處佈置眼綫，小弟敢說那樹上八成有人。」

景慧卿道：「這却如何是好？」

岳鶴道：「今夜的行動，一旦形跡暴露，便無成功之望，因此須將他們佈置的眼綫一一制服才行……」

景慧卿道：「你有何計策？」

岳鶴想了一下，道：「把他誘到這洞中來如何？」

景慧卿微笑道：「用甚麼方法誘他過來呢？」

岳鶴道：「就用這方法。」

說罷，探出半個身子，向那棵老松樹招了招手，隨又退入洞中。

景慧卿會意的一笑，隨着與他躲藏起來。

原來，老松樹上果然佈有一個眼綫，這人是少林和尚，他正在樹上游目巡視各處情況，忽見洞口那裏有人在向自己招手，以為是自己人有所發現要自己去帮忙，當即一跳而下，朝洞口奔了過來。

這少林和尚毫不生疑的直奔入洞，低聲發問道：「喂，甚麼事啊？」

「砰！」

他的後腦挨了重重的一擊，頓時身子一歪，昏倒地上了！

岳鶴將他拖離洞口，又點了他的麻啞二穴，才向景慧卿低聲道：「姐姐，小弟有個更好的計策。」

景慧卿道：「嗯？」

岳鶴道：「小弟打算穿上剛才那個『老顧』的衣服，冒充他混進去。」

景慧卿道：「這主意看來倒不壞，但我呢？」

岳鶴道：「姐姐就藏在此洞中不要出去，準備接應小弟即可。」

景慧卿道：「這……」

岳鶴道：「咱們倆一起進去，若不幸失手被擒，便如被拔了根的草，毫無逃生之望，是不是？」

景慧卿深覺有理，點點頭道：「好吧，我就等在這兒接應你，但如你遭擒，我該怎麼救你呢？」

岳鶴道：「姐姐可去找家師求救。」

景慧卿道：「令師行蹤杳然，我到何處找他？而且五老會擒到你時，可能立刻就要處死你，遠水救不了近火呀！」

岳鶴道：「五老會不會立刻處死小弟的，他們總要審問小弟一番然後才判小弟之罪，至少要拖上半個月。」

（未完）

兩期完俠情中篇故事

凌漢·文
盧令·圖

龍虎鳳風雲（上）

小城命案

北洋政府初期，日本在中國的東北和山東半島一帶，施出各種陰謀破壞中國統一，用盡各種詭計侵吞中國人的財產，是時，孫宗昌統轄着河北山東二省，他雖然擁有十數萬軍隊，但統轄的地方過大，兵力只够派駐在各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其他小縣鎮鄉却無法分兵兼顧，治安全由當地保安隊負責，一些在中國的日本商人，配合日本政府的政策，勾結會武功的日本浪人，趁虛潛入這些小縣。

初夏的某天深夜，在山東半島東南沿海的一個小縣城內，發生了一連串驚人的慘案……

一位去過日本的船員，被日本浪人打死。

兩間帶賣日本貨的舖子，被二名日本浪人放火燒掉。

二個喜歡買日本花布的女學生，被二個日本浪人姦殺。

五名行兇的日本浪人，事後都在現場留下了嫁禍革命軍的標語，這種嫁禍的慘案，震動了整個小縣城內的人。

縣長黃春濤，是張宗昌遠親的朋友，他就憑了此種關係當上了父母官，他雖然識字不多，幹勁兒倒是十足，第二天他得到報告以後，即刻帶了馮師爺警察局長，匆匆趕到慘案的現場，詳細調查。

就在此時，五名行兇的浪人，跟着他們的上司中村紀夫進了城，中村紀夫的武功高强，還精通中國的語言，因爲經常來此買貨運往濟南，所以這個小縣城的人，差不多都認識他，如果他自己不說，誰都不會懷疑到他就是這兩場大火三宗命案的主謀人。

一行六人，假裝剛到達的樣子，故意向一些行色惶憤的路人打聽後，趕到一家姦殺案的現場，一些人圍在屋外向屋內張望，四名警察守在門外維持秩序，死者的寡母在屋裏哭得搶地呼天，痛不欲生。

黃縣長和馮師爺警察局長，由屋內憤然行了出來。

黃縣長對二名警察說：「你們留在這裏，小心看着死者的娘，別讓她自盡！」

二名警察立正答「是」，黃縣長領馮師爺和警察局長行時，中村紀夫領五浪人迎了上去。

中村紀夫很有貌禮的向三人一鞠躬，道：「黃大人。」

黃縣長認出對方，勉强的笑說：「原來是中村老闆，什麼時候到的？」

中村紀夫說：「剛到。」

黃縣長問：「來辦貨？」

「是的，」中村紀夫答後即問：「我一進城就聽到城裏昨兒夜裏，發生了慘案，詳情究竟是怎麼樣？」

黃縣長遂將案情，告訴了中村紀夫。

中村紀夫聽後，故作激憤的說：「革命軍太狠了！」

黃縣長憤說：「何止狠，他奶奶的，簡直是慘無人道，我抓到他們，一定砍下他們腦袋當球踢。」說到這裏，忽然想到什麼，壓低嗓子道：「由這五宗案情看，都是跟你們日本有關係，你們既然都是日本人，革命軍一定會對付你們，我想……你們最好馬上離開本縣，等我抓到他們以後，你們再回來辦貨吧！」

中村紀夫故作很感激的說：「黃大人的好意，我們很感謝，這一點，請大人儘管放心，我們還會幾手三脚貓的功夫，革

命軍輕易得不了手的。」

黃縣長說：「我倒忘了中村老闆也是會家子。」

「見笑了，倒是……」

「有什麼問題？」黃縣長問。

中村紀夫說：「天氣轉熱，看情形死者的寡母，環境不大好，安葬費一定會成問題的。」

「何止她一個人，那兩個死者的家庭環境，也很糟，還有那兩間舖子的家人，都在等救濟，唉，縣府庫裏，又沒有多下的錢，眞傷腦筋！」黃縣長毫無用意的這樣說。

中村紀夫卽刻從衣袋內掏出三根金條，對黃縣長說：「黃大人，貴縣發生這幾件不幸的事情，起因都跟我國有關，我們對五家的遭遇，除了給予莫大的同情，還願署盡棉力，帮助他們料理後事，這三十兩金子，請大人代爲轉交，多下的就分給他們做生活費吧！」

中村紀夫的一番說話得很動聽，黃縣長找不出理由拒絕，當他收下金條以後，中村紀夫却要求黃縣長，准他在該縣城內，開一家日本舖子，只要縣長答應，他會爲己爲縣民，傾力協助縣長，捉拿行兇的革命軍。

黃縣長對中村紀夫的好意，表示感激，但對他提出開日本舖子的要求，經過片刻的考慮後說：「這件事，過幾天我再給你回話，你們預備住那家店？」

中村紀夫說：「還是老地方，昇平旅館。」他說完，就和黃春濤告別，領了五名浪人去昇平旅館。

× ×

昇平旅館，是這小縣城內比較像樣的旅店，老闆洪三爺，是個快近六十的武林前輩，妻已早逝，膝下只有一位獨生女珮芬，她年已二十，還沒有婆家。

父女二人除了經營昇平旅館，在旅館的貼隔壁，三爺還辦了一所「昇平武館」，武館的前進，用來教學生，後進是住家，從清朝末年到民國以來，他教過的學生不算少，但眞正收爲徒弟的只有二人，大徒弟是二十四歲的林忠義，二徒弟是小忠義一歲的王耀威，另一個記名弟子是黃縣長。

林忠義替師父管武館教學生，王耀威替師父打理旅館，師兄弟二人都是孤兒，六歲就被師父收養，因此他們倆跟師妹珮芬，全是青梅竹馬的好友。

三人長大以後，彼此之間的感情很微妙了，耀威暗戀着珮芬，珮芬在心裏愛上了忠義，忠義只以兄長之情愛護二人，但三人都能相安無事，不過中村紀夫這次的來，竟給這一家人也帶來了災禍。

是昇平旅館的大門外，中村紀夫等六人行來，血氣方剛的王耀威，也從慘案的現場回來，雙方在大門口相遇，他一見中村紀夫是老客人，馬上殷勤的親自請六人上了樓，問明需要，將兩間窗子臨街的房，及一間窗子對着武館院子的房，開給六人住。

王耀威卽命伙計沏茶，又叫另外的伙計送來了洗臉水，同時他還拿了刷子，親自替中村紀夫刷衣服鞋襪上的塵土，當他替中村紀夫劃火柴點香烟的時候，忽然看到黃縣長帶了數名警察和保安隊員，在街上出現。

黃縣長進了武館，警察和保安隊員就在門外守衞。

王耀威知道縣長找師父，一定是談慘案的事情，年青人的肚子裏總是放不住事情，他開口跟六人談慘案了，一邊談一邊按照旅館的規矩登記，他先寫了中村紀夫的名字。

高個子名田山本正

較矮的是高橋三郎

粗壯的叫山下次郎

瘦子稱井上太郎

面色陰森的叫功本梅次男

王耀威登完記，伙記將剛沏好的茶送到。

「耀威師弟——」一個男人的雄壯聲音叫他。

王耀威向窗外的街上看了看，卽刻快步行到牆壁房的窗口，向武館的院子中一看，見到滿面忠厚的林忠義，站在院子中向上看着。

「師兄，什麼事？」

林忠義說道：「師父叫你有事，快過來。」

王耀威答聲「就來」，他出房向六個日本人道了個歉，匆匆出了旅館，進到武館，穿過前進的院屋，入了後進的客堂，洪三爺，黃縣長，林忠義，坐在八仙桌子的三邊。

王耀威恭敬的站住，問道：「師父，你有什麼吩咐？」

洪三爺拿起桌上的旱烟管，指了黃春濤一下，說：「你縣長師兄，要你一起來開會，」說着指指桌子空的一邊：「坐下。」王耀威答聲是，就坐下來，駝子老傭人吳大爹，由客堂後的院子，捧着一杯添泡的茶行入，放在耀威面前的桌上。

洪三爺對吳大爹說：「春濤要趕着去辦事，叫珮芬快點煑餃子送出來，你也去帮忙吧！」

吳大爹點了點頭，行入後院，四人開始開會了。

黃春濤先將五宗案情，及革命軍在現場留下的標語內容，告訴洪三爺，然後，又把中村紀夫捐出金子，要求在城內開舖子的事說出，他徵求三爺和兩位師弟的意見。

洪三爺認爲五宗案子，不可能是革命軍幹的，他的理由是：——據他聽南方來客說，革命軍是救國的義師，他們正在進行統一中國，一個仁義之師絕不會樹敵殺害無辜，就是要鬧事，當會選大城市如濟南府，怎麼會看中這小縣，他斷定一定另有旁人，這人的企圖，是想使本城的居民驚憂混亂，從混亂中達到圖利目的。

因此，洪三爺主張黃縣長，出告示安民，要各行業安心做生意，縣府答應居民，儘快捉到眞兇正法，同時勸春濤不要戒嚴，不要亂抓認爲是可疑的人，至於搜捕兇手的事，他和兩個徒弟，會在暗中帮着春濤。

洪三爺的這番意見，忠義等三人認爲很對，春濤決定照師父所吩咐的去做。

洪三爺對忠義和耀威說：「中村紀夫送金子的事，我要聽聽你們倆的意見。」

二人在想時，洪珮芬捧着放了筷子和四碗水餃的托盤，剛由後院進來，四人沒有看到，她就悄悄站定聽。

王耀威說：「日本人送的金條，全是從中國人手裏賺來的，我認爲可以心安理得的收下。」

林忠義却說：「收人錢財，一定要替人消災，人家要求開日本舖子，既然收了金子就不能不答應。」

洪三爺和黃縣長，同時點點頭，王耀威想說話，洪三爺一抬烟管阻住了耀威。

林忠義又說：「舖子一開，中國人的錢給日本人賺去又是一件事，日本人在城裏生了根以後，很快會開花散枝，勢力一大，兩國的人一定會由門氣鬧事，變成暗殺火併，到那時想排解又排解不了，壓也壓不下去，想趕日本人走又不行，我們這個小縣那就糟透了。」

洪三爺和黃縣長不住的點頭。

王耀威忍耐不住的問：「依師兄的意見，要縣長師兄怎樣做才對？」

林忠義嚴肅的說：「馬上把金子還給中村紀夫，不准他開舖子！」

王耀威微露冷笑的問：「師兄，縣庫很空，你是知道的，還了金子以後，我問你，那三個死人那兒來錢安葬？他們的家人，往後靠什麼過日子？」

林忠義說：「我存了三十塊大洋，我願意全拿出來，不够的可以向肯出錢的人湊，關於他們家人以後的生活問題，我們可以找工作給他們做，嗯……」

「我第一個贊成。」

四人回頭看到是珮芬，她行到桌邊，把托盤放下後，她說：「我也存了十六塊大洋，全拿出來，爹，縣長師兄，你們贊不贊成？」

黃春濤的臉上露出敬意說：「我當然贊成。」

洪三爺露出慰笑的說：「忠義很有眼光，妳問我其實也是多餘的，我怎麼會不贊成，春濤，這樣吧，不要驚動旁人了，不够的全由我負責。」

黃春濤卽說：「我代表死人的家屬，先多謝你們。」

洪珮芬問王耀威：「喂，你的意思怎樣？」

王耀威支支吾吾的說：「我……嗯……我的錢……」

洪三爺說：「買鞋子做衣服全用掉了，這我是知道的，不用你出了，來來……水餃快冷了，吃吧！」

洪珮芬擺好四雙筷子，忙將一碗水餃最多的碗，捧給林忠義端住，將另外三碗較少水餃的碗，分放到三人面前。

黃春濤看看四碗水餃，打趣的笑說：「師妹，怎麼不把忠義的那一碗[illegible]給我們呀？」

洪珮芬的臉一紅，羞嗔的說：「他食量大嘛！」

黃春濤笑着說：「我的食量，可也不小呀。」

洪珮芬羞窘的說：「吳大爹在煑第二鍋，我這就送出來。」她說完，像一陣風似的拿着托盤跑入後院。

黃春濤笑，林忠義忸怩不安，王耀威露出憤妒。

洪三爺搖着頭慰笑說：「這丫頭，越大越沒規矩。」

黃春濤說：「這五件案子了結以後，師父，我看也該辦師妹的事了。」

洪三爺慰笑的說：「我自有分數，快吃吧，吃完以後，我看先去還金子，後去辦事。」

水餃吃完以後，王耀威和林忠義陪着黃春濤，到了昇平旅館，黃春濤將尙未分發的金子，還給中村紀夫，除了表示謝意，又婉轉的拒絕中村紀夫開舖子要求。

林忠義陪黃春濤走後，中村紀夫用話套問王耀威，縣長爲什麼拒收金子？王耀威只說了一句「是林師兄的主意」，至於究竟爲了什麼原因，不管中村紀夫怎樣套問，王耀威都不肯說，他出房之後，中村紀夫和五名浪人商量，決定設法套出原因，如果林忠義眞的看破他們的計謀，只有先下手將他除掉。

第二天，黃縣長出了安民的告示，居民們的心開始安定下來，各店舖也開始正常營業了。

洪三爺和林忠義，要學生自行練武，師徒分到碼頭飯店大小客棧，暗查可疑的人。

這天下午，走碼頭賣武的母女倆進了城，母親王氏，大約五十歲出頭，她滿臉病容。

女兒張秀玲，正是雙十年華，她身材健美，娟秀的臉蛋兒上透着英氣，大眼睛，挺而俏的鼻子，小小的嘴，活脫是個美人，她挑着兩隻木箱，和母親到了熱鬧的大街，在昇平旅館外的空地上停住，放下担子。

她扶母親在一隻箱子上坐下，從另一隻箱子裏，拿出雙刀三節棍和一面銅鑼，將銅鑼交給母親敲了起來，「噹噹」的鑼聲吸引了路人，男女老少紛紛圍了上來，人越圍越多，母親停止敲鑼。

張秀玲抱拳向三面行完禮，道：「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俗語說得好，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小妹今天跟娘來到貴寶地，身邊的錢已經用光了，我娘的病又犯了，迫不得已，只好玩幾手見不得人的小玩意兒，各位覺得好的話，就打賞幾個小錢！」

王氏附和着說道：「對，打賞幾個小錢！」

張秀玲說：「玩得不好，請各位多多指點，多多包涵！」

王氏接說：「對，多多包涵！」

張秀玲舞了幾下雙刀，說：「單舞雙刀，各位見得多了，我現在玩一手倒竄火圈接雙刀！」

王氏敲起了銅鑼，秀玲放下雙刀，從箱子內拿出火圈架，及折叠成兩個半圓形的火刀圈，圈內滿佈尖刀，刀底綁着已燒過的棉紗，她將兩個半圓圈拉開，成爲一個大的圓圈，把圓圈放到架上，由箱裏提出桐油，將桐油淋在各刀底的棉紗上，劃着火柴點燃了火圈。

鑼聲轉急了，鑼聲中，中村紀夫和五名浪人及王耀威，分在昇平旅館樓上的三間房窗內出現，王耀威向下一看，憤然離開了窗口。

鑼聲更急了，洪珮芬從武館門內，忽



張秀玲的拳剛到王耀威胸前的一刹，林忠義忽然左掌托住她的拳，右掌把王耀威推開。

匆行了出來。

張秀玲在密急的鑼聲裏，手中的雙刀，上下前後飛舞，刀光閃閃，人影如飛而轉。

她突然於背對燃燒的火圈時，「嗒」的一聲叫，雙刀脫手向身後的空中擲去，人像箭似的向後倒竄，標射過火刀圈兩柄刀剛在此時落下，她身在空中，雙手一撈，及時接住二刀，就勢一個空心觔斗，翻站於地上。

觀衆不約而同的鼓掌叫好。

張秀玲倒握二刀，向三面觀衆拱手爲禮，說：「謝謝各位捧場！」話說完，行到母親前面放下雙刀，從母親手裏接過銅鑼，行到右面的人羣前，遞出銅鑼討錢，銅鑼突然被男人的一隻手奪了過去，她一楞，抬頭一看。

奪鑼的人就是面現怒容的王耀威。

張秀玲怔問：「這位大爺，你這是甚麼意思？」

王耀威怒說：「來本縣賣武，有沒有拜望過我師父洪三爺。」

張秀玲陪笑的說：「大爺，眞是對不起，因爲我娘病着，急着想討點錢給她住店休息，所以沒先去給大爺的師父請安，請大爺多多原諒！」

王氏也陪笑的說：「大爺，你既然問起，老婆子這就帶小女給令師請安，請問他府上在那裏？」

王耀威怒說：「哦，我開了口，妳們倆才想起去拜望我師父，分明是目中無人呢，馬上給我離開縣城，走走……」

張秀玲面色一沉，說：「好野蠻！」

王耀威怒說：「啊呀，妳罵人？」

王氏陪笑急說：「大爺，小女無知，老婆子給你賠不是。」

王耀威怒說：「賠不是也不行，走！」說完話，他推王氏。

人羣內的洪珮芬，正要喊阻，王氏已被推跌，她倒地時後腦撞到地面，人突然昏了過去。

淚人毒計

張秀玲慌忙蹲下，搖母急叫：「娘，娘——」王氏仍然昏迷，秀玲哀哀的哭起來。……

洪珮芬和王耀威驚呆了，看賣武的人，紛紛離去。

張秀玲猛然站起，對王耀威悲憤的說道：「我跟你拚了！」話剛完，她發拳向王耀威猛攻，耀威被迫招架，二人打了起來，秀玲惡攻向王耀威時，她施出一招擂心拳。

她拳剛到王耀威的心窩前的一刹那，林忠義突至，左掌托住她的拳，右掌把王耀威推開。

林忠義對張秀玲說：「姑娘，有話請慢慢說，妳這擂心拳要是打中他，他不死也要揹半年藥罐子！」

張秀玲悲憤的說：「他害死我娘，我當然要他償命！」

林忠義忽有所見的說：「姑娘的老娘並沒有死，妳看！」

張秀玲回頭一看，王氏已醒，正掙扎坐起，秀玲急忙跑到母前扶住她，急問：「娘，妳沒事嗎？」

王氏搖了搖頭，林忠義搶步行到蹲下，關心的問道：「老大娘，妳傷到那裏沒有？」

王氏摸摸後腦，她搖搖頭。

林忠義滿面誠懇的說：「老大娘，讓我看看，好不好？」他的誠懇，使她無法拒絕，她點點頭，於是，林忠義左手扶住王氏的額頭，右手撥開王氏後腦的頭髮看，後腦無傷。

林忠義忽失聲的說：「啊呀，老大娘，妳的額頭好燙呀，」他轉問秀玲道：「姑娘，妳娘好像生病，妳知不知道？」

張秀玲含着淚，點點頭。

林忠義急忙說道：「病着還賣武，姑娘可眞糊塗，爲甚麼不住店，請大夫替她看病？」

張秀玲泣說：「不瞞你這位大哥，我娘在城外小鎭已經病了近十天，錢早就用光了，今天我娘帶病跟我進城，是想賺點錢找個郞中看，想不到他——」指了指王耀威，又對林忠義說：「說我們不拜望他師父就賣武，要趕我們走！」

林忠義責備的說：「師弟，你太胡來了。」

王耀威不平的說：「她們母女倆，太目中無人了，還……還開口罵我，我受不了才出手趕她們。」

洪珮芬及時行到，雖然看到忠義這樣關心漂亮的秀玲，和她母親，心中起了醋意，但仍然說了實話，她說：「二師兄，你的一切，我全看見了，我証明是你欺負她們倆！」

珮芬的這句話，使王耀威呆住，妒忌和仇恨，湧上了他的心頭，他在心裏憤恨的暗罵道：「妳跟師兄這樣對我，總有一天，我會向你們倆報復！」

林忠義不知道王耀威的心理，生了毒念頭。他吩咐耀威去請大夫，又叫珮芬幫秀玲將王氏架起，他告訴母女二人，決定讓她們住他師父開的旅館，吃住一切免費，直住到王氏的病好爲止。

林忠義在昇平旅館後院的樓下，開了一間清靜的房，扶王氏躺下以後，王耀威將大夫請到了。

大夫替王氏診斷是着涼太深，服六七天藥就會全愈，林忠義送走了大夫，叫伙計去抓藥後他強迫王耀威向王氏認過錯，才和師妹師弟，向母女二人告辭。

秀玲和母親不知要說甚麼話，才能表達謝意。

林忠義明白母女的心意，他告訴二人：「武林本一脈，四海同一家。」他本着這個宗旨幫助任何人。

房內的一切，全被躲在房外的中村紀夫聽到了，他匆匆離去，林忠義和珮芬耀威行出，三人行到樓梯口時，忠義停了下來，又善意的規勸耀威幾句，才和珮芬出旅館。

王耀威等二人出去以後，憤罵道：「仗着師妹喜歡你，師父相信你，就跟我作威作福，哼，走着瞧吧！」

就在此時，中村紀夫從樓上行下，低聲說：「王管事，你剛才說的話，要是給伙計聽到，一定會傳給你師父的，到時候你吃不了可得兜着走了！」

王耀威驚楞住，中村紀夫輕輕的拍拍耀威肩，對他低聲說：「你放心，我不會傳過去的！」

王耀威舒了口氣，說道：「謝謝中村老闆！」

中村紀夫微笑說：「不用謝，今天晚飯開到我房裏去，到時候你也來，我有很重要的話跟你說。」說到此處，他以威脅的神情，笑說：「我相信你很識時務，不會不來吧？」

王耀威怎敢拒絕，他說道：「我一定來！」

× × ×

天快黑了，王耀威和兩個伙計，送六人的飯菜進了中村紀夫的房，在桌上放好，王耀威叫兩個伙計下了樓以後，他問中村紀夫要跟他說甚麼話？

中村紀夫笑嘻嘻的拉他同坐，將自備的白乾倒了一杯，要王耀威喝了定定心，然後才跟他說。

這句話使王耀威莫測高深，但頗有威脅性，他雖然不會喝酒，不過在六名日本人的勸說之下，他連喝了三杯。

中村紀夫看出耀威已有七分酒意，他開始套問耀威，林忠義究竟說了些甚麼話，使黃縣長還金子，及拒絕他們開日本舖子的要求，王耀威隨把林忠義說過的話，全告訴中村紀夫，五名浪人和中村紀夫呆住了，他們都在想：林忠義的確是個厲害人物，此人不除，遲早一天，他會查出五宗案子是他們幹的，爲了己方利益，中村紀夫決定除去林忠義了，但想不出方法。

於是，中村紀夫就探問洪家的家庭狀況，王耀威照實說出，跟着大發牢騷，說珮芬本來是愛他的，可恨忠義仗着輩份的便宜，處處討好師父，討好師妹，迎合縣長師兄的心意，使他在師門中成爲突出幹才的人，引致珮芬變心愛上忠義。

中村紀夫知道王耀威視林忠義爲情敵，且恨忠義入骨，他忽然計上心來，悄悄將春藥放進王耀威的酒杯中，勸耀威喝完有春藥的酒後，問她想不想娶師妹。

王耀威道：「孫子王八蛋不想！」

中村紀夫低聲說道：「我有個很好的辦法，只要你照着去做，保管你不但娶到師妹，還可以繼承你師父的財產，和一切大權。」

王耀威聽得雙眼一亮，打了一個酒噎，急不及待的問：「是甚麼方法，你快說呀！」

中村紀夫賣起關子了，他道：「說出來……怕你沒胆幹！」

王耀威焦急的問：「只要不殺師父，我甚麼都敢幹！」

中村紀夫將上半身歪斜到耀威的面前，盡量壓低着口音道：「今天夜裏，你去把你師妹姦了！」

「甚麼？」王耀威跳了起來，失聲的問：「要我姦了她？」

中村紀夫拉他坐下，若無其事的道：「這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呢？」

王耀威仍驚愕的道：「師父不會饒我的！」

中村紀夫笑道：「傻瓜蛋，告訴你，生米煑成飯以後，你師父爲了保存面子，爲了女兒的淸白已經給了你，天大的罪也

會沒了，嘻嘻！你可以大腿蹺二腿，等着洪家請你做好女婿啦！」

王耀威的心動了，舌頭不停的舐着嘴唇，一會露出笑容，一會兒又皺起眉頭，似問又像自語的道：「萬一，事情不……不像你所說的，那怎辦？」

中村紀夫一拍胸口，道：「離開此地，我請你在我濟南的總公司做事，還敎你日本武功，等你學好回來跟他們硬幹，林忠義一除，就沒有人從中作梗，嘻嘻……你小師妹就是你的人兒了！」

王耀威開始煩躁起來，他站起身來回的走，不停下連倒了兩大碗茶喝盡，忽然背對着六人，向自己的下身連打了幾巴掌，低罵道：「他奶奶的，我今天是怎麼樣攪的？」

中村紀夫和五名浪人，都露出得意的陰笑，他們知道，春藥的藥力在王耀威的身體內發作了。六人靜靜的看着他，王耀威從衣袋內取出洋火盒，取出一枝火柴，掏了一會耳朵，情慾稍爲平息下來。

中村紀夫問他道：「王管事，決定沒有？」

王耀威猶疑的道：「我要好好想想才能決定！」

中村紀夫失望了，他極力掩飾着焦急的心情，道：「這種事說做就做，你這一拖，說不定你大師兄今天夜裏，就會跟你師妹偷偷成了好事，你——」

王耀威暴燥的道：「請你不要說下去了！」

中村紀夫道：「不說就不說，反正洪珮芬也不是我的心上人，給旁人偷上手，對我也沒有甚麼損失。」

王耀威越想越急，終於做了決定，他一拳擊向桌子，道：「我夜裏就去。」

誤入歧逃

當天深夜，街道上沒有行人，兩旁的店舖內沒有燈光。昇平武館內，跟街上一樣，一片黑暗沉寂。

昇平旅館二樓的一間房窗開了，這窗子下面就是昇平武館的院子，王耀威從窗子裏伸頭向下看了看，即越窗飛下，落在院中，四面一打量，縱身飛上屋頂，輕行過屋脊。

中村紀夫和五名浪人，全穿了黑衣，每人手裏握着一柄日本刀，相繼由房內越窗飛出，落在院中，跟着飛上屋頂。

王耀威在後進屋頂上輕行，他行過林忠義的房頂時，輕微的腳步聲，却將熟睡的林忠義驚醒，忠義靜聽。

但屋頂上的王耀威，並不知道大師兄已醒，他輕行到珮芬的房頂上，飄身落在後院中，四看不見有何動靜，他躡足行到珮芬的房窗前，隔窗向內細看，見到珮芬躺在床帳內熟睡着，他挑開窗閂，輕輕推開窗戶，跳進房去，行到床邊，慢慢撩開紗帳。

床上的珮芬，睡得很甜，薄的綉花被子只蓋着胸部以下，如藕的手臂，粉嫩的頸子，和隆起的雙胸，都在被子外面，一面大紅的肚兜兒，剛遮住雙胸，均勻的呼吸，使隆起的雙胸一起一伏，顯得特別誘惑。

王耀威看得雙眼圓瞪，心跳加劇，呼吸突然急促起來，這聲音將珮芬驚醒，她睜眼一看！

床邊的王耀威只是黑人影。

洪珮芬大驚的猛然坐起，急問道：「什麼人？」

王耀威連忙低說：「是我，師妹，不要怕！」

洪珮芬驚問：「二師兄，三更半夜，你想幹什麼？」

王耀威很慌，結結巴巴的說：「我……我來跟妳……睡覺！」

洪珮芬驚恐的厲聲說：「你快出去，不然我就叫爹了！」

王耀威低聲急說：「好師妹，我心裏歡喜妳很久了，妳可憐可憐我，陪我睡一覺吧。」說完，一把抱住她。

洪珮芬張嘴欲叫爹，他突用右手把她的嘴按住，順勢將她推倒床上，一個餓虎擒羊，撲壓在她的身上，用左手扯她的被子和肚兜。

洪珮芬一面掙扎，一面失聲叫爹，就在此時，房門被人震開，洪三爺和林忠義衝入。

洪三爺一個箭步，竄到床邊，扯着王耀威的頸後衣領，將他拉下床，一看是王耀威，他連摑了耀威幾個耳光。

洪三爺極怒的說：「畜牲，想不到你竟敢幹這種事，」他轉問床上的珮芬道：「丫頭，妳怎麼樣啦？」

洪珮芬用被子遮着胸肩，羞泣的說：「我？沒什麼。」

洪三爺將面色蒼白，標着冷汗的王耀威雙手，倒扭於背後，憤說：「忠義，叫吳駝子馬上去請春濤來。」

林忠義答道：「是！」匆匆出房。

洪三爺對珮芬說道：「丫頭，快穿好衣服到客堂去，我要請師祖，用門規處治他！」

洪珮芬抖聲的應了一下，洪三爺押着全身發抖的王耀威，憤怒至極的出了房。

洪家後院的客堂中，長案上已經換擺着大香大燭，香燭後是一個玻璃面的木盒，盒上披紅掛金，盒內供着一塊有座底的木牌，牌上寫着：「四海門宗師朱大松之位」。

是時，王耀威雙手反綁着跪在案側邊，另一邊，站着換了長衫的林忠義和低頭飲泣的洪珮芬。

穿着長大褂的洪三爺，他嚴肅的行到案前，雙手從罩盒內捧出牌位，恭敬的放在香燭之前，點燃了香燭，對牌位跪下，林忠義和洪珮芬相繼下跪，隨着三爺向牌位叩了三個頭後，跟着站起。

洪三爺向顫抖的王耀威說：「王耀威，在祖師爺面前，我要你自己說出來，你剛才幹的事，犯第幾條門規？」

王耀威面如白紙，冷汗湧流的抖說：「第……第三條！」

洪三爺沉痛的問道：「那該處什麼罪呢？」

王耀威抖哭着，說道：「師父，徒兒知道錯了，求師父特別開恩，就饒我這一次吧！」

洪三爺既恨又難受的說：「饒你這一次？哼！你不說，我來說，犯第三條門規

的人，七首刺心處死！」

林忠義雙腿一彎，「咚」的一聲，跪在洪三爺的面前，誠懇的哀聲說：「師父，師弟年紀輕，不懂事，從小沒爹沒娘，我做師兄的也不會教導他，剛才幹的事，一定受壞人影响，求師父饒了他，讓他發誓改過，重新做人，以後，我也會好好管教他。」

洪三爺沉着臉說：「不行。」

林忠義還想再求情，他悲聲叫道：「師父——」

洪三爺怒說：「不必多說了，等你縣長師兄一到，我就處治他！」

王耀威急忙泣說：「師父，不瞞你說，徒兒喜歡師妹是眞事，但是從來沒有想到要幹剛才的事。」

洪三爺怒說：「畜牲，你既然沒有想過，剛才爲什麼又幹了，你說。」

王耀威泣說：「徒兒是上了人的當，給人搧動的，才糊里糊塗的摸進師妹房裏去。」

洪三爺和忠義珮芬同時一怔。

洪三爺問耀威道：「上了誰的當？怎麼搧你的？」

王耀威遂將中村紀夫勸他強姦的始末說出，但是却將中村請他做事，敎他日本武功，支持他對付林忠義的野心，全瞞住沒有講。

三人聽了以後，都呆住了，洪三爺在想，如果是眞的，他可以饒了耀威，但是中村紀夫這樣做，究竟爲了什麼？難道想挑起師兄弟火併？還是另有野心？

洪三爺越想越覺得內情複雜，他遂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忠義，忠義不但同意師父的看法，還補充一個驚人的意見，這意見就是二場大火三宗姦殺案，可能跟中村紀夫等六人，有很大的關連。

他這個意見，是根據剛才發生的事情而推想到的，他說中村紀夫爲了想在本縣立足，一定特意弄出五宗案子，然後借送金子邀買人心，並趁機要求縣長准他開舖子，但開會時被忠義所反對，春濤因此而退回金條，中村紀夫由耀威口裏套出是忠義作梗，他爲了拔除眼中釘，就利用耀威想使洪家起內鬨，坐收漁人之利。

這番推想，洪三爺越想越對，他決定等春濤到了以後，要春濤連夜拘捕中村等人審問。

就在此時，伏在屋頂上的中村紀夫，突領五名浪人跳下，奔進客堂，不由分說就出刀攻三人，事情來得太突然，洪三爺反應較快，抄起一張椅子擲過去，將六名日本人阻了一下，三人趁此片刻時間，各抄起一張椅子，保護自己，九人遂打在一起。

沒戰多久，三人手中的椅子全被日本刀劈開，形勢對三人極爲不利，洪三爺突然舉起八仙桌。

他急叫道：「忠義，快跟珮芬取傢伙，我擋一陣！」

林忠義，洪珮芬奔進後院，洪三爺握住八仙桌的兩條腿，退站到通後院的門前，時左時右的掃擋住五名浪人的攻勢，中村紀夫趁此機會到耀威的背後，用刀挑斷綁耀威雙手的繩子，耀威不了解中村紀夫的用意，驚愕的看着他。

中村紀夫從腰帶上拔出一柄較短的日本刀，交給耀威後說：「宰了他們三個，我們支持你做四海門的當家。」

王耀威猶疑的說：「我要娶師妹，師父他——我只想除掉林忠義。」

中村紀夫怒說：「你不肯動手，我們就把你留下給老頭子殺你！」王耀威無從選擇，一咬牙關說聲「好」，即跟中村紀夫上前圍攻洪三爺，不幾招，洪三爺手中的八仙桌，已被劈得粉碎，洪三爺被迫飛到空中，施出他四海門的絕技，連環五抓，掛拳，和連環三踢三掃勾。

王耀威「小心」二字剛叫出，已經不及，五名浪人中的二人，臉中三爺的掛拳，另外三人被三爺踢中胸肩，五人像斷綫風箏摔跌在地上。

但是洪三爺的左臂左腿，也被中村紀夫的快速二刀所砍中，他不支的跌在地上，中村紀夫和五名爬起的浪人，狂叫的圍攻上去，六刀剛要劈下的一刹那，林忠義，洪珮芬握着刀及時奔出，攻退六人，救下三爺，珮芬雙肩不愼被中村紀夫和兩名浪人的刀鋒所傷，她手中的雙刀，跟着被兩名浪人用刀震落。

王耀威急叫：「不要殺我師妹。」

中村紀夫忙用刀擋開三名浪人劈她的二刀，說：「放過她。」五名浪人即和中村紀夫，耀威，分攻忠義和三爺。

林忠義竄到三爺和珮芬面前，他護着二人，拚力抵擋七人的猛攻，惡鬥中，忠義的右腿挨了中村紀夫一刀，他忍疼抵抗，但是，行動已經遲緩很多，而且連遇險招……

就在這危急的時刻，「砰」的一聲槍響，衆人吃驚回看，縣長黃春濤握住手槍，領着六名拿步槍的保安隊員，和駝子吳大爹，正從前進的屋門奔進，放槍的正是黃春濤。

黃春濤領着七人，邊跑邊叫道：「大家不許動！」

客堂內的中村紀夫，快速的出刀，將身旁長案上的一對蠟燭劈熄。客堂中馬上黑了下來，只有三枝粗香亮着微弱的光，黃春濤和七人閃奔到客堂門口，分守在門的左右。

客堂裏接連傳出十幾响刀碰刀的聲音後，突然靜了下來，黑暗，靜，黃春濤等人只好小心等待，一切都好像停留在眞空中。

終於，黃春濤等得不耐煩了，他把手槍夾在腋下，慢慢掏出火柴盒，輕輕拿出一把火柴，猛然劃着往客堂內一扔，火柴散落在地上，燃燒的微光中，看到林忠義握着刀，護着三爺和珮芬，躲在長案下面。王耀威和六名日本人已經不見了，黃春濤領人衝進來，忠義忙從長案下出來。

他說：「一定從後院逃了！」

黃春濤向六名保安隊員一揮手槍，說：「追！」領着六人就往後院跑。

洪三爺說：「春濤，不用追了。」

黃春濤和六名保安隊員停下，吳大爹已經劃着火柴點亮蠟燭，春濤搶步上前，把三爺和珮芬扶了出來。

洪三爺說：「他們輕功都很好，追不到的，唉。」

黃春濤這時才發現三爺和珮芬受了傷

，他驚怒的問道：「師父，你？你們都受了傷！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洪三爺悲憤的說：「我們包好傷以後，慢慢說給你聽！」

少女情懷

王耀威跟着中村紀夫等六人，連夜翻越城牆逃出城去，天亮以後，七人逃到一個小鄉村，中村紀夫認爲已經安全，他才和六人停了下來。

他告訴王耀威，如今他們七個人，不但不能回小縣，連濟南也不能去，爲了守諾言，他中村紀夫一定支持王耀威做到四海門的當家，因此他決定帶耀威到青島去投奔朋友，除了敎他日本刀術，還跟他研究剋制洪家武功的招式。

另一面，在小縣城內，黃縣長派人到城外的碼頭，城門口，城內的各大街道，張貼起捉拿王耀威，和中村紀夫等六名日本人的佈告。

王耀威的罪名，是欲謀殺師父，和師兄。

六名日本人的罪名，是二塲大火三宗姦殺案的疑犯。

這佈告使小縣城的人沸騰起來，街頭巷尾的人，飯店茶館的食客，海邊碼頭上的搬運伕，都在談論這件事。

半個月以後，縣民的沸騰情緒，才漸漸平息。

這一天，住在昇平旅館內的王氏，她的病已經全癒，帶着女兒張秀玲，到武館拜見洪三爺，感激他半月以來免費給她母女吃住，又慨贈醫藥費，王氏說她和女兒是來辭行，她希望能夠有報答他師徒的一天。

洪三爺和忠義說，人與人之間，是應該互相帮助的，這點小事算不了什麼，當三爺問清楚她倆這就動身回故鄉，他馬上送二人一些盤川。

他因爲耀威的事，心情不好，堅持要忠義代他母女去海邊找船，王氏無法拒絕，告謝辭去。

林忠義不理母女的反對，他替秀玲挑起賣武的担子，趕到城外碼頭，找到去她母女故鄉的貨船，送二人上了船。

張秀玲從離開洪家起，一直都沒有開過口，她的眉目之間，隱含着憂鬱和留戀的神情，當林忠義告別的時候，她終於忍不住了，她說：「林大哥，請你等一等。」她轉身拉拉王氏的衣襟，道：「娘，林大哥的氣色，妳還不告訴人家。」

林忠義不禁一怔，問道：「我的氣色不好？」

王氏說：「沒什麼，這丫頭胡說八道，別理她！」

王氏白秀玲一眼，轉對忠義說：「小哥兒，是這樣的，老婆子跟先夫學過幾天廝衣相，對相術知道一點皮毛，依你的氣色來說，嗯……」她在想措詞。

林忠義急問道：「怎麼樣？有什麼災難？」

王氏說：「你的天庭和印堂，都發暗，半年之內，你自己不但要小心，令師也要多多留意！」

林忠義呆了一會，說：「老大娘，看出是什麼災難嗎？」

王氏說：「看不出來！」

張秀玲說道：「我娘曾經跟我說過，林大哥恐怕有牢獄之災，跟其他的重大打擊。」

王氏責秀玲道：「妳太任性了，小哥兒，這種事可以信，也不要太信，總之事在人爲，只要處處小心，什麼事都可以逢凶化吉的，不要放在心裏哩！」

林忠義說：「謝謝老大娘的指點，祝兩位一路順風，再見。」

王氏和秀玲同時說：「謝謝再見！」

林忠義下了船，在碼頭上向母女二人揮手，秀玲和母親也揮手，他轉身行去，王氏叫秀玲進船艙，秀玲不肯，她痴看着越行越遠的林忠義，淚珠兒從她的眼角滴了下來。

王氏嘆口氣說：「秀玲，娘提醒妳，人家已經有洪姑娘喜歡了，妳對他用情，是自尋苦惱！」

張秀玲好像沒有聽到似的，仍然遙看着遠方。

王氏等了一會催促道：「進艙吧！」

張秀玲不答，身子也沒動一下，她看着遠方，問道：「娘，人家救過我們，妳說，我們應不應報答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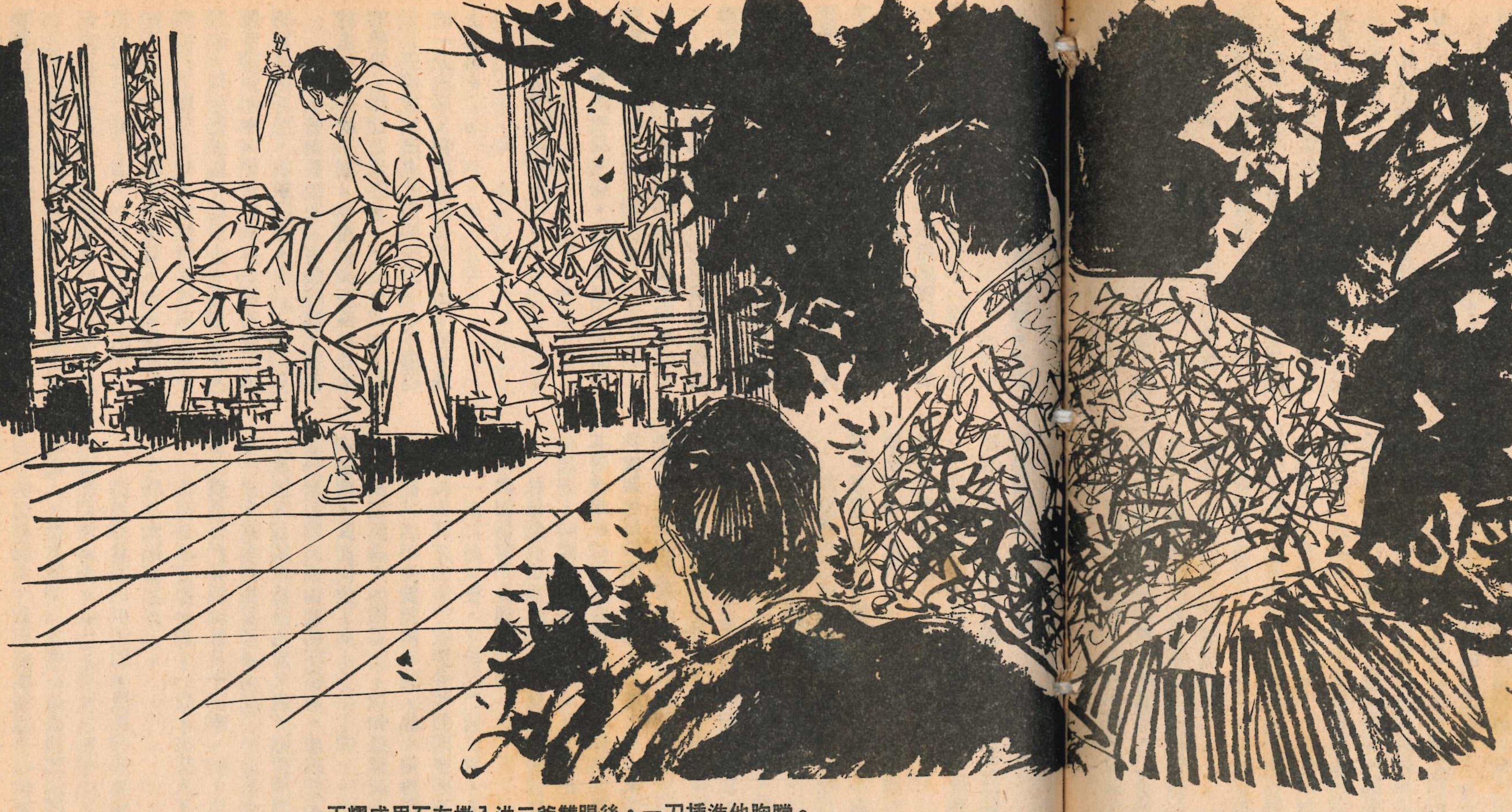
王氏說：「那還用問？」

張秀玲說：「妳既然說過人家有災難，我們什麼時候回來帮他們消解？」

王氏想說什麼，但停住了，想了想，說：「看相不一定靈，要是靈的話，娘早就到濟南府掛招牌了，那會帶着妳跑碼頭賣武呢！」

張秀玲轉過身來，神情堅定的說：「娘，我不管靈不靈，總之我想早點回來，要是過了半年他沒有事，我才放心，妳答不答應？」

王氏說：「娘其實已經決定要回來報恩的，我一直不肯跟妳說的原因，是想摸透妳的心事，看妳急成這樣子，唉！怎麼



王耀威用石灰撒入洪三爺雙眼後，一刀揷進他胸膛。

辦哩，妳千挑萬揀，眞的揀中他，我看有妳哭瞎眼睛的一天！」

張秀玲露出自信的神情說：「不會的，我看出是他師妹喜歡他，他對她一點私情都沒有。」

王氏說道：「人家有私情，會告訴妳嗎？」

張秀玲說：「別說這些了，娘，什麼時候回來？」

王氏說：「我們回去把分家的事弄好，替妳爹修好墳以後就回來，我想，不會超過三個月。」

張秀玲這才轉憂爲喜的，跟王氏進了船艙。

× × ×

流水似的歲月，過得很快，轉眼就是夏去秋來。

這天的黃昏，小縣城外的海邊，一艘木船駛來，過了碼頭，在岸邊停泊下來。

船艙內，除了兩名船伕，另外有七個人，他們就是王耀威，中村紀夫和五名日本浪人，二名船伕上岸去買東西了，中村紀夫從箱子裏拿出一個包袱，裏面是一瓶藥粉，和女人的二塊肚兜兒，肚兜和底褲上分綉着二個女人的乳名。

中村紀夫說：「這肚兜和內褲，都是那二個死去的女學生的，」他指指藥粉瓶，對耀威又說：「這瓶裏的藥粉，人服下以後，很快就發作，在兩小時之內，不但會失去理性，而且會產生很多幻想。」

王耀威不及待問中村紀夫，說：「師父，我們是不是今天夜裏就下手？」

中村紀夫笑說：「是的，天一黑，我們就進城去，依計行事，只許成功，嘻嘻……這次可要林忠義好看了。」王耀威跟着得意的笑，五名浪人也相繼大笑……

天黑了。

在城內洪家的後進客堂中，洪三爺，洪珮芬和林忠義，剛吃好晚飯，駝子吳大爹正在收拾碗筷。

洪三爺拿起旱烟管，坐到搖椅上裝烟，洪珮芬替父親倒茶，林忠義拿了火柴劃着，替三爺點烟。

洪三爺吸了兩口，突然躺靠下去，雙眼緊閉，一手按着胸口，喘起氣來。

林忠義忙蹲下去問道：「師父，怎麼啦？」

洪珮芬很快的放下茶杯，蹲下問：「爹，你不舒服？」

洪三爺喘着氣，閉着眼，說道：「我的心突然跳得很厲害，好像要發生什麼事似的！」

林忠義即刻站起來說：「我去請大夫來！」

洪三爺不想說話，閉着眼睛搖搖手。

洪珮芬低聲說：「爹，我跟師兄扶你進房去睡吧！」

洪三爺睜開眼，說：「不用，唉！我沒有病，是讓耀威這個逆徒煩的，血不養心，憩憩就會好了，我怕煩，不要再說話了！」他說完，又閉上眼睛。

洪珮芬和面露憂鬱的林忠義，對看一眼之後，就靜靜的站在躺椅兩旁，看着洪三爺。

長椅案上的蠟燭，在二人靜待中，燃去了四寸，洪三爺躺在躺椅上睡得很熟，

忠義和珮芬仍然站在躺椅的兩旁，小心的看着三爺，遠處傳來了打三更的聲音。

在前進屋子的頂脊上，王耀威和中村紀夫及五名浪人，慢慢的伸出頭，向後進屋的客堂中看了看，中村紀夫向五名浪人打了個手勢，五名浪人伏着不動，他和王耀威退下屋脊，彎着腰快行到遠處，縱身飛起，飛到後進屋子的頂上，翻過屋脊，飄落於後院中，躡足行到林忠義的房外，輕輕推開房門，相繼閃入。

王耀威將兩條肚兜和兩條內褲，塞到林忠義的床枕下面，中村紀夫將無色無味的藥粉，倒進茶壺內。

王耀威找出忠義用的短刀，拿了忠義的一套衣服，和中村紀夫悄悄出了房，飛上屋頂。

嫁禍師兄

客堂內的洪三爺，這時候醒了，珮芬和忠義急忙蹲下。

她問：「爹，你現在覺得怎樣？」

林忠義問道：「師父的心跳得還難過嗎？」

洪三爺坐起，深呼吸幾次，說：「不難過了，沒事啦。」遠處的打三更聲，使他微怔一下，又說：「我原來睡了這麼久了，你們倆一直都站在這裏？」

洪珮芬和林忠義同說：「是的。」

洪三爺露出慰笑，繼而感慨的嘆口氣說：「耀威要是有你們倆十分一的心意就好了，去睡吧！」

洪珮芬說：「我們侍候爹睡了，才去睡！」

洪三爺說：「我已經睡够了，」他看看二人，接着說：「我要在這裏想想怎樣決定你們倆的事。」

洪珮芬含羞的低下頭，眼睛瞟向忠義，忠義不安起來。

洪三爺想了想，說：「我本來想入了秋，就替你們倆找個好日子辦事，唉，現在，——我改變主意了。」

洪珮芬頗感意外的看父親，她想問爲了什麼原因，但她却問不出口，忠義的不安神情，反而消失了。

洪三爺說：「因爲……我知道耀威這個逆徒，絕不會就此罷手的，他一定會跟那些浪人回來鬧事，我要等他們回來，把他們一網打盡以後，才給你們倆成親，忠義，我相信你不會怪師父的。」

林忠義說：「師父，徒兒跟師妹的事，我……」他本想告訴師父，他一直把珮芬看成親妹妹，實在不想跟像胞妹似的珮芬成親，但是話到嘴邊，竟然沒有勇氣說出來，神情顯得着急而爲難。

洪三爺却誤會忠義的意思，他說：「師父這樣做，是爲了你們倆的安全着想，總之這些人一天沒有除掉，你再着急，我也不能讓你們倆結婚，去睡吧！」

林忠義仍想解釋，但是師父的臉色沉着，珮芬的雙眼含情看着他，他實在不忍說出，也不敢說出，但無可奈何的應聲「是」，行入後院。

洪珮芬覺得忠義有很多話要說，她想提醒父親，剛開口叫聲「爹」，洪三爺就沉着臉，叫她也去睡。

三爺這種反常態度，使她不敢問了，她低着頭行入後院，進了自己的房。

林忠義在房內點着油燈，他呆看着燈蕊，想起師父剛才說過的話，想起師妹稚氣未脫的臉。想着，想着，一個秀麗的臉，一雙多情而會說話的眼睛，在燈蕊上出現，這人竟是賣武的張秀玲。忠義覺得不解，他爲什麼會想起張秀玲？他開始煩躁，覺得口渴，隨手拿起桌上的茶壺和杯子倒茶。

是時，王耀威已經換了忠義的衣服，他和中村紀夫及五名浪人，正伏在厨房的屋頂上，看着斜對面的忠義房窗，窗子上，印着忠義的影子，他連倒兩杯茶喝了下去。

王耀威和中村露出了陰笑，中村掏出掛表看了看，低聲告訴耀威，十五分鐘後就可以動手了。

十五分鐘過去了，耀威拿出風爐帽，將頭臉全套住，只讓一雙眼睛露在帽口外，他從腰帶間拔出忠義用的短刀。

中村將一包石灰交給耀威，他向五名浪人打個手勢後，即和耀威飛落地面，躡足行到客堂的門口，看到洪三爺睡在躺椅上想心事。

中村紀夫掏出一枚銅錢，向耀威一歪頭，耀威躡足行入客堂，剛到躺椅邊時，中村發出銅錢，打熄蠟燭。

洪三爺驚覺的側臉一看，說：「哦！是忠義！你怎麼還不睡？」說着坐了起來，問道：「蠟燭怎麼會熄了？」

王耀威於洪三爺剛站起的刹那，突將石灰包猛力擲出，擲中洪三爺的臉，紙包爆裂，如粉狀的石灰，迷塞住了洪三爺的雙眼。

洪三爺怒吼道：「忠義，你也反了？」剛說完，疼得搓眼大叫道：「啊呀——你竟敢用石灰燒我的眼？」說着雙拳齊出，耀威素知師門武功的路數，他向左邊一閃，避過兩拳，旋即欺身而上，快速的到了三爺身右，將右手中的短刀，猛力刺進三爺的心窩一絞。

洪三爺慘叫一聲，疾向右轉，雙拳連環擊出，耀威忙向後翻退，三爺打不中對方，他强忍傷疼，眞氣强提，縱身飛起，他在空中施出洪家的絕技，雙脚連環踢出，雙腿如鈎連掃，王耀威從三爺的腿脚空隙間逃過。

洪三爺滿面石灰，胸揷短刀，剛跌坐於地上。

洪珮芬失聲驚叫一聲「爹」，就奔到三爺的身邊蹲下，她驚憤至極的悲問道：「爹，誰幹的？」

洪三爺已經奄奄一息，惴着道：「林忠義！」

洪珮芬如受雷擊，她大驚的說：「是他？不可能，他不會。」

洪三爺斷續的說：「我……我親眼看到是他！」一句話剛說完，他就死了。

洪珮芬慘叫：「爹——」她一把父親的腕脈，放聲哭了……

在林忠義的房內，忠義雙眼定住，幻景正出現於他的眼前——湧捲的雲，漫迷的霧，急流的漩渦，烈火，鮮血，女人的慘叫，叫聲未止，中村紀夫和五名日本浪人，狂笑的出現，六人追逐六名半裸的少

女，少女們四散奔逃，此時的林忠義，忽然覺得自己是在一間房內，一名少女逃進房來，關上房門跑去，中村紀夫跟追到門外，拔出日本刀，想破門而入。

林忠義怒吼的說：「有種就進來！」這一切都是他的幻覺，但是在現實的環境中，「砰」的一聽大响，忠義的房門被人踢開，悲憤至極的洪珮芬，握着一柄單刀衝了進來，在林忠義的眼內，洪珮芬竟變成中村紀夫了。

洪珮芬悲憤的道：「我跟你拚了！」說完她就出刀怒攻忠義，忠義也狂怒的施出空手入白刃招式，跟洪珮芬打在一起，二人由房內打到院子。

拚鬥中，忠義的大腿挨了珮芬一刀，他更加大怒，身形加快，雙拳加急，鬥了數十招以後，他一掌砍在珮芬的右腕之上，珮芬的右腕一麻，單刀脫手。

師兄妹就拳來拳往的惡鬥，但雙方都想制服對方，相繼施出洪家絕技，先後飛起，在空中以連環三踢，不斷的掃鈎，結果二人都打中對方，雙雙跌於地上。

洪珮芬剛跌下就站起，林忠義因爲傷口出了不少血，體力稍減，站起的動作慢了一點，被珮芬搶了先機，他讓她拳打脚踢勾掃，連續幾次站起，接着就摔在地上翻滾，最後，他終於軟癱在地上，這時的林忠義，因爲失血過多，眼前已開始發黑了。

洪珮芬抄起地上的刀，一個箭步，竄到忠義身邊，一脚踏住他的胸口，舉刀想殺他，但，忠義是她所愛的人，她全身抽抖的下不了手，內心極爲悲痛而矛盾的看住脚下人。

林忠義已經看不到東西，不過身體內的藥力還沒消失，在他的幻覺中，認爲踏住胸前的人，就是中村紀夫，他想反抗，週身無力，他想罵，却出不了聲，只好悲憤的瞪着她，淚水由眼角流了出來。

洪珮芬不知道他的感受，更不知道他快要昏迷，她悲憤的說：「哭？哼！我也不會饒你，說！我爹究竟跟你有什麼大仇，你用那種卑鄙方法殺他？」

林忠義聽到的不是每一個字，而是像從幽谷之底傳來的聲音，這聲音好像很熟悉，又好像很陌生。

洪珮芬以爲他故意不理，怒叫道：「林忠義，你再不說，我就宰你了！」

林忠義覺得她的話聲，由遠變得更遠，他的嘴皮動了一動，雙眼一翻，昏了過去。

洪珮芬一刀砍了下去，刀鋒離忠義頸前三寸時，她突然停住，理智與感情經過一番衝激之後，她扔了刀，狂叫的踢他，一直踢到精疲力盡，跌坐在地上時，這才發覺忠義已因失血過多而昏迷，她怔住，心裏想：如果不替他止血，他很快會死掉，那他就是她所殺，如果救他，但他是殺父的仇人。

爲父仇，她要他死！

爲私情，她想他活。

在這種矛盾心理的煎熬之下，她想出一個解決的辦法，急忙進房拿出繩子和刀傷藥，先替他上藥止了血，然後用繩子將他雙手反綁起來，她決定將忠義交給縣長師兄，讓國法去判處他應得的罪名。

不多久，縣長帶着十名警察，跟着吳大爹匆匆趕到，春濤看過三爺的死狀，聽珮芬說完父親被害的經過，他悲憤的跟着珮芬行到忠義房內。

林忠義雙手反綁着側睡在床上，黃縣長想問忠義殺師父的原因，但忠義還沒有甦醒。

黃縣長即刻命四名警察，把林忠義抬回縣政府關起，他剛想出房時，忽然看到忠義的床枕下面，有大紅色的布露出來，他起了疑心，拿出一看，原來是兩條肚兜和兩條女人的內袪，肚兜上綉着的女人乳名，竟跟三個半月前兩個被姦殺的女學生乳名相同，黃春濤呆住了。

洪珮芬看得羞憤的轉過頭，連吐了幾下口水，含着妒意的恨恨罵道：「下流，不要臉，該死——」剛罵完「死」字，突然住口，她紅腫的雙眼，瞪得很大，一轉頭，對春濤說：「這兩個名字，不是跟那兩個女學生的小名一樣？」

黃春濤的臉色鐵靑，說道：「不錯，死者家屬的報失單裏，剛好就是這四樣東西！」

洪珮芬雙眼瞪得更大，結結巴巴的說：「這麼說，那兩件姦殺案是他幹的？」

黃春濤憤說：「八成是他了。」

洪珮芬說：「眞想不到，不過，他又不像這種人。」

黃春濤憤說：「知人知面不知心，他連師父都殺，什麼事他不敢幹？」

提起父親的死，洪珮芬心裏的仇憤之火，又燃燒起來，她問春濤：「你預備怎樣治他？」

黃春濤想了想，說：「我明天坐堂，把案中案審清楚以後，就定他死罪！」

洪珮芬切齒的說：「最好在爹下葬的那一天，把他押到爹的墳前殺頭！」剛說完，她又矛盾的低下頭哭了。

黃春濤說：「我一定照師妹的話辦，關於師父的後事，由我負責辦理，妳到房裏去憩憩，我要辦事了。」

洪珮芬不肯，堅持要陪着死去的父親，她哭哭啼啼的進了房。

黃春濤即刻派了兩名警察，連夜把警察局長和馮師爺找來，吩咐工人辦理洪三爺的後事，安排次日審林忠義。

第二天上午，縣政府的大堂內，馮師爺指揮堂警，在審案枱旁加一張椅子，八名堂警分兩排站好，馮師爺將檔案和二條肚兜兩條女子內袪，放到案枱上，二名女學生的父母奉召趕到。

馮師爺向堂後的屏風說：「請縣長坐堂！」

黃春濤和雙眼紅腫的洪珮芬，從堂後屏風行出，他讓珮芬在臨時加的椅子坐下，即和馮師爺到案枱後入座。

黃春濤看看檔案，向堂下說：「吳玉嬌的寡老娘。」

吳王氏戰戰兢兢的行出，說：「民婦吳王氏，叩見靑天大老爺。」說完正欲跪下。

黃春濤一抬手，說：「不要跪了，金桂英的爹娘。」

金桂英的父母害怕的行出，同說：「小民叩見靑天大老爺。」

黃春濤一擺手，說道：「你們倆也不要跪。」

金氏夫婦同說：「是，大老爺！」垂手躬身站着。

黃春濤說：「本縣今天召你們來，不是審你們，是要你們認兩樣東西。」他說完，向站在近案枱的一名堂警做個手勢，堂警行前，將枱上的兩條內褲兩肚兜，拿到兩婦面前。

吳王氏和金劉氏，馬上認出女兒的東西，哭着告訴縣長，內袂肚兜正是女兒被害那夜所穿的。

黃春濤叫堂警收回四物後，說：「帶林忠義！」

兩名獄警押着戴手銬腳鐐的林忠義，行上堂來，忠義一見縣長和師妹，他驚惑的叫道：「師妹，縣長師兄——」他想衝前，二獄警把他抓住，推到「聽審」二字的木牌前站住。

林忠義驚急的說：「縣長師兄，小弟犯了什麼罪，你？」

黃春濤拍了一下驚堂木，大喝一聲，說：「住口！林忠義，你聽着，本縣現在向你聲明，以前跟你稱師兄弟，今天，這種關係一刀兩斷，我要公事公辦了，你聽清楚沒有？」

林忠義驚怔的答道：「聽清楚了，大人，小民犯了什麼罪？」

黃春濤面色鐵青的說：「我師妹洪珮芬，告你殺她爹！」

林忠義大吃一驚，雙眼大瞪的說：「師妹，我什麼時候殺師父的？」

洪珮芬泣着憤說：「昨天夜裏！」

林忠義驚呆，想了想，急問：「誰說的？」

洪珮芬泣說：「爹臨死時告訴我的，他說是你林忠義幹的。」

林忠義瞪目結舌的呆住了，淚水流了下來……

黃春濤怒拍了一下驚堂木，說：「林忠義，你以為一哭，我就會心軟了？哼！做夢！快說，你究竟為了什麼原因要殺師父？」

林忠義悲急的說：「大人，師父待我恩重如山，我一直把他老人家看成自己的親爹一樣，我報恩都來不及，怎麼會殺他呢！」

黃春濤怒笑的說：「講得眞動聽呀，好，我問你，你腿上的刀傷是怎來的？」

林忠義想了想，說：「不知道！」

黃春濤對珮芬說道：「師妹，你告訴他。」

洪珮芬悲憤的對忠義說：「是你殺了我爹以後，我找你拚命，你跟我打了很久，中了我一刀所傷的。」

林忠義辛苦的想了一會，說：「師妹，我一直把妳當親妹子一樣，根本不會跟妳動手的，妳千萬不要寃枉我。」

洪珮芬氣得顫抖的對春濤說：「縣長師兄，你看着辦吧！」

黃春濤怒哼一聲，說：「將林忠義重打二十大板！」

堂警齊聲應「是」，四堂警行出，把林忠義按到地上。

洪珮芬不忍心，對春濤說：「不要讓他受活罪了。」

黃春濤向堂下揮揮手，四堂警將林忠義拖站起來。

黃春濤說：「林忠義，不是師妹求情，我今天一定把你的肉打開花，這種刑罰雖然暫時免掉，你殺師父的罪名，在師妹指證下，已經成立了。」

林忠義叫道：「寃枉——」

黃春濤怒說：「他奶奶的，你叫寃枉我信嗎？告訴你，强盜土匪上了堂，比你會叫寃枉，我都沒有上當，哼！師妹，他不肯招供，我看妳把他殺師父的原因說穿吧！」

洪珮芬點點頭，說：「爹本來要在入了秋，就讓我跟林忠義成親的，大概我爹忽然發現幾樣東西，昨天夜裏就假借二師兄沒除掉的理由，把婚事押後了！」

林忠義怔怔的說：「師妹，我行得正，坐得正，會有什麼見不得人的東西給師父發現？」

黃春濤怒說：「就是這四樣。」他說完，把枱上的兩條內袂和兩條肚兜，扔到林忠義的腳下。

林忠義蹲下去看過以後，即刻站起，說道：「我沒有這些東西，也沒有看過這些——」

黃春濤怒拍案枱，叫道：「我親自從你枕頭下面搜出來，你還敢賴？」

林忠義雙眼圓瞪，結結巴巴的問道：「從我枕頭下面搜出來的？」

黃春濤憤說：「不錯，你就是姦殺吳玉嬌金桂英的兇手！」

林忠義驚恐的叫說：「大人，不是我，不是我——」

黃春濤憤怒的連拍了幾下案枱，說道：「不是你？哼，依我看，師父一定是發現你做了這種事，才不把師妹嫁給你，你因為發現師父知道了這個秘密，就動了殺機。」

林忠義更加驚恐的急叫：「根本沒有這回事。」

黃春濤更憤怒的說：「沒這回事？以我判案的經驗推斷，師父絕對跟你說過，他錯怪耀威，決定把師妹嫁給他，你為了這兩個原因，就先下手殺了師父，好早一點霸佔師父家產，做四海門的大掌門，要是有可能，你也佔有了師妹，我說的對不對？」

林忠義還沒有說出話，吳王氏和金氏夫婦，突然衝前把林忠義圍住，一邊哭叫着「還我女兒」，一邊扯他頭髮，抓他臉，搥他踢他咬他。……

黃春濤怒拍驚堂木，高聲說道：「住手！」

金氏夫婦和吳王氏，相繼停住，轉求春濤，要青天大老爺替她們主持公道。黃縣長說他自有主張，三人哭着退開。

黃春濤對林忠義悲憤的問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林忠義悲痛的說：「我只能說有人嫁禍害我，大人要判我什麼罪，儘管判吧，我沒有話說了！」

黃春濤憤笑的說：「好，本縣判決殺頭！」

兩天以後，縣政府派人到海邊碼頭，城門口，和各大街道貼出告示，告示的內容是說：四海門大徒弟林忠義，曾經在三

個半月以前，姦殺女學生吳玉嬌金桂英，該秘密於數日之前被其師查出，洪三爺決定取銷女兒跟林忠義的婚約，想將珮芬許配不知下落的王耀威，林忠義怕其師告發，竟於兩日前的深夜，將洪三爺謀殺，此情由洪珮芬提出控告，經縣長審結，判處林忠義斬首，行刑日期定在洪三爺三七下葬的那天，行刑地點是在洪三爺的新墳之前等等！

小縣城的人，看了這個告示以後，又哄動起來，街頭巷尾，和茶館飯店的人，都在稱贊黃縣長英明能幹，大義滅親，衆人的話題，由縣長談到洪家的家事，由家事談起王耀威，因此大家懷念起這個人來了。

有人問，王耀威究竟流浪到什麼地方去了？但是沒有人敢做肯定的回答。

其實王耀威已經化粧成一個老乞丐，他正混在人羣內，探聽人們對他的印象和批評。當他知道縣民不但懷念他，還希望他早日能夠回來，要珮芬接管四海門。

王耀威趕回海邊，進了貨船，他把聽到的情形告訴中村紀夫，中村遂得意的笑着，教耀威在洪三爺的二七那天，回洪家去進行下一步的計劃。

十天，很快的就過去了，這一天是洪三爺的「二七」虞奠，昇平武館的大門外，一些警察和保安隊員在維持秩序。

警察局長，保安隊長，縣政府的職員，當地富商紳士，以及武術界的名師，都帶了妻室陸續而到，曾經跟三爺學過武的縣民們，充當知客，恭迎來賓進入大門，吹鼓手打打吹吹的忙個沒停。

院子內，是臨時搭的竹棚，棚內擺了許多桌櫈和麻將枱子，早到的人已經在打麻將了。

前進屋子的練武廳，如今已是靈堂，十幾名和尚正在靈堂內唸經做佛事。

洪珮芬披麻戴孝，跪在三爺靈柩的右邊，向磕頭拜祭的人還禮，戴孝的黃春濤，蹲在靈桌前邊燒紙錢。

這時候，一名長鬚的老者，右眼戴着黑眼罩，低着頭行入靈堂，傷心的走到靈桌前面，恭恭敬敬的跪下，哭着向靈牌磕頭，洪珮芬哭着還禮。

老者磕完三個頭以後，仍然跪着哭泣，這一來，却引起黃春濤和洪珮芬的注意了。

老者一邊哭一邊想掙扎站起，但因傷心過度，雙腿發軟而無法如願，黃春濤急忙起身，對老者說：「老爹，我扶你。」他說完就將老者摻扶起來，老者搖晃了一會，雙腳才能站定，低着頭說了聲：「謝謝縣長！」

黃春濤微怔了一下，他心裏想「這老者的聲音好熟悉」，遂說：「老爹跟我師父大概是老朋友吧。」

老者好像不敢跟黃春濤正面相對，他掏出手帕，側轉臉抹眼淚鼻涕，口裏含含糊糊的說：「嗳……嗯……是的。」似乎是故意，又好像是不小心，他抹鼻涕時竟將唇上的假鬍子抹掉下來。洪珮芬和黃春濤怔住了。

假老者忽然看到手帕鬍子，慌忙說：「對不起，小老兒有急事，要告辭了。」話剛說完就轉身想走。

黃春濤一把將假老者抓住，問：「朋友，你的西洋鏡穿了，快說，你究竟是什麼人？」

假老者驚慌的向四面一看，突然掙脫春濤的手，轉身想往外跑，洪珮芬搶步上前，攔住假老者的去路，她悲喜交集的說：「縣長師兄，我認出來了，他是耀威二師兄。」

黃春濤這時也認出假老者就是王耀威，他雙手緊抓住耀威的兩肩，悲喜的說：「二師弟，你……。」

王耀威明知道黃春濤興奮得說不出話，他却故意的挺起胸脯，扯掉下巴上的假鬍子，以一種視死如歸的神態說道：「你放心，我不逃了，你叫人把我拉出去槍斃吧！」

黃春濤明白王耀威起了誤會，連忙放下雙手，興奮地說：「二師弟，你能回來，我跟師妹只有開心，怎會拉你出去槍斃呢。」

王耀威故做不信的問：「縣長師兄不是出過告示要抓我？」

黃春濤說：「師父事後告訴我，說你是被中村逼的，唉，那已成過去的事了，還是講講你離開家以後的情形吧。」

洪珮芬忙說：「對，二師兄，這四個月你去了那裏？」

王耀威正想回答，一些客人圍了上來，大門外的吹鼓手也就在這時吹打起來，黃春濤知道又有人來拜祭了，即叫王耀威陪着跪在一起，他說今夜再詳談。

× ×

當天深夜，一些沒有走的客人在竹棚內打麻將，和尚在靈堂念經，在後進屋子的客堂裏，王耀威開始向黃春濤，洪珮芬說他離開家後的情形。……

四個月前的那夜，他被中村紀夫救出武館，連夜逃到城外，中村紀夫知道他沒有親友，隨把他帶到青島，將他安置在分公司工作。

三個多月以來，他起早睡晚的做工，每當夜深人靜時，就想起自己背叛師門的事情，在良心的責備之下，受盡後悔的折磨。

他總以為今生不能再回家看師父師妹了，豈料於八天以前，本縣一個船夫到了青島，在路上遇到他，那船夫將林忠義殺師父，及姦殺兩名女學生的事說出。他趕回店裏，把師父發生的慘變，告訴中村紀夫，他表示寧願被師門處死，也不想在異鄉偷生，受痛苦的煎熬，因此他決定回家，略盡為徒者之道，祭下亡師，另一個願望，是在死前看師妹最後一面。

中村紀夫知道他的歸志已堅，於是中村便說逼他背叛師門的禍，是他好心多管閒事所闖出來的，為了贖罪，中村帶了五名助手，保護他偷偷回到小縣，為了他不被捉到，中村還替他化妝成一個老頭子，更為了不想跟四海門起衝突，他跟五名助手，都躲在海邊的船裏，結果，自己却露出馬腳，而被……。

王耀威的這一番謊話，黃春濤和洪珮芬，聽了以後不但相信，還大受感動，尤其是洪珮芬，因他的一片痴心，使她對他更產生了好感，她問春濤，怎樣安排二師兄？

（下期續完）

三期完奇情中篇

石 怡·文
盧 令·圖

山河淚（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元韃初佔中原，對大漢子孫，暴虐殘酷，國師喇嘛的好色貪財，鷹犬們的爲虎作倀，更是民不聊生，任從漁肉，彭城縣官爲附逆漢民，一夜遭人暗殺，知府陳晁奉命查案，疑是奉國師之命，藉公行私的喇嘛卓布丹巴的手下所爲，苦無證據，亦徒呼奈何，那晚，城中民家失火，發現有兩夫婦遭人點穴致死，其女秀姑失踪，陳晁勘察回衙，正與班頭凃元泰相商，發覺有夜行人在屋頂窃窺，凃元泰與助手杜萬追出，至城隍廟突失所踪，一夜之間，彭城縣出現三處火警，兩名少女失踪——

胸懷故國志 勇抱決死心

情況的惡化，逼得陳晁不得不愼重考慮凃元泰夜來的建議，是不是還適宜用？

捕快和十戶長的搜查結果，經過文房整理，呈送到他的面前，又使他吃一驚！

敢情失踪的少女，還不止昨夜的兩個，另外還有五起，值得重視的地方有兩個特點：

一點是，以前五起有兩起發生在卓布丹巴來到之前，三次是在卓布丹巴之後。

一點是，以前五起，除了擄走少女，匪徒沒有另外傷人，事主居然也沒報案。

難道知縣的遇刺，還另有原因？

陳晁不禁又陷入五里霧中！

至於那一男一女兩個江湖人的下落，也成了謎。

城墻上，五步一崗，十步一哨，連結成一個人環，誰都沒見有人越墻出去。

十戶長的報告，也全沒搜查到可疑的生面人。

除非所報不實，有人存心掩護，十有八九，原本就全是城裏的居民。

陳晁愈發覺得頭痛了！

三天期滿，田淑貞活不見人，死不見屍，捕頭錢起沒有達成任務，挨了一頓板子。

案情愈來愈複雜，陳晁的心裏又急又怒，便把一腔怨氣，完全發洩到錢起的身上，打得錢起皮開肉裂，還振振有辭：「辦案不力！」

錢起挨了打，反而抓住了理，樂得藉故請假休養，把責任全都推到韋順的身上去了，推荐韋順代理班頭職務，他心裏明白，這件案子太扎手，弄不好連吃飯的傢伙都保不住，挨打總比挨宰好過的多，免得提心吊膽弄來的寃枉錢，沒福享受。

陳晁召見韋順，見他氣宇軒昂，精神奕奕，第一個印象就好，問他對於案情的意見與破案的辦法？

韋順認爲搜查和防範，難免仍有疏漏的地方，提出幾點改善意見，都很有見地，譬如：

燕子樓，快哉亭，蘇祠，翠華亭，忠烈廟，以及其他的庵，觀，寺，院，都是疑兇易於潛伏的地方，極可能就有疏漏不週之處。

陳晃頻頻點頭，又問他對於楊仁的看法？

韋順覺得疑兇已經現身，楊仁與慕容健兩家的嫌疑，雖然仍難完全消除，但已大為減輕，並且建議以兩家子女為質，着楊仁和慕容健戴罪圖功，以補快班實力的不足。

這個建議，正說到陳晃的心坎裏去。

陳晃早想這麼辦，苦在不便出爾反爾，授人以柄，主動這麼辦，不能捉來才兩天，就自演捉放，韋順這個建議，他聽了心裏好高興，明知快班人數不少，但對付這種來去無踪的江湖高手，却沒幾個，還故意的問了一下快班的實力，才皺着眉勉強准了韋順的請求，責成他去辦。

一個縣城，七個少女連續失踪，兩家滅門絕戶，一個新嫁娘被刦，知縣也丟了頭，一個處理失當，激起民變，就足以動搖轄子的天下，他一個四品前程，担待不了這麼大的干係，是以處處皆站穩腳步。

韋順是縣裏的人，凃元泰是他由府裏帶來的人，由韋順去辦，比較由凃元泰去辦，責任小，腳步穩，對他比較是更為有利。

他把錢起打扒下，是看出錢起奸狡油滑不可靠，懷疑錢起知情不舉，和卓布丹巴的手下人有勾結，留在身邊礙事，打錢起，也不啻是在測探卓布丹巴的反應。

韋順出了一趟城，取來十戶聯保書狀，並徇十戶之請，也在書狀上署了名。

陳晃見了書狀，立刻提訊楊仁和慕容健兩家大小。

為了維護鄉里安寧，洗刷自己的冤屈，楊仁和慕容健也當堂具了結，願意協助官府，竭誠破案。

陳晃這才在書狀上，冠冕堂皇的批准：「歹徒雖已現身，但嫌疑仍屬難免，玆為鄉里安寧着想，暫以楊慧慕容秀為質，餘人准予假釋，務竭誠力求表現，無負所望。」

自然，這是官樣文章，是做給別人看的，如非凃元泰早在暗中，與楊仁和慕容健取得默契，事情也不會這樣順利成功。

不過，陳晃處處謹慎，單單留下兩個女孩子，就不怕貽人口實，作為反擊他的利器嗎？

× ×

知縣李宗孝遇刺身死，由於疑兇尚未就逮，案懸未落，故未亡人古蕙芳，一時還不能走。

知府陳晃來後，她本想搬出去，找個客棧暫時住下，陳晃怕她住在外邊有險，又因為衙門裏的房子多，便給她單獨撥了一個小院，留她仍在衙門裏住着，照應也比較方便。

古蕙芳和李宗孝，結婚雖然已有好幾年，却沒有生育兒女，伺候她的只有一個丫鬟，名叫平兒，還是夫妻倆上任時帶來的。

申末時分，韋順領着楊慧和慕容秀來到小院，見過古蕙芳，稟道：「昨天夜裏，衙門裏又來了強人，知府大人顧慮到夫人這兒太單薄了，特地從女監裏提出兩名女犯，來替夫人值夜，來叩見過夫人。」

兩位姑娘襝衽一福，只行了一個漢人的常禮。

古蕙芳微微點了一下頭，道：「未亡人所以未從先夫於地下，僅在等候案情水落石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不要再連累旁人，麻煩大班頭，代妾身申謝大人的德意，把人還是帶回去吧！」

韋順道：「請夫人體恤下情，這是大人的令諭，卑職不敢作主。」

古蕙芳道：「也罷，待妾身親自前去辭謝。」

沒容她站起身來，楊慧即時說道：「求夫人開恩，我們姊兒倆是冤枉的，大人說只要能伺候夫人滿意，案子一定，就把我們釋放，求夫人賞給我們一個報効的機會。」

古蕙芳仔細打量一下二位姑娘一眼，嘆息一聲說道：「妳們年紀還輕，這兒凶險太大，不要再給我增加罪累，我不能留妳們。」

平兒道：「怪可憐的，夫人就把她們留下吧……」

「住口！」喝住平兒，古蕙芳道：「如果妳不是我從家鄉帶出來的，路隔得太遠，我也早就把妳打發走，不准多嘴！」

誰說也不成，她的態度很堅絕。

韋順見不易挽回，道：「待卑職去請示大人，再作決定。」他想藉故溜開，轉身就走。

古蕙芳臉色一沉，喝道：「站住，把人帶走！」

兩位姑娘再也就不下去，只好一起告退，跟着韋順走了。

只因失踪少女，有兩起是發生在卓布丹巴未來以前，陳晃懷疑李宗孝另有仇家，孤男寡女，為了避嫌，他不願意親自前來，又不便像問案那樣，把古蕙芳請到堂上去，這才想借重兩位姑娘伺便探問，不料一番苦心，竟沒用上。

還有，夫妻倆同睡一張床上，刺客可以獨殺知縣，而不殺夫人，他也解不開，猜不透。除非有証據，古蕙芳也構成罪嫌，更不便直接問，想來想去，也以派人留在她的身邊，間接而細心的觀察和探詢，比較適宜，不料也落了空。

韋順和兩位姑娘走後，平兒悄聲道：「該把她們留下。」

古蕙芳道：「留不留都一樣，說不定不留還好些。」

聽口氣，彷彿不像主僕，難道其中還有文章？

× ×

天剛黑，凃元泰和杜萬就到了城隍廟，埋伏在兩側房上，以觀動靜。

昨夜的謎沒打開，始終不能去懷，所以今天夜裏又來了。

廟裏只有主持帶着一個小徒弟，都是土生土長的彭城縣人，此外，再沒有第三個，連借宿的也沒有，殿與神像也沒鬼祟，這是一清早早就檢查清楚的，可疑的成份實在不大。

兩個人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廟外，目注神凝，像貓兒捕捉老鼠那樣的專心一志，絲毫也不敢大意，縱是疑兇有了警覺，今夜未必再來，也不能放鬆。

下弦月慢慢的升上來了，彎曲得像一塊吃剩下的西瓜皮，光綫是那麼昏黃而暗淡。

燈火却一盞一盞的漸次熄滅。

沉黑的夜影，恰與明顯的月光，形成強烈的對比。

伴隨更鼓的敲擊，凃元泰和杜萬心情漸漸的緊張起來。

突然，兩聲人語，傳入耳際！

「你該走……」

「噓！」

隱隱約約，似是一個女人的話聲，被男人截斷。

聲音靠近凃元泰隱藏的這一邊，是從住戶人家裏傳出來的，只因聲音太輕，發生的又是那麼突然而簡短，無法判清是那一家，但絕不會太遠。

微一遲疑，一條人影已經竄出屋面，如電一閃，即已掠過對街，飛縱而去。

是一個頎長青年，今夜還沒起霧，是以看得很清楚，可惜只是一個側面。

「那裏走！」凃元泰身形暴起，急急的追了下去。

二丈街面，那人一掠而過，有如康莊大道，既輕鬆，又快速。

凃元泰在江湖上，字號雖然響亮，輕功比那個人可就差多了，他得落在街心，才能再縱上對街的房頂，這一下再上，就誤的時間只不過一剎，但當他再縱上房頂，那個人已在四五十尺開外，去勢如風。

杜萬與凃元泰的武功，在伯仲之間，自不可能創造奇蹟，緊隨凃元泰身畔，默默的追隨着。

那青年頭都沒有回一下，認準方向，一直往南，片刻之後，越過城墻，從從容容的走掉了。

楊仁父子現在何處，慕容健夫婦帶着慕容達，又去了什麼地方，還有韋順與得力的捕快，何以無人攔截？

凃元泰和杜萬，儘管愈追距離愈遠，仍舊緊追不捨，但在看到那個青年越城而去，長嘆一聲，居然也沒有再追。

今天夜裏，出奇的靜，也出奇的怪，街頭巷尾，崗哨如林，凃元泰那聲大喝，好像也全沒聽見，全都沒有動。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 ×

女峨山在彭城縣南三十里，茂林修竹，風景優異，三舖驛路，行經西麓，是個遊玩的好去處，交通也很方便。

林木深處，有一幢茅屋，竹籬為墻，不知什麼高人雅士懂得納福，住在這兒。

三更過後，一條人影，恍如幽靈鬼魅，躍過籬笆，飄落院心，輕得像掉下來的一片竹葉，沒有發出點滴聲響。

「是超兒嗎？」屋子裏立刻傳出來一個蒼老的聲音，好精湛的功力。

「是我，師父還沒休息？」來人答着話，已經開門走了進去，剎那之間，亮起燈光。

茅屋三楹，一明兩暗，左間一張木榻上，趺坐着一個老人，瘦骨嶙峋，微帶病容。

進屋的是個青年，二十多歲，清秀的儀表，精神奕奕，粗布短裝，掩不住超拔氣質。

病老人看了徒兒一眼，問道：「弄明白了沒有？」

超兒道：「那個女孩子是武聖的後人，名叫岳雯。」

病老人噢了一聲，道：「將門虎女，這就怪不得了，以後不准跟她親近。」

「知縣不是她殺的，」超兒急忙代岳雯申辯。

病老人聽了，似乎很不高興，煩躁的說道：「不是為這件事。」

超兒不懂，惶惑的問道：「她人品不壞，武功也不在徒兒以下，師父，您不是說過……」

「你不配！」病老人憤怒的截斷了他的話，渾身也在抖顫。

超兒自幼從師，知道師父每當怒到極點，就會這樣，慌忙賠罪道：「都是徒兒不好，惹師父生氣，以後我不跟她來往就是了。」

病老人闔上眼，沒有再理他。

超兒待立一旁，也不敢走開，心裏可着實納悶。

他知道師父對於岳武穆非常崇敬，尤其對武聖說的這幾句話：「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則國事可為……」認為是千古不磨的至理名言，怎麼今天聽說岳雯是武聖的後人，會一改常態，不教自己和她親近，還說自己不配？

「我姓管，不姓秦，假傳聖旨，害死岳飛的是秦檜，和我祖先不相干，我那一點不配？」

管超想不通，胡疑，徬徨，陷於痛苦深淵中！

想來想去，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

「自己原不姓管，而是……」

他心頭劇顫，不敢再往下想。

良久，良久，病老人一聲沉嘆，睜眼看見管超那種痛苦的模樣，才又說道：「不要胡思亂想，是我不配，與你無關，教她進來吧！」

管超道：「她沒來，師徒如父子，可否請師父詳賜教誨？」

病老人雙目陡射神光，威嚴的說道：「她沒來外邊是誰？」

管超道：「是楊仁，也是本縣一位隱俠。」

病老人斥責道：「你敢違我教訓，引來外人！」

管超道：「是他跟踪來的，徒兒本想甩掉他，轉念一想，師父急於知道城裏的事，他比較清楚，是以就任他跟來了，違背教訓，請師父責罰。」

病老人厲聲道：「教他走，此間不准再來！」

屋外適時傳來清晰話聲：「誤犯寶莊，楊仁知罪，請勿罰令徒，此間隱秘絕不外洩一字。」

語畢，微風倏起，剎那遠去。果然是楊仁。

今夜多了幾個高明的幫手，也有了週詳的佈置，目標仍以卓布丹巴為對象，楊仁埋伏城南，故凃元泰杜萬追至城根，見管超已越墻而去，即不再追。

楊仁躡踪到女峨山，一字不遺，把病老人師徒的對話全聽到了，原想藉機攀交，不料病老人個性孤癖，拒人千里，他只好走。

不過，楊仁雖然懷着惆悵的心情走了，但此行的收穫仍舊很大。

第一，病老人師徒不是壞人，城中血案和七女失蹤，與他們無關，這是毫無可疑的。

第二，病老心懷隱痛，並非毫無心肝，這可從他派遣超兒偵察這件事看得出來，必要時可能還要伸手管一管。

他眼中陡然顯露出一縷希望的光芒，加快速度，飛返縣城。

× ×

忠烈廟是宋朝建炎年間，專爲知州王復建築的。

金兵南侵，攻打徐州，知州王復親率軍民激烈抵抗，終因强弱懸殊，城破死節，闔家一百多口，也被殺戮極慘，其後權理知州趙立，表奏朝廷，欽准建朝，以慰忠魂，並賜號忠烈。

自宋室南遷，到元朝入主，這座廟反而不如燕子樓還能被人注意，荒涼殘破，自是不言可知。

但這座廟的位置好，正當東大街，每天來來往往經過的人很多，廟門又整年不開，日子一長，便被苦哈哈看中了，擺上子飯攤子，原本是兩家，也許是生意不理想，幾個月前，便全頂給了一個姓吳的。

吳老闆很能幹，伙計也全都換上了年青力壯的，幾個月下來，生意果然日有起色。

這個地方，錢起以前查過，沒有查出什麼名堂來，韋順接手以後，却在附近的店舖裏，埋下了暗樁。

自然，暗樁不止這一處，所有城內和近郊的名勝古蹟以及庵觀寺院，凡是十戶長力量達不到的地方，全都有。

他總懷疑歹徒的落腳處，在民家的成份少，這種易被忽畧的地方，可能性反而比較大。對付江湖高手，他和捕快全沒大用，只有這種地方，才有他表現才能的機會。

今天，吳老闆的飯攤子上，來了一個大肚漢，天都快到未正時分，所有的客人全都走光了，大肚漢的酒客似乎還沒盡與，又要了一壺。

吳老闆做生意的手段，還眞高明，還去親自陪客喝了兩杯，談一陣子才走開。

也許該韋順露臉，他是在幾處輪流，今天偏巧在這裏，就隱身在緊鄰的一家小店中，隱隱約約聽到幾句不全，但極可疑的話，大肚漢走後，他還遠遠的釘了一陣梢，一直看到大肚漢出了北門，上了船，才急急的趕回縣衙，報告知府。

韋順聽到的片段消息，是這樣的：

大肚漢問：「怎麼樣？」

吳老闆答：「不能動。」

大肚漢問：「就楊仁和那個野丫頭，你們就怕了？」

吳老闆答：「問題在李宗孝不在縣衙，還沒有找到他的藏處。」

「上次宰的是誰？」

吳老闆答：「老五至今沒露面，我懷疑是他。」

大肚漢問：「靈柩停在什麼地方？」

吳老闆答：「城隍廟，頭沒了，查也沒用。」

大肚漢警告說：「瓢把子可等得不耐煩了，轉告老三，教他斟酌辦。」

吳老闆答：「老三也說了，最好再派幾個得力的人來。」

大肚漢最後說：「話準會帶到，我走了。」

這是韋順經過整理串連成功的，他聽到的沒有這麼完整。

根據韋順這份報告，再一對照楊慧和慕容秀的觀察，也說古蕙芳和平兒似乎都有一身不俗的武功，很明顯，知縣本身就有了問題，極有可能是別人冒充的，而這個人也必是武林健者，江湖俠士，否則，歹徒行刺時，便不會聲息未出，就鎩羽失手，連縣衙裏的人都沒有驚動。

如果這一推斷不錯，李宗孝和他的眷屬，又到那裏去了，與這個冒充他的人又是什麼關係？

不論正邪，善意或惡意，知縣衙門裏，斷不容許有這種情形存在。

知府陳晃雖然極不願意去訪問古蕙芳，事情演變到這種地步，也不得不硬着頭皮，親自前去解開這個謎團。

不過，他帶去的人多，除了兩個女孩子外，還有府縣兩個班頭楊仁與慕容健。

去的時候，眉頭深鎖，回來的時候，已畧見開展，究竟談了一些什麼，不得而知，但也不難想到，必定已經有了相當的瞭解和默契，要不然，眉頭怎能開展得。

× ×

當夜，烏雲蔽天，風也很大，愈使這個多事的縣城，增加了緊張與恐怖。

定更過後不久，忠烈廟前有了輕微的響動。

只聽一個低沉的聲音說道：「吳祿，你小子可眞會享福，一個人暈上啦，伙計呢？」

「都回家了，守在風口裏，這教享福？」是吳祿的埋怨聲。

接着便是倒酒的聲音，「嘩！嘩！嘩！」一共是三次，然後，吳祿的聲音又起：「太黑了，看不清，大碗來吧，還有沒有？」

低沉的聲音說道：「三個還不够，老三什麼時候來？」

吳祿道：「說是二更，今天天氣好，也許能够提前來。」

以後就是喝酒，倒酒，吃菜的聲音，再沒人說話。

看樣子，今夜又要舉動。

奇怪的是，官府已知這裏是歹徒聯絡中心，白天都有人監視，夜裏怎麼反倒沒人？

噢！那個被歹徒稱作老三的人，是謀刺縣官的首腦人物，想必等他來，再一網打盡。

嗯！大概是這樣的啦！

時間一分一秒的逝去，兩方面的人，都在等待……等待……等待……

「邦邦！噹噹！邦邦！噹噹！」

三更鑼鼓已從遠而近。

「老三」仍然不見影踪。

驀的，一處火光冲天而起，墨黑的夜色中，看得十分清楚，是城西！

忽聽一人喝道：「我們上了當，快去看看！」是凃元泰的聲音。

即聽衣袂破風聲接連而起，已有數人迅速遠去。

一動全動，只有幾條人影，撲奔忠烈

廟。

「來得好，老子就是爲了伸量你才來的！」是那個低沉的嗓音。

「廢話少說，看掌！」楊仁接住了這個狂徒。

其餘的幾個人，也都有了對手，激烈的戰鬥，立刻展開起來。

刀閃寒光。

掌風雷動。

沉黑的夜色中，已經分不出來誰和誰，但從拚搏的激烈來觀察，歹徒身手也不庸俗。

倏忽間，東北方又冒起一個火頭，隱隱約約還有驚呼慘叫。

眞不知歹徒究有多少人，從什麼地方進的城，企圖又在何處？

× ×

火光映照下，岳雯以一敵三，一把劍波翻浪湧，矯矢如龍，左手裏還握着一把寒光閃閃的飛刀。

圍着她從三面夾攻的，是兩個護衞和一個喇嘛，都是卓布丹巴帶來的侍從，兩把劍，一對鈸，配合嚴密招式狠毒異常。

岳雯被圍在核心，攻守從容，毫無懼色，嬌俏的身形，穿梭在三個强敵之間，滑似游魚，動如脫兔，看似險極，其實閃，展，騰，挪，俱有法度。

圍攻她的兩把劍，劈，刺，揮，挑，都只差着那麼一兩寸，都被岳雯巧妙的閃開了，夠不上部位，險是險到了極點，妙也妙到了極點。

一對鈸大如輪，每一揮動，風生十步，不時還發着懾人的磨擦雷鳴。

鄰近的老百姓都被驚動了，趕來帮助救火，每一張驚懼的臉上，都流露着對於岳雯的關切，沒有一個人，不替她捏着一把冷汗。

火場外圍，地面上躺着三個人，兩個男的，一個少女，不知是傷是死？動都不動。

旁邊還站着一個少女，如梨花帶雨，嬌怯的面容上，滿佈淚痕，似乎是負責看守地面上躺着的三個人，然而兩隻糢糊的淚眼，却盯着鬥場，緊張的呼吸彷彿都要停止了！

激烈拚搏中，遠處突然傳來一聲大喝：「住手！」

「嗖！嗖！嗖！嗖！」隨聲掠落凃元泰，杜萬，和兩個得力的捕快。

場中的四個人，好像都是聾子，拚搏的反而更加如瘋似狂，似乎都想在這刹那間，把對方放倒。

現場情況，一目了然，凃元泰心裏已經有數，岳雯是被迫應戰，無奈對方想殺她滅口，想停停不了。

他本人沒顧慮，大不了甩手一走，可不能不替知府陳晃顧慮，論勢力，一個小小的四品官，可敵不過皇帝面前的紅人，但轉念一想，自己是幹什麼來的，現成的證據怎能錯失，有了證據，又怕他何來，微一躊躇，已有計較，二次揚聲喝道：「三位大人請住手，這是地方上的事件，卑職還能處理。」

喇嘛和護衞，再也不能裝糊，但還狠厲的連攻了三招，沒有得手，方才一躍跳開。

在這刹那間，喇嘛已經想好說辭，退後站穩，指着岳雯說道：「她是謀刺國師欽犯，着即拿下。」

凃元泰那會聽他的一面之辭，雙目一瞪，移注岳雯，佯怒喝道：「小小年紀，怎可大胆妄爲，妳叫什麼，受何人指使，還不從實招來！」

粉面一寒，岳雯嬌叱道：「瞎了你的狗眼，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不會去問秀兒！」

微側嬌軀，一指旁立少女。

護衞中一人離她較近，乘她側身之際，驟施偷襲，誰都沒有料到，但見寒光，聲都沒出，一劍便橫裏刺去。

倏閃疾落，鮮血已噴射而出。

岳雯應變奇速，一劍把護衞的右手，齊腕斬斷，自己救了自己，飛起一脚，把護衞踢翻，快得連凃元泰想提警告都來不及。

喇嘛和另一護衞見勢不妙轉身就逃。

杜萬已經取出一隻金梭，原本想用來搶救岳雯的，沒有用上，這時却照準喇嘛的背後打去。

喇嘛實非庸手，只因岳雯比他高明的太多，所以顯得不濟，防備暗器可綽有餘裕，回手一鈸，便把金梭打飛了。

岳雯原想追，瞥見東北方又已起火，恨道：「人證已交給你們，提防滅口！」顧不得詳說經過，身形起處，業已騰縱而去。

× ×

另一處火場是城隍廟，一共來了兩個歹徒，目的在驗屍。

死者頭顱已失，被殺十多天，且已腐臭，不知還能驗出什麼。

歹徒似乎沒有想到這一點，一個亮着火摺子，一個開棺。

棺材已經釘死，開啓時聲音已够大，這個人濃眉環眼，連鬢鬍子遮去半邊臉，高大兇猛，性子很躁，棺蓋的頭才被撬起半尺多，掌上一貫力，棺蓋竟被震飛，那摔在地上的聲響，就更大得嚇死人。

這麼靜的夜，居然不怕驚動官府的暗樁。神色上一點都不驚恐，眼睛都沒有向四週掃一掃。

怪了，居然就沒人過問。

是了，凃元泰和杜萬都去了忠烈廟，大概沒再另外派人。

他用的兵器是雙懷杖，已經取到手中，只用右杖挑起死者衣袖，瞄了那麼一眼，便道：「照預計行事。」

拿火摺子的那個歹徒，身上敢情還帶着松香硫磺等一類易燃的東西，到處一撒，便放起火來。

「打！」房上適時打下來一叠屋瓦。

原來房上有人，料必也想知道死者究竟是誰？是以才任憑歹徒驗屍事先沒有阻止。

屋瓦落地傳出一片碎裂聲響，房上人並未現身。

大鬍子一陣哈哈狂笑，道：「藏頭露尾的鼠輩，胡大太爺來會你！」

「嗖！」的一聲，即往屋瓦擲落處，縱撲了上去，如非狂妄，便是有恃無恐，才能不怕伏擊。

但剛竄上屋頂，「唰！唰！」破風聲中，已交叉射來兩排勁疾利箭。

雙懷杖掄動如輪，格飛利箭，胡烈狂笑道：「慕容健，狗雜種，除非你，調動不來這羣韃子兵。」

「不含糊，眞看不出你還粗中有細，廟裏地方太窄，慕容健在街上等你。」果然是慕容健。

「接杖！」呼呼勁風中，胡烈掄動雙懷杖，已經撲了下去。

「來得好，看劍！」慕容健用的是劍，杖重劍輕，他不敢硬接，避開來勢，方才還擊。

另一歹徒名叫于侃，待火勢已成，方才出去。

丁逸芬揮動綉鸞刀把他接住。

兩個歹徒，十分慓悍，雙懷杖大開大闔，砍山刀直劈橫掃，全是進手招式。

慕容健夫妻僅能仗着靈活身法，閃展騰挪，避實擊虛，從一交上手，就落在下風，吃着兵器的虧。

弓箭手隱在一旁，看着乾着急，揷不上手，幫不上忙，惟恐射到自己人，有箭也不敢亂放。

慕容達原本也跟父母在一起，只因胡烈說的那句：「照預計行事。」慕容健多了心，立刻吩咐兒子趕回縣衙報信，還沒有回來。

交搏不到二十合，「嗆」的一聲，丁逸芬的左手刀，被于侃磕飛了，剩下一把刀，就更加吃力了。

慕容健心靈受到牽制，一個疏神，右肩頭被杖尖掃着了一點，寶劍幾乎脫手，嚇出來一身冷汗。一個箭步，斜着竄出去兩丈。

胡烈看在眼中，怎肯錯過這個大好機會，足尖輕點地面，微一點彈，猶如惡虎撲羊，跟踪便追了過去。

慕容健右臂似乎猶覺酸痛，用不上力，落地卽起，又向前邊縱去。

胡烈愈發得意，如影隨形，緊密地追擊。

又這樣縱逃三次，慕容健倏忽向右一個急旋，劍交左手，驀的刺了出去。

胡烈萬沒料到對方，還敢情急反噬，疾揮右杖迎拒。

殊不知恰正落入慕容健的算計之中，胡烈右杖方起，卽被慕容健空着的右手，一把抓住，左手劍也已遞實。

胡烈招式被封，只覺右側一痛，警覺敵劍業已及體，情急勢迫，逼得只有棄杖暴退。

儘管他應變得宜，敵劍業已破肚入肉，緊隨他暴退的身形，一股血箭也已激射噴出。

這是一招險而又險的險招，慕容健見妻子鋼刀脫手，危在頃刻，敵手太强，自己又無法撤招應援，急出來的這麼一招。

關鍵在旋身，換手，出招，封杖，必須一氣呵成，巧，快，準，一點都差遲不得，尤其是封閉胡烈的右杖，是關鍵中的關鍵，寧可廢掉一隻右手，也不能敎胡烈掄開，否則，情况便要完全改觀。

自然，彼此身法的巧拙，速度的快慢，精細與粗心，以及胡烈握杖的姿式，等等相關的因素，匆促之間，都已衡量清楚，利與害各佔一半，爲了救援妻子，顧不得那麼多。

胡烈裹住傷口，暴退站穩，試一吸氣，覺得似未傷到腸臟，兇心頓時又熾烈起來，展目望時，慕容健已在三四丈外，正在往回飛奔，不禁怒喝道：「狗雜種！你跑不了！」放開脚步就追。

他這一喊一動，顯示傷勢不重，「刷！刷！刷！」立刻招來了一批箭。

他右手捂住傷口，不敢離開，只剩下一根左杖，防護難週，腿上又中了一箭。

丁逸芬武功原本不弱，只因沒在江湖上走動過，缺乏實際經驗，不免膽怯了些，等到左刀被震出手，丈夫又似落敗逃離，兒子又無影踪，除了自己，誰也不能倚靠，不知不覺招式反而緊密起來。一把刀的威力，反而比兩把刀時强多了。

常言說得好：「一夫拚命，萬夫難當。」她現在的情形，就像一隻受了驚的母老虎，兇狠潑辣，兼而有之。

急切間，于侃難以取勝，又見胡烈受傷，已向暗影中逃去，而慕容健又已向回奔來，一刀逼退丁逸芬，脚下立刻也揩了油。

他又那裏知道，慕容健右手虎口已被震裂，現在只是一個空架子，虛張聲勢，激勵妻子的勇氣罷了！

岳雯已經到了一會，也許是因見慕容夫婦沒有落敗，也許是心有成見，隱身暗中，沒有出手，兩個歹徒逃走，也沒有攔，又悄悄的離開了。

城中火起，歹徒現踪，幾個知名的高手，都被纏住了，知縣衙門也來了一批夜行人。

乘虛而入，顯然是預謀。

濃厚的雲層，遮住了星月，知縣衙門裏，也沒有一盞燈，黑漆漆，夜沉沉，到底來了多少，又有什麼企圖？

這就耐人尋味了！

嗯，有了明顯的象徵。

幢幢魅影都隱沒在第三進。

這一進是古蕙芳帶着平兒暫時借住的，爲了一個寡婦，也值得這樣勞師動衆？

隔了片刻，忽聽一個沙啞的嗓音說道：「屋子裏沒有人，不知賤婢躲到那裏去了？」

咦！還眞是爲着古蕙芳來的！

另一個尖酸刻薄的人說道：「陪知府睡……呃！」話沒說完就倒下去了。受到了無情的嚴懲。

「留神簷下，退！」不知是誰，提出警告，聲落人到，一條高大人影業已掠落院中。喝道：「蘇薇！那個冒充李宗孝的想必就是呂琪，妳們不講江湖義氣，無緣無故亂淌混水，仗着繡花針無影無聲，已經傷了我好幾個弟兄，今天誰也救不了妳們，還不現身償命！」

口氣狂，武功着實也不弱，話剛說完，警覺身後有異，一道寒光已隨旋身之勢，挾刺耳風聲劈下，夜黑如墨，看不清是刀是劍或其他兵器。

「哼！」一聲冷哼，倏又從身後傳來一聲，道：「名震兩淮的金眼鵰也不過如此！」

金眼鵰一式劈空，敵人又已到了身後，這份快，使他驚出一身冷汗，不敢怠慢，回身又是一招。

這一招，比第一招更快更狠。

「瓢把……啊！」

從沙啞的聲音金眼鵰聽出是探路的弟兄，但因這一招禦敵防身，太快太狠，聽是聽出來了，再想收勢，已經來不及了，活生生的劈死了自己人！

「好刀法！」敵人這次沒有動，也沒有還招，但這冷諷，比還擊還要敎金眼鵰難堪。

「你是誰？」金眼鵰含怒喝問。

他凝足目力，也僅看出是個幪面人，就探報所得，已知官私兩面的高手中，身法沒有這麼靈巧快速的人，心裏又驚又怕，是以沒敢再出手。

「嗖嗖」連聲，房上又下來了幾個人，成扇面形翼護在金眼鵰左右。

幪面人道：「我是誰，你不要管，有幾句忠告，希望你能夠接納，願意不？」

金眼鵰道：「尊駕身手不凡，又不願以眞面目示人，諒非無名之輩，也替一個認賊作父的人撑腰，馮某爲你惋惜。」

幪面人道：「別說得那麼好聽，你拿了別人一千兩金子，替卓布丹巴賣命，難道就不覺得慚愧？」

「胡說！」金眼鵰分辯道：「李宗孝狐假虎威，妄殺無辜，我是怒打不平，豈是替韃子賣命的人！」

幪面人仍舊耐着性子說道：「你也許受人利用，還不知道，卓布丹巴不是天生的喇嘛，他也有父母親人，李宗孝同案處決的人犯，就有他的族人在內，卓布丹巴不便出面，才輾轉託人找到你，李宗孝傷重不治，在路上就死了，你還不完不休想幹什麼？」

金眼鵰道：「這麼說，在路上替李宗孝解圍的人，也有尊駕一份嘍？」

幪面人道：「不錯，冒充知縣前來接任的，也是在下，怎麼樣？」

金眼鵰道：「我手下不能白死。」

幪面人道：「這好辦，你把擄去的少女交給陳知府，想比劃，我們另約時間和地點。」

金眼鵰道：「馮某沒這麼好打發，另約時地也太費事，不如就地解決。」

「人已不在你手對不？」幪面人續又說道：「有人夜闖禁宮，韃子頭兒已經知道詳情，日內可能就派人來，卓布丹巴泥菩薩過江，自身都已難保，我念你尚無大惡，才好意提醒你，願意作證……」

「殺！」沒等幪面人說完，站在金眼鵰兩側的，已搶先發難，刀劍併舉，夾攻而上。

金眼鵰不由自主，也跟着行動起來。

幪面人一面迎擊，一面喝道：「放下兵器，站在一邊的免死！」

「你有什麼了不起！」兩道寒光挾破風銳嘯，已摟頭劖下。

幪面人似乎也有幫手，房上，地下，一動全動，顯而易見，跟着金眼鵰來的，混雜着也有卓布丹巴的親信，卓布丹巴如果都不能自保，他們自然更沒活路，情勢逼到這一步，不得不挺而走險了！

殺死幪面人和他的幫手，消滅一切證據，這是他們確認可以自救的唯一途徑，除了這麼做，再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無數道光綫，橫揮竪劃，交織成網。

無數條魅影，此來彼往，如電穿梭。

剎那之間，知縣衙門頓變成了屠殺場所。呼嘯夜風，更助長了恐怖氣氛。

戰馬怒嘶，起自四面，鐵蹄動地，密如擂鼓。

對對氣死風燈，引導着步兵行列，也一起向知縣衙門，圍攏過來，個個弓上弦，刀出鞘，殺機瀰漫。

「狂徒要造反，見着就給我射殺，不要放走一個啊！」

這是誰的令諭，那麼狠毒，不分良莠一律屠殺！激戰中，幪面客的聲音陡然揚起：「馮老兒，聽到了沒有，韃子要一網打盡，恕不奉陪了，走！」

但見三條人影，穿空射起，疾如電閃，一瀉無踪。

「有興趣，另外找地方，我們也走！」是金眼鵰馮林的聲音。

竄逃的人也多。

驀的，一條電疾人影，如飛將軍自天而降，迎着這批剛剛竄騰起來的人，劃空曳落。上下交錯間，「砰砰」爆出幾下子拳掌交擊的聲音，只聽一個清朗的話聲說道：「你們是誰打官司！」

這個人的身法，似乎比幪面客還快，話沒說完，又已騰縱而起，左脇下彷彿還挾着一個人。

另外一條窈窕人影，略差數步，也如驚鴻一瞥，跟踪而去。

「不要放走這兩個人，追！」適才那個發號令的人，居然在馬步兩隊之前，搶先趕到。咦！他還帶着一批江湖高手，啣尾追了下去。

「打！」緊隨這聲嬌叱，兩道寒光，恍如閃電開花，倏忽爆散成一片光雨，迎着這批追截的人，漫天洒落。

沉黑的夜色中，但聽「噓噓」嘶嘯，與聲聲慘號，以及重物摔落屋，和「吧吧」瓦片碎裂的脆響！

× ×

三更過後，竹廬裏還亮着燈，病老人好像還沒睡，靜悄悄的不知在做什麼？

房門開處，管超和岳雯一閃而入，管超的左脇下果然挾着一個人，但已渾身浴血，失去了知覺。

「伯父好！」屋子裏再沒有別的，不須管超再作介紹，岳雯斂衽一福，行禮問好。病老人上下端詳了一眼，點了點頭，含笑說道：「很好，與超兒恰成匹敵，我放心了，那個人是誰？」

岳雯臉上一紅，含羞低下了頭，芳心深處，却十分喜慰。

管超道：「楊仁次子楊明，欽差先站已到，聽口氣恐怕要玉石不分，替他留個後代。」

病老人道：「你要有始有終，速去後洞，趕快替他療傷。」

「後洞？」管超若有所悟，悚然一驚道：「沿路可能留下血漬，徒兒知罪，願全力誅除頑敵。」

「快去，如敢抗命，今生休想再見！」病老人聲色俱厲的喝斥。

管超不敢違抗，含淚跪下磕了一個頭，有如生離死別那樣的悽慘，哭聲道：「恩師保重。」出了屋子，卽已淚如泉湧。

岳雯聽得似懂不懂，默求的跟在管超身後，沒聽發問。

（下期續完）



新派詭異俠情緊張小說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天殺星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如意嫂施展狐媚手法，把受了內傷的三郎哄得自吐藏金地點，而仍不知危在燃眉。黑心書生羊百城與方姓漢子在及第客棧投宿，被劍王宮劍士發覺，由天絕叟率四名錦衣劍士到來圍攻，羊百城自知不敵，躲在房中，由方姓漢子應戰，方姓漢子自料就算能殺死四名錦衣劍士，也難與天絕叟一搏，遂伺隙越牆逃去。錦衣劍士欲追，天絕叟大聲喝阻，他誤以爲天殺星仍在房中，命四劍士去把西廂房包圍起來，這時，房中的黑心書生已洗去易容藥物，以本來面目，滿含笑意的自房中走了出來——

＊＊＊＊＊＊＊＊＊＊＊＊＊＊＊

艷毒如意嫂

黑心書生快步走下台階，冲着四人一抱拳道：「四位老大哥好！」

四名錦衣劍士一下全成了木頭人，呆在那裏，張目結舌久久說不出一句話來。

鐵笛生孔鳴手一指，訥訥地道：「你……你是小羊？」

黑心書生躬身道：「正是小羊，孔大哥，你好！」

天絕老魔大步走了過來，鐵青着臉孔道：「這小子是誰？」

寒山秀士忙道：「是本宮的一名藍衣劍士。」

他不待老魔有所表示，又轉過臉去，注目冷冷道：「這是怎麼回事？快說！」

狠狡天殺星

黑心書生歛起笑容，深深嘆了口氣道：「說來一言難盡——」

他見無人開口，都在等他繼續說下去，才又嘆了口氣道：「上個月小弟奉了公差，本擬前往湘西，於路過此地時，無意中獲悉那天殺星那小子已自宮中逃出，正在洛陽一帶招人組幫，小弟認爲這是個難得的立功機會，便決定化名投入，不想開始時尙稱順利，後來便漸漸露出了馬脚，到了前幾天，終於爲剛才那個姓方的所挾持……」

鐵笛生四下溜了一眼，擺擺手道：「好了，這裏不是說話之所，大家一起先回客棧，等見了艾老總，再說不遲。」

× ×

天色終於漸漸的黑下來了。

店堂中的燈，已全部點亮。

剛點亮的燈，燈光似乎特別微弱，人在燈下走動，看上去往往只像一團模糊的影子。

一條纖巧的人影，悄悄穿過店堂。

「看到了沒有？」

「看到了。」

「就是那女人？」

「是的。」

「再辛苦一趟怎麼樣？」

「照辦。」

「別嚇壞了她，只要跟在後面，看看她去的什麼地方，或是去幹什麼的，就可以了。」

「好！等會兒房間裏見面。」

×　×

廂金甲推開房門時，滿臉都是笑容。

申無害躺在炕上沒動：「怎麼樣？」

廂金甲笑了笑道：「底下就全瞧你的了！」

申無害道：「那女人幹什麼的？」

廂金甲笑道：「買藥。」

申無害道：「買什麼藥？」

廂金甲笑道：「傷藥。」

申無害道：「買副藥要去這麼久？」

廂金甲笑道：「買一副藥當然用不着這麼久。」

申無害眨眨眼皮道：「你大概這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一個女人進藥舖子買藥吧？」

廂金甲笑道：「你這句話的意思我聽不懂。」

申無害道：「否則你何以如此高興，自從進得門來，臉上幾乎一直沒有斷過笑容？」

廂金甲笑道：「我不是高興，我只是感到有趣而已！」

申無害道：「是那女人有趣，還是她買的藥有趣？」

廂金甲笑道：「都有趣。單是一個女人不會有趣，單是一副傷藥也不會有趣。如果一個女人爲買一副傷藥連跑兩間藥舖子，向第一家舖子說：『我家男人受了傷。』向第二家舖子則說：『穀倉子裏鬧耗子』又如何呢？你聽了如果仍然一點也不覺得有趣，一點也不覺得可笑，那就正如天絕老魔所說：『算你，涵養好』！」

申無害只有承認自己的涵養並不好，因爲他不等對方話完，就忍不住笑出了眼淚。

×　×

藥已煎好。

滿屋子都是苦澀的藥味。

人參並不苦，當歸也不苦，很多藥都不苦。

很多藥非但不苦，有時聞起來甚至還別有一股香甜之味，然而，奇怪的是，只是幾味藥合起來一煎，就永遠只有一種氣味：又苦又澀！

不過，又苦又澀的藥味，在一個健康的人聞起來，固然不大好受，但對一個病人來說，卻是一種很大的慰藉。

藥是治病的，每一種都能治病，甚至一種藥能治好幾種病。

一個人生了病，只要大夫不搖頭，只要大夫還肯開方子，便表示他的病並非不治之症！

希望和信心，也是一味藥。

而且是最好的一味藥！

一個人若是對自己先已失去了生存的希望和信心，還能指望別人給他一些什麼呢？

三郎似乎已經睡着了，這時，忽然緩緩睜開眼皮，他顯然是被這一陣藥味薰醒的。

他掙扎着坐了起來，臉上浮起了笑容，氣色已比剛才好看得多了。

他在燈下望着她的每一個動作，目光中流露出一片感激之色。

花娘從爐子上端起藥罐，用藥篩濾去藥渣，然後把藥倒在一隻瓷碗裏，小心翼翼地捧來炕前。

她將藥碗一首送到他的嘴邊，溫柔地道：「已經不太燙了，你還是趁熱喝了吧，喝下去好好的睡一覺。」

三郎接下藥碗，用舌尖試了一下道：「還是太燙了。」

他放下藥碗抓起她的手道：「花娘，你對我實在太好了，你這樣對待我，我眞不知道將來拿什麼來報答你。」

花娘臉孔一紅，輕輕捏了他一把道：「你又說這些了。」

三郎朝藥碗望了一眼，皺起眉頭道：「你去問問店家，看有沒有棗子或冰糖，替我要一點來，我從小就是怕吃藥。」

花娘噗哧一笑，掩口道：「瞧你多孩子氣！」

她口裏雖然這樣說，但還是溫馴地站起來走了，三郎以無限憐惜的眼光，望着她的背影在門口消失，輕輕嘆了口氣，緩緩端起藥碗……

×　×

花娘拿着一包甜棗，推開房門。

「三郎。」

她輕輕喊了一聲。

「三郎！」

她又喊了一聲，三郎還是沒有回應。

三郎伏在炕沿上，身軀扭曲，兩臂懸垂，那個藥碗已在炕前變成一堆碎瓷片，她知道就是喊到明天這個時候，三郎也不會聽到她這種溫柔多情的呼喚了！

她的動作突然輕快起來。

她以熟練的手法，從桌底下拉出一大一小兩個包袱，打開其中那個大的，取出一套男裝，匆匆換上，然後，一口吹熄油燈，提着另外那個沉重的小包袱，悄悄出房而去。

這一次她沒有帶上房門。

她爲什麼要帶上房門呢？

×　×

難道她還會再回來？

×　×

如今，除了三郎交給她保管的那一大疊銀票不算，她手上提着的，是五塊金磚，足重二百五十兩正；單是這些，就已經可以使她成爲一個小富婆了！

而在這些之外，最重要的是，她還另外擁有一張可以使她由「小富婆」變爲「大富婆」的銀票……

那是一張十足兌現的銀票。

它甚至比金陵天與銀號開出來的票子，還要可靠得多。

因爲即使是天與銀號開出來的票子，它也難保沒有破損或遺失之虞，而她擁有的這張銀票，則沒有這些顧忌。

因爲它不是普通那種白紙上寫黑字的票子。

如今兵書寶劍峽的那批藏寶，知道的人只剩下她一個了，只要她不說出來，將永遠不會有第二個人知道此一秘密。

這是一張寫在她心版上的銀票！

×　×

她這次來洛陽，要找的本來是申無害，這是一個使她無法忘懷的男人。

她喜歡這個男人，也痛恨這個男人。

這次，一聽到消息，她就趕來了，實際上她根本就不知道，她趕來目的究竟是

什麼？

在城隍廟前見到那個紅衣劍士馬如龍，她起初的想法，本擬從馬如龍身上打聽一點有關天殺星的消息，但當馬如龍拿出那塊金磚之後，她的主意又改變了。

笑裏藏刀勝箭當日對她下的評語，一點也不錯，她對黃金的興趣，永遠高於一切。

那麼，她當時又爲什麼要惺惺作態，表示拒絕收下那塊金磚呢？

那是因爲她一眼便看出這塊金磚只是一隻離羣的孤雁。

一隻孤雁，打動不了她的心。她要的是整個的雁羣！

最後，她終於如願以償。

有了這四千兩黃金，其他的一切，就不重要了。

她爲什麼還要回來呢？

×　×

是的，她不會再回來了。

不過，如果她再回來一次，她一定很後悔，後悔她當時走得實在未免太匆促了些。

×　×

三郎其實並沒有喝下那碗藥。

那女人買藥去了，他感到有點冷，便下炕打開那個大包袱，打算隨便找件舊衣服，把頸子圍起來，結果他在包袱裏拖出一塊厚厚的，像布頭似的東西，隨意繞在頸子上，便又上了炕。

那睡房裏沒有點燈，他也沒有細看那是一塊什麼布，直到他上了炕，才發覺有點不對勁。

布是雙層的，兩頭還附着兩根帶子，圍在頸子上，長度也恰到好處，這樣合適的一塊布，是打那裏來的呢？

難道是那女人特地縫好了給她當圍巾的嗎？

等他取下來仔細一看，他才弄清了那是一件什麼東西——原來是女人月事來潮的一塊騎馬布！

他瞧清了，忍不住狠狠啐了一口，一面暗罵倒楣，一面把那塊騎馬布向炕頭掉去。

就這一摔，他檢回了一條命。

那塊布落在炕頭上，居然發出了很大的聲音，他覺得有點奇怪，再拿起反覆查看，他才發現這塊布竟是一物兩用，它不僅是一塊騎馬布，同時也是一個很精巧的鏢囊！

至此，他完全明白過來了！

那女人聲稱不諳武功，原來是個漫天大謊；就是再笨的人，到這時候也不難想像這女人究竟安的是一副什麼心腸了！

他再檢視那些小銀鏢，進而發覺，這女人不但會武功，而且，還很像是個大行家。

若在平時，他當然不在乎。可是，如今他已受傷，連行動都感覺困難，他會是這女人的對手嗎？

他受的傷不輕，如果再耗力氣，將來療治起來，一定更爲不易；而令他最感顧忌的是，這裏與四方客棧僅一街之隔，萬一驚動了那些劍士同僚，麻煩就大了。

他不願冒險。

想來想去，他覺得只有一個一勞永逸的方法，那便是將計就計，假死！

徼天之幸，這一關他闖過了。

雖然他知道那女人一去就不會再回頭，他還是等了足足有半個時辰，才悄悄下炕，去門上房門，並將門縫和窗戶都遮上了，方將油燈點亮，開始坐下來寫信。

這封信是寫給無情劍的。

這也是他目前唯一可走的一條路，無論是爲了保命也好，爲了報復那女人也好，他首先得恢復他錦衣劍士的身份。

他相信無情劍還會重用他，因爲他手上還有一副大牌。

×　×

南門城外，緊傍着官道，有一家騾馬行。

「萬里騾馬行」。

這家萬里騾馬行，店號雖然够响亮，規模其實小得可憐。

行裏一共只有兩部破車子，三條牲口；一匹瘦馬，兩隻老得掉毛的騾子。像這樣一家騾馬行，平日生意又冷落，自是不難想像。

可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昨天黃昏時分，這家騾馬行竟意外地成交了一宗肥得滴油的生意。

主顧是一個斯斯文文的中年人。

這中年人當時走進來聲稱將有遠行，要買一匹好馬代步，並說只要馬好，價錢多寡，概不計較。

店家聽了，只有苦笑。

行裏那來的什麼好馬？

別說好馬，就是稍爲像樣點的，也牽不出一匹來。

時下一匹純種馬，最少也得三十兩銀子左右，他即使賣盡了行裏的家當，也湊不出這樣一筆數目來。

那中年人在曉得了他的苦衷之後，連說不要緊，一面掏出一張一百兩銀子的銀票，吩咐他若是行裏沒有，可去別處代選一匹，多下來的銀子，就算佣金；不過，另外他可有個條件，馬兒買來後，在今後七天之內，不分晝夜，隨時都得有人照應，他說不定什麼時候會來，他人一到，就得交馬！

現在，這位客人來了。

店家看在銀子的情份上，打從馬兒進了馬棚，就像伺奉湯藥的孝子一樣，一直守在馬棚旁，須臾不敢離開。

這時聽得敲門的聲音，連忙一骨碌跳身而起，他打開門，本來還想說幾句恭維話，套套親近，圖個下趟，不意對方一點也不領情，牽過馬匹之後，只一擺手，就出了門。

×　×

夜色一片迷濛。

風雖不大，但吹在人的臉上，却像針扎一樣，一直痛到骨縫裏。

官道上一片死寂。

只有一棵棵落盡了枯葉的禿樹，兀立在寒風中，微微地抖索，低低地呻吟。

就在這時候，右前方不遠的一棵禿樹，樹幹突然一分爲二，一名灰衣人從迷濛的夜色中走了過來。

這人腳下並不快。

但他似乎已經算好了時間和距離，他走出來，站在官道中，正好擋住了她的去

路。

如意嫂及時勒住韁繩。

她雖然有點感到意外，却並未露出驚惶之色。

她害怕很多東西，她怕蛇，她怕蜈蚣，怕老鼠，甚至有時連一隻灶鷄兒，都會使她怕得手足無措，但絕不怕人，尤其是男人。

她走過很多夜路，像這一類的事情，她今夜並不是第一次碰上。

他知道怎樣應付。

一個男人要的，不過就是那幾樣東西，這幾樣東西都有，問題只是對方值不值得她慷慨施捨而已。

萬一迫不得已，她的這一雙手，也照樣能够殺人。

灰衣人站在那裏一動不動，似乎在等她先開口。

如意嫂淡淡一笑道：「朋友攔住去路，是不是因爲過不了年？」

灰衣人道：「不錯。」

如意嫂道：「一百両銀子總該够朋友開銷了吧？」

灰衣人道：「太多了！」

如意嫂笑了，心想這人倒够意思，給他一百両，居然說嫌多，像這樣的人，還眞少見。

她想着，已將五十両重的銀子元寶，取在手中，準備交過去。

灰衣人忽然又說道：「我的意思只是說一個人過年要用一百両銀子，實在太多了一些，普通一個人過年，有三五両銀子，也就儘够了。」

如意嫂目光一轉，忙道：「朋友的意思，我懂！朋友言外之意，是不是你另外還有幾個伙伴也得分潤分潤？」

灰衣人道：「是的。」

如意嫂道：「朋友還有幾個伙件？」

灰衣人道：「不止幾個。」

如意嫂道：「多少？」

灰衣人道：「零數難算，就取一個整數，算三萬人好了！」

如意嫂微微一呆，但馬上又笑了。

原來是個瘋子！

她笑着道：「這個帳你朋友算過沒有？一個人就算三両銀子，你知道三萬人，共要多少銀子？」

灰衣人平靜地道：「你付得起！」

如意嫂這一下再也笑不出來了。

她開始重新打量這個男人。

灰衣人推推皮風帽，微微仰起面孔，臉上流露着一抹淡淡的笑意，他這樣做無疑是爲了好讓她好好的瞧個仔細。

皮風帽底下，是一張陌生的面孔，但這人的一雙眼光，却使她有着一種似曾相識之感。

這雙奇特的眼光——她忽然打了個冷戰，彷彿一下子掉進一個陰森的冰窖中。

因爲她已想起這人是誰。

灰衣人微笑着道：「談這樣一筆大交易，不該站在這種風頭裏談，你說對嗎，大嫂？」

× ×

馬又牽進馬棚。

桌子已經抹淨。

端上桌子的菜色雖然沒有幾樣，但酒却是道道地地的陳年高粱。

申無害端起酒杯笑道：「來，人生相聚不易，我敬大嫂一杯！」

如意嫂坐着沒動，隔了很久很久，才緩緩抬起頭來道：「這樣說來，過去這幾天所發生的事，每一件事你都知道得很清楚了？」

申無害道：「是的。」

她接着又道：「照這樣說，我也沒有重新覆述一遍的必要了？」

申無害道：「是的，凡是已經過去了的，都可以畧而不提。」

她默默端起酒杯，淺淺呷了一口，忽然放下杯子，說道：「我可不可以問你一件事？」

申無害道：「可以。」

她瞪着眼睛道：「我如意嫂究竟什麼地方對你不起，你要這樣三番兩次的跟我過不去？」

申無害深深嘆了口氣，說道：「問得好！」

他聳聳肩膀，又道：「這本來是我想問你的一句話，現在被你攔在前面這樣一問，我不但無法回答，就連底下要說的話，也說不出來了。」

她的一雙眼睛瞪得更大了：「你意思是…說…說…我壞了你的好事？」

申無害又嘆了口氣道：「我已經說過了，凡是過去了的，都可以畧而不提。人死不能復生，談有何用？」

她望着他，望了很久，眼中忽然露出一絲詭秘的光芒，唇角也慢慢浮現出一片笑意。

她又端起酒來喝了一口，然後這才緩緩說道：「你也不知道那批黃金藏在什麼地方，對嗎？」

申無害沒有開口。

因爲這根本就是一個不需要回答的問題。他如果知道那批黃金藏在什麼地方，他還找她幹什麼呢？

她緩緩接着又道：「如今知道那批黃金藏在什麼地方的人，只有我一個，只要我不說出來，你就是殺了我，你也得不到一片金屑子。」

她見他默不作聲，又接着說道：「所以，我們不妨談談條件，只要你不過份貪心，條件就是稍爲苛刻一點，我也可以答應。」

申無害喝了口酒，微微搖頭道：「沒有條件可談。」

如意嫂臉上的笑容消失了。

她板着面孔道：「你全要？」

申無害緩緩地道：「是的，我全要。不過，就像上次從羅七那裏弄來的一樣，你大嫂應該知道我把這些錢財都用去什麼地方。」

如意嫂氣得渾身發抖，忽然厮聲道：「那麼你爲什麼不殺了我？」

申無害道：「爲了那些黃金。」

如意嫂道：「你不殺我，就別想得到那些黃金！」

申無害道：「我殺了你更得不到。」

如意嫂道：「那麼，你究竟打算怎麼樣？」

申無害道：「要那些黃金！」

如意嫂道：「除掉殺了我，你還有什麼方法？」

申無害道：「方法多得很。」

如意嫂道：「嚴刑迫供？」

申無害道：「這是許多方法中的一種，但並不是最好的一種。」

如意嫂道：「爲什麼？」

申無害嘆了口氣道：「對一個女人來說，最厲害的手段，便是以毀容相威脅，但你如眞將她的容貌毀去，你的手段也就算用盡了。」

他又嘆了口氣道：「同時我也不忍心這樣做。」

如意嫂的一顆心放了下來，她最害怕的，正是這件事；現在這位天殺星既表明不願這種手段加諸於她，她就沒有什麼顧忌了。

申無害停頓了一下，繼續說道：「如果你眞的不肯說出來，我也沒有辦法，我只有等待。」

如意嫂忍不住挿口道：「等待？」

申無害道：「是的，等待。慢慢的等待！」

如意嫂冷笑道：「你會有那麼好的耐性？」

申無害就像沒有聽得一般，逕自接下去說道：「我會找一處安全而又僻靜的地方，讓你吃最好的，穿最好的，住最好的，爲了怕你寂寞，我還會叫人在你居處到處都安上大鏡子，讓你可以在鏡子裏，看到自己一天比一天白胖起來……」

如意嫂跺跺脚道：「你敢！」

申無害笑了笑，道：「不過有一件事，你也可以放心，你就是想死，你也死不了，丐帮那些弟子，你別瞧他們人髒得不像樣子……」

如意嫂捂起耳朵道：「不要再說了，不要再說了！」

申無害聳聳肩膀，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又挾了一塊鷄肉，送進嘴裏，慢慢品嚼着，似乎吃得很有味。

如意嫂掏出一方絹帕，低下頭去，顫聲恨恨地道：「我活着恨你，我死了也會恨你，我會恨你八輩子，你這個無賴，你這個潑皮……你這個天底下最大最大的呆瓜……」

她拭去眼淚，忽然抬起頭來道：「你可知道，爲了那些黃金，你將付出多大的代價？」

申無害只露出傾聽的神氣，但沒有開口問什麼；他知道這女人的話，絕不是空言恫嚇，但是他不願製造條件。

她恨恨不已地接着又道：「你知道我這次爲什麼要趕到洛陽來？」

申無害仍然無表示。

她哼了一聲，又道：「你用不着裝出不在乎的樣子，我就是告訴了你，也不要緊。你爲什麼要殺人，已經不再是一個秘密；過去死在你手上的人，只是你要殺的一小部份；像『九疑三傑』，『巴東蔡大爺』，『閃電刀』辛文立，『穿心劍』公孫俠，『金狐』管四娘，『三絕秀才』葛中天，雙鳳姊妹，『玄鳳』馮美美，『彩鳳』馮眞眞，都是你要殺的人，對嗎？」

申無害很勉强的笑了一下，笑得很不自然。

如意嫂冷笑着接下去道：「你要殺的人，當然不止這些，我這只不過隨便擧幾個例子而已。現在，我不妨再告訴你，你要殺的這些人，今後一個也殺不到了。這些人，沒有一個是省油燈，他們一個對一個，也許不是你的對手，但他們只要有兩三個人聯合起來，你就奈何不了。換一句話說！你殺不了他們，他們早晚就會殺了你！」

申無害點點頭，長長嘆了口氣道：「我承認這是實情。如果這些人眞的有了防備，別說是兩三人聯起手來我應付不了，其中有幾個狠脚色，即令是一對一我都不敢說有一定的把握！」

他喝了一口酒，又道：「我知道你這次來洛陽，完全是一番好意；若是沒有這些黃金，我想你一定會設法把這個消息通知我；但是，我仍然得說一聲抱歉。以後再遇上這種事，我也許會袖手不管，但這一次的黃金，我却非要不可！」

× ×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

「恭禧發財！」

大街小巷，人羣熙攘，鑼鼓喧天，爆竹聲此起彼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人人都換上了稜摺鮮明的新衣裳，人人臉上都綻開了愉快的笑容，人人都在打躬作揖：「恭禧發財！」

新的一年。

新的開始。

新的希望。

到處都是一片歡樂的氣象……

×

在這一片歡笑聲中，眞的人人都沒有了憂愁和煩惱，眞的人人都很快樂嗎？

並不盡然。

× ×

至少有兩個人並不快樂。

這兩個不快樂的人，一個是如意嫂，一個是申無害。

如意嫂的不快樂，是不難想像的。

她已說出那批藏金的處所，並且已由十方羅漢和千面書生分別派出兩名弟子，按址動身前往，只要找得那批黃金，她便可以立刻恢復自由。

在此期間，她將和百媚仙子主婢食宿在一起，而由「小鳳」和「小鶯」那兩個丫頭加以妥善的「照顧」。

儘管幾位掌門人和黃山主婢待她都很客氣，試問：失去了黃金的如意嫂，她會快樂得起來嗎？

申無害的不快樂，則是由於這女人在萬里驟馬行的那一席話。

這女人所提到的幾個人，雖然次序有些顚倒，但却沒有一個不是他黑名單上的人物。

尤其是那個巴東蔡大爺，大烟桿子蔡火陽，更是他預計之中，緊接在魚龍掌宋知義之後就要加以捕殺的一頭老狐狸！

這些，都是他心底的秘密，屬於他一個人的秘密——

那女人憑甚麼能一口氣擧出了這麼多人，一個也沒有說錯呢？

他實在想弄個清楚。

如果他想弄個清楚，事實並沒有多大困難。

但是，他不願這樣做。 （未完）



新派奇情技擊鬥智故事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洗心環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周震川因閃電娘子武瑛失踪，擬返回武當掌門駐蹕之處，詎抵達那小道觀中，發現觀中血漬斑斑，家具凌亂，知有變故，正欲退出，化血天王曹大滿突現身，說出觀外四周伏有無雙門暗樁及設置地雷火炮，如周震川獻出墨玉耳墜子，彼當協助其脫險，周震川佯允帶他往取，曹大滿遂與他同出觀門，果見井間天率數十強弩手埋伏，曹大滿虛點周震川穴道，便押他上路，待脫出地雷火炮陣立刻發難，震落井間天後與周震川至一山洞，要周震川交出耳墜子，設若耍花樣，是自找苦吃——

****

將機脫虎口　就計伏火神

周震川笑笑道：「曹兄，咱們現在不談這個，談些別的好不好，在下反正已經服了你的化血神丹，你請我去，我還不想去哩！」

化血天王曹大滿見周震川神色自若，相形之下，顯得掌握了他生死大權的自己，還不如他沉得住氣，不免暗道了一聲「慚愧」，勉強一笑，道：「咱們除了『墨玉耳墜子』之外，有什麼好談的！」

周震川道：「我們就談談『墨玉耳墜子』也好呀！譬如說，你得到『墨玉耳墜子』之後，知不知道取寶的方法？你要是不知道，縱然得了那『墨玉耳墜子』，也等於鏡中花月，空自興嘆。」

化血天王曹大滿暗暗一愣，忖道：「眞的，那只是一副耳墜子呀！得到之後，如何取寶呢？對於這方面進一步的瞭解，我眞還得慢慢打聽，……聽他的語氣，他好像什麼都已摸清了，這倒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不可失之交臂。」

化血天王曹大滿被周震川說中了心事，但又一時拉不下臉來，不由得訕訕的一笑道：「老夫當然知道……」

周震川不讓他說下去，「噗哧！」一笑道：「你眞的知道！不見得吧！」

話聲微微一頓，故作驚人之語，接道：「據在下所知，當今之世，眞能知道運用『墨玉耳墜子』覓得多情仙子寶藏的人，只有兩個半人。」

化血天王曹大滿嘲笑地道：「你少俠就是其中之一了！」

周震川微笑頷首，道：「不錯，在下確是其中之一，但只佔了半個席位。」

化血天王曹大滿很自然的順口問道：「那麼另外兩人是誰？」

周震川一皺眉頭，猶豫地道：「這個麼？……」

化血天王曹大滿一笑道：「老夫爲人，向來是有飯大家喫，有錢大家用，『墨玉耳墜子』現在雖然已歸老夫所有，其實老夫暗中早已打定主意，仍算你一份，你看老夫够不够朋友。」

周震川笑臉一開道：「常言道『仁來義往』，曹老你既然這樣够意思，在下還有什麼可說的，我就告訴你了……」

擧目正視着曹大滿，緩緩的道：「那二個人，其一便是『無雙門』的門主……」

化血天王曹大滿眉頭一結道：「這條路行不通，另外一人呢？」

周震川道：「武當丹陽道長！」

化血天王曹大滿一怔，苦笑道：「是他呀！」

周震川道：「他怎樣了？」

化血天王曹大滿道：「他落到『無雙門』手中去了。」

周震川費盡口舌，其眞正目的，就是想探聽丹陽道長他們的情形，他最担心他們的生死問題，現在聽說只是落到「無雙門」手中，暗中寬心地吁了一口氣，道：「他本來答應將全部取寶方法告訴在下，現在豈不等於落空了。」

化血天王曹大滿轉動目光，沉吟了一陣，道：「先不談丹陽道長，你知道多少，說來聽聽。」

周震川眨了眨眼睛道：「一般人都說，多情仙子一生收藏，都藏在那『墨玉耳墜子』之內，換一句話說，只要打破那『墨玉耳墜子』，定可以發現其中秘密。」

化血天王曹大滿道：「難道這有什麼不對嗎？」

周震川道：「完全錯了，錯到十萬八千里路外去了，你要眞想打破『墨玉耳墜子』，去找個中秘密，那就够你後悔一生了。」

化血天王曹大滿道：「那她把那秘密藏在那裏？」

周震川道：「還在那『墨玉耳墜子』身上，只是在外面，而不在裏面。」

化血天王曹大滿聽得一陣迷惘，想了半天，想不出其中奧秘，搖頭笑道：「想起來傷腦筋，還是你乾乾脆脆說出來！」

周震川道：「據在下所知，那二隻『墨玉耳墜子』，其實就是一對開啓藏寶秘洞的鑰匙，……」

化血天王曹大滿心癢難耐，又急急的插嘴道：「那秘洞地點又在什麼地方？」

周震川道：「也在那『墨玉耳墜子』之上……」

話聲微微一頓，看了化血天王一眼，笑了一笑，接道：「原來，她把那藏寶地點，就繪在『墨玉耳墜子』的外面。」

化血天王曹大滿皺了一皺眉頭道：「你這話有毛病，這樣明顯的事，誰看不出來？」

周震川道：「不知其中底細的人當然看不出來，因爲她是用一種特別藥水繪上去的，非用一種特別藥水，把它形像顯出，誰也看不到它的眞貌。」

化血天王曹大滿道：「不知她用的是一種什麼藥水？」

周震川道：「這就要問『無雙門』門主和丹陽道長他們兩人了，在下要知道了，那就該躍居第三位完全知道這個秘密的人了。」

化血天王曹大滿沉思了一陣，忽然一拍大腿道：「有了，老夫有辦法了。」

周震川淡淡的道：「你想出了什麼辦法？」

化血天王曹大滿道：「老夫知道一個人，對什麼藥物都有很精澈的瞭解，我們帶着『墨玉耳墜子』去找他去，說不定他能找出其中奧秘。」

周震川搖頭道：「不可能，除非他能一舉之下就能將圖形顯露出來，否則就沒有第二次機會了。」

化血天王曹大滿一怔，問道：「爲什麼？」

周震川道：「因爲多情仙子早就慮及此，如果不悉內情，胡亂去試，一試就會把眞跡試掉了。」

化血天王曹大滿長長的嘆息一聲，道：「要不知道，那種顯影藥方，僅只有那耳墜子，豈不還是沒用。」

周震川道：「我們可以從丹陽道長身上得到那藥方。」

化血天王曹大滿道：「武當牛鼻子最是難講話，他準會告訴你？」

周震川肯定的道：「只要能找到他，在下倒有相當的把握。」

化血天王曹大滿道：「可惜，老夫也不知道他被送到什麼地方去了。」

周震川不由感到一陣失望，但又不敢相信的道：「你怎會不知道？」

化血天王曹大滿雙眼一瞪，氣虎虎的道：「老夫爲什麼一定會知道，老夫幫他們擒了住他們之後，就留在那裏等你。」

周震川「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這就難怪你了……你們當時一共抓到了幾個人？」

化血天王曹大滿道：「給他們跑掉了二個，抓住了二個，另外一個，聽說是午陽，他却受了不輕的傷……」

話聲一頓，心念連轉，忽然凝目望着周震川有頃，厲聲道：「你和武當派有什麼關係，爲什麼『無雙門』算得那麼準，你一定會去找他們？」

要說沒有什麼關係，那是很難叫這經驗豐富的老魔相信的事，周震天暗暗思量了一下，覺得就把實話說出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當下坦然道：「不瞞你說，丹陽道長原是在下俗家親長，這也就是在下有把握他會將那藥方告訴在下的原因。」

化血天王曹大滿追根問底地道：「他是你什麼親長？」

周震川已漸漸明白了他的意思，老實地道：「他是在下娘舅，你說這關係够不够深切，只要能把他救出來，他能不把整個的秘方說出來麼？」

化血天王曹大滿點了一點頭，道：「你和他既然有這種關係，那我們就試一試吧！」

周震川道：「你不是不知道他被送到什麼地方去了麼？」

化血天王曹大滿深沉的道：「老夫有老夫的辦法。」

這時，那出去察看動靜的小童已氣喘吁吁的跑了回來，看他們跑得那樣上氣不接下氣，不用說，周震川的話完全說對。

化血天王曹大滿面現驚容道：「他們眞守住了左近四週？」

兩個童子的答覆是百分之百的肯定。

化血天王曹大滿霍地起座，吩咐二童道：「你們留在洞中，不要出去！」幌身射出了山洞。

兩個童子退到洞邊，一左一右的守住了洞口。

周震川提起酒壺倒了二杯酒，一笑道：「兩位小兄弟一定跑得很口渴了，來！來，喝一杯！」

那兩個小童一同開口一同說道：「我們不喝！」

周震川道：「你們怕我跑了？」

那兩個小童望着周震川只是傻笑，都不答話。

周震川眉毛一挑「啊！」了一聲，道

：「還沒請教兩位的稱呼呢！」

那原是捧劍的小童指着那捧葫蘆的道：「他叫紅郎，我叫青峯。」

周震川道：「你們那一個年紀大？」

青峯嘻嘻一笑，道：「我是師兄，他就是師弟。」

驀地，那紅郎接話道：「周大俠，請你不要找麻煩，有什麼話，等我們師父回來再說吧！」

說完，當先舉步，走出洞外，青峯轉頭向周震川歉然一笑，隨身走了出去。

周震川原以爲他們年輕，心中打着如意算盤，想從他們身上多瞭解一點化血天王曹大滿，誰知他們竟老練得很，根本不給他機會。

周震川碰了一鼻子灰，只好望着他們背影發出一聲苦笑，靜下心來調息。

不久，化血天王曹大滿回來了，雙眉皺得緊緊的說道：「他們一路嚴密搜來，快要搜到附近來了，這倒是老夫沒有想到的。」

周震川道：「你準備怎樣辦？」

化血天王曹大滿冷笑一聲，道：「怎樣辦，咱們出其不意衝出去，老夫倒要看看他們誰擋得住我。」

周震川搖了搖頭，道：「在下不以爲然。」

化血天王曹大滿面色一沉道：「你難道有更好的辦法？」

周震川望着化血天王曹大滿微微一笑道：「有一件事情，在下想先請你曹老回答，在下爲什麼一直是他們認爲最頭痛的人？」

化血天王曹大滿隨口道：「還不是因爲你……。」

他本來是要說「詭計多端」四字，話到口邊，猛然會過意來，話鋒一頓，接着哈哈一笑，道：「好，老夫就看你有什麼辦法，應付他們的嚴密搜捕。」

周震天微笑不語，站起身來，向洞外走去，走出洞口約莫十幾丈左右，隨地折了九根樹枝，東揷一根，西揷一根，揷完了九根樹枝之後，拍了一拍手道：「就這樣了。」

化血天王曹大滿雖不懂奇門遁甲，但却聽人說過，江湖之中，有這一門高深莫測的奇學。

當下睜大着一雙充滿了驚訝之色的老眼，怔怔的望着周震川道：「你這是不是叫什麼『八卦陣』？」

他所知有限，心中只有八卦陣這個名詞，所以出口就是「八卦陣」三字，周震川既無法向他解釋，也懶得向他解釋，信口道了聲：「是！」

化血天王曹大滿打量了一陣，看不出有什麼出奇的地方，不免担心地道：「這管用麼？」

這時，遠遠還有一陣呼嘯之聲傳來，周震川笑了一笑道：「我想大約不會不管用！」

那呼嘯之聲，來勢奇快，片刻之間，已經現出了三四條人影，正向他們立身之處奔來。

化血天王曹大滿肩頭一晃，就要向洞內退去，周震川笑聲叫住他道：「你放心，他們看不到我們。」

化血天王曹大滿心裏是一百二十個不相信，暗暗忖道：「我們站得這樣暴露，他們又不是瞎子，怎會看不見我們？」

他心裏雖然這樣想，但周震川站在那裏無意後退，自己又丟不起這個人，只好硬着頭皮相陪。

那三四個人，漸來漸近，身形面貌，都已清晰可見，化血天王曹大滿臉色一變，驚叫了出聲道：「他們也被請來了！」

周震川被他一聲驚叫把目光轉到他臉上，只見他瞪大了眼睛，像是魂魄都出了體，不由得問道：「他們是誰？」

化血天王曹大滿心神專注那四人身上，對周震川的問話，充耳不聞。

那四個人來勢奇快，眨眼之間，就來到了眼前，化血天王曹大滿一顆心幾乎就要從口中跳了出來。

但，奇怪得很，他們雖然面對面，近在咫尺之間，可是那四人竟似眼睛有了毛病，四人身形呼的一聲，掠過他們身旁時，正眼也沒望他們一下。

化血天王曹大滿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你說什麼？」

周震川笑了一笑，道：「看來你老是遇到尅星了！」

化血天王曹大滿老臉一紅，嘆了口氣，道：「老夫橫行天下，所向無敵，老夫就拿他們四個人沒辦法，老夫的化血神功，就奈何不了他們四人……。」

說到這裏，他似乎覺得對自己威風大有損失，接着冷笑了一聲，道：「他們上陣最不要臉，一上就四人同上，從來不敢單打獨鬥。」

周震川暗暗發笑道：「他們四人到底是什麼來路？」

化血天王曹大滿道：「江湖上有所謂『火神四伯』，就是他們，師兄弟四人，老大丙炫，老二丙耀，老三丙煥，老四丙烈，殺人放火，無惡不作，沒有一個好東西。」

周震川一笑道：「這樣說來，你老倒是好人了。」

化血天王曹大滿心神甫定，似是沒有聽出揶揄之意，一臉正經的道：「和他們比起來，老夫當然是大大的好人了，至少老夫殺人的時候，有四大不殺的原則！」

周震川怔了一下，抱拳道：「請教，你有那四大不殺的原則？」

化血天王曹大滿道：「第一，十歲以下的幼童不殺；第二，孕婦不殺；第三，未滿月的新婚夫婦不殺，第四，年滿六十而又不懂武功的老年人不殺。」

周震川聳然動容道：「此話當眞？」

化血天王曹大滿昂然道：「老夫行道江湖，又不是一天兩天，誰不知道老夫的爲人。」

周震川道：「好，在下今天也不爲難你了！」

化血天王曹大滿一楞之下，哈哈一陣大笑，說道：「你說什麼？你要找老夫的麻煩？……。」

一語未了，只聽火神四伯呼嘯之聲，又折身回來，周震川淡淡的一笑道：「你不信是不是？在下給你開開眼界。」

「界」字未了，人已跨步而出，攔路相待。

化血天王曹大滿只覺周震川人影一晃，別說攔阻他，念頭都沒轉過來，周震川已遠出二丈外。

化血天王曹大滿震駭無比的暗忖道：「憑他這身手，如果要暗算老夫，老夫有一千條命也完了。」想着，不由出了一身冷汗。

火神四伯飛行之下，猛然見到了周震川，四人哈哈一笑，紛紛停在周震川四週，把他圍在當中。

老三丙煥挑眉喝道：「小子，你可就是周震川？」

周震川臉上不帶絲毫怒容，含笑道：「不錯！在下正是周某人，不知四位找在下有何貴幹？」

老四丙烈喝道：「快說，還有曹老鬼那裏去了？」

周震川笑着道：「四位原來是要找化血天王，那麼在下失陪了。」

話聲未了，身形已動，竟在極其不可能的情形之下，穿出了他們四人形成的包圍圈，火神四伯只見眼睛一花，周震川已遠出六七丈之外。

老大丙炫大喝一聲，道：「那裏跑！」展開身形，追了上去。

周震川遠出六七丈後，忽然停下身來，等着他們四人圍上來，依然面帶笑容道：「在下眞要跑，你們追得上麼？」

老二丙耀冷笑一聲，道：「你不跑是你的聰明之處。」

周震川笑道：「在下久仰四位，一身無情毒火，燒起人來，六親不認，在下豈敢招惹。……」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朗目電閃，從他們四人面上，一一打量了一遍，道：「但不知四位眞才實學如何？可敢與在下過過手？」

老大丙炫道：「你要和老夫兄弟過手，可知我們的規矩？」

周震川道：「請教！」

老大丙炫道：「咱們是千軍萬馬之中，四人併肩而上，你單人獨騎，也是四人同時出手。」

周震川一笑道：「你們四人一同上來，不算多……。」笑聲中雙手一探，已將日月五行輪取到手中。

周震川剛才飛身而逃，便是暗存相試之心，因不見火神四伯用他們歹毒火器傷他，心中已是瞭然，知道「無雙門」仍希望生擒活捉他，因此更無顧忌。

周震川的厲害，火神四伯原已早有耳聞，但見面不如聞名，火神四伯一見周震川之下，都頗有失望之感。

因爲，實在看不出周震川有什麼過人的地方，雙目神光雖也充足，但火候仍嫌不足，就算他有幾招出奇的絕學，抽冷子取勝，但在四人同上之下，他暗算得了一人，但絕不會有第二次暗算的機會，因此，這都不是問題。

火神四伯盛名之下，自尊加觀察的結果，認爲周震川一定是鬼迷心竅，自找霉倒。

火神四伯久年搭配，心意相通，揚眉斜目，都是訊號，四人相視一笑，各人取出了兵器。

周震川暗暗一笑，道：「四位是多年成名的老英雄，在下也不假客氣了，請接招！」

話聲出口，身形立動，日月五行輪一掄，先向老大丙炫攻出一輪。

老大丙炫哈哈一笑道：「來得好！老夫讓你一招。」閃身讓過。

周震川身形倒轉，左手一回，日月五行輪奔向了老二丙耀，老二丙耀晃肩而走，也沒有回手還招。

周震川次第向老三丙煥，老四丙烈各攻了一招，他們兩人也像老大老二一樣，各不還手，只催動身形，圍着周震川像走馬燈般游走起來。

周震川雙輪再起，泛起一片銀光，立時展開一陣狂風暴雨似的猛攻急打，完全一副心急好勝的打法。

顯然周震川一上來就犯了心粗氣浮的武家大忌，火神四伯身經百戰，像這種一上來就不知保留的對手，可見得多了，想不到他如此盛名，原來只是一個以血氣爭先之徒。

火神四伯微微一笑，覺得要生擒活捉周震川，那簡直太容易了，只等周震川放盡之後，便可手到擒來。

四人人人抱着輕視之念，防範之心，相對的也就更鬆了。

他們四人如此想來，那知周震川的厲害，舉手投足之微，都有一定的計劃。

火神四伯不足怕，他怕的是火神四伯的無情毒火，所以要勝他們，就要一舉擊敗他們，使他們根本沒有施放那毒火的機會。

但火神四伯不但一身火器厲害，一身修爲，也極爲深厚，豈是易與之輩，因此周震川一上來，就先和他們鬥上了智力，先養其驕，然後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雙方各懷叵測之心，頃刻之間，打了二十多招，周震川已是頭上現了汗水，出手也大不如前了。

這時，老大丙炫一聲大喝，身形電射而起，全身平射，探臂伸爪，抓向周震川肩頭。

同時，老二丙耀身形一矮，彎腰盤膝連環腳法，秋風掃落葉般，捲地掃去。

老三丙煥站樁立馬，吐氣開聲，雙掌一推，向周震川當胸擊出一股強勁無匹的大力金剛掌力。

老四丙烈的兵器原是一對文昌筆，舞動間，二隻筆頭忽然脫離筆桿飛射而出，打向周震川背後精促穴與笑腰穴。

四人心意相通，同時採取行動，出手襲擊，這一出手，便是雷霆萬鈞，又快又狠，任你是一等一的高手，也難以兼顧招架。

就這一手，已不知有多少成名人物，被他們火神四伯所取。

化血天王曹大滿只看得全身一緊，暗嘆了一聲：「完了！」閉起雙目，不敢再看下去。

目前情形，周震川已是必敗無疑，詎料就在這時，周震川忽然發出一聲朗笑道：「在下有候多時了！」

話聲未了，只見他左右雙輪同時脫手飛出，打向凌空下撲的老大丙炫，接着反手向後一抄，接住老四丙烈射來筆頭，伏身之下，「借花獻佛」，那一對筆頭已轉

向推掌而到的老三丙煥雙掌迭去。

他伏身之際，雙手一掄「捕風捉影」，已撈住了老二丙耀雙腿，截脈抖手，帶得老二丙耀身子直向老四丙烈撞去。

老二丙耀的身子撞來，老四不能不顧，伸手去接，人未接到，自己一雙手腕反而迭到了周震川手中。

周震川五指一扣一鬆，已點了老四腕脈穴道，長身而起，又向老大丙炫迎去。

這時，老大丙炫正讓開周震川脫手打下來的一對日月五行輪，身子在空中打了一個盤旋，二次向周震川撲來。

周震川迎住老大丙炫一伸手就抓住了老大丙炫衣襟，先指力一彈，點了老大丙炫「氣門」「玄機」兩穴，接着掌力一收，把老大丙炫摔倒地上。

說來話長，其實周震川的出手，快似閃電，比閃電更快，化血天王曹大滿一愣之下，只見火神四伯四人之中倒了三個，老三未被周震川制倒，却被周震川用老四丙烈打出的筆頭，傷了手掌，正自己抱着自己的手痛得猛跳不已。

而這時，周震川正伸手向空中飛回來的一對日月五行輪抓去。

火神四伯不是等閒之輩，周震川出手之下，便制住了他們，除了手法奧秘快疾之外，便是心思愼密，胆大無畏。

周震川收好雙輪，回身走到老大丙炫身前，臉上依然保持着適當的禮貌，道：「四位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老大丙炫眼看師兄弟四人，都失去了再鬥之力，羞愧之下，長嘆一聲，道：「老夫兄弟四人，行道江湖數十年，雖不能說從未敗過，但從來沒有敗得這樣慘過，自覺無顏，任憑少俠處置就是。」

周震川冷肅的道：「按照你們四位一向行事的陰狠毒辣，今日落到在下手中，就把你們立時置於死地，也不爲過，但上天有好生之德，在下亦有心給你們一個自新贖罪的機會，機會難得，望你們好好想一想。」

老大丙炫默默的低頭想了半天道：「像我們這種滿手血腥之人，還有回頭的機會麼？還能得到人們的諒解麼？」

周震川正色道：「在下現在就給了你們這個機會，至於別人能不能諒解你們，那在你們自己將來的表現，在下不能給你們任何承諾……。」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緩緩的道：「大多數的人最最看不破的，便是只問收穫，不問耕耘，只知計算人家能給我多少，從不知想想自己能給人多少，殊不知這一念之別，便是善惡之分，財祿易得，心境難明，四位所得已多，也該是有所還報的時候了。」

火神四伯都是飽經世故，歷盡人生艱辛的人，仔細想想，爲惡一生，現在能得到的，只不過是黃土一坯，埋骨荒山野嶺而已。

老大丙炫已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感，掠目向其他三人望去，只見老二老四已是面現愴然之色，再向老三望去，老三丙煥迎着他的目光，也是搖頭一嘆。

老大丙炫發出一聲長嘆，道：「少俠寬大爲懷，天心格人，老朽兄弟四人，再是愚頑，也不能無動於衷，今後餘生，都是少俠所賜，願聽吩咐，從頭做起！」

周震川微微一笑，抱拳道：「得罪之處，有請四位老前輩海涵見諒！」

抱拳之際，屈指輕彈，分別解了他們三人穴道。

正當此時，只見化血天王曹大滿漲紅着一張臉，急射而出叫道：「少俠，這四個人全無信無義，相信不得！」

化血天王曹大滿喝聲阻擋時，周震川指力已發，解開了老大丙炫，老二丙耀，老四丙烈三人穴道。

化血天王曹大滿那能讓他們三人如此便宜，雙手齊出，便向他們飛身撲去。

周震川大喝一聲，道：「曹老，殺人不過頭點地，你如何可以杜絕他們改過向善之心！」

身形閃動，橫身擋住了化血天王曹大滿。

化血天王曹大滿面色一板，道：「少俠，別忘了你自己的處境！」

周震川目光一凝，正色道：「曹老，常言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今難得他們四位，片言立悟，猛醒回頭，尚望曹老不要爲之過甚。」

周震川表示的意志非常堅决，大有不顧一切，都要維護火神四伯他們之意，化血天王曹大滿心神一凛，暗自忖道：「看他剛才對付火神四伯那種奇奥莫測的閃電手法，自己化血神功雖然厲害，只怕來不及出手，就被他先發所制……」

念中不免氣勢一遏，但還是硬着頭皮，冷笑道：「老夫救了你，你可是要反臉無情？」

周震川道：「在下只請曹老也放過他們……。」

化血天王曹大滿厲色道：「老夫告訴你，這辦不到，同時，你也別忘了，你還在老夫化血神丹控制之下，惹得老夫火起，連你一併給廢了。」

這時，火神四伯他們穴道已經活開，老大丙炫跳身而起，向前朝化血天王曹大滿雙拳一抱，道：「曹老，愚兄弟四人，從今以後，再不敢與你曹兄爲敵了，就請你曹兄高抬貴手，給了愚兄弟這次難得的洗血機會吧！」

老四丙烈却是大喝一聲，道：「你要敢動周少俠一根毫毛，你看老夫把不把你燒得屍骨無存！」

老二丙耀，老三丙煥也一個一個圍身上來，虎視眈眈的怒目交加。

化血天王曹大滿心頭一窒，感到處境之危，不由尷尬到了極點。

周震川微微一嘆，搖手止住火神四伯道：「四位前輩，請不要激動，在下與曹老不會有什麼事。」

話聲一收，轉過頭向化血天王曹大滿，笑了一笑，接着道：「曹老，我們不是還要合作取寶麼？……」

化血天王曹大滿怕周震川漏口說出「墨玉耳墜子」之事，急不擇言截口道：「你如此忘恩負義，老夫寧可不要那鬼東西了……」

話聲出口，心中一動，暗忖道：「糟了，如果他扣住這句話，推翻前言，老夫豈不白費心思了……。」此念一生，忙又話鋒一轉，道：「哼，老夫看你是故意製

造事端，找藉口食言背信吧！」

周震川讓他把話說完，然後心平氣和的道：「本來是橋歸橋路歸路的兩回事，曹老你如此說來，在下倒要請教，曹老一句話……」

話聲至此倏然一頓，接着面色一正，道：「在下什麼地方忘恩負義？倒要請你曹老說個明白！」

這件事眞要說來，化血天王曹大滿居心叵測，乘危勒索，對周震川不但毫無恩義可言，而且完全是卑劣小人行徑，不值識者一笑。

化血天王曹大滿爲了補救剛才的失言，只有硬着頭皮，厚顏無恥的大叫一聲道：「你說，老夫剛才是不是救你一命？」

周震川微微一笑，道：「算是你救了在下一命吧！不過在下却自認那區區地雷火炮，還困不住在下，你信也不信？」

化血天王曹大滿嗤鼻一笑道：「到了現在，這種話誰不會說。」

周震川道：「你先讓在下把脫困的方法說出來，再下結論如何？」

化血天王曹大滿冷哼道：「就讓你說，也不過是夢幻之言。」

周震川道：「請問你，那弓箭手暗伏在地下坑道之內，如果在下以貼地飛行之術，貼地而行，那箭簇雖利，只怕也傷不到在下。」

化血天王曹大滿聽得一楞，想了一想，在那種情形之下，如果貼地飛行，可不正是坑道中弓箭手够不到的死角，莫說他身形奇快，就算一個輕身功夫稍差的人，也可安然無恙，當下竟被說得想不出作難的話。

周震川笑了一笑，接着又道：「在下一面貼地飛行，避過坑道之內强弓硬弩，同時，一面用重物飛擲向前引發地雷火炮，在下貼地飛行，身形原本奇低，而地雷火炮之威力，乃是由下向上翻爆而出，在下只要相隔稍遠，又正處於地雷火炮殺傷不到的安全死角，地雷火炮雖然無堅不摧，非血肉之軀可擋，它的威力根本及不到在下，又其奈我何！」

一口氣說下來，畧一停頓，接着又道：「地雷火炮一發之下，便無再繼之能，當地立成安全地帶，在下在濃烟籠罩之下，節節引爆，節節推進，在下鴻飛冥冥之後，只怕大家還在夢中哩！」

化血天王曹大滿聽他說後，確是行得通做得到的脫困方法，實在無法不承認，只好雙目一瞪，道：「那你當時爲什麼不走？」

周震川一笑道：「在下是不忍棄你而去，讓你成了代罪羔羊……」

化血天王曹大滿僘笑一聲，截口說道：「說得多好聽，老夫會成爲你的代罪羔羊……。」

一言未了，火神四伯中的老大丙炫忽然挺身而出，又截住他的話聲，道：「周少俠說得一點不錯，無論你事成與失敗，你都必死無疑。」

化血天王曹大滿怒目相向道：「你眞會帮腔！」

老大丙炫心念一轉，胸心之間豁然開朗，不以爲忤的微微一笑，說道：「道觀之下，老夫另外埋了地雷火炮，老夫可不是隨聲附和。」

化血天王曹大滿猛然一震，雖說事後境遷，仍被嚇得出了一身冷汗，臉色變得蒼白，結口結舌的道：「他們爲什麼也要殺死老夫？」

老大丙炫說道：「可以省下三件寶物呀！」

化血天王曹大滿雙目一直，口中「啊！啊……」連聲，却是說不出一句話來。

過了一陣，化血天王曹大滿大吼一聲，說道：「老花子可惡，老夫絕不與他甘休！」

目光一掃，又橫向老大丙炫厲聲說道：「你這樣暗中計算老夫，老夫也與你勢不兩立。」

老大丙炫欻然一笑道：「曹兄，那時小弟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尚請曹兄體諒。」

化血天王曹大滿冷笑一聲，道：「你們就是害死了老夫，只怕最後也得死在別人手中。」

老大丙炫點頭道：「曹兄說得是，小弟也就因爲想到了這一點，所以一經周少俠開導，便頓悟前非，立即重新做人了，……曹兄，你爲人行事，一向較我兄弟光明正大，爲什麼就一時轉不過念頭來，與愚兄弟盡釋前嫌，在周少俠領導之下，爲自己贖一分罪，減一分內愧。」

化血天王曹大滿與火神四伯原是一條路上的人，只不過是百步與五十步之差而已，平日窮兇極惡，氣勢凌人，但每到夜闌人靜的午夜，捫心自問，也常常良心發現，內愧不已，只是陷溺已深，難以自拔罷了。

老大丙炫寥寥二句話，也沒有什麼大道理，但說的却是久積心中的共感，使化血天王曹大滿大是感慨，怦然心動。

但剛才把弩拉得太滿，又頗有羞刀難以入鞘之感，他是一時收不回臉來，望了一望周震川，又望了一望火神四伯他們四兄弟，冷冷的道：「你們四人與老夫作了一輩子的對，如今倒會說大方話了，哼！你們要與老夫化敵爲友不難，除非你們四人能向老夫叩頭求饒！」

老四丙烈怒目一翻，立時大喝一聲道：「放屁！……。」

老大丙炫急口喝道：「老四住口。」

轉目一凝，誠而鄭重的道：「曹兄此話當眞？」

化血天王曹大滿以眼角餘光，偷偷的望了一望周震川，只見周震川嘴角噙笑，神色怡然，一副置身事外的樣子，看不出他的心意如何，當下暗暗一皺眉頭，道：「老夫說過的話，幾時不算數過。」

火神四伯老大丙炫一整衣衫，目光一掃三位兄弟，喝聲道：「難得曹兄如此寬宏大量，不計你我兄弟舊惡，還不就此拜謝，更待何時！」

喝聲中，跨前一步，自己已先拜了下去。

老二丙耀，老三丙煥，老四丙烈相顧愕然，怔了一怔，然後一齊轉到老大丙炫身後拜在一地……。

化血天王曹大滿眞沒想到火神四伯說拜就拜，弄得一臉尷尬，不知所措……

驀地，只聽一陣陰惻惻冷笑隨風飄了

過來！

周震川面色微微一動，但鎭靜的沒有任何表示。

化血天王曹大滿却是一震之下，從手足無措之中解脫出來，長長嘆息一聲，道：「四位如此屈已從人，小弟愧莫能當，好！咱們往事一筆鈎銷，有人來了，快請起來！」

火神四伯道：「多謝！」翻身站了起來，轉身掃目望去，只見七八條人影，飛也似的落身而到，當先一人身穿黃葛布衣衫，峨冠高髻，身軀精瘦，但膚色瑩白如玉，手指細長，尖如利錐，臉上笑紋尚未歛盡，可見剛才那聲笑聲，便是他從遠處發來。

火神四伯臉色齊變，不由自主的一齊欠身道：「原來是總座駕到。」

那老人冷哼一聲，道：「想不到被本座撞見了，是不是？……」

話聲轉厲，面色一沉道：「本座給你們一個將功折罪的機會，希望你們好自爲之。」話聲一落，身形猛然退回去二丈開外，騰出地方給他們兄弟放手施爲。

化血天王曹大滿暗笑一聲，向周震川傳音道：「少俠，你看，他們四人又要反顏相向了……。」

周震川微微一笑依然沒有表示什麼。

火神四伯老大丙炫泛出一片茫然之色道：「總座，機會在那裏？」

那老者怒喝一聲，道：「還不與老夫拏下周震川和曹大滿……。」

喝聲未了，只見火神四伯老大丙炫出乎意料之外的哈哈一笑，道：「總座，兄弟還以爲是你有心作成我們兄弟，特地自行送來給我們兄弟折罪立功！」

話聲中，四人心意相通，已是各自伸手探入行囊之中，舉步向那老者一羣人逼去。

那老者一震道：「你們兄弟敢情是活得不耐煩了。」

只聽老大丙炫發出一陣仰天大笑道：「我們正是不想活了，所以也不能讓你活着在世上害人。」

話聲中，雙手齊揚，洒出一片五顏六色的東西，直對那老者頭頂罩落。

那老者想不到火神四伯眞會捨死相拚，抬頭只見那迎頭而來的東西有的已經冒出了青煙，有的爆出了火花，佈滿了天空，立時提起一口氣，欲從火焰與煙霧縫隙間閃將出去。

忽聽嗤嗤之聲，响自當空，那片煙雲火焰霍地縱橫交錯，凌空互撞，緊接着四散飛揚，紛紛疾墜。

只見那火焰煙雲下落之勢，罩住了方圓七八丈一大片地方，幾乎封閉了一切的退路，驚怒交迸之下，一咬牙關施展出自已本來不願輕用的絕世奇功，大喝一聲，雙手齊揚，往空托去。

他這雙手一托，只見兩道雪白的氣勁，隨掌而出，迎住了漫天而下的火器，那些火器竟被托得，既不下降，亦未見反彈四散。

周震川雙眉一皺之下，只見老大丙炫所發的那些火器業已在半空之中變成了一片熊熊烈火，在那老者頭上，凌空燃燒起來。

老大丙炫所發的火器，竟然奈何不得他。

老二丙耀老三丙煥一陣狂笑道：「我們兄弟倒要看看你的『冰魄玄功』有多厲害！」

喝聲中，只見他們兩人四手連揮，百數十團酒杯大小的銀火，夾雜着一條一條的金色毫芒，蛇形閃耀的向那老者捲襲而去。要知火神四伯所製的火器，不但種類繁多，而且件件都製作得非常精巧，各有令人想像不到的特性，有的火中帶毒，蝕膚爛肉，有的暗藏穿甲利器，一般護身氣勁，也莫能抵禦，端的厲害無比。

所以化血天王曹大滿見了他們兄弟，最是頭痛，因爲他的那一套，最怕的就是一個「火」字，大火一來，他的化血神水都變了一股水氣，逃上九霄雲外，傷不着人了。

這裏，老二老三一出手，老四丙烈更不袖手，一聲大喝，打出滿把暗沉沉的碧色小點，襲向那老者。

頓時只見金蛇纏繞，碧焰橫飛，劈劈拍拍之聲，滿空亂响，交織成了一條五彩匹練，把那老者團團圍住。

那老者實未料到他們四兄弟的火器如是之多，而且件件特出心裁，霸道絕倫，急迫之下，暗中將「冰魄玄功」施展到極限，裹住全身，索性坐了下來。

「冰魄玄功」乃是一種寒陰至絕的功夫，練至化境，可以隨着意念，將體內眞氣逼出體外，護身傷人，如同有形之物。

尤其這「冰魄玄功」更是至陰至寒的奇功，一經施出，着地成凍，奇寒蝕骨。

他這一全力施爲，果然不同凡响，火神四伯所發的火器雖然霸道無倫，但遇上了他那「冰魄氣勁」，却無法突破雷池一步，一時之間，莫可奈何得他。

火神四伯的火器製作不易，這時大家出手，差不多已用去了隨身所帶的十之五六，暗中不免甚是痛惜不已。

但騎虎難下，羞刀難入鞘，不燒出一個結果來，如何死得了這條心，就是用光了，也非繼續出手不可。

周震川原來是一言不發，站在一旁袖手旁觀，這時似是看出了火神四伯欲罷不能的窘境，口中發出一聲清嘯，朗朗發話道：「四位老前輩，得饒人處且饒人，不要爲已過甚，就此罷手吧！」

火神四伯正無法罷手之際，周震川這一揚聲發話，正中下懷，立時應聲道：「少俠所命，愚兄弟敢不遵命。」紛紛住手，停止了發放火器。

火神四伯雖然停止了發放火器，但已發放的火器，餘威仍在，是以那老者仍被包圍在一片火焰之中。不過，這時隨同那老者同來的七八個，已遭了池魚之殃，無一倖免，成了這山谷之中的孤魂野鬼。

周震川叫退火神四伯，自己却邁步而上，雙掌一揚，道：「在下無意打你落水狗，却不能不稍示顏色，你接着吧！」

話聲中，掌力猛吐，一股內家眞力，投入烈火之中，摧動那些烈火，向那老者身上一合。

那老者運起「冰魄神功」之下，原已擋住了所有火焰遠在四五尺之外，他全身衣衫整潔，點塵未沾。　（未完）



天壤王郎傳奇故事

羽林箭

高皐・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壤王郎王岩偕小桃兒上路，爲多名頭戴面罩的藍袍人截擊，王岩擊殺了他們三人後，藍袍人認栽，王岩不爲已甚的縱之使去。那晚，王岩與小桃兒在河畔歇息，突見有人向他們圍來，王岩施展絕頂輕功，攬着小桃兒避入蘆葦叢中，竊聽他們談話，知是官場中人，王岩爲應付未來艱巨，化裝爲瞎老頭，小桃兒化裝其女，到城中賣唱，探聽對方行動，那晚，有二藍袍人到來，要王岩與小桃兒跟去見他們頭兒，途中，王岩大叫忘記取回存在客棧中銀票，兩藍衣大漢問他有多少銀子——

＊＊＊＊＊＊＊＊＊＊＊＊＊＊＊＊＊＊＊＊＊＊＊＊＊＊

名山逢舊雨　世事多迷離

王岩道：「其實並不算多，不過咱們爺兒倆賺錢不易，平白丟了自然着急。」

高個子道：「到底是多少，你先說說看。」

王岩道：「待我算算看，哦，對了，銀票九張，五張是通寶錢莊的，每張票面紋銀三千萬兩……」

「什麼？你瘋了……」

「嘿嘿……老小子，瞧不出來你竟有這份胆量，居然敢訛詐咱們兄弟來了。」

這兩名藍袍大漢一個怒吼，一個冷哼，兩人提着馬鞭，緩緩向王岩迫近。顯然，他們是想將這個瞎眼老頭整治一番。

小桃兒知道王岩是要對藍袍人下手，她自然不甘後人，原因是扮歌女忍了一肚皮的氣，此時好淋漓盡緻的發揮一下。

「喂，你們剛才說些什麼？訛詐！誰訛詐你們了？今日不說個明白，姑奶奶可饒你們不得！」

一個怯生生的小歌女，忽然像雌虎一般的兇惡起來，藍袍人任是如何見多識廣，也不由爲之神色一呆。

高個子向矮個子瞥了一眼，道：「鍾兄，你說是不是有點邪門？」

矮個子道：「也許他們窮瘋了心，所以想打咱們兄弟的主意。」

高個子道：「我看絕不會這麼簡單，說不定咱們兄弟終日打雁，今日會叫這雙野雁啄去眼睛……」

姓鍾的藍袍人道：「馮兄說的不錯，不過咱們兄弟不是嚇大的，他們總得露點什麼。」他們說話之際，已經躍下馬背，同時摘下背上的長刀，就待分撲這雙喬裝的父女。

小桃兒向腰際一探，嬌軀微微一擰，軟劍以游龍摩空之勢，向鍾馮兩名藍衣人當頭急洒。

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小桃兒這凌空一擊，有如江河倒瀉一般，軟劍迎風厲嘯，聲勢扣人心弦。

兩名藍袍人作夢也想不到一個賣唱爲生的歌女，居然身負絕學，這一擊之威，絕不是他們所能力敵的。

但困獸負隅，還要拚命反噬，這雙藍袍大漢自然不願伸着頸子讓人揮劍一剁。

於是，他們大吼一聲，雙刀並舉，竭盡平生之力，向小桃兒的軟劍迎去。

論形勢，小桃兒居高臨下，已然佔盡先機，講功力，藍袍人以二敵一，按說是可以秋色平分的。只是小桃兒這一招劍式，是王岩傳給她的無雙絕學，他們縱然功力再高幾分，只怕也無法逃過殺身之厄。

就在劍風壓頂，生死頃刻之際，王岩忽然大聲阻止道：「別這樣，桃兒，咱們要活的。」

要活的，但小桃兒已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她雖然臨時撤回幾成功力，仍不是藍袍人所能承受的。

嗆瑯瑯一陣金鐵交鳴，劍芒刀光一時盡歛，小桃兒懷抱軟劍，俏生生的迎風卓立着，藍袍人却已吃了不少苦頭。

他們的長刀依然在手，却已傷痕累累，變作鉅齒一般。

他們退出五步，兩臂酸痛得幾乎無力再擧。

瞧不見他們的臉色，但由他們雙目呆滯，胸部起伏的情形猜想，適才一招硬拚，可能已經傷及內腑。此時他們互相一使眼色，姓馮的忽然抖袖一揮，一道藍色光焰，冲霄急上，在半空中炸成一道耀眼的火球。

他們同時雙雙躍起，分向兩匹馬背上落去。

王岩估不到這兩名藍袍人如此狡猾，不由勃然大怒道：「如果讓你們逃出手去，天壤王郎豈不砸了招牌！好朋友，接着這個。」

雙手齊揮，精芒如電，噗噗兩聲，藍袍人還未馳出一丈，便雙雙墜下馬來。

他奔到高個子姓馮的墜馬之處，目光一瞥姓馮的傷勢，忍不住搖頭一嘆道：「分明我是擲向你的肩胛，結果却是一刀穿心，也許閣下壞事做的太多了，你可不能怪我心黑手辣。」

小桃兒奔到姓鍾的倒地之處，她聽到王岩喃喃自語，詫訝的詢問道：「你在說些甚麼？相公。」

王岩道：「此人一刀穿心，我覺得十分可惜，那人怎樣了，該不會有問題？」

小桃兒道：「這個不要緊，射穿肩胛，還不致送命。」

王岩道：「好，我來問問他。」

他由姓馮的後胸拔出手叉子，小桃兒已將姓鍾的提了過來，王岩先替他止血，並制住他的穴道，然後微微一笑道：「閣下姓鍾？大名怎樣稱呼？」

姓鍾的一哼道：「鍾傑……」

王岩道：「原來是鍾朋友，適才多有得罪，還望多多包涵。」

鍾傑冷冷道：「你是誰？咱們無怨無仇，你為甚麼要對咱們遽下毒手？」

王岩道：「我是誰目前歉難奉告，至於為甚麼要對你們下毒手，自然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

鍾傑道：「很好，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王岩啊了一聲道：「這麼說閣下是大有來頭了？」

鍾傑道：「不錯，咱們一死一傷，你必然要付出百倍以上的代價。」

王岩哈哈一笑道：「有這麼嚴重？說說看，閣下究竟是甚麼來頭？」

鍾傑冷冷一哼，道：「借用你的話，恕難奉告。」

王岩道：「這可不一樣，在下可以不說，你却非說不可。」

鍾傑愕然道：「你要用强？」

王岩道：「這是無可奈何之事，閣下如果不說，在下只好用點手段。」

鍾傑哼了一聲，雙目一閉，不再言語，大有壯士赴義視死如歸的氣概。

小桃兒道：「他裝死怎麼辦？」

王岩道：「不要緊，我有專門整治裝死的絕招。」

語音甫落，運指如飛，連點鍾傑幾處穴道，然後與小桃兒併肩而立。

小桃兒目不轉瞬的盯着鍾傑道：「相公！他會怎樣？」

王岩道：「妳瞧過烏龜麼？」

小桃兒道：「烏龜到處都有，自然瞧見過了。」

王岩道：「人龜妳沒有瞧見過吧？待會他要變作一個人龜。」

小桃兒愕然道：「人龜？你別瞎說，那裏會有甚麼人龜。」

是的，這不僅是見所未見，而且是聞所未聞，小桃兒固然大為詫異，連視死如歸的鍾傑，也忍不住睜開眼來了。

王岩微微一笑道：「是這樣的，我點了他兩處奇經，片刻之後，他必然會全身經脈向中心收縮，那時……嘿嘿，肌肉向胸部擠迫，形成一個肉球，四肢相對的縮小，豈不變作一個人龜了！」

小桃兒道：「有這等事？我倒要仔細的瞧瞧。」

她在瞧鍾傑的肌肉變化，難免會碰到他的目光，這一碰她的心軟了，因為那是一雙恐怖得無以復加，而又惹人同情的乞求眼神。

於是，她嘆息一聲道：「相公！我瞧他怪可憐的，不要叫他變作人龜吧。」

王岩一笑道：「妳們女人就是這麼婆婆媽媽的，好吧，姓鍾的，只要你願意回答我的問話，我就放過你一馬。」

此時鍾傑已肌肉跳動，汗濡重衣，求生固然絕望，求死亦難有可能，如若眞變作一隻人龜，後果豈能想像！

因而，他同意了，願意回答他的任何問題。

王岩右掌急吐，凌空拍出兩掌，鍾傑穴道解除，經脈收縮的痛苦也立即消失。

一聲長嘆，這位身着藍袍的神秘人物喘息一陣道：「你要問些甚麼？」

王岩道：「我希望知道你的門派，還有你們的頭兒是誰？」

鍾傑道：「老丈武功如此之高，想必是一個久經世故的前輩高人了，須知明哲可以保身，老丈何苦要鍾某作難！」

王岩道：「你是說說出了你的門派對我沒有甚麼好處？」

鍾傑咳了一聲道：「豈止沒有好處，今後禍患牽連，老丈的本身及家族，將永無安寧之日！」

王岩不禁一怔，說道：「當眞麼？你們是……」

他語音未落，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已遙遙傳入耳鼓。

小桃兒也發覺情況有異，急接口道：「相公！似乎有點不對！」

王岩道：「麻煩來了，咱們得準備應變。」

小桃兒忽然一聲驚呼道：「糟，他死了。」

不錯，鍾傑死了，他是利用王岩分神之際嚼舌自盡的。

王岩懊悔的一嘆道：「好不容易找到一條綫索，誰知又輕輕的斷掉了，咳，當眞可惜得很。」

小桃兒道：「不要着急，那不是又來了麼？」

王岩忽然面色一變道：「來是來了，咱們可有點招惹不起。」

來人有二十餘名之多，每一個都是身法輕靈，落地無聲，具有極為不凡的一身造詣。

這些，王岩還不至放在心上，他所說的招惹不起，是他們之中，竟有六人抱着一具黑忽忽的鐵匣。

王岩認識，它們是極具威力的連珠强弩，憑他的輕功，一兩具尚傷他不到，如若六具齊發，是神仙也難以全身而退。

最使他担憂的正是小桃兒，衆寡懸殊，已是一件頭痛之事，再加上六具連珠强弩，他們幾乎連一絲勝算也沒有了。

此時來敵已在三十丈之外，再遲就連撤身一走已不可能，因此，他沉聲道：「快走，桃兒，回濟南到會仙客棧等我。」

小桃兒一呆道：「甚麼？你要我單獨走！」

王岩低聲催促道：「來人有六具連珠强弩……」

小桃兒道：「我瞧到了，為什麼咱們不一道走？此時還來得及。」

王岩一哼道：「天壤王郞豈能見敵逃命……」

小桃兒櫻唇一噘道：「天壤王郞的妻子，怎會是個棄夫亡命的女人！」

王岩急道：「我輕功比妳好，逃生的機會自然比妳多，如果當眞遭到不測，妳還可以替我報復血仇。」

小桃兒道：「不，我留下來總可以助你一臂，縱有不測咱們也要死在一處。」

她堅持不走，王岩也無可奈何，而且三十丈距離霎眼就到，此時再想走，為時已嫌過遲。

二十幾名藍袍人，此時已作扇形散開在一丈之處停了下來。

中間三人兩高一矮，六隻像冷電似的目光，由馮鍾二人的屍體移到王岩及小桃兒的面目之上。

半晌，身材較矮的藍袍人冷冷道：「是你們做的？」

王岩道：「你是說這兩個死人麼？老漢父女賣唱為生，怎麼會殺人呢？」

藍袍人道：「那是誰？」

王岩道：「老漢只見到銀光一閃，咱們父女就嚇作一團，是誰殺了他們，老漢實在沒有瞧看明白。」

藍袍人濃哼一聲，說道：「好做作，老兒，光棍眼裏不揉沙子，你認為我會相信？」

王岩淡淡道：「你如是當眞不信，老漢也是無可奈何，該怎麼辦，閣下吩咐就是。」

藍袍人原先只是對王岩有點懷疑，現在一聽他的口吻，竟然强硬得大出意外，他呆了一呆，扭頭對身旁兩名藍袍人說道：「看來，咱們是走了眼，兩位，咱們應該怎麼辦？」

那兩人同聲說道：「也許是對方的人，不管怎麼，先拿下來再說。」

藍袍人道：「好。」伸手向後一揮，兩名手握長刀的大漢立卽奔了出來。

這兩人身材粗壯，步履却矯捷無比，在王岩身前丈外之處身形一停，其中一人挺刀一指道：「來吧，老兒，發暈擋不了死，還是痛快一點的好。」

王岩向他們瞥了一眼，扭頭對小桃兒悄聲道：「妳對付左面的那個，最好速戰速決，記住，如果他們要使用連珠弩，咱們就同他們近身搏鬥，他們顧忌傷了同伴，連珠弩就不會發生效用了。」

小桃兒道：「好的，我去了，相公小心一些。」

她點足彈身，奔向左面的藍袍人道：「喂，你們要做甚麼？如果是攔路搶劫，你們可就找錯對象了。」

左面的藍袍人一哼道：「少廢話，叫妳爹來。」

小桃兒道：「我爹？你弄錯了，他是我的丈夫。」

藍袍人神色一怔，忽然哈哈一笑道：「當眞麼？那是一朵鮮花挿在牛糞上了，哈哈……」

他笑聲未竭，倏見寒光一閃冷冽侵肌的劍氣，向他迎胸襲來。

他估不到小桃兒出招如此迅速，不由大吃一驚，急忙揮刀迎擊撞向胸膛的劍氣，但出招未及一半，一陣錐心蝕骨的劇痛，竟使他慘嚎出聲。

還算他見機得早，只是衣裂肉現，在胸前劃了一道長長的傷口，如果他不及時翻身逃回，就可能開腸破肚，落得當場橫屍。

小桃兒先聲奪人，一招便傷了一個强悍的對手，所有的藍袍人不由全都一呆。

右首的藍袍人怒哼一聲道：「好一個毒辣的婆娘，竟敢出手傷人！」

長刀一抖，一片刀光向小桃兒攔腰猛劈。

小桃兒軟劍一順，身隨劍走，避過攔腰一刀，挺劍點向對方的咽喉。

藍袍人這一招本是虛招，並已算準小桃兒退避的去路，長刀忽然一翻，以疾風迅雷之勢斜削小桃兒的肩頭。

此人計算之準，變招之快，無一不妙到巔毫，小桃兒究竟臨敵經驗不够，以致一招未到，立陷險境。

所幸她習得一種神妙無方的步法，當千鈞一髮之際，嬌軀一擰，蓮步急踩，終於在危如累卵之間脫身而出。

「好狗頭，你幾乎要了姑奶奶的命，這可饒你不得。」

小桃兒動了眞火，軟劍一揮，嘯聲大作，劍光有如匹練猛襲藍袍人的胸腹。

藍袍人大吼一聲，飛刀盪芒，盡平生之力迎向小桃兒的軟劍。

嗆瑯一聲大震，刀劍砸出一溜火花，同時血光飛洒，一條人影哼的一聲仆倒下去。

這一招拚鬥，眞箇凶險已極，當人影仆倒之際，雙方觀戰者均緊張的向場中瞧去。

那仆倒地面，死狀慘烈之人是身着藍袍的大漢，小桃兒又勝了，出手僅僅幾招，藍袍人已落得一死一傷的悽慘之局。

為首的三名藍袍人神色一變，其中一人道：「史大人！這雙男女頗不簡單！」

身材較矮的是史大人，他哼了一聲道：「不錯，這雙男女，可能是對方的重要人物，金貳師，蔣桐，你們兩人上，只要幹掉這小賤人，不必講甚麼手段。」

金貳師兩臂較常人略長，腰際掛着兩隻脹膨膨的革囊，可能是一個使用暗器的能手。

蔣桐身材高大，形態威猛，掌中一隻鐵杵，幾乎粗逾兒臂，是一個大力士型的猛漢。

那位史大人以身具異稟，藝業超人的兩大高手去對小桃兒，可見他是志在必得，存心要置小桃兒於死地。

雖然初生之犢不怕虎，小桃兒不見得會怕了他們，但王岩旁觀者淸，讓小桃兒去冒險，他可沒有這份胆量。

於是……

「桃兒，退下來，該我的了。」

「你急甚麼？待我收拾了這兩個再讓你不遲。」

「這不公平，讓我在一旁乾着急我可不幹。」

不容小桃兒再辯，身形一晃，他已撲

入場中，小桃兒櫻唇一噘只好走過一邊。

現在，他與金貳師蔣桐對峙着，原先的龍鍾老態已不復存在，雙眼神光炯炯，已不再是一個瞎老頭了。

金貳師皮笑肉不笑的打了一個哈哈道：「朋友是眞人不露像，請問是那條道上的高人？」

王岩道：「在下一不在帮，二不在會，那條道上都不是，只是一個江湖浪子罷了，倒是閣下這般人裝扮神秘，行動詭異，可能都是些包藏禍心的人物，如果閣下有種，何不將你們的組織及領導人說出來聽聽！」

金貳師冷哼一聲道：「有興趣就到閻羅殿上去查吧，接招。」

長臂一伸，五指帶起一股勁風，以電光石火的速度，一把抓向王岩的肩頭。

王岩脚下不離方寸，肩頭微微一搖，金貳師那凌厲巧快的一抓便已落入空門。

此人一身功力眞不含糊，一抓落空，身形陡轉，左脚一挑，踢向王岩的丹田，右掌順勢一帶，猛印他的前胸。

這一招變式，有如風雷迸發，不僅攻勢凌厲絕倫，在時間上也决不使對手有喘息之機。

王岩上身向後一仰，讓開金貳師凌厲的攻勢，身形忽然一翻，一個鯉魚倒穿波，以不可思議的速度，一把抓着對方的足踝，同時力貫指尖，輕輕一抖，一陣裂骨聲中，金貳師便像斷了綫的風箏，削瘦的身軀向三丈外飛了出去。

足踝碎裂，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但金貳師，兇殘成性，驃悍無比，當王岩將他擲出之時，他竟忍住折骨的劇痛，雙手忽然左右一分，竟將橫飛的身形穩了下來，同時雙手連揚，黑點紛飛，難以數計的淬毒暗器，以萬蜂歸巢之勢射向王岩。

這才是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王岩只廢掉他一隻脚，他却要追掉王岩的命。

王岩怒哼一聲，雙目中射出兩股駭人的煞光，不待暗器臨身，雙臂輕輕一抖，便像一頭白鶴般飄了起來。

身在空中，他忽然伸手向嘴上一撈，同時一聲淸叱，揮掌向金貳師遙遙擊去。

吧嗒一聲巨響，金貳師結結實實的摔在地下，他落地之後，沒有半點掙扎，顯然，這位慣使暗器的高手，已經一瞑不視，到閻羅殿報到去了。

瓦罐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前亡，武林人拚鬥而死，算不得什麼稀罕之事。

不過，這位善使暗器的高手，死的却十分離奇，因爲足踝碎裂，並不足以致命，那麼，他的死因，就不能不令人大爲懷疑。因此，他那些身着藍袍的同伴，不約而同的向他瞧去。

當他們的目光落到金貳師的面上時，如同晴空忽然响起一陣焦雷，連那位史大人在內，沒有一個不心弦狂震，幾乎連頭罩內的面頰，也立刻變成一片死灰，而且一雙雙含着恐懼色彩的目光，全部集中在他面部的鬍鬚之上。

長鬍鬚，是一般男子歲月消逝所留下的痕跡，金貳師年逾五旬，是應該生出鬍鬚的。

但，他的鬍鬚却生在雙目之中，以及太陽，喉結兩大重穴之內，那麼他不是生鬍鬚，而是鬍鬚奪去他的老命。

以鬍鬚作暗器，而能如此準確的致人於死，這是何等驚人的功力，勿怪這般藍袍人會心弦震動而面如死灰了。

良久，史大人目光一抬，瞧着王岩道：「你是誰？」

王岩抹去面部的僞裝，淡淡道：「姓王，一個好管閒事的江湖浪子。」

史大人勃然大怒道：「天壞王郎？哼，你太過份了。」

王岩道：「太過份了？怎麼說？」

史大人道：「因管閒事而殺人，難道這不是過份？」

王岩道：「我不殺人，人就殺我，這是無可奈何之事！」

史大人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閣下久走江湖，應該知道這個道理。」

王岩道：「我知道，但如果殺人出於自衞，而那被殺之人又實在該死，這個王某就不必償還了。」

史大人哼了一聲道：「你姓王的並不是執法之人，怎能擅自判人生死？不過，如果你能戴罪立功，殺人之事，本人可以不究。」

王岩哦了一聲，說道：「當眞麼？閣下。」

史大人道：「本人言出如山，自然是眞的了。」

王岩道：「還有附帶條件麼？閣下何不說個明白。」

史大人道：「其實，算不得什麼條件，只要你吞服一粒藥丸，今後聽命行事就行。」

王岩哈哈一陣大笑道：「吞服慢性毒藥，控制在下的生命，天壞王郎就成爲閣下的工具了……」

史大人道：「咱們相識不深，不得不做點防患未然的措施，只要你當眞忠於咱們，遲早會給你解藥的。」

王岩道：「在下不想被人牽着鼻子走，閣下的好意只好心領了。」

史大人面色一沉道：「姓王的，我是出於一片愛才之心，才指示你一條生路，如果恃仗你那點武功，這片荒山就是你埋骨之處！」

王岩道：「這麼說在下好像非答允不可，閣下能不能先報個萬兒，也好讓在下考慮考慮。」

史大人道：「你先吃下丸藥，我會告訴你的。」

王岩道：「在下不吃丸藥，你就不會告訴我？」

史大人冷哼一聲道：「不錯，更重要的，是你無法見到明天的日出！」

王岩仰天一陣狂笑道：「咱們好像無話可說了，劃下道來吧。」

史大人冷冷道：「不要存僥倖之心，姓王的，一個人不管怎樣狂妄，總該有點自知之明，十二對一，你知道是怎樣一個結果！」

王岩冷聲道：「你敢不敢與在下打一個賭？」

史大人道：「如何賭法？」

王岩道：「自然是在下獨鬥你們十二人。」

史大人道：「很好，你敗了呢？」

王岩道：「殺剮聽便，但天下之事，往往會出現難以預測的奇蹟，因此，閣下必須投下一筆賭注。」

史大人道：「咱們如若敗了，任你自由離去就是。」

王岩道：「就這麼簡單？」

史大人道：「你要怎樣？」

王岩道：「在下如果僥倖獲勝，希望知道閣下的來歷。」

史大人道：「好，咱們一言爲定。」

語音一頓，回頭對身旁的兩名藍袍人道：「此人是一個可怕的勁敵，兩位辛苦一趟吧。」

兩名藍袍人應聲「遵命」，伸手一招，十名驃形大漢，便一起撲入門場。

王岩暗中估量了一下當前的形勢，他瞧出這兩名藍袍人不僅是十二名敵人的首腦，由眼神氣度推斷，功力可能也高於其他十人，擒賊先擒王，應該先向這二人下手。

打定了主意，再劍眉一挑道：「王某縱橫江湖，毀過不少兇名素著的梟獍，各位還是一起上吧，免得王某多費手脚。」

兩名藍袍人互相瞧看一眼，其中一人道：「聽到了麼？魯兄。」

姓魯的藍袍人道：「如此狂放之人，倒是少見得很，這樣吧，請張兄掠陣，待小弟去敎訓他一下。」

姓張的藍袍人道：「笨鳥先飛，還是讓兄弟上吧。」

姓魯的道：「咱們誰先去都是一樣，張兄就不必爭了。」

姓張的道：「不，臨陣殺敵，兄弟向不後人，咱們多年知交，魯兄應該知道兄弟的個性。」

王岩哈哈一笑道：「兩位何不一齊上？既是多年知交，到黃泉道上也應該結件同行才是。」

姓魯的哼了一聲，翻腕摘下一條軟鞭道：「魯某一人足够打發你了，接招。」

騰身上步，軟鞭抖抽，呼的一聲，勁風帶着厲嘯，猛砸王岩的肩頭。

張姓藍袍人也不甘後人，口中一聲暴叱，一柄藍汪汪的毒劍直點王岩的前胸。

這兩人招沉力猛，來勢若風，對兵刃的浸淫，每人都有極深的造詣。

面對兩大高手的夾擊，王岩連眼皮也沒有眨動一下，直待鞭風觸體，毒劍臨胸，他才身形一晃，在危機一髮之間脫困而出。

「兩位功力不錯，只是還差了點兒，這回不算，咱們再來過。」

月掛柳梢，涼風掠水，他那身鄉下老人的土布衣衫，被晚風吹得獵獵作响。

不管他的裝扮是如何的低賤，但那似乎嘲笑而又鏗鏘有力的語聲，却蘊藏着無比的震撼之力。

張魯兩名藍袍人傻了，他們瞧不出王岩是怎樣避過他們那全力一擊的。

不過這兩名藍袍人也不是泛泛之輩，他們互相一使眼色，展開第二度夾攻。鞭揮六影，劍刺三花，這是他們師傳獨門絕藝，爲了挽回聲譽，這雙藍袍人使出了全身解數。

王岩的手乂子比不上張姓藍袍人的毒劍，更無法與魯姓藍袍人的長鞭相提並論，因爲手乂子太短，在防守上自然十分不利。他只得利用神妙的身法，在劍光鞭影中遊走，雖然履危若安，却始終處於挨打的處境。

十招過去了，藍袍人的攻勢依舊十分猛烈，他們不斷的發着叱喝之聲，搏鬥的慘烈，眞箇武林罕見。

忽然一陣嬌叱之聲傳入王岩的耳鼓，不必瞧看，他知道小桃兒必已受到攻擊。

敵衆我寡，利在速戰速决，時間拖延過久，精神體力，都將遭受嚴重的損失。

最使他担憂的還是小桃兒，她臨敵經驗不够，在以寡敵衆的搏鬥中，很可能遭到別人的暗算。

因此，一聲淸叱，雙臂齊揮，噹的一聲脆响，姓張的毒劍被他盪了開來。

接着踏步繞身，右臂疾划，手乂子順勢一帶，立卽揚起兩聲扣人心弦的慘嗥。

這幾下動作，快如電光石火，張魯二人尚未仆倒，他已縱身向小桃兒惡鬥之處撲去。但，一片勁風，忽然當頭驟落，刀光劍影也同時由身後襲到。

這般攻擊者，自然是與張魯兩藍袍人向他挑戰的另外十人，如果不能將他們先行解决，支援小桃兒，只怕難以如願。

於是，他豪放的一聲長嘯，身形像游魚一般在人叢往返飄盪。

此時他當眞成了立判生死的追命閻羅，身形所至，血肉橫飛，只不過眨眼之間，荒地上又頻添了十名寃魂。

然後，彈身一躍，以天馬行空之勢再度撲向小桃兒，當身形曳落之際，手乂子已橫掃而出。

他似乎殺紅了眼，手乂子遞出，絕不給對方留半點餘地。終於，他替小桃兒解了圍，血染荒山的藍袍人，却伏屍十八名之多。

「姓王的，你的心太黑了……」

王岩闖聲一懍道：「對不起，在下幾乎忘了閣下了，咱們的賭還算不算？」

說他心黑之人，自然是那位史大人了，他在拚命力戰之後，精神難免鬆懈，史大人乘虛而入，他怎能不心頭一懍？

史大人沉聲叱喝道：「你們擅殺二十條人命，已經罪不容誅，希望你識相一點，免得自討苦吃。」

王岩一舉擊斃十八名强敵，連先前他與小桃兒所殺的二人，共有二十名之多，又何在乎一個史大人，但他的神色，却凝重無比，依偎在他身旁的小桃兒，也是一臉穆肅之色。

因爲史大人的身後，一字排開六名手持連珠强弩的大漢，他們全都手按機簧，待命發射。

在如此接近的距離，六弩齊發，威力何等驚人，他縱然輕功再高，也無法逃出弩箭的射程之外。

他示意小桃兒先退，結果她却擠得更緊一點，臨難毋苟免，小桃兒怎忍心丟下她親愛的丈夫。

不過，王岩默察當前的處境，認爲還有一綫生機，原因是史大人不想殺他，否則，只要一聲令下，他們夫婦早已變作兩個刺蝟了。「咳，你這人似乎不太講理！」他想旁敲側擊的試探，去尋求那一綫生機。

「怎麼說？」

「動手拚鬥，死傷難免，何況咱們是以寡敵衆，換了你又該如何？」

「不錯，動手拚鬥，難免死傷，可是你手下不留活口，未免過於毒辣。」

「說來說去，閣下就不替別人想想，如果你碰到一羣十惡不赦的強盜，而那批強盜又想置你於死地，除惡就是行善，難道你還會存那婦人之仁？」

「住口……」

「怎麼，我說的不對？」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不管你有什麼理由，這筆血債必須你來償還。」

「這麼說咱們沒有磋商的餘地了？」

「有，除非你束手受擒。」

「如果不呢？」

「你自信能逃過強弩攢射？」

「也許不能，不過，在下十分喜愛冒險，閣下如若是一個君子，在下願意以生命作一次賭注。」

「別再要花招了，姓王的，你的生命，已在本人的掌握之中，我又何必跟你打賭。」

「別太自信，閣下，你難道不知道你犯了一項嚴重的錯誤？」

「不必危言聳聽了，我犯下了什麼錯誤？」

「你忘了困獸猶鬥的警語麼？如若猛虎跌入陷阱，你去陷阱縛虎，豈不是一項嚴重的錯誤？」

史大人回頭一瞥身後手持強弩的大漢，再瞧瞧他與王岩之間的距離，不由面色為之一變。

適才王岩舉手投足之間，連殺他們一十八名高手，其中張魯兩位，更是身手卓越的人物。

固然，他史大人的功力，較張魯二人高明，但高明得極有限，如若以二敵一，勝敗之數，只能打個五五。

那麼，現在他所恃的，不過是六具連珠強弩罷了，如果王岩不容他啓開弩箭的射道，如果王岩利用他做阻擋弩箭的擋箭牌他豈不當眞犯了陷阱縛虎的嚴重錯誤？

一子之錯，滿盤皆輸，此時後悔，已是與事無補。

王岩見他默然不語，知道已收攻心之效。於是打了一個哈哈，道：「我說過，王某人喜愛冒險，咱們不妨各憑機運的賭上一賭。」

史大人道：「怎樣賭法？」

王岩道：「咱們數十個數字之後，王某轉身奔走，你們用弩箭也好，暗器也好，不論生死，咱們各自認命。」

史大人微作思忖道：「好，我跟你賭了。」

王岩道：「別忙，小妾不在賭注之列，她必須先行退走。」

史大人道：「可以。」

王岩附着小桃兒的耳根道：「後面山頭怪石嶙峋，藏身十分容易，妳快跑，我會追上妳的。」

小桃兒道：「此種弩箭強勁無比，你要小心一點。」

王岩道：「放心吧，此時天色已然昏暗，他們傷不到我的。」

小桃兒不再言語，轉身一躍，去勢若箭，幾個縱躍，身形已消失於暗夜之中。

史大人道：「該你了，姓王的。」

王岩道：「已準備好了，你數吧。」

史大人道：「好的，一二三……」

沉穩有力的數字，在一聲聲扣人心弦揚了起來。

也許這是遽變的開端，死亡的前奏，它每一個字音的響起，都令人驚心動魄，緊張得喘不過氣來。

剛剛響起「五」字，王岩忽然大喝一聲道：「住口！」

史大人一怔，道：「怎麼了？你害怕了！」

王岩道：「在下怕小人不怕君子，你那些抱匣子的如果再前進一步，咱們的賭，就不必打了。」

史大人訕訕道：「對不起，我沒有瞧見，你們退回去，別讓人家將咱們當作山人。」

他最後兩句是對身後六名弩箭手說的，面對平生罕見的勁敵，他實在不敢枉作小人。

沉穩的數字，再度揚起，緩慢而鏗鏘的繼續下去。

無論它怎樣緩慢，那扣人心弦的時刻終會降臨的。

當空中蕩起「十」的語聲一道輕烟突然凌空而起。

幾乎在同一時間，機簧連響，強弩橫飛，箭簇破風之聲，響得令人頭皮發炸。

不管他們的動作如何快捷，不管弩箭的速度如何強勁，王岩以他超凡絕俗的輕功，終於毫髮未損的逃出弩箭射程之外。

不過，他並未完全脫離險境，那史大人不會就此罷休的。

那麼他必須快找到小桃兒，然後擺脫這般鷹犬的追踪。

山風似乎減弱了，天空却堆起了片片雲層，對擺脫追逐他的鷹犬，這般天色，是有利的，但尋找小桃兒，却難免增加了困難。

他向前面的山頭彈身疾撲，因爲那是他與小桃兒預定的退路。

按說，小桃兒是不會走得太遠，而隨時注意他的尋找才對，但經他沿途留意，甚至悄聲呼喚，直待奔到山頂，依然沒有一絲反應。

是小桃兒迷失了還是出了什麼岔子？最糟的是爲了顧慮引來追逐他的豺狼他不能逐石尋找，也不能大聲呼喚，在亂石嶙峋，林木蔭森的山區，再加上是一個月色不明的黑夜，找人之難，何異於大海撈針！

人逢急難之時，總是會往壞處想的，無論王岩怎樣洒脫，他總是一個人啊！

這不止是迷失的問題，因爲還有一批手持犀利暗器的強敵，會給他們帶來生命的威脅。

對小桃兒，他應該負有保護的責任，如果她遭到什麼意外，如果她落入仇敵之手，今生今世，他就會寢食難安了。

忽然，一條嬌小的人影，在視綫可及之處現了出來，他心頭一喜，不假思索的便向那人影追去。

在這等風高月黑之夜，這等荒涼清冷的山區，除小桃兒，似乎不可能再有別的

孤身女人的。

那人影奔行得十分之快，矯捷得像脫兎一般，難道小桃兒已發現了他，想先脫出險境再說？

於是他展開輕功追趕下去，一直馳過幾重山頭，才在一片叢莽之前追到她的身後。

「等等我，桃兒，沒有人會找到咱們了。」

那人影應聲停步，而且迅速的擰轉身來。

「啊，是妳？」

「很失望，是麼？哼，天壞王郎果然不是一個好東西！」

王岩道：「聽我說，雪娃，事情是這樣的……」

「不必，你要說的我都知道，你要找的就得求教於我了。」

「哦，妳見到了小桃兒？她現在在那裏？」

「哼，好親熱，好關心，天壞王郎敢情還是一個多情的種子！」

「不要這麼說，雪娃，在患難中，我對小桃兒是應該關心的。」

「難道你不該對我關心？難道我不是清清白白的給了你？你說，你說呀！」

她毫無顧忌的大聲疾呼，要有多高就有多高的嗓門，在這般寧靜的夜晚，聲浪怕不遠達里外。

王岩着急的趕緊堵住她的嘴，她却嚶嚀一聲，一頭撞到王岩的懷中來了。

「雪娃！快別這樣，後面還有六具連珠強弩在追趕於我，咱們要得立刻離開這兒。」

蠑首一揚，投來幽怨的一瞥，嬌軀一擰，返身逕向山下馳去。

她一個勁的放步急馳，不管王岩說甚麼始終給他一個不加理睬，幾乎奔走了一個更次，情形絲毫未改。

王岩實在忍不住了，縱身一躍，一把抓住她的玉腕，說道：「咱們到底去那兒？妳說。」

「如果你不願來，我並沒有勉強你，快放手，讓人瞧見了算甚麼？」

拍的一聲脆響，她那鮮花般的粉頰立刻印上五條紅痕，王岩眞的急了，這一記耳光打的不算太輕。

雪娃方自一呆，她那香噴噴的櫻唇，竟被堵了起來。

她的嬌軀，也被王岩攬得緊緊的，像羔羊投入虎口一般，她實在沒有掙扎的餘地。

她當眞會掙扎麼？不。

給她一記耳光，再給她一片火辣辣的熱情，她當眞像雪做的娃兒，在男性熱力之下酸軟了，那裏還有掙扎反抗的可能？

女人多半是這樣的，她願意做一個被征服者，願意接受男性的保護。

良久，她推開王岩，櫻唇一噘道：「打一巴掌，再給一顆糖吃，哼，你將我當做三歲的小孩子。」

王岩仍攬住她的柳腰，嘻嘻一笑道：「妳如若不聽話，我還要給妳別的懲罰，告訴我，小桃兒在那裏？」

雪娃一哼道：「就只記小桃兒，爲甚不問我怎樣來的？」

王岩道：「我當然會問的，不過，小桃兒可能會碰到危險，我不能不先詢問於她。」

雪娃道：「她縱然遇到困難，你又能怎樣？該發生的已經發生了，除了聽憑命運的擺佈你又能如何？」

王岩一驚道：「妳是說小桃兒已經遭到意外？」

雪娃道：「是的，但，不致有生命危險。」

王岩道：「不要再吊胃口了，快說吧，雪娃。」

雪娃道：「不是我吊胃口，是着急也沒有用，何況我有點餓了，難道你不須要進點飲食？」

王岩道：「須要，可是咱們總不能吃泥土，啃樹皮吧？」

雪娃道：「誰要你吃泥土，啃樹皮了，只要跟我走，一定包你滿意就是。」

王岩知道雪娃必然另有文章，也就不再多問，再經半個時辰，終於見到了一個小小的村落。

雪娃領着王岩，在一幢竹籬茅舍之前停了下來，她瞅着王岩微微一笑，便縱身越牆而入。

她點燃一盞油燈，然後向王岩檢衽一禮道：「這是咱們臨時的家，希望相公不要嫌棄。」

這只是一明兩暗，外帶厨厠的陋室，不過寢具俱全，還有一些零星的什物，雖然過於簡陋，稱之爲家仍能當之無愧。

最令王岩訝異的，是片刻之內，雪娃竟擺上一桌豐盛的酒餚，對這個窮困的山村來說，實在是一項奇蹟。

在飲食之際，王岩忍不住慨然道：「女人眞是神奇的動物，如果天地間沒有女人，不知男人會變成什麼樣子。」

雪娃說道：「我可以告訴你，有女人，男人就是暴君，沒有女人，男人就是瘋子。」

王岩哈哈一笑道：「說得好，那麼妳是憎厭男人的了？」

雪娃道：「不，我十分喜愛暴君。」

王岩一把攬過雪娃，道：「你既喜愛暴君，就得接受暴君的懲罰與施與，我倒要試試妳是不是一個口不應心之人。」

不管女人是不是弱者，雪娃終於接受了懲罰，也接受了施與，她表現出是一個女人，一個眞正令人喜愛的女人。

半晌之後……

「雪娃……」

「嗯……」

「該告訴我！」

「什麼事？」

「小桃兒她……」

「她……」

「怎樣？」

「她被二娘帶走了。」

「甚麼？她被卡紅娘帶走了？」

「不要着急，相公，小桃妹子不會有危險的。」

「卡紅娘是怎樣擄住小桃兒的？」

「這也是湊巧，咱們原本是要去濟南的，途中，無意發現了你，因而就留了下來……」

「快說下去。」

（未完）

單拾兒故事續篇

孫玉鑫・文
黃鳴・圖

浮玉風雲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池老魔自知非是單十二之敵，藉老鐵向他挑戰之機，轉與老鐵搏鬥，滿擬使展陰謀以制老鐵，詎反自食惡果，爲老鐵神功震傷，被雙珠姑娘一劍刺中死穴，當場斃命，老鐵也因被南池抓破外衣，露出身懸古銅葫蘆，爲郭老太所見，認得正是十五年前走失長孫，說明原委，婆孫相認。惡魔已除，各人聯袂下山，至大樹王時，發現陰陽雙魔留字，知簡雲被井氏兄弟所擄，各人急馳返簡家，陰陽雙魔取出井氏兄弟留條，內容說已擄去簡雲作人質，要單十二在今晚前往紅楓廬一談

****

大義責幡主　設阱陷叛徒

單十二畧以沉思，對雙魔說道：「這封信要請兩位前輩暫守秘密，免得今夜玉妹妹，姊妹倆前去冒險！」

公孫子良頷首道：「我夫妻也有同感，井老兒兄弟自毀信譽，違背龍井之約，今夜我夫妻非問他們個明白不可！」

言下之意雙魔今夜是去定了，單十二心裏有數，這是雙魔不放心自己獨身赴約，藉口責問對方實則相助自己，於是含笑相對，決定一切，接着單十二前後察看一遍，室內外並無打鬥跡象，料到簡大哥江湖老道，知非雙幡敵手，未作搏抗，這樣斷未受傷，畧感心慰。

這時老鐵及姑娘等人全回來了，老鐵應該改爲郭鐵，但他喜歡老鐵這個稱呼，單十二把寶笈遞給玉姑娘時，她不由淚下，這顯然可見是簡雲在已知不敵前，恐奇寶落於敵手，先一步令飛猿代爲保存下來，盟兄義氣由此可見，大家無不關心此事，紛紛動問，單十二安慰衆人道：「井氏兄弟前輩人物，雖然擄去大哥，但不會虧待，並有所謀，現在我們焦急無用，最好是安心靜候井氏兄弟第二步的消息，那時再定應付方策，羅漢，還是去做飯吃，說不定晚上就有音信了。」

羅漢抹着眼淚應聲而去，老鐵楞楞地坐在一旁發呆，雙魔不希望大家悶聲不響，特意恭賀郭老太大仇得報並慶團圓，郭老太尚未答話，老鐵突然問道：「老人家守關大樹王前，又怎麼會知道簡大哥出事的？」

對呀？大家竟全沒想到這一點，反而是傻老鐵聰明過人。

公孫子良答道：「此處有我昔日舊屬，替我夫婦監視一切，對方舉動間我已盡知。」

老鐵突然欣歎起座笑道：「這就好了，剛才我在想，師兄說的固然對，可是你知道那兩個壞老小子到底來不來呢，就算他們會來，又是什麼時候呢，難道我們傻等他一輩子，如今好了，老人家舊屬既能通知這裏出了事，自然不會只管頭而不顧尾巴，一定還在監視着那兩個老小子，現在只要一問老人家的舊屬，就可以馬上知道兩個老小子窩在何處，咱們先去他們窩

裏掏他們，要知道遲會生變，救人如同救火呀！」

這番話更對了，衆人無不點頭，暗中却急壞了單十二！

公孫子良是何等人物，若憑這兩句話就會問倒他的話，可又不叫老陽魔了，你聽，他不慌不忙含着笑點着頭道：「是囉，如今就是在等我那幾個舊屬，說不定他們已跟踪着井氏兄弟，不過現在他們還沒送來消息，不等也得要等下去呀！」

儍老鐵儍了，打了自己頭一拳，氣哼哼的跑向廚房找羅漢引得大家會心而笑。

晚飯後，單十二小睡刹那，老鐵蒙頭大睡，玉姑娘悄拉着琴姊到了暗室，壓低聲調道：「姊姊回頭注意着單哥哥，我留心兩位老人家。」

琴姑娘詫然道：「有什麼事？」

玉姑娘得意的一笑道：「有件怪事，琴姊，我太懂兩位老人家了，要眞的到現在還不知道簡大哥的下落，兩位老人家就算跑斷了腿也是四出去找了，再說單哥哥有多仁愛，簡大哥出了事，下落不明的話，他會吃得飽睡的着嗎？我看他們是成心瞞着咱姊妹倆個，咱們索興也故作不知，聲色不動，悄悄的帶好兵刃暗器先一步出去，到外面等着他們如何？」

琴姑娘仔細一想，認爲玉姑娘判斷的很對，點頭作了決定，時間還早，姊妹兩人又談了半天閒話，才悄悄收拾俐落，但等到了外面廳內一瞧，兩姊妹幾幾乎氣死，漫談不覺時已遲，單十二和陰陽雙魔早已沒了影子，只有郭老太閒坐一旁。

兩位姑娘正氣惱間，郭老太已含笑道：「算了吧，他們早去遠了，其實他們也是善意，多大的事若是他們三位不成的話，咱們去了也是白搭！」

羅漢恰正一步趕來，第一句話就問道：「老奶奶，二叔去了那裏？」

郭老太道：「去處我沒問，是你二叔臨行前告訴我說，白天接到井氏兄弟相約三更一會的信柬，怕你和你兩位姑娘涉險，才沒有說明，又怕你們不放心，才告訴我說很快就會回來的，並且說對方十分狡猾，去的人多了反而誤事！」

羅漢一楞，突然問道：「那信可是單單寫給二叔看的？」

郭老太點頭道：「好像是。」

羅漢面色陡變，一轉身奔到院中，抬頭靜看天際星斗，移時匆匆回來，低聲說道：「老奶奶，還有兩位姑姑，咱們現在可得快着點，要不就來不及啦！」

雙珠眼睛一瞪道：「瞧你，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嘛，說話顛三倒四的沒頭沒尾誰聽得懂？」

羅漢焦急的接話道：「現在時間緊迫，已經來不及說淸楚了，總之二叔和公孫前輩夫婦，全上了人家的當，這是調虎離山之計，對方目的之地是此處，至於他們究竟是爲誰來的，現在難說，他們怕的是二叔和公孫前輩，才施展鬼計，老奶奶快請準備一下應變，說不定……」

羅漢的話還沒有說完，郭老太和雙珠及琴，玉二女臉上都已露出不信的神色，詎料念頭尚未轉過，院中突然有人陰森森的冷哼一聲道：「小娃兒勝似雙魔多多，你全料對了，只是老夫兄弟並非怕那姓單的，只不希望他在此地碍事，看在金頂那老和尙的份上，不能傷他，於是只是把他騙走，老夫兄弟別無所求，只要郭老兒生前的那隻酒葫蘆，裏面藏有半幅地圖，老夫今夜獲此，簡雲明晨卽歸，爾等皆非老夫敵手，是故老夫破例不帶喪門幡來，郭婆子還不聽令獻出寶圖，莫非是要老夫親自下來？」

羅漢人小性大，剛強不屈，厲聲問道：「你是井大還是井二？」

「娃兒作死！敢如此對老夫呼喊！」

「死活由命，你有種就回小爺的話，是那個？」

「老夫井二幡主！」

「江湖上對喪門幡主，曾有一令一幡雙魔的尊稱，是多麼使人敬佩，豈料爾兄弟竟是鼠竊之輩，天目龍井訂約，約前不得生事，如今反覆無常算個什麼東西？寶圖就在小爺的身上，小爺寧死你也休想到手！」

一陣凛人肝胆的冷笑劃破長空傳到，井二火了，笑聲乍停厲聲吼道：「老夫約鬥血手一令，爾等尙不配問，多言無益，再不獻出寶圖，娃兒，你就要死無葬身之地了。」

羅漢適時驀地想起一物，揚聲道：「有種的你在院中候小爺片刻，小爺取來兵刃會你！」

話鋒一頓，悄囑衆人千萬不要冒險出去，他立卽飛縱後面新屋，霎眼間回來，手裏緊握着那支「寒水噴火筒」，穿過堂屋縱於院中。

井二成名數十年，無貨不識，乍見羅漢手中之物，不由心頭一凛，沉聲道：「娃兒，你就仗恃着這支小小的歹毒噴筒？認爲老夫奈何不了你？」

羅漢咬牙說道：「不怕你就上前，小爺燒燒你試試？」

井二雖然自知功力超絕，易躲火筒寒水，但並不是不怕火燒，這玩意兒歹毒的緊，萬一沾上星點，後果何堪，遂暫不欺近暗思良策！

羅漢更鬼，冷笑連聲道：「井老二，今夜你可上了當啦，實話告訴你說，我二叔和公孫老俠夫婦，早就識破你們那調虎離山的詭計，根本沒去赴約，現在就隱身一旁冷眼要看你有些什麼花巧，剛剛小爺在堂屋裏說的話，也全是二叔敎的，不但如此，血手令主也早來多時，靜等着看你老小子的笑話了，井二，不相信何不回頭瞧瞧？」

井老二表面上是沉着如常，心裏可打上了陣鼓，有心眞的回頭看看，萬一是娃兒謊言，却趁機打自己一筒寒水火雲，豈不是要鬧個手忙脚亂窮於應付，正七上八下的打不定主意，羅漢又開了口，道：「井老二，你不必三心二意的進退兩難，小爺決不作暗算人的事，回頭看上一眼吧，當你回過頭去的時候，我絕不用手中的火筒對付你，放心好了！」

越這樣說，井二是越法不敢回頭，暗中忖思——這小娃兒是個鬼精靈，爲什麼要一再的叫自己回頭呢？準有陰謀！念頭一轉，井二提聚陰功暗向十丈外四方試探，發覺十丈之內除對面娃兒外，別無人在，但仍不放心，試探的問道：「娃兒你胆

怯，說話顛三倒四自露馬脚，老夫業已試出五丈之內別無人在，你想騙那個？」

羅漢不知是假，心頭暗驚道：「兒鬼，剛才我還看到二叔和令主的人影呢！」

井二聞言恍然，娃兒果然騙人，獰笑兩聲目射寒光大步逼向羅漢！

羅漢驚凛萬分，寒水噴火筒筆直的對着井老二，像是就要一拚生死！

井老二又一聲猾笑，目射詭詐陰森的寒光，向前迫近一步，羅漢不由後退了一步，井老二又迫上兩步，羅漢又退兩步，那緊握着噴火筒的手，已有些顫抖，手心更冷汗泛濕。

井老二突地一聲斷喝道：「娃兒，你這小筒裏面眞能噴出毒火來嗎？嘿嘿……這草廬四外果然隱藏着高手嗎？哼！老夫念你年幼無知，獻出寶圖仍可免死！」

羅漢霍地轉身意欲逃向室內，井老二一聲鬼哭般大笑，身隨聲進毒爪已到了羅漢的背後，郭老太突在房裏高聲喊道：「停手，我拿寶圖給你！」

「你」字傳入井老二之耳，他那業已遞到羅漢後頸不足尺遠的「陰寒毒爪」，由不得一頓，適時門啓，郭老太現露身形，羅漢驀地轉身，恨聲厲叱道：「姓井的，這當你可上大了！」

話鋒下，寒水噴火筒卡簧連響，毒火寒水暴射而出！

原來井老二固然老奸巨猾是假作害怕試探羅漢，羅漢可也精靈的裝作顫抖不安誘使井二上當，井二一試再試而後下手，羅漢矯作再三直到最後關頭方始反擊，任憑井二功力多高，應變多快，在利慾薰心之下，面面相對不足尺半的距離，再想躲避已難如登天，但他身爲江湖絕頂高手，名非浪得，大難當頭，躲既不能，倏忽轉身，五指在胸前一劃，長衫立卽裂分兩片，猛提內力拔身而起，「脫袍換位」衣衫帶火甩落，他只是畧受微傷。

雖說僅受微傷，已是平生未有的奇恥，恨積心頭，怒生胆邊，決心要殺盡這草屋中人，生挖羅漢的心肝。

毒念方興，身形恰在高空，尙未來得及變式下沉飄落，左側驀地傳來一聲嬌叱，一道耀眼金華匹練般射到，避無可避，迫得以左手硬去拏格，並已看出是位絕代佳人，手持微弧的一柄短刄，五指適時已將接觸短刃利鋒，倏地憶及短刃的來歷，急沉臂，暴縮身，施展生平罕用的「大江東去」身法，橫移尺半，僥倖躲過斷掌之刼！

那知絕代佳人一聲冷笑，掌力已及井二左肋，井二再無躲處，惟提內力實受一掌，暗忖傷恐難免，但不碍事，詎料掌力着體，心田狂顫，眞力騰竄各經脈，幾乎震斷肺腹，始知所中竟是佛家無上禪掌，一口腥血冲到舌尖，强自忍住，悶哼一聲疾似幽靈鬼影一射十丈遠逃無蹤。

羅漢雖說僥倖成功，也嚇出一身冷汗，郭老太心痛未來嬌客，既讚羅漢機智，又責羅漢大胆，並謝玉姑娘接應迅捷，雙珠關懷羅漢在心靈深處，沒開口，星眸瞄個不停，愛，嗔現露無遺。

玉姑娘一掌擊退了井老二，頭一搖恨聲道：「剛才要是鐵三哥，準能把這老狗留下。」

玉姑娘叫慣了「鐵三哥」，儘管鐵三哥已是郭三哥了，她仍然不改。

羅漢在旁接了話，道：「你沒看到飛猿紅雲也不在嗎？鐵叔叔和那大猴子早不知道上那兒去了。」

羅漢也是喊慣了叔叔，現在已無法改口，實在講也實難找合適的稱呼，論雙珠姑娘這方面，老鐵是羅漢將來的內兄，若以單拾兒門戶來排，老鐵是叔爺輩人物，於是羅漢決定從前怎麼稱呼的，現在還是怎麼稱呼。經羅漢說明，大家才知道老鐵和飛猿也不在家，這時雙珠笑對羅漢道：「廚房裏可還有火？」

羅漢答道：「有，妳要做甚麼？」

「等會兒出去的人全回來了，果忙個整夜，得吃點甚麼才行，趁現在沒事我去做好它。」

雙珠一面說話，一面向廚房走，臨行星眸向羅漢一瞥一轉，羅漢會意，立刻道：「對對，我帮妳做，兩個人快的多。」

雙珠並未停步，道：「少囉嗦，那個要你帮忙來着？哼！」

羅漢不再接話，幾大步追上雙珠到了後院。郭老太暗笑雙珠丫頭鬼精靈，調走羅漢不知要出甚麼花樣，玉，琴兩位姑娘另有感懷，俱皆默默無言。

時已三更正，且說單十二赴約「紅楓廬」。

紅楓廬自被羅漢一把無情火焚毀，至今並未重建，單十二和陰陽雙魔赴約前已商妥，各行各事，因爲中途分開各走一路，單十二廬外叩門，未聞聲息，飄身過牆面對坍毀的大廳揚聲說道：「單十二遵約而來，敬請井幡主出面答話！」

他厭惡井氏兄弟擄人爲質，所以並不恭敬，但是決不失禮。

半殘倒塌的大廳內，傳來一聲幽嘆，如同鬼哭，單十二不由越發卑視井氏兄弟，憑那高的身份，竟然裝神扮鬼，欠缺磊落光明，因也冷笑一聲。

大廳極暗地方，在幽嘆聲停頓後，若幽靈般冉冉飄出一人，單十二不識井氏兄弟，微一拱手道：「可是井老英雄？」

來人露齒一笑，却無笑聲，越法顯得陰沉詭譎，這人也不開口，只是揚手向後面一指，接着疾若閃電般凌空射去，深入廬後。單十二看出這人施展的是「玄門」無上輕身功法，已知除喪門幡主井氏兄弟之一外，絕無他人，並且由這種功力方面，看破井氏兄弟出身是「三淸」門下，無形中消除了不少敵意。

這人沒有回顧，只是加疾前行，單十二暗暗一笑，斂聚一身功力，提足一口眞氣，緊隨這人身形，在相距三尺間凌虛追躡。行久，這人只覺身後不遠微風不停，但却不聞絲毫步聲，驀地回頭，發現單十二面含微笑以「般若飄雲」身法凌空隨行於後，心頭又凛又驚，不由頷首自語道：「百愚弟子果然勝人一籌！」

單十二答一句「不敢當謬讚」，這人一聲哈哈，身法加疾已飄上一座凉亭，亭上高挑一盞明燈，兩人面面相對互隔一大石圓桌而坐。

半响，這人方始開口道：「你是先見見簡雲，還是先和我談談？」

「大丈夫示人以信，待人以誠，單某

要先請教你是誰？」

「老夫井泫！」

「原來是大幡主，敢問二幡主俠駕何處？」

井泫心頭一驚，故以沉怒掩飾不安道：「怎麼，莫非井泫一人還不配接待你個後生晚輩？」

「單某是客，拜問主人之一乃古制之禮，大幡主何心懷不安而故惱也？」

「哼！」井泫又是一驚，道：「你口齒雖利，但何補於事，井泫問你是否要先見見你那盟兄簡雲，你怎不回答？」

「大幡主何罰人過嚴而律己則寬？以牙還牙自古之理，至於大幡主所問，恕單某斗胆請教，大幡主認爲單某有先見簡盟兄的必要嗎？」

這句話聽來似甚平平，但骨子裏却含有剛強反責問的意思，單十二無異在說，你大幡主是否守着武林的規矩，若是遵守，則不必先見簡雲，否則見又何用！

井泫當然聽的出話中之意，冷嘿出聲道：「既然如此，現在就談談正事吧。」

「單某洗耳恭聽。」

「昔日湘江老漁郭毅，受人重托秘藏一幅寶圖……」

「且慢，據單某所知，郭家只有半幅寶圖，再者，郭府寶圖與簡盟兄何干？與幡主何涉？」

「老夫是找郭婆子索討寶圖，只惜沒能碰上郭婆子，簡雲當面出言無狀，老夫方擒之而歸叫他吃點兒苦頭！」

「原來幡主也是愛財的人物，那又何必非寶圖不可，以幡主兄弟的功力和威望，天下財貨何懼不能垂手而得，那樣豈不十分便當而……」

「住口！你將老夫兄弟視作何等樣人？財貨有若糞土，老夫兄弟必索寶圖是另有所爲！」

「如此單某是太冒失，願聞其詳。」

井泫是已由衷的暗佩單十二胆識過人，面對一個成名數十年性格奇特的强敵仍能毫無所懼侃侃而談，不卑不驕，常人怎能如此，由是井泫對單十二生出一種極爲微妙的好感，態度因之一變，含笑接話道：「寶圖本是一幅，郭毅將之腰斬，其一，老夫兄弟今已獲得，所以必須再得到另外一半，有此全圖方能完成老夫心願。」

「請恕打擾，幡主是怎生獲得另外一半寶圖的？」

「這……恕難奉告。」

單十二驀地一陣冷笑，道：「幡主曾說郭老英雄受人重托而藏寶圖，古人教我『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是故郭老英雄父子及媳兩代三人，寧爲忠信而死，不負人托，全仁全義，凡我武林朋友，理應敬佩才是，今幡主兄弟，恃無敵技藝，赫赫威名，强討寶圖欺孤凌寡，寧不懼天下人笑罵嗎？」

井泫雙眉緊鎖，怒目而視單十二，單十二又一聲冷笑，毫無顧忌的接着說道：「實對幡主說，昔日慘殺郭老英雄的罪魁禍首，官家內行廠總領班南池，已於今午喪命六目龍井旁，內行廠中人，皆已鳥獸散盡，逃離浮玉西峯，單某期盼大幡主能遵守與血手令所訂前約，在香期前夕，未曾與血手一令分出勝負時，莫橫生枝節及談及藏寶及寶圖的事情。」

「你到是一番好意，只是忘煞小瞧了我喪門幡主井氏弟兄，你只知其然，不解其所以然，竟敢妄議是非，你可知道湘江老漁郭毅是受誰之托秘藏寶圖嗎？」

「恕單某年少識淺，未聞其詳。」

「昔日郭毅江湖訪友，夜走棲梧小道，遇一重傷瀕死之人求救，惜此人傷勢太重，回生無術，臨死之時將身藏寶圖取出，托其轉交老夫兄弟，豈料郭毅突萌貪念，只當此事無人知曉，掩埋死者後，立將寶圖一分爲二……」

「敬問郭老英雄所遇重傷瀕死之人是誰？」

「門下叛徒荆震。」

「就是江湖上人稱『毒心黑狐』的荆震？」

「正是他！」

「郭老英雄大概不識得他吧？」

「這是一定，否則郭毅恐怕避之不及，又怎肯多管他的閒事！」

「荆震身受重傷可是幡主下的手？」

「荆震趁老夫兄弟外出，行騙同門師兄師弟，盜取師門寶圖後，發動陰謀，將老夫門下盡皆坑殺，他却不知老夫兄弟對寶圖藏處設有埋伏，遂中亙毒，逃至棲梧小道卒因毒發而死。」

「中毒和受傷不同，大幡主似乎曾經說過荆震是身受重傷而亡？」

「這是老夫門戶中的秘密，無法向外人說明，總之老夫絕無虛言就是！」

「幡主事後由何人口中得獲一切詳情的？」

－郭毅當夜是和另一朋友有約，叛徒荆震死時，那人已到，故此郭毅腰斬寶圖與那人各持一半……」

「是否那人竟將此事秘告幡主，並獻上半幅寶圖？」

「正是如此。」

「大幡主，單某不願追問這人是誰，但却必須請問幡主，可曾親眼目覩過令徒荆震的屍體？」

「師徒一場，死者業已入土，老夫何忍再令其屍骨露暴天日之下！」

「荆震可是幡主曾喜愛過的徒弟？」

井泫默然頷首，他回憶起多少年前的往事，感慨無已，黯然神傷，單十二時已將井泫所說之事靜心思索過一遍，微微一嘆對井泫道：「大幡主，單某現在是相信幡主之言不假，只是內情怕不如此……」

「你此言何指？」

「大幡主請靜靜的聽下去，自會明白，其一，湘江老漁郭毅，決非無義背信之人！其二，告密獻圖的那個人，絕不是郭毅的朋友！其三，此事自始至終撲朔迷離，幡主在基本上犯了錯誤，以單某看來，就是有全幅寶圖，只怕幡主也難以找到藏寶的確實地點！」

「老夫不解你這第三項指的是甚麼事情？」

「不瞞大幡主說，我也不大清楚，不過這却是我以事實和眞理的推斷，不容人不信，幡主若能找到昔日獻圖告密的人，則一切必可迎刃而解。」

「那人已死，並且死已多年！」

「這就越發對了，他該死，並且應該

死的十分突然才對！」

井泫驚駭的霍地站起，雙目暴射寒光，急聲問道：「果然如此，但你是怎麼知道的，那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彼時你只是個小娃兒，這……這眞弄糊塗老夫！」

單十二微微抬頭，神色肅然的說道：「現在連鎖已成，事實眞象已得，容得二幡主從草廬狼狽歸來時，單某再加說明不遲！」

井泫臉上駭然之色更濃，已對單十二有「莫測高深」的感覺，正要詢問所疑，單十二話鋒一變，威凌的接着又道：「單某深信二幡主此行非但無法得手，並將敗歸，不過天下事幻變莫測，萬一單某草廬中友人不幸損傷，只怕除以背後劍向幡主們討還公道外，別無他途了！」

井泫無言可答，因爲憑他兄弟在江湖上的威名聲望，一面與人相約，一面突襲草廬，總是說不過去的丟人事。

單十二看出井泫面有愧色，話鋒一變道：「如今可能勞駕幡主，請出我簡盟兄來一會嗎？」

井泫頷首，轉身要下凉亭，單十二突然又道：「倘若幡主此去，發現甚麼出人意料的事，不必驚疑，回來就是。」

井泫以疑愕的眼光一掃單十二，大步而去，他奇怪面前這個年輕的人物，非但一言一行都出人意外，並且有些幻妙，幻妙到竟使自己懼怕而不安。

他去的快，回來的更快，本來那張活死人般蒼煞的臉上，增加了猙獰，殺氣，看出越發怕人，縱步亭上，手指單十二道：「你小子……」

話沒說完，單十二已含笑接口道：「是不是我簡盟兄不見了？」

「哼！你小子明着赴約，暗中另有接應，你小子着實的惹我惱火！」

「大幡主稍安毋躁，坐下來談，單某的確是一個人來的，當然難免別人也來，因爲幡主留置的信柬，不是單某首先發現，但是單某却敢斷言，簡盟兄失蹤與單某方面的朋友無關，反之簡盟兄不止尚未脫險，怕是更加危急，好在單某推斷那人在所圖謀之物未能到手前，不敢傷我簡盟兄分毫，一切等候二幡主駕降時，再爲仔細商談吧。」

適時遙遠地方，恰正傳來一聲長嘯，嘯聲飄曳不絕，井泫霍地變色道：「老二已歸，嘯聲眞氣不足，顯已受傷，老夫前往接應，盼你稍坐勿去。」

話罷即行，約隔盞茶光景，井氏兄弟始雙雙歸來，凉亭落座，井泫首先說出乃弟井應前往草廬始末，並誠懇致歉，井應閉目不言，一見即知已服靈藥在自調眞氣，稍時，井應面色轉見紅潤，方始睜目微笑着向單十二道：「閣下草廬中的朋友們，好難纏呀！」

單十二一笑道：「彼等只因二幡主威名震人，心有所懼，遂不得不以全力應付，還望二幡主多加原諒。」

井應愧然而笑道：「是老夫冒造，此事已過不提也吧，適才家兄曾匆匆言及與閣下相談寶圖事，說閣下另有獨到見解，設能不以敵對視我兄弟，願聆高教。」

「二幡主太過客氣了，寶圖之事，不過在下憑空推斷偶而言中一二……」

「這是閣下太過謙虛，咱們何不乾脆免去俗套，直說直講如知友當面？」

「固所願也。」

「好！」井泫在旁接了話，道：「可能由我井大請教，單朋友作答？」

「自然可以，前輩請問。」

「你說告密之人，絕非郭毅之友，何以見得。」

「郭老英雄所交朋友，既能各懷半幅全圖，代一素未謀面瀕死之人，完成心願，此人肝胆義氣可見，又豈是賣友求榮之輩？」

「單朋友剛才沒聽清楚，郭毅之友是湊巧趕到，想來郭毅當時必是被迫才將寶圖斬分兩半，其友心中不恥郭毅作爲，始有告密之舉、」

「那人既然如此正直，當時何不責郭毅以大義？」

「老夫昔日也曾這樣問過那告密的人，他說郭毅表面仁義，內藏奸詐，功力也高，他非敵手，設若責以大義，郭毅惱羞成怒下，恰又旁無人在可能殺其滅口！」

「大幡主上了那人的當了，假如郭毅眞如那人所說，是個奸險小人，而那人功力又非郭毅敵手，我們有理由相信郭毅當時會殺人滅口，又怎會『被迫腰斬寶圖分那人一半』呢？郭毅江湖行走多年，當知『縱虎』之害，但却終於縱虎受害，天下焉有此理？」

井氏兄弟互望一眼，彼此不由頷首，井泫沉思刹那說道：「姑且承認告密人不是郭毅之友的事實，但那人是誰？怎會冒名出頭？郭毅之友又到甚麼地方去了？」

「據在下推斷，郭毅與友互持半幅地圖，卽已看出事態凶險，自會分道而行，以期完成死者所願，郭毅之友獨行未久，卽遭不幸，主謀惡徒，遂令親信死黨，假冒郭毅之友，持半幅假圖蒙騙兩位幡主，期收一石二鳥毒計！」

「主謀之人何以不殺郭毅？」

「其人非郭毅敵手。」

「其人怎能預知此事而巧作安排？」

「他始終追蹤那盜圖中毒臨死而遇郭毅的人！」

「但他又怎知叛徒荆震身懷寶圖？」

「他是主謀盜圖的人，怎會不知！」

「設眞如此，荆震未免忘傻了些，不惜背叛師門，受人利用盜取老夫兄弟寶圖，結果非祇兩手空空，並且落個慘死荒野，埋骨異鄉……」

「不！令高弟聰明的很！」

「聰明人會自掘墓？」

「自掘墓的並不是他！」

井泫，井應被這句話說驚了心魄，神色一變道：「單朋友言下之意，是說死於棲梧小道上的人，並非荆震？」

單十二長嘆一聲，微搖着頭感慨萬千的說道：「前輩可還記得，在下剛剛曾說主謀人『一石二鳥』？」

井應嗯了一聲道：「記得，正要請教所以。」

單十二微微一笑道：「令高弟陰險毒辣狡猾的怕人，他曾被前輩們期以衣鉢弟子，早已存心，更知前輩們種種安排，才勾結外來死黨，也或是許以重利，甜言蜜語，令人代其往盜寶圖，事敗則他人代死

，事成此人亦難活命，事實果如其料，那人盜得寶圖，遵約遠逃，赴所約之地圖交荊震，行至棲梧，始知已中毒傷難以活命，悟及荊震之毒辣陰狠，適時恰好郭毅與友行經當地，那人才重托郭毅，並說出荊震奸險利用他的事情，隨即死去，在下相信那人絕非懇求郭毅將圖送交前輩，必係另有懇托而以寶圖為報……」

話鋒至此微微一停，目光射出不怒而威的正氣，直盯着井氏兄弟，竟將井泫看的低下頭去。

單十二臉上神情越發肅穆，沉沉接着道：「郭毅與友本無收下寶圖之心，無奈那人已死，寶圖歸趙無門，遂掩埋死者後，先割寶圖為二，各執其半代死者完成心願，用意正是使荊震分身乏術難以阻碍，荊震時正追蹤死者已達當地，目睹分圖之事，耳聆死者之言而生畏懼，不由胆寒，惡念頓生，自忖非郭毅敵手，才先刼殺了郭毅之友，藏起半幅眞圖，繪一假圖交給死黨往騙前輩，並以奇特手法算準日期使告密死黨暴卒，前輩受騙之後，不解何故並未親自往覓郭毅，而令南池動手，才演變到今朝的種種恩怨，南池曾一再否認殺過郭毅愛子及媳，當時單某尚不相信，如今已知南池並未說謊，十有八九那下手殺郭毅子媳的人是荊震！事隔十數年後，前輩們突降浮玉西峯，郭老太亦率孫女巧至，天目藏寶之事遂轟動天下，荊震好大胆量，竟也悄悄到達，在前輩們面前，放走了我盟兄簡雲，旨在以人質向郭老太交換那半幅眞圖，好獨自秘密往取藏寶，在下推斷，大概情形是這樣，信否，就任憑前輩們了！」

井氏兄弟名非浪得，經單十二的一番推解後，頓知往事妄斷之非，由悟而感，由感生愛，井老大井泫首先含笑道：「單朋友，咱們先不談寶圖的事情，請告訴井泫一句話，你覺得我兄弟為人如何，是可交之友抑或是奸險小人？」

單十二誠懇的說道：「一令一幡雙魔，為武林無敵前輩，如今一令雙魔皆對在下有所訓誨，祈盼前輩也能有所指正，則在下感激不盡。」

井泫井應不由雙雙開朗大笑，井老二井應接口道：「金頂和尚眞的使人心服口服，錯非是他，誰也調教不出來單朋友這種人物，你要是不嫌棄喪門幡這物件晦氣，井氏兄弟願與你結成忘年朋友，你怎麼說？」

單十二肅然起立，拱手道：「在下恭聆訓示。」

井泫笑扶單十二歸座道：「適才小友你代我倆推解往事經緯，着實愧煞了井泫，棲梧往返，還有暇趕上此地香期前夕與令主之約，我兄弟作事必到心死方罷，荊震左手天然六指，姆指上並有一傷痕，我兄弟將親見其屍而歸，小友彼時……」

單十二道：「小弟仍留浮玉西峯草廬恭候駕臨。」

井泫井應目注單十二，單十二施以奇特的眼色，井泫立即大悟，彼此互望，會心一笑，井應接口道：「如此甚好，敬煩小友代向草廬衆友至歉，棲梧返來，我兄弟再往負荊請罪。」

單十二說道：「老哥哥們言重了，井二兄還要看小弟薄面，莫罪四盟妹一掌之誤。」

井氏兄弟哈哈大笑中起座，彼此互一長揖，井氏兄弟彈指打熄亭上燈火，頓足而去，單十二也在燈火熄滅時縱身遠下。

他們去後不久，那涼亭上的圓石桌，竟無故緩緩自沉，當轉瞬間石桌恢復原狀後，桌上已多出一個身揹寶劍的枯瘦老人，這人振袖而起翻落桌上，這才看出他是身材修長年過五旬，他縱目四顧無何發現後，獰笑連聲，目光透射出邪惡詭詐的意念，眺望遠處自言自語道：「單十二，小狗種，你閑事管的太多了些，竟然管到老子頭上來了，不錯，你是老子生平僅見的聰明人，料事如見，只是你小狗却自料不到，荊老子現在就要處治了簡雲，哼！」

他身法詭奇，冷哼聲停人已重返涼亭，話聲又起，恨意更濃，道：「兩個老鬼仍是當年毛躁脾氣，不到黃河心不死，嘿嘿……等你們掘開孤墳，發現果如單小狗所料，裡面埋的並非我荊震時，天目藏寶早已到我手中了！單小狗，現在我要叫你抱恨終身……」

語意未竟而中止，變作一聲獰笑，手向石桌下方某處一探，石桌倏忽再次下沉，他隨桌而降，片刻之後帶上來了並未綑綁但却目瞪口呆的簡雲！

石桌重復原樣，簡雲木立桌前涼亭支柱旁，荊震大馬金刀趺坐桌上，冷冷的指點着簡雲道：「喪門一派的『點指打穴』，神妙無雙，但荊老子正好是個中高手，適才地室已經和你談過，本意是以你來交換現存郭老婆子手中的半幅寶圖，豈料你那該死的盟弟單十二，毫無同盟情義，話沒攔遮，更湊巧的是我正好貫通了那藏寶之地，另半幅地圖已無大用，我和你本無怨仇，平心而論，至少是我從井氏兩老鬼處救走你的，但是為了要叫單十二痛苦一生，懊悔一世，不能不借尊駕這個身體用用，你若恨，該恨你那盟弟，若怨，更該去怨單十二，哈哈……」

他越說越覺得意，不由震聲大笑，笑聲乍停，話鋒又起，道：「我不殺你，你大可放心，我只是在你……十六處大穴上，用點手法，雖說事後你將感覺到奇痛奇癢的酸麻難耐，不過你現在既難出聲又不能動，相信總能忍受下來，從此，你將永遠臥床難起，寸步難行，天氣自然的變化，你會比任何人率先感應，譬如陰，雨，驟寒，乍暖等，那時你各處筋骨立即抽痛，必將哼咽呻吟不絕，死活兩難，聽說單小狗人很義氣，當你呻吟慘哼時，你就會記起這全是他多言而種的結果，好了，咱們現在就開始動手，事畢荊老子還要趕着去取藏寶呢！」

他發狠的話全說完了，得意的獰笑連連，緩緩下了石桌，輕揮右臂露出如鈎的五指，慢慢的罩向簡雲身前！

適時，突然有人自涼亭外假山石後轉出，這人冷峻的開口道：「荊震何不暫抬貴手，和我黃衣丐幫結個臨死刹那前的善緣，留下這個姓簡的性命？」

荊震聽聲心頭大震，倏忽轉身意圖自石桌下秘道而逃，目光瞥處，石桌之上不知何時已盤結着一條三首銀色長蛇，六隻綠睛各射兇光，正注定荊震不瞬。

荊震駭然暴退，人已到了涼亭邊沿，霍地轉身面對來人，壞了，就這兩個轉身的工夫，涼亭外數十丈地區內，業已布滿了千奇百怪各樣的毒蛇，荊震知難善了，一聲怒哼，撤出背後寶劍，羣蛇已向涼亭遊走，荊震身形微抖，已自飛縱上亭頂。

來人好快的身法，就在荊震剛剛飛上亭頂時，來人已射落亭中，微頓再起重回原處，已將簡雲抱出亭外。

來人一身黃，扶簡雲臥下，自囊中取出一個雪白的小匣，打開匣蓋撮出一小點兒紅色藥粉，散滿簡雲身上，羣蛇立即遠避丈外不敢靠近。

來人滿意的一點頭，收起小匣，驀抬頭，原來竟是熟人，誰？月餘前曾攔刼單十二和玉姑娘，硬借寶馬，最後終於接納單十二的五兩黃金而去的黃衣丐幫人物（事詳拙作單十二故事，第一篇『單拾兒』文內）。

涼亭石桌上那條三首怪蛇，時已旋身盤上涼亭支柱，看來目的自是荊震，眼見三首怪蛇業已昂首探上亭頂，陡地四牆現身而出了五名黃衣老丐，內中一人咬唇作嘯，三首怪蛇聞聲而退，咬唇作嘯的老丐，適時說道：「言必信，莫壞我黃衣丐幫規矩，憑眞功夫復仇！」

言必信，正是最先趕到巧救簡雲的黃衣丐，聞言恭應一聲，立即轉對仗劍亭頂的荊震道：「我黃衣五聖有諭，着言必信用眞功夫，和你一搏，荊震！你還不下來受死？」

荊震揚聲道：「大丈夫一言？」

五聖中一位接口道：「老夫以黃衣丐百年威名，保證此約！」

「好！」荊震在揚聲應了個好字後，飛身而下。

那本來盤踞於地上各個角落的千百毒蛇，此時早已悄沒聲息的退了個乾淨！

荊震立於言必信身前丈六，已蓄勢提氣準備暴然出擊，言必信却目射憤怒之火，恨聲說道：「荊震，家兄為你賣命，你竟暗下毒手殺以滅口，那知家兄却因丁正泰突失消息生死不明而動了疑心，早將信柬轉入我手曾經推測你遲早會向他……」

「住口！」荊震沉聲叱道：「要打動手，何必多言！」

「言某人要你死而無怨，再問你三句話！」

「那就快問！」荊震表面上看似頗不耐煩，急欲一戰，其實巴不得多耗些時間，以便作不戰而平安逃脫的安排。

「一，丁正泰不惜易容冒死代你竊物，是死於何人之手？」

「喪門幡主井家兩個老鬼，秘室中另有埋伏，丁正泰大意而中暗算，途次死於棲梧小道，如今井泫井應正要挖取他的屍骨呢！」

「哼！家兄助你殺人刼圖，有功無過，又守誓守信不惜犯險為你持圖告密，你又何故殺之？」

「那是井氏二老鬼看破端倪，將令兄處死，你偏偏把賬算在我的身上，我又有什麼辦法？」

「好一張利口，簡雲僅是單朋友的盟兄，和你根本談不到什麼仇恨，竟企圖以最最陰損的手法，斷其五股，殘其四肢，這是你親口所供，入我之耳，你還有什麼話說？」

「怪哉，那是荊某和單小狗與簡雲之間的事，你問的豈不多餘？」

「荊震，你心腸之黑，手段之毒，為言某生平僅見，今夜不誅爾為兄復仇，他日必為武林留一大害，亮勢進招，言必信要打發你上路！」

「且慢，荊某還有話要說呢！」

「那就說，言某在聽！」

其實荊震根本沒話好說，但因他已想出來脫身的辦法，並且在揮手說聲「且慢」時，暗將衣鈕挖下一粒深藏掌指間，回顧涼亭石桌上那三首怪蛇，對言必信道：「在憑功力技藝一戰，就把那三隻頭的東西招呼回去，否則荊某無法安心一搏！」

言必信一聲冷笑，作嘯召回三首怪蛇，放置背後黃袋中，為示公平大方，他並將袋子解下放於遠處。

荊震趁此時機，脫手彈指以全力將那粒珠鈕彈出，正中石桌下開啓機關的暗門，石桌時已悄沒聲息的向下沉落，天色黑暗，亭中尤為沉黑，因之包括五聖在內都沒發覺此事！

但是俗話說「賊子心虛」，荊震生怕被人看破，在彈出珠鈕後，一聲斷喝遮蓋住了鈕擊暗門的輕響，仗劍攻向言必信！

言必信已將那打着「鬼風疙瘩」的腰帶取下，身形暴退，躲過荊震一劍，倏地欺近，腰帶掄甩轉打，寒風呼呼斜砸荊震肩頭，荊震一聲獰笑，劍走中宮，震腕斜刺，鋒利的劍刃削斷腰帶，言必信五指微抖，腰帶如同一條靈蛇般暴縮尺餘，倏忽伸出，恰正擊在劍身中間，一聲沉響，寶劍幾乎脫手！

荊震趁勢斜身，目光一瞥涼亭，石桌已隱，他歸路既得，不懼逃生無門，不由勾起惡念兇性，想在脫逃前斬殺言必信一平心中怒火，於是振腕一翻，劍走八方誅魔，舞起一片光華，看似只守不攻，採取穩打穩紮的辦法，骨子裡却暗套詭奇殺手要倏然施展！

言必信功力身法展開，腰帶猶如長虹，伸屈滾轉縱橫翻飛猛撲疾攻不停！

突然，荊震一劍斜斬言必信左臂，言必信竟不躲閃，長虹甩處，纏在劍上，劍翻急縮，長虹綳緊絞在一起，荊震連抽猛甩，仍然無法脫開盤結，他暴吼一聲，言必信怒叱為應，匹練長虹掃過言必信腰肋，透穿挑劃開了那身黃色短衫，荊震以脫手擲劍幾幾乎將言必信腰斬，而言必信在腰中劍鋒的刹那，腰帶也結結實實地擊在荊震左肩頭上，一聲碎骨輕響，荊震肩頭立碎為十數片，左臂立廢幾乎痛昏過去。

言必信肋間開了個五分深三寸長的口子。血噴如泉，傷雖不輕，但無關行動較搏，五指一緊，腰帶挾凌厲寒風直貫荊震前胸，荊震一聲猙笑，頓足倒縱，捷逾閃電石火已落足亭中，揚聲喝道：「荊老子走了，黃衣丐幫等待着荊老子的報應！」

話聲中，荊震身形已投入石桌沉沒處，一閃無蹤。適時，暗影深處驀地傳來一聲揚喝道：「叛徒荊震，還不停步領受門規？」隨聲如石火般投落下來兩個人，竟是那揚言業已前往棲梧小道的井氏兄弟！

（以下轉入第一壹二頁）

珍珠令續篇

龍潭劍影

東方玉·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君毅大破黑龍潭後，由凌太夫人作主，牡丹、唐文卿、温婉君同配凌君毅，一俟誅殺殺父元兇後立即成親。元兇戚承昌，任職熱河，爲免引人注目，凌君毅單騎先往，凌太夫人率牡丹等隨後接應。古北口是長城出關要道，那日有貴介公子傅格非在道上週刼，爲化名林子清的凌君毅所救，傅擬請凌往京都，凌婉却，傅遂留函介凌往見熱河都統，凌抵熱河後，並沒依言往見都統，在客棧安頓下來，反是熱河都統得傅格非手扎，派文案夫子任紫貴到客棧晤凌，說是奉命請凌前往都統府——

福從天外降　喜結貴胄緣

林子清道：「這是老夫子看得起在下，以後還要老夫子多多關照。」

「好說，好說！」

任紫貴臉有喜色，連連笑道：「咱們一見如故，今後應該互相關照才是。」

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又道：「林大俠這老夫子的稱呼，兄弟愧不敢當，咱們一見如故，又這麽投緣，兄弟痴長你林大俠幾歲，這樣，你瞧得起兄弟的話，就叫我一聲老哥哥，我稱你一聲老弟，不知林大俠意下如何？」

林子清道：「老哥哥厚愛，在下敢不從命。」

任紫貴更是欣喜。一把抓住林子清的手，說道：「就憑你老弟這句話，我這老哥哥就做定了。」

兩人邊說邊走，出了店門，只見一名戈什哈站在門前，牽着馬在伺候。

店中小厮一見林子清和任紫貴一齊走出來，也立即替他牽來了青鬃馬。

任紫貴由戈什哈扶上馬鞍，等林子清上了馬，在馬上拱拱手道：「林老弟，老哥哥替你帶路。」

說罷，揮了揮手。

戈什哈牽着馬匹先走，林子清跟在他馬後而行。

走了不多久，便已抵達都統府。

但見大門前高大的旗杆上，高懸着帥旗，階上挺立六名戈什哈，掛着綠鯊皮腰刀，看去好不威武？

兩人下馬之後，任紫貴抬手肅客，領着他從右首邊門而入。

幾名戈什哈眼看任師爺對一個連身上藍布長衫都快要洗的發白的少年，如此敬重，心裏都暗暗納罕不止。

進入邊門，是一條長廊，通向二門，門前站着兩名戈什哈，看到任紫貴，一齊立正行禮。任紫貴連頭也沒點一下，領着林子清直往裏行，經過簽押房，再折入一條「卍」字朱欄的長廊。

廊外花木扶疏，廊簷下掛着幾隻鳥籠，使人覺得有鳥語花香之感。

任紫貴邊走邊道：「督帥此刻大概在書房中了，老哥哥帶你到書房裏去。」

林子清低聲問道：「老哥哥，在下此

時，還不知督帥姓氏名諱呢！」

任紫貴低聲道：「督帥姓傅，和福邸同宗，印諱敏泰。」

接着說道：「督帥是在書房裏批閱公事，這是機要所在，但也可免去許多官場禮節，平日很難得在這裏見客，這是沒把你老弟當外人看。」

林子清道：「這是督帥厚愛。」

說話之間，已經走到書房前面，但見一片花圃前面，一排五楹精舍，畫棟雕樑。此刻湘簾低垂，靜的不聞一點聲音。

四扇雕花落地長門，左右也站着兩名戈什哈。

任紫貴走近門前，脚下一停低聲道：「老弟請稍待。老哥哥向督帥報個進。」

說到這裏，身子不由的直了直，然後輕咳一聲，朝裏躬躬身道：「下屬任紫貴陪同林子清晉見督帥。」

話聲方落，只見一名青衣長隨疾趨而出，朝兩人打了一個扦，說道：「大人有請。」

任紫貴連忙抬手道：「林老弟請。」

林子清道：「在下初來，還是老哥哥請先。」

任紫貴微微一笑道：「督帥爲人很隨和，老弟不用太拘束。」

說完，領着林子清朝裏行去。

進門，是一間擺設精緻，十分寬敞的客室，裏首一道雕花月洞門，才是書房。

這時正有一個濃眉鷂目，面貌白皙的老者，緩步從門中走出。

此人不用說就是傅都統無疑！

他身上雖然只穿了一襲便服；但只要看他那副大模大樣的神氣，確有幾分逼人的威儀。

任紫貴慌忙躬躬身，指着林子清道：「稟大人，這位就是林子清林壯士。」

林子清跟着作了個長揖，道：「草民林子清見過督帥大人。」

傅都統一雙鷂目，朝林子清上下打量了一眼，白皙的臉上，飛綻起一絲笑容，點點頭，抬手道：「林壯士不可多禮，請坐。」

隨着話聲，已踱到上首一張錦披靠椅上坐了下來。

林子清欠身道：「大人面前，草民怎敢……」

傅都統沒待他說下去，攔着道：「林壯士不用客氣，這是老夫書房，老夫也不喜俗禮，只管請坐。」

任紫貴在旁道：「是啊，督帥大人最是隨和，林壯士請坐了好說。」

林子清謝了座，才在傅都統下的一張椅子坐下。

傅都統道：「紫貴，你也坐下來。」

任紫貴應了聲「是」，就在林子清下首落座。長隨替兩人送上細瓷茗碗，立即垂手退去。

傅都統目光一抬，伸手摸着他兩撇鬍子，含笑道：「老夫昨晚接到福邸來函，才知道林壯士已經到了熱河，據送信來的張保說：林壯士此次是來看在熱河設鏢局一位令世叔來的？」

林子清忙道：「是的。」

傅都統又道：「林壯士令世叔，是那一家鏢局？」

林子清欠身道：「回督帥。草民世叔，在熱河開設鎭遠鏢局。」

傅都統「哦」了一聲道：「你說的是虎鞭龍爪林長慶。」

他回過頭去，朝任紫貴道：「林老鏢頭好像替咱們衙門裏當過差。」

任紫貴連忙欠身道：「是，是，鎭遠鏢局護送過兩次貢品，是林老鏢頭親自去吉林接過來的。」

傅都統從鼻孔裏輕輕「嗯」了一聲，又轉過臉來，朝林子清道：「老夫對林老鏢頭還有些印象，他是林壯士一族的？」

林子清道：「不，他和先父只是道義之交。」

傅都統說道：「你打算在他鏢局裏做事？」

林子清道：「今年五月間，他曾捎信給草民，要草民到熱河來，但前天草民找到吉祥街去，鏢局已經收歇了，據說，林老鏢頭在兩個月前逝世，舉家遷回原籍去了。」

傅都統摸摸他的八字鬍子，問道：「福邸格格特地要張保趕來，向老夫極力推薦林壯士，就是因爲林壯士一身所學，終老江湖，未免可惜，如今鎭遠鏢局既已收歇，林壯士不妨在老夫衙門中暫住，容老夫查查，那裏有較好的缺，自會給林壯士安排。」

「福邸格格」，這幾個字鑽進林子清耳朵，不覺一怔！

他聽他們口中一再提到「福邸」，根本不知「福邸」是誰？

格格，是滿語公主或郡主之稱。

傅格非他……

不錯，他姓傅，名字故意用一個「格」字，明明就是格格了！

林子清的臉有些紅了！一時竟然答不上話去。

任紫貴看他沒有向督帥致謝，心頭暗暗替他着急。

傅都統却望林子清微微一笑道：「老夫曾聽張保說，格格還寫了一封親筆函，要林壯士來找老夫，若是換一個熱中名利的人，不待老夫去請，早就來找老夫了，只此一點，足見林壯士敝屣功名，更是難得。」

人家已經說出來了，林子清不得不把傅格非的信拿出來！

他顯的有些尷尬，囁嚅地說道：「草民是因那位世叔，既已逝世，此地舉目無親，不想再作淹留，故而不曾晉謁督帥投書。」

說着雙手呈上書信。

他雖然猜想到傅格非可能就是傅都統口中的福邸格格；但在沒有確實以前，他不敢說傅格非，也不敢提格格二字。

這話說的很技巧。

傅都統接過書信，呵呵笑道：「這是諸葛亮薦龐統，不是老夫問你，還不肯拿出來呢！」

滿人大員中，有許多熟讀三國演義，就自詡有經世之才的，大有其人。

林子清連忙說「不敢」。

傅都統已經抽出一張信箋，只看了一眼，就朝任紫貴莞爾笑道：「昨晚張保送來的那封信，說的雖然懇切，老夫認得那

是華師爺的筆迹，這才是格格的親筆函，她小時候，時常爬在老夫背上當馬騎，這筆字，老夫一眼就看得出來。」

他以格格把他當馬騎爲榮，那正顯示出他是福邸的老人。

隨着話聲，隨手把信箋朝任紫貴面前遞去，接着說道：「紫貴，你替老夫想想看，把林老弟安插到那裏最恰當？這是格格交下來的，你可替老夫多用點心。」

他忽然改口了，「林壯士」變成了「林老弟」。

這是因爲傅格非的信上稱呼「敝友林兄子清」，口氣對林子清十分客氣，他自然要跟着和林子清拉近關係。

任紫貴恭敬的雙手接過信箋，一手撚着幾莖蒼鬚，沉吟了下，才欠身道：「下屬有個主意，不知督帥意下如何？」

傅都統道：「你說來老夫聽聽。」

任紫貴道：「咱們衙門裏，不但沒有空缺，就是有，也職位較卑，委屈了林壯士……」

傅都統微哂道：「熱河城裏，還有高過咱們這裏的職位麼？」

任紫貴陪笑：「這是督帥一人的爵位高，就是行宮裏的統帶，也不過掛了副都統銜，下屬之意，如把林壯士調到行宮營去，第一，那不是地方機關，見官大一級，職位清高，在宮裏當差，名氣也好聽。第二，除了每年皇上避暑，和木蘭秋狩，平日很少有事，豈不強過在咱們衙門裏當差？而且督帥對福邸格格，也有交待。」

傅都統連連點頭，笑道：「這主意不錯，老夫倒是沒想到。」

接着問道：「行宮侍衛營有些什麼職位，你知道麼？」

任紫貴道：「行宮侍衛營，一共有三個隊，每隊各有大領班一人，二領班一人，每隊十班，各有領班一人……」

傅都統一揮手道：「够了，你去查查，有沒有大領班，二領班出缺的？就要戚統帶派一個給林老弟，說是福邸交代的好了。」

任紫貴慌忙湊着道：「大人今晚不是要替林壯士接風麼，下屬之意，順便着人去把戚統帶請來，督帥當面交代，不是更好麼？」

他這是趁風駛帆，對林子清算是送足了人情。傅都統頷首道：「對，你這就打發人去請戚統帶來一趟好了。」

任紫貴應了聲「是」，起身往外去。

林子清惶恐的欠欠身道：「督帥厚愛，草民但求一枝棲身，職位如果太高了，恐難服衆。」

傅都統含笑道：「老弟只管放心，別說福邸交代下來的事，就是老夫派的人誰敢不服？此事老夫自有安排。」

林子清感激的欠身道：「督帥成全之恩，草民沒齒不忘。」

傅都統笑道：「福邸多羅格格，不但是成親王的義女，而且還是東宮侍讀女官，極有可能被選爲東宮王妃，老弟有格格替你說話，還怕不飛黃騰達？哈哈，老夫是福邸出來的，現在老弟也算是福邸的人，咱們是自己人，老夫不提拔自己人，還提拔誰？」

現在，林子清才聽出來，他口中的「福邸」，指的是福郡王府，難怪聲勢這般顯赫！（清制，郡王女爲多羅格格。）

說話之間，任紫貴已經回了進來，朝傅都統拱手道：「回督帥，下屬已要傅安去請了。」

傅都統點首道：「很好。」

任紫貴回身朝林子清含笑道：「督帥大人下午照例都要批閱幾件重要公文，林壯士請到我房裏休息一陣子，今晚督帥還要給你洗塵。」

林子清站起身，道：「督帥賜宴，草民實在愧不敢當。」

傅都統爽朗的笑道：「只是便飯，老夫也要吃飯的，林老弟初來，大家只是隨便敍敍。好老弟先到紫貴那裏憇憇去。」

林子清欠身道：「草民告退。」

任紫貴偕同林子清退出書房，引到他的房間，推門而入，一面笑道：「林老弟，這是老哥哥住的地方，你就不用拘泥了，請坐。」

任紫貴的房間，一共是一明一暗兩間，收拾的相當雅潔，外面一間，臨窗一張書案，案頭放着文房四寶，和不少書籍。

林子清道：「老哥哥眞是雅人。」

任紫貴笑道：「一入官場，鎭日裏案牘勞形，那裏還雅得起來？」

他朝林子清看了一眼，續道：「老哥哥眞是恭喜老弟，督帥平日雖極隨和，但也很少對人這般熟絡，今天對你老弟，可眞是另眼相看。」

林子清道：「這是督帥厚愛。」

任紫貴道：「老弟自然看的出來，一面固然是福邸格格的面子；但督帥和老弟一見投緣，也是事實。」

林子清道：「老哥哥方才着人去請的是誰？」

任紫貴道：「那是行宮侍衛營的統帶姓戚，名承昌，原是江南人氏，聽說一身武功極高，早歲投効軍營，隨征金川有功，極獲福邸賞識，督帥任御前侍衛領班的時候他是三等侍衛，後來積功升到這裏行宮侍衛營統帶，算起來也是督帥舊屬。」

說到這裏，笑笑道：「老弟只管放心，戚統帶很會做官，知道了老弟來歷，不會把你當外人看的。」

隨着話聲，站起身道：「老弟稍待，老哥哥進去一下。」

林子清道：「老哥哥請便。」

任紫貴不再多說，舉步朝裏間走去。

過不一回，只見他手中捧着一件青綢長衫走出，含笑說道：「老弟，這是老哥哥新製的，還沒穿過，你身材和老哥哥差不多，試試看，合不合身？」

林子清道：「老哥哥這是做什麼？」

任紫貴道：「老弟，今晚是督帥替你接風，乃是主客，老弟固然英雄本色，布衣可傲王侯；但官場勢利，督帥不是重衣衫的人，可是督帥的面子你也要顧到。」

林子清赧然道：「老哥哥設想週到，令人感激。」

任紫貴得意道：「咱們是弟兄，別再說感激的話，你快試試，合不合身？」

林子清拗不過他，只好脫下身上長衫，從任紫貴手中，接過青綢長衫，披到身上。

任紫貴左右前後，看了一陣，笑道：

「正好，老弟，這比你自己做的還合身，老哥哥就舉以奉贈。」

林子清道：「這怎麼好意思？」

任紫貴道：「又來了，咳，一件衣衫，這又算得了什麼，老弟一身所學，能蒙格格賞識，一定錯不了，只要你肯幹，還愁沒有出頭之日，他年飛黃騰達的時候，別忘了提携老哥哥一把就成了。」

林子清道：「這怎麼會呢？飲水還要思源，兄弟眞要有這麼一天，可說是老哥哥所賜。」

任紫貴道：「這個老哥哥可不敢居功，說實在，老哥哥最多也只能替你老弟打打邊鼓而已。」

兩人談了一回，任紫貴起身道：「時間差不多了，別讓督帥久候。」

當下仍由任紫貴領着林子清，循着長廊，進入西花廳。

這是一座寬廣的敞軒，畫棟雕樑，金碧輝煌，極爲富麗，左右兩邊壁間，各有一道雕花圓洞門，垂着紫絨簾幕。

兩人剛一跨進花廳，早有一名長隨上來打扦道：「大人已在裏面，請任老爺陪同林爺入內。」

任紫貴慌忙領着林子清直趨左首圓洞門，早有兩名青衣使女一左一右撩起簾幕。

林子清急步而入，作了長揖道：「督帥久候了。」

傅都統含笑道：「老夫也剛到，你們請坐。」

林子清、任紫貴在他下首落座。

傅都統朝任紫貴問道：「紫貴，你要傅安去請戚統帶，有沒有告訴他到這裏來便餐？」

任紫貴道：「下屬說了。」

傅都統道：「那他應該來了。」

話聲甫落，只聽門外响起長隨的聲音說道：「稟督帥，戚統帶到。」

傅都統抬頭道：「有請。」

簾幕掀處，但見一個中等身材的老人，穿戴着官服，急步趨入，朝傅都統打下扦去，說道：「卑職叩見督帥。」

此人年約五旬，貌相清癯，雙顴高聳，一眼就知是個機心深沉的人。

他正是當日絕塵山莊主戚承昌，眞正身份是兼熱河副都統銜，行宮侍衛統帶。

傅都統只畧微欠了欠身，藹然笑道：「承昌，這是花廳，一切俗禮，都可免了，快請坐下。」

戚承昌「咱」了一聲，直起身來。

傅都統回頭道：「紫貴，你沒告訴他，今晚只是便餐。」

戚承昌沒待任紫貴開口，恭聲道：「回督帥，紫貴兄打發傅安傳諭，說是便餐，卑職問過傅安，聽說是督帥替福邸來人接風，卑職不敢失禮，才公服赴宴。」

傅都統莞爾笑道：「這就是你自作聰明，老夫簡上說了便餐，就是家常便飯，何須如此費事？快寬寬衣，老夫再給你們介紹不遲。」

戚承昌又應了聲「是」，雙手捧下頂戴，寬了外套，早有一名長隨，替他接了過去。

傅都統才伸手一指戚承昌，朝林子清說道：「林老弟，老夫替你們引見，這位就是離宮侍衛營戚統帶。」

接着又朝戚承昌道：「這位林老弟，叫林子清，是福邸交待下來的人。」

林子清、任紫貴在戚承昌進來的時候，早已站了起來。

此時經傅都統一說，林子清立即抱拳道：「在下林子清，見過統帶。」

戚承昌連忙還禮道：「原來是林兄，兄弟久仰。」

傅都統抬抬手，說道：「你們都坐下來。」

三人告了座，才依次坐下。

傅都統從他袍袖中，取出兩封書信，隨手朝戚承昌遞去，說道：「承昌，這兩封信，一封是福邸專程派張保送來的，一封是格格親筆，你拿去看看。」

戚承昌雙手接過，依言抽出信箋，神色恭敬的閱讀了一遍，然後依然摺好信箋，雙手遞還，欠着身道：「林兄旣是福邸交代下來的人，督帥如有腹案，要卑職辦的，但請示遵。」

傅都統藹然一笑道：「你果然猜對了，老夫覺得林老弟是福邸推薦的人，職位太低了，格格的面上不好看，還是安插到你侍衛營裏去，較爲適宜。」

戚承昌道：「督帥吩咐，卑職敢不遵命，只是怕委屈了林兄……」

傅都統一手摸着八字鬍子，問道：「你看看侍衛營裏，有沒有二領班的缺，先要他見習見習，以後有機會，你再提他一把。」

一開口，就要二領班，這下可把戚承昌難住了；但口中不得不唯唯應「是」。

任紫貴趁機陪笑道：「侍衛營三個隊，一共只有三個二領班，也許戚統帶有困難，下屬之意，何如調一個二領班到都統衙門來當差。不知督帥意下如何？」

傅都統頷首道：「這可以，咱們第三營有了副統帶缺，你隨便調個二領班來就是了，算起來，二領班調副統帶，還是調升的呢。」

戚承昌想了想，才抬頭道：「督帥吩咐，卑職遵辦，那就把侍衛營第一隊的二領班邊鳴岐調來好了。」

傅都統點頭道：「好，紫貴，你明天就備個公文，把邊鳴岐調到第三營去。」一面回頭朝戚承昌道：「林老弟的公文，那就你去發佈了。」

戚承昌欠身應「是」，轉臉朝林子清道：「林兄明天就可到離宮報到了。」

林子清感激的道：「多謝督帥、統帶栽培。」

任紫貴搶着道：「明天一早，兄弟陪林老弟去報到。」

這時一名長隨，在門口請示道：「大人可要開席了麼？」

任紫貴一揮手道：「叫他們開上來好了。」

過不一回，只見兩名青衣使女鈎起簾幕，雙雙躬身道：「大人請入席了。」

傅都統首先站起身來，含笑道：「走，咱們出去吧。」

花廳上早已擺好四副杯盞，銀燭金杯，牙箸玉盞，朱門酒肉，果然彌見奢華！

這一席酒，雖然說是「便飯」，但水陸俱陳，珍饈羅列，賓主盡歡，自是不在話下。

（未完）

浮玉風雲

·本文承自一〇六頁·

井泫縱落之後，沒再挪動，井應却電射進了涼亭，突地一條灰色人影快過井應阻在涼亭階上，井應抬頭處，此人竟是單十二！

井應正欲動問所以，石桌下沉之地底，暴然傳出一陣淒厲萬端的悲號，聲聲相接，撼人心弦，悲號聲中，一條黑影冲拔射出，正是荆震，他業已力不從心並近乎瘋狂，乍現亭中即一滾落於院中，倏忽翻騰蹦跳悲號不絕，他雙目已失，血濺埃塵，井泫恰正立於不遠地方，目睹奇變面色暴寒，右手微抬五指凌空一彈，荆震心脈立斷，畧以一挺動隨即死去！

他人已死，那已失的雙目內，却射出兩條純白細短的異種毒蛇，這兩條毒蛇似是已知大禍臨頭，爬行迅疾，井泫怒哼一聲，目光一掃黃衣五聖，十指倏出彈向雙蛇，五聖不由齊聲發話阻止，但已慢了一步，雙蛇立即寸斷於地，五聖飛身而前將井泫圍於正中。

井泫冷冷地又掃了五聖一眼，嘴角掀起輕蔑的淡笑，五聖中似是首腦的一位，這時沉聲說道：「荆震陰狠毒辣，叛門背道，殘殺同門，十惡不赦，誘騙我黃衣丐帮弟子，巧言利用後即暗算滅口，防其兔脫，始以『雙雪玉錬』斷其逃路，適才我等曾經出聲呼止，而你仍下毒手將玉錬雙雙寸磔，奇蛇已成絕種，得之非易，訓之尤難，你爲了維護惡徒，殘殺奇蛇，似該還個公道出來吧！」

井泫冷聲道：「爾等各有杏色小皮毒囊，可是黃衣丐帮中的『善堂五聖』？」

「不錯，你呢？」

「老夫兄弟是誰，稍待自會對你們五個東西說明，現在答老夫所問，黃衣，血手舊案，可曾了斷清楚？」

「尚未了斷，但此事與你何干？」

「舊案旣未了斷，誓言自是有效，爾等又怎能自毀信誓進入中原私逞毒威？」

「這也有內情，緣因二代弟子言必信，接獲胞兄慘遭荆震暗算而死的兇耗，私揚……」

井泫手一揮，冷冷地接口道：「始末老夫兄弟業已知曉，荆震固然有取死之由，但那言必忠背棄門規潛進中原，與荆震勾結爲惡，死並不屈，聽明白，老夫兄弟只爲事已過去，不願追究，爾等莫再惹使老夫發火，聽老夫良言相勸，立刻離開此地。」

單十二立於一旁始終不發一言，井應也任由乃兄一人開口，言必信早已認出來單十二，也知這時與五聖答對的是喪門幡主，本想稟陳五聖詳情，單十二竟暗示眼色阻止，言必信不解單十二阻止的原因，却深信必是善意，遂把話忍下。

這時五聖聽井泫輕描淡寫的解說，怎肯罷休，另一聖立即沉聲道：「你這人說話來的輕鬆，殺我雙雪，要我五聖歸去，哼！你憑什麼？」

沒開口的井應，驀然沉聲喝道：「好狂妄而不知好歹的東西，老夫兄弟，就憑着……」

井應本已伸到他那肥大的袖中，二指已夾着一支「喪門追魂奪命幡」，當說到「就憑着」的時候，本還有「這個」兩個字，在「這個」二字吐口時，喪門幡必然出手插於五聖身前，以喪門幡六十年來江湖信誓而言，幡出人亡，從無例外，單十二怎容血濺於此，恰到好處的揚聲道：「老哥哥請候片刻，容我一言可行？」

井應一笑，看着這本來算是敵對如今義結忘年的小友，道：「小友請講。」

單十二頷首微笑而謝，轉向五聖拱手說道：「在下姓單字十二，有幾句話不吐不快，五位可能容我放肆？」

黃衣丐帮善堂五聖，本是奉諭追擒私離帮門而進中原的言必信，到天目西峯不久，便已聽到單十二那三個字的聲威，遂一齊點頭靜待單十二開口。

單十二先向言必信恭敬一揖，言必信被鬧的面紅耳赤還禮不迭，單十二誠懇的說道：「我簡雲盟兄，爲我的事情幾乎喪命荆震之手，多虧言大俠犯險拯救，幸逃不死，我理應拜謝。」

言必信剛要答話，單十二已轉向五聖道：「五位乃言大俠尊長，理應也受在下一拜。」說着拜了下去。

五聖俱知單十二爲當代武林第一奇客的弟子，眞論輩份，只怕五聖還要低上幾級，怎肯實受單十二一拜，不由同時還禮不迭。

單十二話鋒又起，道：「在下今向五位引介兩位忘年老哥哥，武林中人以『喪門幡主』而稱的井氏雙老，就是他們。」

五聖昔日未曾會過井氏兄弟，二十年前，黃衣丐帮主爲了一件事情與「紫竹林」丐帮主交惡，互約一搏而定孰能權領天下丐帮弟子，爲血手令主獲知，因事咎在黃衣方面，令主遂罰黃衣丐帮主不當，黃衣丐帮怒訂與令主一戰之約，竟然慘敗，守信而退出中原，隱居青海，誓語設未能雪得一敗之恥，黃衣丐帮永遠不進中原，五聖自是也隱於青海未踏中原一步，但一令一幡雙魔的名威，却早已盡知，這就難怪剛才人家井大幡主並沒看重五聖了。

單十二引見過喪門幡後，慨然又道：「荆震叛師橫行，早在井氏雙老料算之中，前半夜在下曾與雙老亭中懇談，有心假言赴棲梧小道，實則在下與雙老俱皆隱身不遠靜待荆震現身，荆震不察出現後之種種，雙老及在下盡皆目睹，武林有門戶之約，設若荆震與言兄之搏不勝而死，井氏雙老非但不會罪及言兄，在下深信雙老還有愧感之意，但荆震慘死雙蛇毒口，則又當別論，況死狀如此之慘，天下任何門戶之掌門人，當目睹門下受此罪苦時，皆難容忍，舉手誅蛇是必然之事，五位雖曾阻止，惜話語稍遲，若爲此而再興干戈，誠然不智，設五位能退一步想，在下非只感激，並願對貴帮與血手令主作約前事，一盡全力化解，不知五位意下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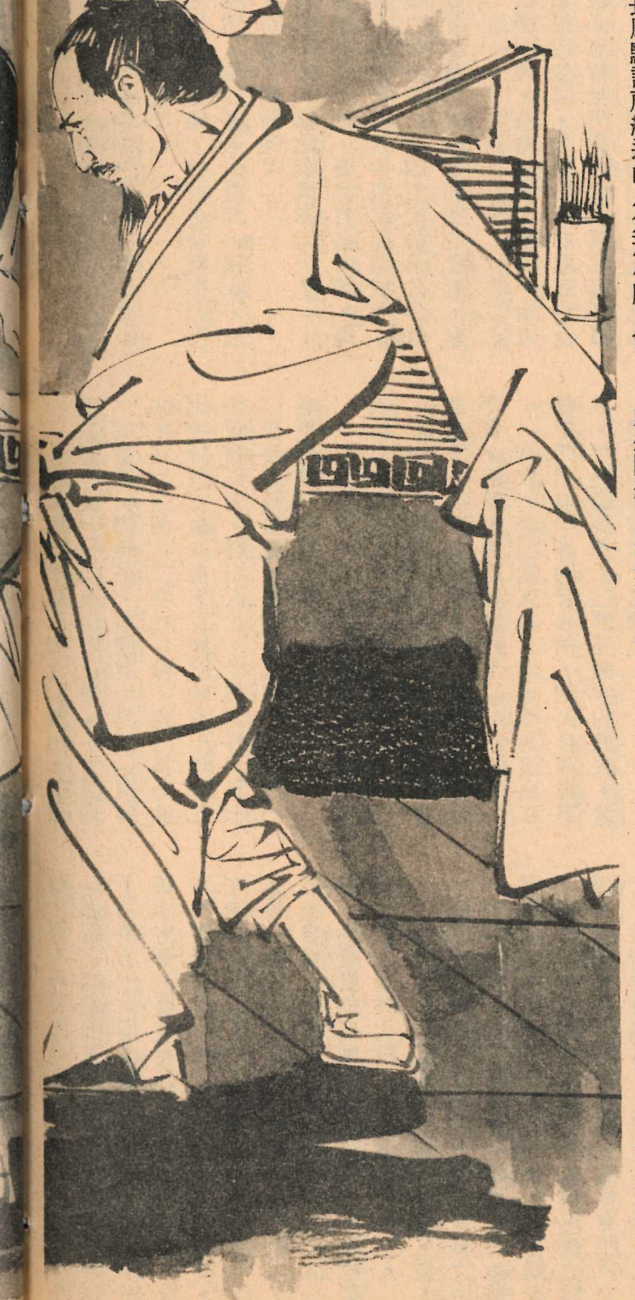
五聖個個心佩單十二的磊落胸襟，才待接話，單十二竟一笑又道：「貴帮門規甚嚴，昔日言兄胞兄必忠大俠慘死之日，恰正貴帮退出中原之時，至言兄身懷大仇忍恨多年，如今竟然爲此而觸犯重規，私携貴帮聖物進入中原，在下冒失一問，言兄應得個什麼罪名？」

（未完）

新派奇情俠義故事

香羅帶

高庸・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長風跟隨郝金堂前往紅石堡，藉着郝金堂身懷進出紅石堡信物，獲得順利進入，郝金堂並對應長老及羅老夫子謊稱是奉秦天祥之命，偕同郭長風到來謁見林元暉，分辨香羅帶是眞是假，應長老與老夫子似有意拖延時間，只欲與郭長風飲酒，郭長風發覺情形有異，似有很多紅石堡武士已把這座大廳包圍起來，遂推杯而起，要請立往見林元暉，郝金堂從旁附和，應長老只好請羅老夫子引領郭長風及郝金堂由地道前往北院，三人相繼離席，由一侍女執燈前導，啓開一道暗門，魚貫而入——

＊＊＊＊＊＊＊＊＊＊＊＊＊＊＊＊

地道如蛛網　書房似鐵籠

門內是座螺旋狀的扶梯，長達數十級，下面另有一間八角形的小廳，分設着八道門戶，每一道門，都有武士把守。

羅老夫子取出一串銅鑰匙，將其中一道門戶打開，然後向郭長風點點頭，道：「郭大俠，請隨我來。」

郭長風毫不猶豫，坦然走了進去。

進入門內隧道，走不多遠，又有一間八角形的小廳，仍舊設着八道門戶，由八名武士把守。

羅老夫子又用鑰匙啓開其中一座門戶，進入另一條隧道，不多久，又遇見另一間小廳，仍然有八道門，八名武士……

郭長風默記所經過的八角形小廳，前後竟達八次之多，每一處的門戶排列形狀，全都相同，換句話說，這地底隧道竟有六十四條，縱橫交錯，密如蛛網，整個山腹已經被挖空了。

這也等於表示，外人若想順利通過這些隧道，不僅要熟悉地形方向，應付沿途武士的盤詰攔阻，更必須配備着能開啓八道門戶的鑰匙……其中只要任何一項差錯，就會被困在地道中。

如此嚴密的戒備，別說外人無法混入，就算是紅石堡飼養的貓狗，進了地道，也將寸步難行。

郭長風不禁暗暗皺眉，忖道：紅石堡內外隔絕，上層按陣圖佈置，地底又密佈隧道，縱能救得林元暉，却怎樣逃出這銅牆鐵壁般的地方……

正忖間，前面又出現一座螺旋狀的扶梯。

羅老夫子停步道：「由這兒上去，便是北院，林莊主平時休息得早，不知現在睡了沒有？」

郭長風道：「沒關係，咱們上去看看，如果已經休息，就不用驚擾了。」

羅老夫子點點頭道：「既然這樣，咱們索性在此地稍候片刻，先讓丫頭去探望一下。」

回頭對那提燈侍女吩咐道：「你去問問鳳姑娘，看莊主安歇了沒有，如果還未安歇，就順便通報一聲。」

那侍女放下燈籠，領命而去。

她一走，郭長風頓時緊張起來……

等一會見到林元暉，是否應該立刻發動呢？萬一堡中已有準備，用什麼方法才能脫身？倘若無法帶着林元暉一同逃出紅石堡，會有怎樣的後果？

目前最上策，是要脅郝金堂相助，設法擒住羅老夫子作為人質，迫使應長老開關放行。

可是，即使郝金堂願意協助，羅老夫子的份量是否够？應長老能否作得了主？這些，却毫無把握。

而事情已迫在眉睫，如果不能一舉成功，以後就可能永遠沒有第二次機會了…

郭長風忽然發覺自己竟像捧着一個滾燙的熱蕃薯，吃既吃不下，丟掉又可惜，心慌意亂，沒個安頓。

正在這時候，梯頂暗門啓開，那侍女回來覆命道：「林莊主還沒有安歇，此時正在書房等候。」

羅老夫子道：「好極了，咱們這就上去吧！」

郝金堂含笑道：「老夫子請先！」

羅老夫子點點頭，當先登上扶梯，跨出暗門。

郭長風正想隨後上去，却被郝金堂伸手攔住，低聲道：「老朽已經盡了全力，只能到此為止，那件東西，該可以給我了吧？」

郭長風聳聳肩，道：「我又沒說不給，老當家急什麼？」

郝金堂道：「可是，等一會你見到了林元暉，可能發生事故，老朽不願置身其中……」

郭長風微微一笑，道：「老當家，咱們是合則兩利，分則兩敗，現在想抽身，已經來不及了。」

口裏說着，輕輕移開了郝金堂的手臂，舉步踏上螺旋扶梯。

郝金堂頓時怒形於色，作勢要想出手，但虛擬了幾次，最後仍然強忍怒氣，只冷哼了兩聲，未敢發作。

暗門外，是一處小小的院落，迎面一座石砌小樓，隱隱透出燈光。

郭長風迅速地向院落四週掃了一瞥，發現這兒是一處獨立的庭院，前後皆有牆垣圍繞，除了地道暗門之外，根本看不見有其他出入門戶，院子裏，也沒有担任警戒的武士，整座院落，與外隔絕，寂靜如死。

這就是紅石堡中最安全的住所？防衛最嚴密的地方？未免令人難以置信。

羅老夫子領着郭長風走向小樓，同時低聲叮囑道：「林莊主自從遷居到這裏來，心情尚未安定，等一會見了面，倘若言談有什麼失常之處，郭大俠務必要多多担待。」

郭長風應道：「這個不勞叮囑，在襄陽寂寞山莊，我已經見過莊主一面。」

羅老夫子喟然道：「說來也真令人惋惜，林莊主少年得志，成名太早，不想才到中年，竟會遭遇如此大的變故，無怪心境難以平靜了。」

郭長風道：「老夫子認識林莊主多久了？」

羅老夫子笑道：「老朽在紅石堡將近三十年，林莊主和咱們小姐成親時，還是老朽充當的現成媒人哩。」

郭長風輕哦了一聲，腦中突然閃起一絲奇念。暗道：「他既是紅石堡的元老，必然洞悉當年秘密，若能帶走他，或許比救出林元暉更有收穫……」

心念轉動間，已行到小樓門前。

提燈侍女在門環上輕叩了兩下，樓門開處，一名年約三十四五歲的婦人斂衽迎客。

這婦人身穿青色短衫摺裙，臉上未施脂粉，却顯得眉目娟秀，風韻猶存，年輕時，想必是個美人兒。

郭長風欠身道：「這位大約就是鳳珠姑娘吧？」

青衣婦人微微一怔，道：「郭大俠怎麼知道婢子的名字？」

郭長風道：「是百合告訴我的，她還特地要我問候姑娘，莊主離家在外，多虧姑娘隨行侍候。」

羅老夫子笑着接道：「百合小姐已由老爺子作主，許配了郭大俠，以後，郭大俠就是寂寞山莊的姑爺了。」

鳳珠詫異地打量着郭長風，似乎有些不信。

郭長風也不解釋，含笑道：「請姑娘通報莊主，就說郭某專程由襄陽趕來，有要事求見。」

鳳珠點頭道：「莊主正在樓上書房等候，諸位請隨我來。」

掩閉樓門，並且加上門栓，轉身拾級登樓。

郭長風見她掩門加栓，其聲沉重，這才發現樓門竟是鐵鑄的。

接着，上樓時，又發現樓梯亦是用鐵鑄成。

郭長風心裏暗驚，回頭望望郝金堂，只見郝金堂面色凝重臉上也透露出驚容。

小樓上共有三間房，一間是臥室，另外一間書房和一間小客廳，全鋪着厚厚的地氈，掛着簾幔。

鳳珠將三人請進小客廳裏，輕聲道：「諸位請稍坐，婢子去告訴莊主。」

郭長風一面稱謝，一面選了一把靠近房門的椅子坐下，同時向郝金堂施個眼色，暗示要他隨時準備應變。

自從發現室門和樓梯都是鐵鑄的之後，郭長風已感到這小樓必然機關重重，再與堡中戒備的情形互相印證，越發不敢掉以輕心，特地隣門而坐，一則預留退路，二則可以窺察書房中的動靜。

書房和客室只有一牆之隔，但房門前重簾深垂，無法看見裏面的情形，只能隱約聽到房裏的談話聲音。

鳳珠進入書房，彷彿在和林元暉低語，話音低微，幾不可辨，片刻後，又傳出步履移動之聲，却久久不見林元暉出來。

郭長風凝神竊聽了好一會，突然發覺書房裏竟有三種不同的語聲。

其中一個是女子口音，自然是鳳珠，另外兩種，俱是男子的口音。

那聲音，雖然非常低，却瞞不過郭長風。

小樓中只有林元暉主婢二人居住，另一個男子會是誰？他們躲在房裏商議些什麼？

郭長風不禁一陣心驚，正想再聽下去，書房門忽然開了……

鳳珠扶着林元暉，緩緩走進客廳。

客廳裏三個人都同時站起身來，郭長風趁書房房門開閉的剎那，目光偷偷掃過，却見房中空空，並無人影。

× ×

林元暉身軀已微現傴僂，神情憔悴，步履蹣跚，似乎比在寂寞山莊後院又蒼老了幾分。

當鳳珠攙扶着他進屋坐下，他連正眼也沒有看一看郭長風，只是茫然地點點頭，道：「諸位請坐。」

羅老夫子道：「深夜還來打擾莊主，真是對不起。」

林元暉道：「不要客氣，近來我也睡得很晚，人一老了，夜裏總是不容易入睡的。」

羅老夫子道：「莊主正值英年，怎麼就覺得自己老了呢？」

林元暉苦笑道：「一個人老與不老，並不在年紀的多寡，譬如老夫子雖屆古稀之年，但身心愉快，自然不感覺老，我的年紀雖然不能跟老夫子相比，却自覺心神交瘁，已有垂垂老邁之感。」

羅老夫子道：「這是莊主的錯覺，只要常將心情放開，多尋些消遣自娛，就不會有這種想法了。」

林元暉輕嘆了一口氣，道：「話雖不錯，要真正做到却談何容易，像我這樣的人，碌碌終生，盡被虛名所誤，還有什麼可消遣自娛的……」

郭長風突然接口道：「刻石像不就是很好的消遣麼？」

林元暉一怔，道：「這位是——」

郭長風道：「在下郭長風，不久以前，曾在襄陽寂寞山莊跟莊主見過面，莊主難道忘記了嗎？」

林元暉想了想，道：「哦！我記起來了，你就是那個什麼『魔手』郭長風，不錯，我見過你。」

羅老夫子笑道：「郭大俠受老爺子之托，特地由襄陽專程來看望莊主的。」

林元暉道：「他來看望我？看我幹什麼？」

郝金堂連忙搶着道：「郭大俠帶來一件東西，要請莊主親自鑑定一下。」

林元暉目注郭長風，問道：「是什麼東西？」

郭長風還沒開口，郝金堂又搶着答道：「是一條女用的羅帶。」

林元暉喃喃道：「羅帶？一條女用的羅帶……」

突然神情一震，說道：「莫非是香羅帶？」

郝金堂連忙接道：「不錯，正是香羅帶？」

林元暉眼中暴射出異光，似有無限驚喜，連聲道：「在哪裏？在哪裏？香羅帶在哪裏……」

郭長風默默地望着他，却不回答。

郝金堂低聲道：「郭老弟，把東西取出來，給莊主看看呀。」

郭長風搖搖頭，仍舊不開口。

羅老夫子也詫異地道：「郭大俠不是專程來鑑定香羅帶的嗎？」

郭長風笑了笑，道：「不錯，我本是為鑑定香羅帶而來，但現在却改變了主意了。」

郝金堂和羅老夫子不約而同道：「為什麼？」

郭長風道：「因為我發覺，如果現在取出香羅帶，立刻會有生命危險……」

一語未畢，室中三人突然都跳起來。

郭長風的動作比他們更快，雙臂齊出，閃電般扣住了羅老夫子的手腕脈門，同時點閉了林元暉的穴道。

郝金堂駭然四顧，一時竟不知該如何是好？

羅老夫子驚呼道：「郭大俠，你這是什麼意思？」

郭長風冷笑道：「我也正想請教，你們在樓外埋伏武士，書房中藏着高手，又撤去樓梯，鎖閉門窗，將郭某人誘入機關陷阱，這些是什麼意思？」

羅老夫子道：「何曾有這種事？郭大俠，你誤會了！」

郭長風道：「是嗎？那鐵製的樓梯已經撤去，書房藏着人，難道是假的？」

羅老夫子大聲道：「郝寨主，請你快勸勸郭大俠，他一定是瘋了……」

郝金堂一提真氣，便想撲過來。

郭長風喝道：「姓郝的，你若聽他的話，那才真是瘋了，這座樓是佈置來對付誰，你還不知道嗎？」

郝金堂扭頭張望，果見樓梯已斷，所有窗口都已封閉，不禁感到心慌意亂。

羅老夫子叫道：「郝寨主，你是紅石堡的朋友，堡主待你不薄，為什麼反助外人？」

郭長風接口道：「可不是？秦天祥待你不薄，你却背叛了他，如果你落在他們手中，他會饒你麼？」

羅老夫子又道：「現在堡內已佈下天羅地網，插翅也飛不出去了，郝寨主，你要想想後果。」

郭長風也道：「對！你不妨仔細想想看，束手就擒，那是準死無疑，不如你我聯手合力突圍，還有一線生機。」

郝金堂惶然道：「可是，紅石堡險峻天成，機關密佈咱們那有突圍的機會？」

郭長風道：「人在咱們手中，這就是機會，你在紅石堡中這麼久，難道還不知道機關佈置的情形？」

郝金堂一跺腳，道：「好吧！事到如今，也只有孤注一擲了，趁秦天祥不在堡中，咱們就——」

書房門突然「蓬」地一聲打開，一個冷峻的聲音接道：「你們就怎麼樣？」

那出現在房門口的，竟是紅石堡主秦天祥。

這一來，不僅郝金堂大吃一驚，連郭長風也駭然變色。

郭長風只知道書房中有人隱藏，却想不到會是秦天祥，由此看來，自己的計謀早已洩漏，從離開襄陽起，就已經步步踏進了陷阱。

不過，有一件事還值得告慰，那就是郝金堂見了秦天祥，所流露出的驚恐之色，至少，這證明郝金堂帶自己進入紅石堡，並非出於秦天祥的授意，換句話說，郝金堂仍然站在自己這一邊……

心念疾轉，連忙將羅老夫子的穴道點開，交給郝金堂，自己却挾起了林元暉，

低聲道：「老當家先走，由我斷後，誰敢攔阻，咱們就殺掉人質！」

秦天祥冷冷一笑，道：「郭大俠，你已經入了老夫的手掌心，還想走麼？」

郭長風道：「你以爲區區一座機關樓，就能困得住郭某人？」

秦天祥道：「事實上，你已經被老夫困住了。」

郭長風哂道：「未必——」

話出身動，一邁步，掠近書房門口，指掌交施，迅速地攻出了三招。

這三招，莫不是擒拿手中絕妙手法，招式虛實變幻，籠罩了秦天祥正面十餘處大穴。

郭長風志在必得，出手快如閃電，自信卽使不能將秦天祥制止，至少可以迫他退入書房，然後堵住房門，趁機突圍衝出小樓。

果然，他一出手，秦天祥連招架都沒有招架，便踉蹌退進書房門內。

郭長風對準房門猛揮兩掌，身形疾轉，低喝道：「快走！」

郝金堂抱起羅老夫子，飛身向窗口衝去。

就在這時候，忽聽「嘩啦」一聲，窗口突然降下一道姆指粗細的鐵欄柵，將樓窗封死。

緊接着，機關連响，全部窗口盡皆封閉。

郝金堂急忙翻身奔向樓梯口，只見整座小樓已經變成了一個巨大的鐵籠，所有出路，全部斷絕。

郭長風恨恨地一咬牙，功凝右臂，閃身撲進書房中，却發現房裏已經沒有秦天祥的人影，書房窗口，也籠上了一道鐵欄柵。

兩人面面相覷，無計可施。

郝金堂廢然嘆了一口氣，道：「現在，咱們眞成了籠中之鳥了。」

郭長風苦笑道：「這樣也好，咱們出不去，他們也進不來，樂得休息一下。」

郝金堂道：「但這樣被困在此地，遲早難免要落在他們手中。」

郭長風道：「不要急，咱們先把人質安頓好，慢慢再想脫身的方法，諒這幾道鐵欄柵，並不難破。」

於是，將羅老夫子和林元暉搬進臥房，併放在床上，解開暈穴，另點了黑甜穴——這是防止暈穴受制太久，會導致血脈逆阻，發生危險。

郭金堂心煩意躁，不停地抱怨道：「你既然沒有脫身的把握，就不該到紅石堡來，現在好啦，自己白送性命，還連累我也陪你一起死！」

郭長風却笑道：「這就叫做『人爲財死，鳥爲食亡』，你若不貪圖香羅帶，也不會落得如此下場。」

郝金堂道：「早知會有這種下場，鬼才肯答應帶你來紅石堡。」

郭長風道：「現在已經來了，後悔又有什麼用？倒不如心平氣和，大家商議個脫身之法，別忘了，咱們是『合則兩利，分則兩敗』。」

郝金堂長嘆道：「這小樓就是咱們葬身之地，除了等死，還有什麼辦法？」

郭長風道：「你跟秦天祥交往甚久，對堡中機關設置應該有些瞭解，難道想不出脫身的方法？」

郝金堂搖搖頭，道：「堡中機關，我都畧知梗概，唯有這座小樓，本是秦天祥的妻子的住所，外人不能擅入，今天我也是第一次進來。」

郭長風沉吟了一下，道：「剛才樓中機關發動時，秦天祥是由書房遁走的，我想書房中一定有秘密出路。」

郝金堂道：「縱有出路，現在也被封死了，你以爲秦天祥那麼傻？」

郭長風道：「智者千慮，終有一失。你在這兒看守着人質，我去探查一下，說不定能找到出路。」

正說着，只見火光閃耀，小樓外忽然亮起百餘支火把，院中人影幢幢，盡是腰佩長刀，手執弓箭的武士，將樓方圍得水洩不通。

秦天祥倒提着亮銀劍，親率應飛和常洛，把守在樓門左側方。

樓門左側，正好面對小樓書房，也就是地道入口處。

郭長風由窗口望見，不覺笑道：「果然未出我所料，書房內必有秘密出口，否則，他們應該扼守樓門正方，不會面對着書房。」

郝金堂道：「就算能出得這座小樓，也休想能逃出紅石堡。」

郭長風哂道：「你先別替自己洩氣，事情總要一步一步來，能出得小樓，也許就有逃出紅石堡的機會。」

郝金堂廢然道：「並非我愛說洩氣話，只因我對紅石堡瞭解比你深，所以知道絕無機會。」

郭長風閃目微笑道：「這是因爲你一直認爲紅石堡是個銅牆鐵壁的地方，根本沒有用心去思索它的破綻，其實，連雞蛋還有縫隙呢，天下又那有找不出破綻的牆壁。」

郝金堂道：「除非咱們能够擒住秦天祥本人，我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脫身的機會。」

郭長風道：「如果我能找到秘密出口，咱們離開這座機關樓房以後，你想想看，什麼地方可以暫時藏身，不會被秦天祥發現？」

郝金堂默然片刻，道：「要想不被發現是不可能的，只有一個地方，或許能躲藏三兩天，縱然發現，還不致於就落在他們手中。」

郭長風忙問：「什麼地方？」

郝金堂道：「地道。因爲地道中通路紛岐，密如蛛網，隨處都可藏身，咱們只要能進入地道，將守門的武士制住，秦天祥就沒有辦法確定咱們在什麼位置，三兩天內，絕對無法截住咱們，不過……」

郭長風道：「不過怎麼樣？」

郝金堂道：「那就好像捉迷藏一樣，他不容易找到咱們，咱們也不能離開地道，如果出口全被封死，就只有活活餓死在下面了。」

郭長風恍然說道：「難怪秦天祥先將地道入口守住，原來，他也防着咱們這一招……」

微頓，又接着道：「你對地道中的情形熟悉嗎？」

郝金堂道：「雖然不太熟悉，但辨識方向，趨避進退還能勝任。」

郭長風道：「這就行了，咱們現在就開始尋找出口。」

郝金堂道：「怎麼尋找呢？」

郭長風道：「你站在窗口，設法吸引秦天祥的注意，我去書房試試運氣。」

郝金堂點點頭，走近窗前，大聲道：「秦堡主，咱們相交多年，何必爲一點小事翻臉成仇？現在郭長風已經被我說服了，咱們願意交出羅老夫子和林莊主，只希望能平安離開紅石堡，秦兄意下如何？」

秦天祥仰面冷笑道：「你這忘恩負義的匹夫，還有什麼臉跟秦某人說話？」

郝金堂道：「我帶郭長風入堡，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好在迄今爲止，對紅石堡並無任何損失，秦兄何不留個情面，日後江湖中也好相見。」

秦天祥哼道：「你們的生死已在秦某手掌心裏，還夢想什麼『日後相見』？識趣的，趕快叫郭長風交出香羅帶，秦某念在相識一場，或許還會放你們一條生路。」

郝金堂道：「秦兄別忘了，咱們手中也有兩名人質，如果逼急了，對他們二位恐怕很不利。」

秦天祥道：「老實告訴你們吧，林元暉形同行屍走肉，生死已不在意下，羅老夫子年事已高，又受秦某厚恩，就算爲紅石堡而死，也是死得其所，你們若想用人質要挾，那就打錯主意了。」

郝金堂道：「這麼說，你竟是存心置親屬和部下的生死不顧？」

秦天祥道：「秦某但求不虧大義，何須拘泥小節，他們若不幸遇害，秦某自會親手爲他們報仇。」

郝金堂道：「如果咱們答應交出香羅帶，秦兄能保証讓咱們平安出堡嗎？」

秦天祥道：「那要等你們交出香羅帶以後才能攷慮……」

郭長風忽然由書房閃身而出，接口道：「好！咱們也要攷慮一下，在交換條件沒有談妥之前，希望秦堡主將武士們撤到院牆外去，以示誠意。」

秦天祥冷哂道：「郭長風，你別弄錯了，現在是你們在求秦某，並不是秦某求你們。」

郭長風朗聲道：「你若不肯表示誠意，咱們就先殺人質，再毀香羅帶，拚着玉石俱焚也要把你紅石堡鬧個天翻地覆。」

秦天祥顯然被「玉石俱焚」這句話唬住了，低聲和應長老商議了一會，終於點頭道：「我給你們一盞茶的時間攷慮，屆時再不交出香羅帶，就休怪秦某人不客氣了。」

舉手一揮，四週火把頓時熄滅，武士們紛紛後退。

郝金堂急問道：「出路找到了嗎？」

郭長風向書房指了指，嗄聲道：「書櫥後就是暗門，出口在樓下牆脚邊，但出口的門，已經被反鎖……」

郝金堂吃驚道：「那豈不是糟了？」

郭長風道：「我試過那道門戶，鎖扣並不粗，用力一脚便可以踹開，只是這一脚，必然會驚動秦天祥，由牆脚到地道入口這段距離，就只有硬闖了。」

郝金堂道：「萬一闖不過去呢？」

郭長風道：「這是唯一的機會，闖不過也得闖，現在你先帶着兩名人質由暗門下去，在出口門旁等候，我設法將秦天祥誘到窗下，然後咱們出其不意，一同破門衝出去，你只管照顧人質，應敵的事，交給我……」

郝金堂道：「現在是捨命求生的時候，咱們能闖出去已算幸運，還帶人質做什麼？」

郭長風道：「非帶不可，咱們費盡心機，冒險進入紅石堡絕不能空手出去。」

郝金堂道：「要帶你自己帶，寧可由我負責應敵。」

郭長風道：「你若自信能應付秦天祥和一二百名高手攔截，當然也可以，同時更要記住，衝出小樓時你必須當先，抵達地道入口時你必須斷後，萬一闖不出去，先死的會是你……」

郝金堂搖頭道：「好了！好了！還是聽你的吧，我帶人，你應敵算我倒霉。」

郭長風道：「既然這樣，你帶人先走，咱們依計行事。」

說着，順手摘了郝金堂的長劍，繫在自己腰際。

郝金堂濃眉一皺，面露不豫之色。

郭長風笑了笑，道：「別這樣小器，我身上沒帶兵刃，暫借一用，等一會就還給你。」

郝金堂冷聲道：「你身入虎穴，居然未帶兵刃？」

郭長風道：「如果只我一個人，根本不需兵刃，現在是爲了要掩護你們，才不得不準備一下。」

郝金堂無可奈何地搖搖頭，只好抱起林元暉和羅老夫子走進書房……

郭長風迅速取出貯放香羅帶的布囊，在裏面塞了一隻臭襪子，然後將囊口牢牢打上七八個死結。

準備妥當，才持向窗口幌了幌，大聲道：「秦堡主，咱們已經決定交出香羅帶，你是否也願保証，讓咱們平安離開紅石堡？」

秦天祥道：「可以！老夫答應放你們出堡，但你必須先交出香羅帶，由老夫驗証屬實才行。」

郭長風道：「你用什麼保証一定會履踐諾言？」

秦天祥冷聲道：「憑老夫的聲譽作保証。」

郭長風道：「聲譽這玩意兒，看不見，摸不着，叫人難以相信，爲了公平起見，我倒有一個方法。」

秦天祥道：「你說說看！」

郭長風道：「現在我將香羅帶由窗口垂下去，讓你驗証眞假，但是，你只能解去兵刃，徒手走過來，不得暗藏刀劍，也不許有人隨行……」

秦天祥道：「這個老夫可以同意。」

郭長風道：「驗証屬實以後，香羅帶仍然垂在原處，暫時不能交給你，然後，你開放機關，送咱們出堡，等到過了吊橋，咱們再釋放人質。」

秦天祥想了想，道：「你的意思是，香羅帶就讓它懸在窗口，咱們誰也不能帶走？」

（未完）

脫俗俠情長篇巨著

臥龍生·文
盧　令·圖

神眼遊龍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奉母命，帮助胡正光辦理王府血案，楊晉邀請到家中居住，共商今後應如何着手。驀地府中副捕來告，囚於死牢的謀殺王妃的兩名兇手，均告被人刦走，岳秀以茲事體大，非得七王爺大力支持不可，遂要楊晉向胡正光献議，設法使岳秀面見王爺，胡正光往謁王爺，面稟種切，王爺俯允前往應天府接見岳秀，那晚初更時分，七王爺果輕車減從，微服蒞臨，胡正光迎入大廳，岳秀出廳拜見後，王爺盯住岳秀瞧了一陣，微笑說得胡正光推荐，岳兄武功絶倫，智畧過人——

＊＊＊＊＊＊＊＊＊＊＊＊＊＊＊

神功擒刺客　貴冑折節交

岳秀接道：「布衣小民，雖然學會得幾招拳脚，怎敢當胡大人的推荐。」

七王爺道：「你也不用客氣，小王想先見識一下你的武功，不知可否讓我開開眼界？」

換了任何一個人，都會立刻答應下來，但岳秀却沉吟了一陣，道：「小民想斗胆請敎一件事。」

七王爺道：「什麼事？」

岳秀道：「小民生性懶散，不願受任何管制，七王爺如若見識過小民的武功之後，萬一要小民任職官府，或是王府中侍衞，小民屆時如若拒絶，對王爺而言，是一樁大爲不敬的事，因此，小民必得先行聲明，免得七王爺……」

七王爺揮揮手，接道：「好！我答應你，決不以官位約束你。」

岳秀道：「小民這裏先行謝過七王爺了。」

七王爺微微一笑，道：「那就請岳兄露上一兩手絶技，給小王見識一下了。」

岳秀四顧了一眼，道：「七王爺想瞧點什麼？」

七王爺微微一怔，道：「岳兄準備了什麼？小王就見識什麼！」

岳秀道：「在下沒有準備，只有就地取材了。」

突然，雙目烱烱，凝注向廳外。

這花廳中燭火輝煌，外面却是一片黑暗，胡正光轉頭向外面瞧了一眼，只見一片夜色，瞧不出一點徵象。

七王爺輕輕咳了一聲，道：「岳兄，瞧什麼？」

岳秀神情忽然變的十分嚴肅，口氣也有些冷漠的說道：「王爺來此之時，可曾另有侍衞暗中保護。」

七王爺微微一怔，道：「沒有啊！」

岳秀突然舉起了手中的酒杯，俊目中暴射兩道閃電一般的寒芒，玉面也泛起一片艷紅。

右手一推，手中的酒杯緩緩向花廳外面飛去。

投杯出手，疾如流星，江湖上不少人能够辦到，但如像這等緩慢的手法，倒是極爲罕見。

胡正光不懂武功，還未覺得什麼，但七王爺却瞧得臉色微變。

因為，抛物出手，全憑手勁內力，把抛出之物，打向一定的目標，物體能在空中緩行，那說出了一件，物雖然出手，但仍在人的無形暗勁的控制之下。

站在花廳門口的楊晉，更是瞧的驚訝不已，他擅用暗器，得知個中之理，見酒杯穿出花廳的速度雖然緩，但却帶着一股強大的暗勁，隱隱生風。

劉文長低聲說道：「楊兄，這也是一門很深的武功麼？」

楊晉道：「不錯，一種舉世無匹的高明手法，我走了大半輩子江湖，還是初次見到。」

劉文長道：「但在下就瞧不出奧妙的所在了。」

楊晉道：「劉兄，這不是無的之矢，必有驚人之變。」

劉文長輕哦了一聲，未再多言。

不論胡正光，劉文長是否明白奧妙，但他們裝也裝出一副全神貫注的樣子。

但見那緩飛而去的酒杯，飛近花廳外三丈處，一株移植而來的黃山虬松，撞在了濃密的枝葉之上。

奧妙立見，酒杯一和松葉撞擊，突然化數十百塊碎瓦，飛入濃密的松林之中。

一聲悽厲的慘叫，一團黑影，由那松樹上跌了下來。

胡正光沒有看清楚那酒杯撞上松樹的變化，但却聽到了那一聲慘厲的慘叫，臉色大變，汗珠兒也從頂門上滾了下來，急急叫道：「什麼人？快給我拏起來。」

其實，用不着胡正光的呼叫，楊晉已疾快的奔了過去。

只見一個全身黑衣的大漢，半身滿臉，都是鮮血。

他受傷之後，又從樹上摔了下來，傷的似是不輕。

但楊晉仍然不敢大意，一伸手，點了他兩處穴道，才伸手提起那黑衣人，大步行向花廳。

胡正光緊張的一撩袍脚跪了下去，道：「卑職該死。」

七王爺倒還沉得住氣，揮揮手，道：「你起來，這和你無關。」

這時，楊晉已把人提到了大廳門口，欠身說道：「已然擒到了刺客，恭候七王爺的發落。」

七王爺道：「帶他進來。」

楊晉提着那黑衣人，舉步行了進來。

燈光下，只見一個半身鮮血的黑衣人緊閉着雙目。

七王爺凝目望去，只見他臉上，刺入十餘塊碎了的酒杯，早已面目全非，無法辨認。

岳秀一直坐在原位上沒有動，也沒有一句話。

七王爺回顧了岳秀一眼，微微一笑，道：「他是否死了？」

岳秀道：「應該是不會死。」

楊晉一欠身，道：「卑職點了他的穴道。」

七王爺道：「解開他的穴道，我要問他幾句話。」

楊晉應了一聲，伸手拍活了他兩處穴道。

七王爺輕輕咳了一聲，道：「你認識我麼？」

黑衣人傷的很重，但他穴道解開後，兩隻眼珠兒還可以轉動，那證明了他沒有死。

只見他轉動一下頭，望望七王爺，重又閉上雙目。

胡正光問案問慣了，大喝一聲，道：「還不從實招來，準備大刑伺候。」

七王爺搖搖頭，道：「胡大人……」

胡正光已然警覺，欠身應道：「卑職該死！」

楊晉突然一俯身，抓起了那黑衣人一條右臂，道：「朋友，人是一個，命是一條，生死算不得什麼大事，但活罪難受，朋友，你知道什麼？最好能說出來，七王爺也許可以開恩饒你不死，在下麼，也可以答應你兄弟，一旦動手時，給你一個痛快。」

黑衣人這一次，連睜也未睜一下閉上的雙目。

七王爺淡然說道：「你認為不怕死，我就認不出你了？」

黑衣人突然一睜雙目，道：「你認識我？當真是天大的笑話。」

岳秀暗暗讚道：「看來，這位七王爺，是一位非常機智的人物。」

只聽七王爺冷冷說道：「他們給了什麼代價，要你刺殺於我？」

黑衣人突然一張嘴，噴出一口鮮血，閉目而逝。

七王爺起身瞧了那黑衣人一眼，道：「他口中含有毒藥。」

楊晉道：「卑職該死，早該防到他吞藥自絕的。」

七王爺一揮手，道：「不怪你，拖下去埋了。」

楊晉一欠身，提起那黑衣人，離開花廳。

七王爺的目光，轉注岳秀的身上，道：「他很早就藏在那松樹上了麼？」

岳秀道：「不久。」

七王爺震動了一下，道：「你是說他跟着我來的？」

岳秀說道：「草民不敢危言聳聽，但七王爺未到之前，這地方都經過嚴密的搜查。」

七王爺點點頭，道：「那是跟着我來的了。」

打鐵趁熱，胡正光一下子拜伏於地，道：「卑職無能，府中竟然被混進刺客，而且，獄中囚犯，也被人白晝救走，王爺降罪。」

七王爺揮揮手，道：「你起來吧！」

他沒有降罪，那無疑是饒恕胡正光。

胡正光謝罷起身，表面上是一臉冷肅，內情中却是歡愉非常，至少是削職罷官的大罪，竟然輕輕逃過。

七王爺皺起了眉頭，輕輕歎息一聲，道：「岳兄，事情似乎是很嚴重？」

岳秀道：「草民覺着，他們如若要下手加害王爺，似乎是有很多的機會？」

七王爺道：「你是說他們有顧慮。」

岳秀說道：「這個，草民就不太清楚了。」

七王爺長長嘆口氣，道：「岳兄，我有一事相求，不知岳兄是否答允？」

岳秀道：「草民的心願，早已奉告，王爺也曾面允過草民，但不知王爺有何吩咐？」

七王爺笑一笑，道：「我叫朱毅，不用叫我王爺，你不願為官，咱們也用不着以官銜相稱，我只是私人請托你。」

貴為皇弟，總綰江南七省軍政，手操生殺大權，竟然是這麼謙虛，岳秀有些感動，他盡量控制着，不讓自己的喜悅之情，流露出來，淡淡一笑，道：「王爺言重了，什麼話，只管請說，草民力能所及，決不推辭。」

七王爺朱毅，雖然極想保持着平靜，但他的身軀不停的微微顫抖，顯然，內心中，正有着無比的激動。

長長吁一口氣，使情緒稍為平復一些，才緩緩說道：「由王府開始，整個的金陵，似乎都在醞釀着一個大陰謀。」

胡正光呆了一呆，道：「王爺的意思是說，由蘭妃被殺開始，都和這陰謀有關麼？」

沒有理會胡正光，朱毅仍望岳秀說道：「他們的活動，似是已超過了江湖人的活動範圍，隱隱威脅到整個大明王朝。」

胡正光吃一驚，道：「這樣嚴重？」

七王爺忍不住了，回頭冷笑一聲，道：「胡大人，金陵古都，被你治理的烏烟瘴氣，最輕也該辦你個督理不嚴之罪。」

胡正光呆了一呆，連應了三個是字。

七王爺目光又轉到岳秀的身上，道：「岳兄，我不敢勉強你作官，但很多事，似是牽入了王府之中，你如是沒有一點身份，如何能够辦事？」

岳秀道：「王爺的意思？……」

七王爺道：「我的意思是，希望暫時接受江南總捕頭的職位，我有一面御賜金牌，有着如朕親臨的權威，小王轄下江南七省，文武官員，都會在金牌下，聽你所命……」

岳秀急急說道：「王爺，這個——」

七王爺接道：「聽我說下去，這職位只限這件案子，此案破獲，你就解去總捕頭的職，海濶任魚游，山高任鳥飛，我決不留下你在官府中辦事。」

岳秀歎口氣，道：「王爺生具慧眼，早已洞悉大變，不過，草民的看法，這件事和武林恩怨牽扯很深，自然，還有着不同尋常的實力人物支持，草民……」

七王爺突然轉望着胡正光，道：「大人，準備香案。」

胡正光怔了怔，立時傳下令諭，道：「擺上香案。」

以岳秀之能，也未想出，七王爺突然擺上香案的用心。

片刻之後，香案排好。

七王爺一撩袍脚，在香案前跪了下去，回頭望了岳秀一眼，拍拍身側的空地，示意岳秀跪下。

岳秀目光轉動，發覺七王爺一跪之後，胡正光，劉文長，連同楊晉等，也都在原地跪下。

緩步行過去，緊旁七王爺身側跪下。

七王爺低聲向他說道：「岳兄弟，你聽着……」

岳秀接道：「王爺有何吩咐？」

七王爺一拜倒，低聲道：「皇天在上，弟子朱毅，現年二十九歲，以無上誠意，和岳秀結作金蘭兄弟，此後，患難相扶，生死與共，把臂論交，布衣結盟，口不應心，天誅地滅。」

岳秀呆了一呆，道：「王爺，你是金枝玉葉，我岳秀只是一個平民。」

朱毅道：「我不會強你為官，也不會強把你留在身側，結盟論交一片虔誠。」

岳秀道：「咱們身份太懸殊。」

朱毅道：「你可是覺着我不配。」

岳秀暗暗吁一口氣，只好對着神案起誓，道：「弟子岳秀，行年二十二歲，和朱毅論交結盟，誓言相共，天神共鑒。」

朱毅微微一笑，站起身子，挽起岳秀道：「兄弟，現在，你還有什麼為難？」

岳秀笑一笑，道：「大哥，你用心良苦啊！」

牽着岳秀回入座位，緩緩說道：「兄弟，有一件事，我必得說明。」

岳秀道：「小弟洗耳恭聽。」

七王爺道：「小兄對兄弟，確出一片眞情，並非只為了要請你破案！」

岳秀道：「這個，我明白。」

七王爺站起身子，道：「我該回去了，你是否願意跟我到王府一行。」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他們派來的人已死，只要消息不外露，一兩天內，還不會有什麼變化。」

七王爺道：「兄弟，今後咱們如何碰面。」

岳秀道：「我得準備一下，老實說，

我如在王府中出現，尤其在你的身側，那就要有着妥善的準備，隨時要應付不測之禍。」

七王爺道：「他們已注意到你？」

岳秀道：「他們希望我退出金陵，並且，給我了一定的限期，如若我屆時不走，他們就不擇手段的對付我了。」

七王爺道：「可惡的很，什麼人這等目無王法？」

岳秀笑一笑，道：「大哥是什麼身份，他們都敢暗中監視了，何況小弟。」

七王爺忽然歎一口氣，道：「兄弟，你說說看，我應該如何？」

岳秀道：「大哥先請回府，形同往常別動聲色，三天之內，小弟必有安排。」

七王爺似是對岳秀十分信任，微微一笑，道：「那我先走了。」

岳秀低聲道：「大哥，回府之後，別提起今日的事，更不能提到小弟。」

七王爺點點頭，道：「好！不可忘了三日之約。」

岳秀道：「大哥放心，屆時小弟自會趕到。」

七王爺道：「有那塊腰牌，他們不敢攔你。」

胡正光哈着腰追隨在後，但卻給七王爺揮手攔阻，道：「不用送了。」

胡正光不敢答話，也不敢勉强，只好停下脚步。

七王爺走的很快，片刻間已消失在夜色之中。

目睹七王爺背影消失不見，胡正光陡然回頭，道：「楊總捕頭。」

楊晉欠身，道：「屬下在！」

胡正光冷冷說道：「怎麼，在花園中藏了一個刺客。」

楊晉道：「這花廳二十丈內，都經過很嚴密的搜查，刺客怎麼混了進來，屬下也不清楚。」

岳秀低聲說道：「楊兄，什麼時間，搜查過那棵松樹？」

楊晉道：「七王爺到此前，一炷香的時間。」

岳秀道：「這麼說來，不可能有人躲入松樹中，只有一個機會，能使人發覺不了。」

楊晉道：「什麼機會？」

岳秀道：「是你們順天府中人。」

胡正光道：「這個，怎麼可能？」

岳秀道：「七王爺府，門禁何等森嚴，但仍然有很多人混了進去。」

胡正光道：「如若是府中人，不難很快的查出來，我要立刻查明。」

楊晉心中突然一動，道：「屬下先查查捕快的人手！」

仰臉長嘯，發出暗號。

只見王勝，張晃，各帶着七八個人行了過來。

楊晉低聲道：「點查人數，要查的仔細，不許有一個遺漏。」

王勝，張晃應一聲，立刻查點人數。

忽然間，張晃臉色大變，急急叫道：「總捕頭，我帶的人，少了一個！」

楊晉道：「什麼人？」

張晃道：「新來捕快，名叫張四，四個月前才到府中。」

楊晉苦笑一下，道：「你們立時去查點一下，近半月內補了幾個人，什麼名字，立刻把他們看起來，我要親自問他們幾句話。」

王勝，張晃一欠身，退了下去。

三人對答之言，聲音很高，胡正光和岳秀，都聽得很清楚。

遣走了王勝、張晃，楊晉緩步行了回來，一欠身，說道：「屬下疏忽，罪該萬死。」

胡正光揮揮手，歎口氣，道：「算了，算了，七王爺也沒有怪罪下來，我也不再追究了，不過，此後要小心一些，把刺客，兇手，養在府中，想想看，那是什麼樣的感受。」

楊晉連連應是，面紅耳赤。

回頭望望岳秀，胡正光立刻換上了一副笑容，道：「岳兄，下官該如何稱呼你呢？」

岳秀說道：「在下還是岳秀，一介平民。」

胡正光微微一笑，道：「和七王爺平行而坐，兄弟論交，就算是布衣，也具有王侯身份。」

岳秀道：「胡大人，朝廷裏沒有這麼一個官銜，既是布衣，何稱王侯？」

胡正光笑道：「官是朝廷封的，加一個布衣王侯的官銜，又有何不可。」

岳秀不願再作口舌之爭，笑一笑，道：「大人有大人的看法，咱們不談這件事，七王爺對在下很器重……」

胡正光接道：「何止是器重，簡直是引為知己，倚為柱石。」

岳秀道：「不管怎麼樣形容都好，我似乎是已經沒推辭的餘地了。」

胡正光道：「這就是黃土不埋明珠，岳兄這身武功，也只有七王爺這樣的身份，大力支持，才可使得你大展身手。」

岳秀輕輕歎口氣道：「他的處境很危，自己也有些明白，但他很有勇氣……」

胡正光急了，急的面紅耳赤，接道：「岳兄，你趕快想法子啊，這不是鬧着玩的事，萬一七王爺有了個什麼三長兩短，必將會興起大獄，鬧個天翻地覆。」

岳秀道：「所以，他離去之後，我很有些不放心了，照說是三五天內，不會有事，但如他們知道的太多，那就很難說了，我在金陵，人孤勢單，還要借楊總捕頭帮忙。」

胡正光道：「行！應天府所有的捕快，兵馬，你岳兄只管吩咐。」

岳秀道：「在下去後，貴府也戒備一下，你胡大人可能也是他們的目標。」

胡正光怔了一怔，笑道：「不要緊，殺了一個應天府承胡正光，朝裏有的是後備知府的翰林，再派上三五個，也不是難事，但七王爺不能有毫髮之傷，那是千萬人頭落地的大獄。」

岳秀對這位胡大人本來有些輕藐，但聽完了他這幾句話後，觀感一變，覺着他不是太好的官，但也不太壞，小事馬虎，大事倒還能拏定主意，至少，他作到了一個忠，不覺間生出了一點敬意，笑一笑，道：「大人還是小心點好，要王勝，張晃，多費點心，在下如能兼顧，也會在暗中保護大人。」

（未完）

民初遊俠傳

朱羽·文
盧令·圖

三日驚濤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趙飛制服劉慶雲，迫他引領前往釋放銀娃子，這時趙飛對劉慶雲雖已生疑，但仍不敢確定是否刺蔡一黨，待至一晌倒魏雲來告，說是暗躡劉慶雲與常德勝，至福成堂藥舖後巷，頓失兩人踪影，趙飛始確定劉慶雲絕非好人，薛子秋救人心切，立偕趙飛率隊往搜福成堂，由賬房錢堃引領在四處搜索，不見有可疑之處，正於此時，突見一陌生青年向店外走去，趙飛縱身攔路，將其制服……劉惠蘭躲在一處山洞，被辛老四發覺，用刀抵住她背心，劉惠蘭很鎮定，她知道如對方要殺她早就殺了——

可憐方寸地　千古令人迷

辛老四慢慢地鬆開左手，將她的身子扳轉，刀尖順着她的肋下，抵上了她的心窩。

他端詳着她，同時輕聲說道：「別嚷了！等妳的老頭子從山洞裏跑出來，妳早就沒命了。」

劉惠蘭見多了這種虛張聲勢的男人，因此鄙夷地道：「別怕！洞裏沒有人。」

「妳那變戲法的老頭子到那裏去？」

「在鎮上。」

「他在鎮上，妳却躲在山洞裏，爲什麼？」

「這就叫做變戲法。」劉惠蘭似乎已經控制了情勢，顯得更加鎮定了。

刀疤辛老四將她打量一陣，冷冷道：「妳身上該不會帶得有傢伙吧？」

「摸一摸就知道了。」劉惠蘭的口氣逐漸硬朗起來。

「妳不要提醒我，」辛老四滿臉獰笑。「等我手癢的時候，一定會在妳身上摸個够。現在，我問妳一句，妳答一句。要句句實話，若有半個假字，這把尖刀就要在妳身上開一道口子。」

劉惠蘭冷笑道：「我要提醒你，血糊淋淋的摸起來可不是味道。」

「哈哈！」辛老四乾笑了一聲。「眞是虎父無犬子，面對尖刀還敢如此嘴硬。說吧，你們父女二人到底是幹什麼的？」

「跑碼頭變戲法的。」

「要把戲的全靠障眼法，可惜妳老子那套障眼法瞞不了我。再問一次，你們父女二人是幹什麼的？」

「你就是問一百次，我的回答還是一樣。」

辛老四瞇起了眼睛，慢吞吞地道：「聽說你們昨天在碧色茶樓變了一套美人脫衣？」

「不錯。」

「可惜我昨天沒有去碧色茶樓，現在再變一次如何？」

劉惠蘭心裏好笑，辛老四已經表露了男人天生的弱點。她那原本脹鼓鼓的胸脯這時挺得更高了，以一種挑逗的語氣問道：「你眞想看？」

「嗯！」辛老四以舌尖濕潤了一下乾燥的嘴唇。「我要看看妳身上，那裏好下刀。」

「好！」劉惠蘭抬手一指，「跟我到

山洞裏去。」

辛老四立刻提高警覺，沉叱道：「妳少來這一套，是不是妳老子躲在洞裏？」

「我知道你會害怕……」

「我當然怕，因為劉慶雲是江湖上有名的殺手。」

劉惠蘭心中不禁大大一怔，如果劉慶雲的身份敗露，那可不是一件小事；因為他的生死關係着她的前途。她暗暗思索，看樣子要想辦法對付辛老四才行，要不然心中那些美麗的幻想都會成為泡影。

辛老四又得意地道：「別以為我刀疤辛老四只是這小地方的一個土流氓，就不知道江湖上的事。別瞞了，都給我抖出來吧！」

劉惠蘭一蹙眉尖，輕輕地道：「殺手？我真不懂得這兩個字的意義。」

「妳少裝糊塗！」辛老四暴叱一聲。

劉惠蘭沉聲道：「你不要對我兇，老實說，跑碼頭賣藝，什麼樣的角色我都見過。刀在你手上有種就給我一刀兩眼。」

人狠，刀利，却唬不住劉惠蘭，辛老四不禁有些洩氣。若不是想在這娘們口裏挖點消息，他很可能照她的話，給她個一刀兩眼。但他現在絕不會下手，就算問不出什麼來，也可以在她身上找找樂子。

心裏頭一邪，面上也就浮現了獠笑，他伸手在劉惠蘭的面頰上擰了一下，邪裏邪氣地道：「這麼細皮白肉的，一刀銑個對穿過，豈不可惜？」

劉惠蘭非但沒有閃躲辛老四那隻魔手，反而嬌聲笑道：「你這隻癩蝦蟆是不是想吃天鵝肉？」

辛老四原本是個好色之徒，劉惠蘭又是一個比本地土娼高明許多的女人，這一撩撥，他的心立刻搖蕩起來，呼吸急促，面上泛起了紅色。

劉惠蘭太懂得對付男人，腰一擺，面上浮現蕩人的笑容，聲音加了大量的蜜：「辛老四！別站在這兒發楞，要想吃天鵝肉就到山洞裏頭去，要那種把戲站在太陽底下是不行的。」

辛老四可不是個糊塗透頂的人，連忙一正心神，冷笑道：「我辛老四睡過的女人只怕比妳過的橋還要多，少來這一套，要不要跟妳要那種把戲，要看我的興緻。辦完了正事辦邪事這是我的規矩。說，你們父女二人到碧色寨來究竟有何企圖？」

「當然有企圖。」

「說。」

「想撈兩文。」

「靠什麼撈？」

「就靠我爹那套美人大脫衣。」

辛老四手中的尖刀離開了劉惠蘭的心窩，却幌到了她的臉上，陰森森地道：「我知道妳不在乎死，我有更狠的法子對付妳。」

「說說看。」劉惠蘭仍是一副不在乎的神氣。

「妳這張臉很漂亮，若是我用刀尖在妳臉上劃兩刀，妳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他頓了一頓，又接道：「那時妳自己都不敢照鏡子，小孩子看見妳一個個拔腿就跑，以為看見了鬼。」

女人不怕死，却怕醜，因此辛老四的話使得劉惠蘭起了一身鷄皮疙瘩。不過她表面上依然很鎮靜，故意裝出楚楚可憐的樣子，柔柔地道：「辛老四！咱們無寃無仇的，何苦這樣對付我？」

「是妳自己不識抬舉。」

「辛老四，」劉惠蘭大胆地抬起手來摸到辛老四的胸脯上。「別對我兇巴巴的，咱們到山洞裏去，我會對你很好很好。等一會兒你就知道，我與本地的土娼有那些地方不同。走！你要是害怕山洞裏面有埋伏，我在前面帶路，你用尖刀抵着我的背心窩。」

「嘿嘿！」辛老四聳肩笑了起來。「他媽的！女人跑江湖真是佔便宜不少，妳一笑，一嗲，我就下不了狠手啦！好，我不逼妳，由妳自己說，不管你們父女二人到碧色寨來是為了什麼，只要不是來爭我刀疤辛老四的地盤，我還願意助你們一臂之力。若是妳還要一口咬說你們是跑碼頭變戲法的，可別怪我不客氣啦！」

辛老四雖然神色緩和了許多，却並沒有被劉惠蘭的美色所誘，這使得她暗皺眉頭，同時也使她意識到對方不是一個可以輕易打發的角色。沉吟了一陣，她才緩緩道：「辛老四！你已經將話點明，我若是再支支吾吾，那就不上路了。不過咱們是先小人後君子，話先說清楚，我源源本本告訴你，你千萬不能漏一個字出去。」

「放心，我刀疤辛老四懂得規矩。」

「我爹是來作買賣的。」

「什麼買賣？」

「你既然知道我爹是江湖上有名的殺手，又何必多此一問。」

「要宰誰？」

「福成堂藥舖的老闆張紹基。」

「哦！」辛老四不禁深深吸了一口氣，這是他作夢也沒有想到的事情。怔了一陣，他又問道：「拿錢買人頭的是誰？」

「辛老四，你問這句話就不上路了，別說我不知道，我知道也不會告訴你啊！」

「對！」辛老四拍打着自己的前額。「我不該問，妳爹目下在什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

「能不能想法子找到他？」

「沒法子，」劉惠蘭發覺她的虛幌一招，已將對手引入歧途，是以圈子繞得更大：「說不定他已經離開了碧色寨。」

「張紹基的人頭還未落地，他為什麼要離開？」

「聽說張紹基聞風逃到阿迷縣去。」

辛老四沉吟不語，將劉惠蘭的話題從頭到尾回味了一遍，突然發現了破綻，兩道犀利的目光立刻盯在她的臉上，緩緩道：「問妳最後一個問題，妳為什麼要躲到這個山洞裏來？」

「躲避一個人。」劉惠蘭早有算計，所以回答得非常快。

「誰？」

「保安隊長薛子秋。」

「為什麼要躲他？」

「這還用問？」劉惠蘭瞟了辛老四一眼，眼波中流露出萬種風情。「他跟你一樣，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哈哈……」辛老四發出一陣令人噁心的怪笑，只因為色心一起，原先的疑慮竟然一掃而空，收起了刀，雙臂將劉惠蘭抱了個風雨不透，色迷迷地道：「妳要是

不提醒我，我倒忘了。走，咱們到山洞裏去，妳變一套美人脫衣給我瞧瞧。」

「只是瞧瞧？」劉惠蘭媚態十足，軀體在他懷裏直扭動，兩隻手也在他的背上摸個不停。

「嘿嘿！」辛老四那張嘴拚命地往劉惠蘭的頸項上湊。「妳這個小騷貨，我不逗妳，妳倒逗起我來了。」

劉惠蘭柔順得很，她聽從辛老四的雙手在她的軀體上遊走，而她的兩手也在不停地摸索，終於她摸到了辛老四腰際的刀鞘。

尖刀從辛老四的背心窩刺進去，跟隨劉慶雲許多年，她也懂得殺人不但要準，而且要狠。她雙手緊握刀柄，直到刀身全部進入。

辛老四突然感到心房一陣抽搐，他以全力抬起雙手叉住劉惠蘭的頸項，想與她同歸於盡。不幸他已力不從心了。

辛老四的軀體在產生一陣巨大的抽搐之後，萎靡地倒了下去。他的兩眼睜得很大，似乎對這個世界還有所留戀，然而他已離開了。

山野間突然寂靜如死，微風拂過，野花的香味很濃，只是劉惠蘭無心品賞，她木然地站在那兒，好像有一把無形的刀刺進了她的心臟。

× ×

薛子秋曾經誇過海口，就是鐵人到了保安隊，他也有法子將鐵人熔化掉，何況那小子是個血肉之軀，幾經拷問，就老老實實地招了供，原來他是阿迷縣縣長張一鯤的密使……刺蔡的細節，以及張紹基與張一鯤是同胞兄弟，薛子秋都弄清楚了。

整個的情況都已一目了然，周杭和張一鯤都是老袁的爪牙，他們也都奉到袁的密令刺蔡，為了爭功，手下的人才展開了明爭暗鬥。

薛子秋不知該如何應付目前的局面，請教趙飛：「老弟！整個情況大概就是這個樣子，你說該怎麼辦？」

「打蛇打頭，擒賊擒王，」趙飛毫不猶豫地說出他的意見：「絕不能放過周杭和張一鯤這兩個禍首，你得趕緊將詳情報告上峯。」

「這裏只有鐵路車站才有電報，又怕洩密……」

「帶人去守住車站，在蔡都督沒有安全過境之前，所有車站上的員工一律不准活動，機密就不會洩漏了。」

「好！就這麼辦。」薛子秋雖然一宿未睡，仍然表現得虎虎有生氣。「車站的事由我負責。目前只有兩個危險人物需要留意，一個是刀疤辛老四，一個是劉慶雲。劉慶雲毫無疑問是潛伏在福成堂藥舖子裏面，那邊由魏雲釘着，剩下一個辛老四，那就交給你老弟了。」

「我會盡全力去找……」

「對了！」薛子秋忽然又想到一樁事。「抽空去安慰一下福旺嫂，我真不知道該怎麼對她說。」

這時，一個兵走了進來，恭敬地道：「隊長！您的信。」

薛子秋接過信，未看，却先問道：「什麼人送來？」

「一個放牛的野小子。」

薛子秋拆開信，和趙飛二人併頭閱讀，只見信箋上寫道：

「薛隊長：請在日落之前，約束貴隊弟兄，任何人不得離開隊部。否則貴友常參謀及福旺嫂之掌上明珠性命不保也。言出必行，請勿等閒視之。

知名不具」

「鼠輩！」薛子秋氣得破口大罵：「連個名姓都不敢寫上，算他媽什麼江湖人物。」

「劉慶雲這一招的確夠狠……」

「他狠我硬，不理他。」

「不理不行……」

「有什麼不行？」薛子秋的話像連珠炮，簡直就沒有機會讓趙飛開口。「老常死了，是為國捐軀，非常光榮。至於福旺嫂的女兒……我明媒正娶地討她作老婆，她要多少兒女都有。」

直性子人說直性子話，使趙飛有些忍俊不住可惜他在這個時候沒有心情去笑。

「好！就這麼決定，這封信全當咱們沒見到，管它娘。」薛子秋說完之後，用力在趙飛肩頭上一拍，掉頭走了，表現得勇敢而又果決。

趙飛實在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他咬咬牙，也相繼走出了保安隊。

他跨上坐騎，先去福旺嫂的家。福旺嫂不知去了何處，悵然之下，他又兜馬去至駝背老孟的家。

老遠他就看見銀娃子站在屋前的竹林邊，一手彎着竹竿，一手扯着竹葉，靠近她的幾根竹子都成了光禿禿的竹竿，竹葉撒滿了一地。

趙飛很遠就下了馬，牽着馬緩步走過去，輕聲喊道：「銀娃子！」

銀娃子站在那兒一動也沒有動，似乎早已料定來人是誰，聲音硬得像是石頭：「你還沒有死？」

「生死在頃刻之間，誰能預料……」

銀娃子飛快地旋過身來，搶着道：「你是來向我道別的？」

「我來求妳一件事。」

「你也會求人。」她連聲冷笑，面上的表情也是冰冷的。「我以為只有別人求你。」

「銀娃子！別跟我逗氣。」趙飛盡力使自己的語氣委婉。「去跟妳爹說一聲，請他放出話去，就說刀疤辛老四要他傳話，辛老四的弟兄們在晌午時分全部到碧色茶樓會合，然後請妳爹將那包藥粉冲在他們的茶裏。」

「原來你還用得着我！」

「如果這件事情作到了，有許多人會感激你們父女二人。」

「我不在乎別人的感激……」

「我會格外感激。」

「我也不要你感激，我要……我要……」銀娃子突然以雙手摀住嘴，顯然怕心裏的話奪口而出。

「妳要什麼？」

「我……」話聲從她的指縫間流出。

「不要悶在心裏，說出來。」

銀娃子摀住嘴吧的雙手突然一鬆，吼叫道：「我要你帶我走。」

趙飛身心都感到了巨大的震動，怔怔地看着銀娃子，她的雙眼放射出灼人的光

芒，她的嘴在翕動，似有千言萬語一時難以說盡。

「好！我答應妳，如果我到了今晚還沒有死，一定履行這個諾言。」他好像多停留一秒鐘都會使自己軟弱，立刻掉頭而去。

銀娃子衝過去，在背後抱住了他，面頰在他那堅實的背部，用力地摩挲，嘶吼道：「趙飛！你不能死，千萬不能死。」

一個熱情少女的擁抱是多麼的溫馨，多麼的灼人，趙飛再次被震撼，但他却很快地將激動的心情平復下來。沉靜地道：「銀娃子！放開我，若想安穩地活着，任何行動都要比別人快一步才行。」

銀娃子鬆開了他，以勇敢的語氣說道：「去吧！你不會死，你絕對不會死。」

趙飛沒有回頭，他知道銀娃子那張面孔此刻一定非常美麗，他一回頭，一定捨不得離去。他跨上馬背，猛抽一鞭，快馬如飛，揚起一陣塵烟。

× ×

福成堂藥舖後面那條小巷子被保安隊的兵封死，只怕連一隻飛蛾也飛不出去。前門由魏雲那雙利眼盯着，他待在福成堂對面那間小酒館裏，四両燒酒喝了一個早晨，目光就始終沒有離開過福成堂的大門。

這會兒還不到十點鐘，酒館裏根本就沒有什麼客人。不知道什麼時候來了一個鄉巴佬，只看看他那雙滿是污泥的赤脚就知道他準定是個種田的農人。魏雲只在他進門的時候瞟了一下，再也沒有多看他一眼。

突然，那個鄉巴佬端起酒菜來到他對面坐下了。

魏雲面對面地搭眼一瞧，心頭大大地吃了一驚，那裏是什麼鄉巴佬，分明是和他生死不容的仇家劉慶雲。

這兩朶流浪的「雲」又聚在一起了。

劉慶雲面上含着笑，輕輕地說道：「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小魏，咱們又碰上了。」

魏雲沒有說話，事實上他也不知道說什麼好。

「聽說你恨我入骨，」劉慶雲的語氣很輕鬆，還端起杯子喝了口。「也聽說你在到處找我，昨夜你一直在我身後跟來跟去，有的是機會，爲什麼不給我一槍？」

「我不喜歡打黑槍。」

「你打算怎麼了結這段樑子呢？」

「有的是機會，咱們要硬碰硬地拚個你死我活。」

「爲了一個女人，值得嗎？」

魏雲嘶吼道：「小蘭不是普通女人，她是我的老婆，雖沒有過門，却已訂了親。你明明知道，還拐走了她。大丈夫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殺父之仇和奪妻之恨。」

「你說得不錯，小蘭不是一個普通女人，但是你怎麼不問問，她爲什麼甘心情願地跟我走？」

「哼！」魏雲面孔鐵青殺機密佈，若不是爲了顧全大局，他可能早就拔槍一拚了。「你是個變戲法出身的，花樣百出，誰知你在小蘭身上施展了什麼迷魂術？」

「你爲小蘭拚命是值得的，而我却不值得。」

「這是什麼話？」

「因爲小蘭到今天爲止，她還是你的人。」

「哦！」魏雲緊張得站了起來。

「坐下，坐下！」劉慶雲連連地搖手。「聽我慢慢說……小蘭跟我出走之後，跟我到了安南。但她後悔了，一直守身如玉，如我逼她，她就以死相脅。所以我說，你爲她拚命是值得的。」

「我不信。」

「你可以問她。」

「她在那裏？」魏雲的頭上開始冒汗了。

「就在碧色寨。」

「哦！」

「她現在的名字叫劉惠蘭，因她立志甚決，所以我就收她作了我的女兒。」劉慶雲聲音忽然一壓：「小魏！你想想清楚，我若是和她睡過，說什麼也不能收她作我的女兒，是不是？」

「原來你的女兒就是小蘭！」魏雲低頭喃喃自語，突然一把抓住了劉慶雲的手臂，疾聲道：「走！你帶我去見她。」

劉慶雲坐在那兒紋風不動，緩緩道：

「見了她又怎麼樣呢？」

「如果你說的全是實話，咱們之間的仇恨就一筆勾銷。」

「然後你們和好如初，有情人終成眷屬？」

「那……是我們的事。」

劉慶雲冷笑道：「別人不知你該知，我姓劉的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既然小蘭已經跟我到了安南，眞的還征服不了她嗎，只因我不願那樣作吧了。你不覺得我對你留下了一單恩情？」

「你要我不報仇，反報恩？」

「小魏，咱們拋開恩仇二字不談，談談現實如何？人在我手裏，我若從中作梗，你就別想見到她。即使你殺了我，你還是見不到她，想想清楚。」

「姓劉的，」魏雲開始冒火了，「你想用小蘭作護身符？」

「隨你怎麼說。」劉慶雲似乎拿準了對方的弱點，神情之間顯得很不在乎。

「別以爲我還想念小蘭，」一種男性自尊促使魏雲口是心非，其實，他無時無刻不在惦念着她。「我只是想問問她，我那裏對不起她，她才作出這種使我丟臉的傻事。」

「一個十幾歲的少女那裏識得人間險惡，她能懸崖勒馬，爲你守身如玉，已經就不錯啦！連我都對她萌生敬佩之心。」

「說得好聽，爲什麼不送她回家？」

「她不願回去，因她無顏見家人。」

魏雲的態度和語氣開始緩和下來：「你立刻帶我去見小蘭，一切都好商量。」

「不行。」

「爲什麼？」

「一旦小蘭重新投入你的懷抱，我就一無所恃了。」

「你想怎麼樣？」

「想請你帮一個忙。」

「何必如此客氣。」

劉慶雲伸長了頸子，放低了聲音道：「下午一點多鐘有一班火車經過，我要搭那班火車去昆明，詳情不必說，你也清楚

，我就是有孫悟空七十二變的本領，只怕也上不了那班火車，所以，要請你帮一個忙。」

「如何帮法？」

「你只要設法拖住兩個人那時不要到車站來，就行了。」

「那兩個人？」

「趙飛和薛子秋。」

這原是意料中事，因此魏雲一點也不吃驚，繼續問道：「你一走了之，我上那兒去找小蘭？」

劉慶雲那雙眼睛詭譎地霎了一霎，悄聲道：「小蘭藏在鎭外一個隱密的地方，若是日落之前我沒有露面，她就走小徑溜回安南去了，現在是你和她重聚的唯一機會，你可得想想清楚。只要你點頭答應，我就會給你一個交代，讓你放心。」

魏雲沉吟着，半晌沒有說話。

這許多年來，他發奮練槍，就是爲了找到劉慶雲一洩奪妻之恨。如今死敵就在面前，反倒要助他一臂之力，這算什麼？

劉慶雲那雙眼睛是何等厲害，立刻就看穿了魏雲的心事。腦袋往前一湊，緩緩道：「你可得爲小蘭想想，她跟着我混下去，不會有好日子過。我的仇家多得像河邊的沙，水裡的魚……」

「別說下去了，」魏雲低吼了一聲，「你提出的要求我可以考慮，不過我要先見見小蘭。」

「不行，」劉慶雲回答得斬釘截鐵。

「那麼，我何時才可以見到她？」

「等我坐火車離開碧色寨之後。」

魏雲將坐着的橈子往後稍挪，看他的動態，似乎要準備拔槍了。

「別動傢伙！」劉慶雲說得輕言細語，「這種事是冒不得火的。」

「姓劉的！」魏雲的面色鐵青，「我就是因爲太信任你，才發生了那件終身遺憾的事。現在，我再也不會信任你了。」

「除非你恨小蘭，不然，你就非得再信任我一次不可。」

「提到小蘭，魏雲的心就像被針刺一般痛，他恨她又愛她，更想她，小蘭是唯一佔據他心房的女人。

現在，爲了她，似乎要出賣江湖道義了。

他吁了一口氣，輕輕問道：「不管怎樣，你都要使我安心，不然，我隨時會變卦，那樣對你不好。」

劉慶雲狡猾地道：「小魏！你好像沒有以前那樣乾脆了，是否答應，全憑一句話。」

魏雲咬咬牙，用力地說道：「好！我負責讓你安全離開碧色寨……」

劉慶雲道：「那麼，我就讓小蘭重回你的懷抱。」

「姓劉的！爲了表示你的誠意，你要先放回兩個人。」

「誰？」劉慶雲明知故問。

「常參謀和福旺嫂的女兒。」

「不行。」劉慶雲一口回絕。

「爲什麼？」魏雲又吼了起來。

劉慶雲冷冷道：「因爲你是否能控制趙飛和薛子秋還是未知數，他們這一大一小，還可以作我的盾牌。」

「你卑鄙齷齪。」

「是的，」劉慶雲滿面奸笑，「不過，我這一輩子也曾作過一件好事。」

「什麼好事？」

「保持了小蘭的潔白。」

魏雲的心又在動了，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多行不義必自斃，劉慶雲自有其死所，又何必一定要他橫屍碧色寨？他只是沒有想到，劉慶雲想要混上那輛列車的目的不是要逃，而是想完成他的買賣。

劉慶雲又激了他一句：「小魏！你莫存心給我拖時間。」

「笑話！」魏雲終於上了圈套，「好！我答應了。現在看你如何交代吧！」

劉慶雲掏出掛表來看了一下時間，然後緩緩道：「現在才十一點過一刻，還有足够的時間給咱們辦事。你先困住趙飛，我就帶你去見小蘭。人見到了，你放了心，再去困薛子秋……」

魏雲向長街上一指，噓了一聲：「說曹操，曹操就到，趙飛來了。」

一陣馬蹄聲由遠而近，由急而緩。

劉慶雲並未回頭張望，也未露出慌張的神色，只是冷冷道：「我回我的座，全看你啦！」

他端起他的酒菜，走向他原來的座位去了。

趙飛的座騎馳過了福成堂葯舖的門前，又挽韁兜回，目光四下搜索，終於，他發現魏雲站在小酒館的門口。

他翻身下了馬，牽着牲口，向小酒館走過去。

魏雲却立刻迎了上來。

趙飛連忙問道：「發現劉慶雲的行踪沒有？」

魏雲沒有回答他的話，在一瞬間，他腦海裏一直映現小蘭的影子，他那顆心也是浮動得穩不下來。

「怎麼了？魏兄。」趙飛大感怪異。

魏雲立刻下了決定，疾聲道：「趙兄！我想請你帮一個忙。」

趙飛回答得很快：「爲朋友，兩肋插刀，這是理所當然的事，魏兄，又何必客氣。」

「現在我要演一齣戲，趙兄盡力合作就是，其餘的我也不必多說，請到酒舖裏面來吧！」說完，魏雲先回身走了進去。

趙飛對他是深信不疑的，立刻將馬韁套上了門前的木樁，也跟進了酒舖子。

只見魏雲敞開了衣襟，露出腰際的匣槍，靠在櫃檯上，冷冷道：「趙兄！我這個『一響倒』的渾名是無數條人命累積起來的，希望你不要拿性命一試，現在，將你身上佩帶的武器一一解下來。」

趙飛雖然不明白對方何以要演這一齣假戲，却非常信任他。一把七首一把槍，外帶七把薄葉飛刀，全部解了下來。

背着身子的劉慶雲，這時回過頭來，嘿嘿笑道：「趙老弟！咱們又遇上啦！」

魏雲不禁一怔，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發覺自己的行爲好像太輕率了一點。

魏雲向趙飛一擺頭：「跟劉慶雲走，路上別玩花樣。槍子兒是不講交情的。」

趙飛一句話也沒有說，說什麼都是多餘的。他心裏頭總還有個信念不會動搖——像魏雲這種人，絕不會幹出見利忘義的事。

（未完）

新派精選俠義傳奇連載

孤劍盟

武陵子·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四川唐門百步拘魂唐泰，果不堪謝雲岳一激，把紅旗幫白幫主宇文雷以下全數毒斃，謝雲岳與岷山二毒及靈飛隱身廳外，目睹這一慘劇，黯然離去，四人離開雲夢沼澤後，僱舟入蜀，岷山二毒有事返回岷山，作別而去，謝雲岳與靈飛繼續西行，途遇兩老者及一少年，據靈飛稱，那老者似爲當年有份參與圍攻謝文之人，二人遂一路跟踪，舟抵夔門，那三人捨舟登陸，謝雲岳、靈飛也跟隨上岸，隨竊聽彼等有事到盤龍峽，謝雲岳決定到盤龍峽找他們算賬，不日抵達目的地——

＊＊＊＊＊＊＊＊＊＊＊＊＊＊＊＊＊＊

刃仇心願了　情愛最難忘

謝雲岳立在鑿石架空的閣道上，朗目環顧了有如劍尖臚列羣峯一眼，喃喃自語道：「我謝雲岳就不信尋不到盤龍峽。」

那日中午，他與夔門劍客靈飛即由夔州起程，兩人脚程本快，第三日傍晚已自趕抵劍閣縣城。

但他們一去盤龍棧道，問訊之下，並無盤龍峽在此，不禁大失所望，於是他們略略計議，由謝雲岳踩探劍閣以北，靈飛踩探劍閣以南，約在第六日在劍閣縣城中相聚。

這已是第五日午初時分，謝雲岳已在劍門山脈萬山羣壑中奔尋了一日一晚，立身之處在劍關以南五里棧道上。

他心中鬱鬱不樂，垂目尋思，暗道：「靈飛在林中閼聽得在翠雲廊盤龍峽相見，則盤龍峽定是在三百里翠雲廊附近不遠不會錯的，怎麼我小心過度，竟分途尋覓，空勞跋涉。」

正在忖念之際，忽聽耳後飄送過來一聲清朗的笑聲道：「方才那聲嘯音，是不是閣下所發的，內力充沛，高明之極。」

謝雲岳不禁心神一凜，怎麼有人來到身後，還自未覺，顯然來人是一武林頂尖高手，別面一望，只見一人年在三十上下，面白目朗，神態雍容，黑袍飄拂，似乎俊雅之極，却在鼻嘴之間，兩條法令紋深勒，令人一見，有森冷之感。

那人身後緊隨着一黃衣大漢，虎目虬髯，神情威猛，手持着一柄寒光閃閃的短劍，長不及尺五，吐出寸許的芒尾，的是一柄切金斷玉的寶刃。

謝雲岳掃視了兩人一眼，冷冷的道：「這嘯聲麼？正是在下所發，但似乎不干尊駕何事。」

那人尚未答言，一旁的大漢哼了一聲，厲喝道：「你話說這等無禮，敢是嫌命太長了麼？」

謝雲岳劍眉方自一挑，那人哈哈一聲朗笑，又自怒視了黃衣大漢一眼，再回向望着謝雲岳道：「我那僕隨是個粗人，無知衝撞，閣下請勿認眞。」

謝雲岳神色一霽，接道：「在下何至與貴价一般見識。」隨即一笑道：「在下尚需尋覓一人，無暇親近，尊駕有事請自

便吧！」

那人神色一楞，道：「原來閣下在此找人，好極，兄弟來此亦為着訪尋一人，但不知此人是誰，或許與兄弟所尋者同為一人也未可知？」

謝雲岳無心與他牽纏，託言尋人，不料對方有此一問，目光一轉，微笑道：「尊駕訪尋的是何人？在下極願一聽。」

那黃衣大漢又自豹目一翻，喝道：「我家公子問你，你怎不答覆？」

那人朗聲接道：「無妨。兄弟所找的友人，就棲隱在附近峽谷中，他與兄弟一般，身懷武功，却又不願揚名江湖，是以武林之中沒沒無聞。想必閣下在武林中久負盛名，不知可否將大名見告？」

謝雲岳聞聽他友人棲隱在峽谷中，心中不禁一動，微笑道：「在下初出師門，武林末學，何可當尊駕謬讚，賤名許萬，尊駕尚未將令友姓名見告，不知是否同是一人。」

那人大笑道：「這一定是了，此處劍門山中只有敝友一家棲隱，你我何不結件同行一見，如若不是，閣下再去尋覓也還不遲。」

謝雲岳佯裝為難之色，道：「這個……在下難以從命……」

語聲未了，黃衣大漢倏地身形欺近，手中短劍一晃，暴喝道：「你這人叫敬酒不吃吃罰酒，哼！何敢違抗我家公子旨意，分明是不要命了。」短劍「毒龍出穴」，青芒如電中，只聽黃衣大漢啊了一聲，那人目光一驚。

原來劍光一閃中，謝雲岳人已離開棧道，立在左面高約五丈一塊凸出的崖石上，朗笑道：「若非在下閃避得快，豈不傷在貴价劍下，這等切金斷玉的寶刄，豈可持在一個無知的粗人手中。」

那人竟沒瞧清謝雲岳是怎樣閃離的，不由暗暗大驚，口中含笑道：「閣下輕功絕倫，兄弟益發地要親近承教，這種粗人何必與他見識，非是兄弟那友人之名吝與閣下知道，只是他不願人知，又不知是否即閣下所尋的人，不過他所居處離此甚近，大約五里之遙，片刻工夫便可抵達，於閣下也不會有所躭誤。」說時，身形已自騰起，人已輕飄飄落在崖石上，與謝雲岳迎面對立。

黃衣大漢跟踪而上，身法極見輕捷，兩目怒視着謝雲岳，為了謝雲岳，竟被他公子數說了幾聲粗人，不禁恨得牙癢癢地，暗存毒念，要找一機會趁機伸量伸量謝雲岳。

那人沾足崖石上，輕咳了聲，自責道：「兄弟竟這麼胡塗，閣下大名已承見告，兄弟賤名怎能不與閣下知得，兄弟姓墨，如蒙不棄，就喚賤名墨含英就是。」目光極輕快地落在那黃衣大漢身上，又道：「兄弟僕隨名喚羊崇盛，說起來蠻荒一帶也是大名鼎鼎人物，身為黔南靑篠砦主，手中細鋼短劍乃千年世代承襲寶刄，武功之高，中原道上恐無幾人可與之相比。」說着哈哈一笑道：「但與閣下一比，却又當別論，只緣他身受家父救命之恩，志願為奴，家父勉強他不得，只好由他。」

謝雲岳望了羊崇盛一眼，笑道：「知恩必報，本是英雄行徑，且非豪傑心胸不可，貴价此舉頗為難得。」語裏話間畧有貶抑羊崇盛之意。

墨含英那有聽不出之理，只微微一笑，羊崇盛也不是什麼粗人，暴怒喝道：「傳聞中原之人，俱是陰損譎刻之輩，看來一點不錯，羊某湧泉報恩，自是磊落心胸，要你妄加評論則甚？」

謝雲岳一笑道：「話不投機半句多，墨兄，你我同行恐難以相處，請從此一別。」說着微微一拱手，即待騰身而起。

墨含英急道：「許兄請勿介意，他說話只當耳邊風好了，我們即刻動身趕往敝友處……」

謝雲岳忽然動念，暗道：「我與他未有一面之識，他為何一再堅請同至他友處，莫非他另有用意？」不禁心神微凜，但又非探出究竟不可，畧畧頷首笑道：「那麼墨兄請先引路吧。」

墨含英也不再說，振臂竄起半空，變式斜掠，形如旋飛落葉，奇快絕倫，轉瞬之間，已自越過棧道，望兩峯之下峽谷瀉落而去。

謝雲岳暗驚此人輕功卓絕，也不怠慢，人已平平飛起，全未變式，隨在墨含英身後，星丸電瀉，只聽身後急風嘯掠，料知羊崇盛接踵飛來，兩腿一沉，下落之勢，更自加速。

及至垂目一瞧，不由微微色變，發覺那道峽谷下臨百丈，愈下愈狹，差僅容身，落足稍一不愼，必撞在鋒銳凸壁石上，筋斷骨折不可，當下眞氣一提，掌心下按，身變落絮，緩緩落了下去。

墨含英則不然，全身急瀉而下，不過拿捏時間奇準，距谷底三丈左右，突然一個雲裏翻身，將下瀉的重力盡行卸去，悄無聲息落足谷底。

及至他仰面一瞧不由打了一個寒噤，只見謝雲岳形似浮雲般，緩緩飄落而下，這種絕倫非凡輕功，可稱畢生罕睹。

謝雲岳轉眼即將沾足谷底，驀感一股猛烈無儔的勁風壓體而至，料知羊崇盛猝然加襲，暗哼了聲，意隨念動，彌勒神功已自護定周身。

原來羊崇盛緊隨謝雲岳躍落峽谷，他心內越想越氣為謝雲岳貶辱，非要謝雲岳吃點苦頭不可，他望見谷底形勢不禁心神猛凜。

他武功不弱，但輕身功夫顯然比墨謝兩人遜弱，一落百丈，越瀉越沉，丹田眞氣提聚有點不繼，任由墜下非出乖露醜不可，是以他暗起毒念，將全身重力加在謝雲岳身上，再藉力彈起，必可卸去一部份重力，兩掌平推而下。

倘如羊崇盛心意，則謝雲岳必在這峽谷中殞身碎骨，千古埋恨。

羊崇盛只覺掌力一推出，頓被卸於無形，下墜之勢更速，不由魂飛胆落，突感一片奇猛絕倫的潛力逼來，胸腹之間宛如撞上萬斤鋼鐵，禁不住大叫一聲，身形望上震起五六丈高下，翻翻滾滾歪送出去。

此時謝雲岳已自飄身落地，意定神閒，似對羊崇盛之事竟若無知般。

墨含英見羊崇盛情狀，莫明其故，長身嗖地拔起，疾逾閃電，一把抓住羊崇盛，落地後問道：「崇盛，你怎麼的？」

羊崇盛有苦說不出口，苦笑道：「沒

有什麼。」右掌微微揉搓胸脯，幸虧謝雲岳意在暗懲，彈字訣只用出五成眞力，雖然如此，羊崇盛還是氣血被震得岔入旁徑循走。

墨含英雖覺情形有異，但察不出所以然，瞟了謝雲岳一眼，只見謝雲岳負手含笑，凝眼眺望峽谷形勢。

羊崇盛心中難受已極，愧恨欲死，這猝然暗襲，本是自己小人之行，無論如何却羞於出口，更驚謝雲岳那有如此詭邪的武功。頭一次吃了啞叭虧却又不能發作。

墨含英眼珠轉了幾轉，畧有所悟，但也不說什麼，朗聲笑道：「閣下竟身蘊絕世輕功，兄弟有幸目睹，欽佩之極……」忽轉而喚道：「崇盛，你在前引路。」

羊崇盛垂首應了一聲，緩緩越過墨謝二人身形，大踏步走去。

墨含英又道：「兄弟這友人就住在谷底不遠，許兄，請！」

謝雲岳微微一笑，便隨在羊崇盛身後行雲流水般走去。

這道峽谷宛如深壑地穴，兩旁壁立千仞，仰面只見一綫天光，黝暗異常，天風穿峽而掠，怒嘯猛烈。

谷底竄徑鳥道，兩崖相隔最狹處僅寬三四尺，光綫愈來愈暗，前行兩里，連續轉了幾個彎，突然暗不見天日，抬眼一瞧，峽壁之上俱是密虬藤蘿，層層覆蓋，翳蔽天日，他再也不會料到竟有人居在此陰暗深邃峽谷之處。

與其說是峽谷，毋寧說是壁隙來得妥切些。

羊崇盛手中這柄短劍大有用處，靑霞閃閃，具有照明之用。

謝雲岳故意嘆了一聲道：「唉！在下有這一柄細鋼短劍多好，若遇昏夜，可作火熠之用。」

寓言於諷，墨含英在身後大笑不止。羊崇盛知他有意奚落，心中更是氣憤，渾身連生戰顫。

只見羊崇盛走至一處洞口，只是斧削峭壁中一個洞穴罷了，正當峽谷轉彎處，是以一眼瞧得清楚。

忽聽墨含英道：「崇盛，你率先進入吧！」

青光一閃，羊崇盛已自入去，謝墨二人坦然相率走入，藉着劍光可以察出四壁光滑潔瑩。

迂迴曲折，深入很遠，驀地現出十數條腹道，猶如蛛網連接，橫直相通，但見光華大盛，壁頂每隔丈餘，嵌着一粒徑寸大珠，白光凝凝，隱隱可見遠處有許多石室。

謝雲岳不由暗訝道：「這間洞穴，顯然由人工琢鑿出來的，如此浩大的工程非是一二人之力可以臻此，天下名山洞府甚多，此人不知為了什麼緣故，闢此洞穴，棲隱其中。」

十數條腹道如扇形展開，羊崇盛朝左首第三條腹道走去，雖然珠光閃耀，但他手中劍並未回鞘，仍自緊緊握在手中。

三人踏入一間石室中，四面俱有門戶相通，石室中桌几井然，俱是紫檀木所製，紋理細密，形式古雅，名貴非凡。

桌上放了一盆珠絡蘭，紅白紛呈，垂珞連珠，顯出淡淡幽香，沁人肺腑。

三人一進入，突聞隣室揚出語聲道：「什麼人擅入洞府？」

人影一閃，隣室走出一少年來，面如冠玉，英俊不凡，却兩道濃眉帶煞，眼角掃起數條魚尾紋，為這俊美的面龐生出缺憾，身上穿着一種奇異絲質的長衫，薄如蟬翼，經壁頂珠光一映，散發出五彩奇光，耀目欲眩。

那少年一眼瞧出墨含英，羊崇盛兩人，即濃眉一軒，朗聲大笑道：「小弟計算墨兄及羊總管明午定可趕到，却不料今日竟然到了。」目光一轉，落向謝雲岳，打量了兩眼，即向墨含英問道：「這位何人，想是墨兄之友。」

墨含英微笑道：「這位兄台名許萬，在峽谷之上遇見，說是在此附近尋覓一人，向許兄詢問所尋之人姓甚名誰，偏又不說，是以小兄認作許兄相覓者就是賢弟……賢弟，你竟不認得他麼？」

那少年面色疾變，厲聲道：「你找的是何人，如敢虛言，定教你濺屍地府。」

謝雲岳冷笑一聲，目中懾人寒光逼射，道：「我所找的何人，你怎能管得着，我本無意來此，是這位墨兄強邀而來，憑你這份浮躁倨傲，我還不放在眼內，現無暇與你糾纏。」頓着轉眼道：「墨兄，你這番好意在下心感，日後如若遇上，當為拜謝。」他痛恨墨含英居心叵測誘他前來，出自憤言，話音一落，揚長走出。

身後忽聽那少年朗朗大笑傳來，道：「我這洞府易入難出，只怕你難以走得出去咧！」笑聲陰森，令人不寒而慄。

謝雲岳不禁一怔，抬目一瞧，去路與來時迥異，腹徑密如蜂窠，目迷生眩，暗道：「這洞穴眞個奇怪，好似按着什麼奇奧陣式闢成，萬一困在此處，誤了大事怎麼辦？」心中懊憤不已，忽轉念道：「何不制住那少年，命他引出洞穴。」忽地轉身大步走回。

那知才跨入石室，羊崇盛倏出劍飛來，撒出千百朵寒星，湧襲周身重穴，墨含英與那少年同時並推雙掌，一片重逾山岳的勁風奔雷壓體。

謝雲岳武功再高，已失先機，加以這三人均是武功絕倫之輩，頓成挨打之局，怒哼了聲，玄天七星步一動，閃出圈外躍向壁角而去。

那少年掌勢未撤，如影隨形跟至，謝雲岳正待回身施展那「軒轅十八解」曠世奇絕手法……

驀地，一條白影激射而入，嬌叱道：「你是怎麼啦！」

少年哼得一聲，頓時閃後七尺。

謝雲岳轉身凝目望去，只見是一嬌美若仙，肌膚如雪，風華絕代白衣少女。

少女兩道秀眉微微一皺，道：「這人與你有仇麼？竟施出雷霆掌法，你眞是越來越討人厭，我去告訴你爹去。」

少年乾笑了兩聲，道：「柳妹妹，你不知……」

白衣少女接道：「你別說啦，小妹已全聽見。」

墨含英跨前一步，笑道：「柳賢妹，一年不見，妳益發出落得淸麗出塵了。」

白衣少女淡淡一笑道：「我那玉哥哥怎還不見來？三月前與你帶了一個口信，

可是你瞞住不與他說麼？」

墨含英一怔，尚未作答，羊崇盛接口道：「崔少俠三月前便已來此了，姑娘怎還未見上？」

墨含英急道：「玉弟三月前本趕來此處，臨時有事闖越，大約也就快來了。」

白衣少女輕垂粉頸，幽幽嘆息道：「我說玉哥哥怎地將我忘懷了，原來他到闖越去了。」

謝雲岳冷眼旁觀，見那白衣少女說出玉哥哥三字時，這濃眉少年目中竟射出妬恨火焰，他雖不明其中究竟，但已瞧料出三分。

正待猝然出手扣住那少年時，忽地室中珠光一暗，身形驟感地轉天旋。

閃電之間，落入沉暗之中，旋轉之勢已定，凝目四望，不覺一震，原來眼前景物大變，發覺存身在一間密縫四合石室中，沉沉黑暗，生像緊束着身體，使人一時氣悶難伸。

他不由萬念皆灰，只覺了無生機，頹然倚在壁上，一種失望、懊悔、憤怒的情緒，似浪潮般襲湧而來。

他憶起遇見墨含英羊崇盛的情景……情海波瀾，令他雍容儒雅的性情，一變而爲憤世嫉俗，種種一切，均瞧不順眼，他對羊崇盛的態度，是任誰所不能忍受，何況打狗也要看主人面上，是以，他自認是禍由自取。

自責的痛苦，猶如千百支利刄在戳刺他的心胸，片刻都不停止……

室內的空氣燠熱、鬱悶，而使人煩躁不寧。

謝雲岳眼中突射出熾熱如火的怒焰，緩緩挽起手掌，凝聚平生眞力。欲展出彌勒神功十四式，震毀石室拚之同歸於盡。

此際，突聞一聲幽幽的嘆息聲飄來，聲如蚊吟，似在若有若無之間。

他不禁一怔，忽然珠光一綫射出，只見面前立定方才所見白衣少女，纖掌中放有一顆龍眼大小的明珠，環眼一顧，石室仍是四面壓密合縫，並無出入通道。

少女眸中露出一種憫惻神光，輕嘆了一聲，道：「你可是想以掌力震毀石室嗎？莫說你不行，就是普天之下武功再高的人，也難以辦到！」

謝雲岳愕然道：「姑娘此話怎講？」

白衣少女又是一聲幽怨的嘆息，道：「你眞不知道麼？這洞府是蜀漢諸葛武侯所闢，按先天正反八卦陣圖而設，奧妙難測，難入難出，名喚藏軍洞，三國紛亂，武侯因劍閣一帶危山峻崖，兵需轉運困難，預闢此洞以爲貯備，相傳劍南山谷共有九處洞府，陣式不一，數千年來只尋到兩處，其一就是此洞，另外在翠雲廊盤龍峽中……」

謝雲岳眼中突然一亮，急道：「這盤龍峽中洞府亦有人居住麼？」

白衣少女輕點螓首，說道：「非但有人居住，而且與此洞主人有仇，這盤龍洞府主人，生得體瘦如竹，禿頂，眼中閃出靛藍光輝，生像甚是駭人，却又性情和善無比……」

謝雲岳不料誤打誤撞，竟在此白衣少女口中獲此夢寐難忘的消息，正想問她可知盤龍峽在翠雲廊何處，又聽白衣少女說下去：「因爲靳騰輝與穆雲有仇，是以他們誤會你是對方所遣來之人，故將你囚禁於此。」

謝雲岳似爲一種喜悅的情緒，冲淡了被困石室中懊惱不快，朗聲問道：「姑娘說話令在下似有點困惑不解，靳騰輝是誰？穆雲又是誰？他們之間又爲何結仇？」

白衣少女輕抬皓腕，掠了雲髮一下，展眉嫣然一笑道：「你怎的這麼笨，靳騰輝就是此間洞府主人，而穆雲却是那盤龍峽洞主……」

謝雲岳道：「靳騰輝敢情就是那濃眉少年麼？」

「不是。」白衣少女搖了搖螓首道：「是他父親，說起他們結仇之事，源由十數年前。唉！這又何必哩！我是極同情穆雲的，他這種用心仁厚義誠，但却不能獲得他們諒解，看他們的神情，是非要殺穆雲不可。」

謝雲岳還是莫明其妙，緊緊問道：「姑娘，究竟是因何事結仇呢？」

白衣少女清澈如水的雙眸，望了謝雲岳一眼，似乎對他如此情急求解有點驚詫，但終於一笑，道：「我只是在靳騰輝口中得知的，十數年前，武林之內出了一名怪傑，秉性方正，嫉惡如仇，武功更是淵博浩瀚如海，卓絕無倫……」

她說至此時，眸中不覺流露出欽仰之色，她忽然轉口驚詫道：「看來你似乎不急於出洞？」

謝雲岳呆了一呆，忙道：「自然在下急於出洞，不過也想聽完姑娘說完這段結仇經過，不知這位武林怪傑是誰？」

白衣少女道：「那是追魂判謝文。」

謝雲岳驀地聞得其父名字，眼中頓覺一黑，只感一陣天暈地轉，有如雷轟電擊一般……

白衣少女見狀，道：「你怎麼啦！」

謝雲岳急收斂激動的心神，笑道：「沒有什麼，姑娘請說下去。」

白衣少女想了一想道：「謝文與穆雲彭灝本是同門，藝出一師，謝文居長，其師亡故後，三人同下山行道江湖，各奔東西，謝文獨來獨往，懲殺武林敗類，江湖宵小聞名喪胆，爲此積怨不少，那穆雲彭灝投身綠林，竟以黑吃黑，坐地分贓，謝文聽之大怒，找上門去，將穆雲彭灝閉住七處穴道，廢除一半武功，念在同門，寬貸一死，着令悔悟潛修，這樣彭灝恨謝文如同切骨，後來穆雲彭灝恢復功力，立意報仇，聞聽謝文結怨甚衆，正邪各派都有除謝文之意，所以他們兩人紛紛遊說，由他們秘密主持暗襲，爲防洩露，參與之人均蒙面換裝彼此互不相識，分頭兜襲謝文，一直至洞庭湖畔方才圍上……」說着嫣然一笑道：「本來謝文父子兩人準死無疑，參與圍襲之人均是武林數一數二高手，但事却有意外，穆雲自經謝文點住穴道後，潛修秘谷，深悟己非，知不可勸服彭灝復仇心意，乃佯裝與彭灝等人同進退，暗中助謝文化險爲夷，由中原至洞庭湖畔途中，穆雲不知在暗中擊斃了多少匪徒，洞庭湖畔也是穆雲有意網開一面，讓謝文父子從容逃去，就是武功山一雙老少屍骨亦是穆雲安排，本來天衣無縫的事，怎奈三年前有次穆雲與彭灝發生爭執，酒後憤然

洩露口風，一場拚搏之後，彭灝被穆雲掌擊重傷，靳騰輝亦在側，斥責穆雲忘義賣友，亦被穆雲一掌打斷七條肋骨，爲此結下不解之仇，我所知道的，都告訴了你，這總該稱心滿意了吧！」

謝雲岳聽得如痴如呆，想不到自己這條性命，也是穆雲救回來的，聞得白衣少女說完，方如夢方醒，躬身謝道：「蒙姑娘見告詳情，銘謝不盡，謝文就是在下生父，還望姑娘告知盤龍峽在翠雲廊何處，在下當沒齒不忘。」

白衣少女一口氣說完了這許多話，玉靨酡紅，微微氣喘，聞聽對方就是謝文之子，不禁星眸睜得又圓又大，道：「原來你就是……」忽然眸子突變幽怨之色，低聲說道：「我不知道盤龍峽在何處，但是我那玉哥哥知道，可惜他被靳文龍所害了。」說時雙眸珠淚欲滴。

謝雲岳詫道：「含英不是說過他有事闖越去了，這靳文龍又是誰？」

白衣少女低垂粉頸，無限凄楚說道：「你怎可信墨含英的話，到是羊崇盛的話是眞的，我那玉哥哥誠實不欺，也最愛我，他說了來，定不會走向他處，定是那靳文龍所害，靳文龍你還想不出是誰嗎？」

說時，白衣少女珠淚盈頰，斷線珍珠般滴墮地面，這少女一派率眞無邪，純潔雅清，使人一見卽生愛憐之念。

謝雲岳心知這是一幕爭愛的悲劇，也恍然知道靳文龍是誰，於是他嘆息一聲道：「姑娘無須悲苦，也許姑娘的玉哥哥如同在下一般，被靳文龍誘囚石室……」

一言未了，白衣少女眼中突現出驚喜之色，嬌叱道：「怎麼我竟想不及此，你帮我救出玉哥哥我叫他帶你去盤龍峽。」

謝雲岳道：「墨含英等還在洞府麼？姑娘只指點在下出室之法，在下爲你阻住他等，姑娘儘管放心去救人。」

白衣少女格格一陣嬌笑道：「他們均相隨靳騰輝去盤龍峽去了，你只替我擋住靳騰輝的手下，讓我放手去救，至於這間洞穴本是依先天正反八陣圖而設，雖然幻離莫測，蔽人眼目，只謹記生門方位左走三步右走三步，當可通行無阻，來，隨在我的身後。」伸出一隻柔荑，拉着謝雲岳手腕，向嚴密合縫的石壁閃去。

謝雲岳一愕之餘，驀然眼前一亮，已出得囚禁石室，只見已立在原來與墨含英等所立之石室中，不禁啞然失笑，又暗暗讚許諸葛武侯胸羅天人之學，淵深似海，可惜天不假年，致使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忽見白衣少女已穿出石室，謝雲岳緊隨身後，但見她向密如蛛網的腹道走去，身法輕捷無比。

謝雲岳始終距這白衣少女身後尺許，防她意外被人突襲，忽左忽右馳進數十丈遠近，突然閃出兩個持刀錦衣大漢，道：「柳姑娘何往？」一眼瞥見謝雲岳，兩大漢目中露出愕然神光。

白衣少女嘴一噘，嗔道：「姑娘要去坎方石室中見玉哥哥你們能管得着嗎？」

兩錦衣大漢大吃一驚，不由面面相覷，齊皆納罕，怎麼姑娘獲知眞情，一時爲難之極。

其中一人垂手詭笑道：「非是小的胆敢攔阻姑娘，無奈奉了洞主之命，任誰不得入內。」

「拍」地一聲脆响，那說話大漢右頰被姑娘一個耳光，括得火辣辣地灼痛。

「胡說！」姑娘嬌叱道：「姑娘豈是你能攔阻得住嗎？」嬌軀一扭，閃過兩大漢，逕自走去。

謝雲岳見白衣少女出手飛快絕倫，以他的目光幾乎無法瞥淸她怎樣出手的，不由大大驚佩。

此時，另一大漢持刀向姑娘追來，口中喝道：「姑娘不留步恕小的要冒犯。」

挨耳光的錦衣大漢怒目視着謝雲岳，一腔怨氣看來要出在謝雲岳身上。

謝雲岳微微一笑，身形疾展欺向內去，大漢急將鋼刀一揮，刀勢乍出，大漢猛感腰眼一凉，唉得一聲，噗聲倒地不起。

另一大漢聞聲回顧，只見眼前一黑，「期門」穴上被點了一指，連聲都未出，已自仆倒於地。

兩聲倒地大响，震得廻嗡不絕，白衣少女回面瞥了一眼，嬌笑道：「墨含英說得不錯，你的武功卓絕不凡，由此入內，約還有十六名好手，我一生就怕殺人，就由你替我打發他們吧。」

謝雲岳含笑道：「姑娘你率前帶路，何人阻攔自有在下替你出手……」

突聞前面陰惻惻飄來一聲冷笑道：「柳姑娘妳心意好毒，居然引來外人對付老朽等。」語音未落，橫徑中突走出六人來，爲首一個面如黃赤，蓄着一部長長紅鬚，目中逼人寒電，緩緩走來。

白衣少女格格嬌笑道：「朱叔叔，這那裏怪得姪女，你還說最痛我，連玉哥哥被囚三月，你竟忍心不與姪女知道。」

老者神色一怔，繼而嘆息一聲，道：「非是老朽不與姑娘知道，你知道少洞主用意當較老朽淸楚，如告知姑娘反而不美，說不定崔世玉一條性命無法保全，三月來老朽無不極力設法保全崔世玉。」說着重重咳了兩聲，笑道：「既然已被姑娘知道，老朽當然不能隱瞞了，姑娘要與崔少俠見面是可以，待洞主返回，老朽一定晉言釋放崔少俠就是，柳姑娘，你自進去吧。」言下用意欲阻止謝雲岳不准入內。

謝雲岳年來見聞增進不少，武林之內，均是鬼蜮藏險，笑裏藏刀，只顧利害，不認親疏，聽那老者咳音，就知有對白衣少女不利意圖，只聽老叟話音一完，白衣少女盈盈一笑道：「那麼姪女進去啦！」柳腰一晃，卽將走入。謝雲岳大喝道：「姑娘，且慢進去，不怕他們騙妳麼？妳那玉哥哥安知不是他們所誘？」

白衣少女聞言呆了一呆，暗道：「這話不錯，玉哥哥武功絕高，並不遜於靳文龍，不是騙誘那能將他擒住。」不由住下步來。老者立時色變，兩足一點，疾逾飄風地閃過白衣少女落在謝雲岳面前，厲喝道：「你是何人，擅闖洞府就該死罪，又在柳姑娘面前挑撥是非，你還不納命來。」右掌倏地揚起，逕劈一掌，朝謝雲岳胸前擊去，勁風沉渾凌厲。

謝雲岳暗哼一聲，身形疾閃，竟貼在洞壁之上，讓過掌力，左手五指穿出，迅如電光石火，向老者未曾回撤右臂抓去。

老者眼見對方身法神速，出手之快，

大吃一驚，他本身也是武功絕倫之輩，應變捷迅，矮身一挫，右腕如電一翻，反向謝雲岳抓來手臂攫去。

他那知謝雲岳「軒轅十八解」千古絕學，當今之世，恐怕未有數人能化解，老者一手反攫而去，只見謝雲岳抓來五指迅速變無數指形，攫勢竟然抓空。

老者一怔之間，謝雲岳五指已扣至右臂「極泉穴」上，只覺半身一陣酸痳，宛如萬蟻湧穴，不禁身形顫戰，喉中呻吟出聲。謝雲岳朗聲一笑，五指鬆開，倒腕閃電出指，在老者胸前「陰都」穴戳了一指，冷冷說道：「你快領柳姑娘前去釋放崔少俠，若妄逞內力，則臟腑離位，七竅噴出鮮血，還不能即時死去，全身慢慢縮小如嬰兒，慘受縮骨蝕筋之苦，你當知曉『搜陰穴脈』手法厲害。」

老者不禁胆魂飛落，只見謝雲岳語音甫落，長身一躍，落在五個老少不一面露懼容的人面前，兩手疾揮之下，連續幾聲嗥叫聲出，紛紛倒下，更是胆寒，只有苦笑一聲道：「柳姑娘，請隨老朽來。」目中竟然滴出二點淚珠。

白衣少女目睹謝雲岳出手之俠，不但玄詭絕倫，而且變化莫測，眸中泛出驚奇光輝，笑道：「想不到你身手比我玉哥哥還高！」轉身隨在那步履踉蹌的老者身後走去。

謝雲岳聞言感慨無窮，忖道：「她將玉哥哥敬若天人，不知不覺中在她心中豎起一座偶像，情之於人，可影響一切，但自已現在心情，對此事却避如蛇蝎，無法歛收紛亂如麻的思緒。」他對這白衣少女敬羨備至，為自己愴然神傷，默然無言，隨在白衣少女身後亦步亦趨。

他眼中見得白衣少女那綽約如仙的後影，不由幻出無數倩影……顧嫣文……趙蓮珠……江瑤紅……

幻象畢呈，黯然嘆了一口氣。

他有點神情恍惚，不覺來到一間石室內，忽聽白衣少女一聲嬌呼，驀然驚醒過來，只見白衣少女擁抱着一個藍衣少年，伏在少年肩頭嚶嚶啜泣，不勝凄楚。

這少年一頭亂髮，長長垂肩，面色顯然為了三月禁囚，憂愁悲苦瘦削不少，但掩不住他那朗眉星目俊秀丰儀。

赤鬚老者已然不支倚在壁上，似軟蛇般頹然仆地，瞳孔內呈現痛苦之容。

謝雲岳心知道這少年就是崔世玉，微微笑道：「柳姑娘，崔少俠已然被救，應該歡喜才是，在下相求崔少俠之處，還望姑娘細為轉告。」

白衣少女聞言收住悲泣，回面望了謝雲岳一眼，面上紅紅地，附着崔世玉耳旁悄語了一陣。

崔世玉哦了一聲，跨前兩步，長施一揖，謝道：「承蒙兄台搭救，如需用我崔世玉之處，無不應命効勞。」說時，忽轉注在蟹面赤鬚老者身上，冷笑道：「老賊，你也有今天。」隨起一掌擊去。

老者此際已是耳目皆花，只感胸前如受重擊，聲都未出，張嘴噴出一股鮮血，仆地氣絕身死。

崔世玉擊出一掌後，面色蒼白如紙，謝雲岳在懷中取出一粒色如琥珀丹丸來，微笑道：「崔少俠，你久疲之身，不可妄用內力，使眞元虧耗過巨，這粒丹丸雖不是仙丹妙藥，却功能益元提氣，望崔少俠笑納。」

崔世玉大為感激，伸手接過服下，道：「在下與柳姑娘稍為收拾一下，洞中尚有餘黨容在下一併收拾，免得後患無窮，請少俠稍待，在下當同至盤龍峽。」

謝雲岳道：「二位請便，你我一見如故，還宜兄弟稱呼小弟先去洞外立候。」

白衣少女笑道：「你能出去嗎？」

謝雲岳不由一怔，繼而微笑道：「蒙姑娘方才點破先天正反八陣圖奧秘，在下自信勉可出得洞府。」抱拳一拱，身如行雲流水般向洞外走去。

謝雲岳駐足洞口，等候了約莫半個時辰，白衣少女與崔世玉雙雙走出。

崔世玉神儀煥然一新，面如冠玉，劍眉朗目，唇若塗朱，蘊藉瀟洒，與謝雲岳一比，堪稱一時瑜亮，舉世無雙。

白衣少女嬌豔如花，盈盈含笑，與崔世玉倚肩而立，明眸皓齒，婷婷玉立，謝雲岳有感於胸，感嘆一聲道：「兩位一雙壁人，在下預祝月圓花好，鸞鳳和鳴。」

崔世玉朗聲大笑，白衣少女白了謝雲岳一眼，羞不自勝。大笑聲中，三人聯袂出得峽谷，循劍門棧道如飛向劍閣縣城奔出。

謝雲岳與崔世玉一見投機，傾腹暢言，謝雲岳得知崔世玉亡師與靳騰輝本為總角之交，為隱世武林高人，仙去之前託靳騰輝照顧，是以崔世玉對靳騰輝一如其師，尊敬備至。

白衣少女名柳翠蘋，與靳騰輝之子乃中表兄妹，七歲時父母亡故，靳騰輝撫育長大，視為未來愛媳，但柳翠蘋見靳文龍心術不端，又覺得自己不愛他。

男女之間，情愛二字本不可勉强，柳翠蘋對靳文龍若即若離，從不假以顏色，使靳文龍心癢難熬，自崔世玉一來，眼見柳翠蘋與崔世玉形影不離，喁喁情語，是以靳文龍醋火中燒，誘囚崔世玉，想活活將他困死，使柳翠蘋斷了這條心念，再不然逼迫成婚後，再放崔世玉出來，木已成舟，崔世玉也只好徒喚奈何！

靳文龍心意打得滿好，豈料為謝雲岳一言點破柳翠蘋，頓成幻夢泡影。

謝雲岳聽後嗟嘆不已。

棧道迤邐劍門羣山中，雖險峻萬分，却處處奇峯層巒，叠翠蓊鬱，古柏聳入雲霄，怪松夭矯，石斛蘭垂掛老樹，嫣紅艷紫，散出淡淡幽香，泉聲淙淙，天風嘯吟，引人入勝，劍門稱為蜀中六大名山，風景絕佳，不身入其境不知其幽勝於萬一。

謝雲岳目不暇接，有感於胸，慨嘆一聲道：「浮生難得一日閒，一入烟霞夢亦清。兄弟但願報得大仇後，在此劍門山中擇一常人不到之處，牽蘿補屋，種竹留雲，安享餘年。」

崔世玉朗聲大笑道：「只要能除身外浮名，這還不容易。」

謝雲岳黯然道：「說來容易，做却甚難，能得橫笛臨風，停琴佇月，可謂九世修來之福。」

崔世玉知他自悲身世，心懷鬱鬱，微微一笑，別轉話題，指點嵐烟岫雲，名勝古蹟，以舒謝雲岳心境。

劍關以南，峽壁如削，四望羣山削立如鋒刃，一至劍關來，削壁中斷，兩崖相連如門，險峻萬分，是為劍門稱謂來源，東控嘉陰峽谷，西望龍門羣山，天生危徑，一綫羊腸，昔張載劍閣銘所云：「一夫受險，萬夫趦趄。」信無虛誕。

三人疾行如飛，由劍關至劍閣縣城凡八十餘里，棧道路徑險絕，多鑿石架空成閣，兩側松柏蓊鬱蔽日，翠雲龍廻，沿途甚多蜀漢遺跡，風景絕佳。

黃昏日落，暝雲漸合之際，三人抵達劍閣縣城。

謝雲岳道：「兄弟尚有一友人在客棧等候，此人昔年身為盜惡妖邪，如今改惡向善，不知二位可願一見麼？」

崔世玉含笑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由善入惡易，去惡向善難，其人非有大智大慧，何可臻此，如此崇高的人品不見，還要見誰？」

燈火明滅，炊烟裊裊，山城居民稀少，石板街道行人寥寥，三人慢步瀟洒進入一家屋簷低垂客棧。

謝雲岳本投宿過這家客棧，故店小二認得，一面垂手哈腰迎入，一面恭順笑道：「姓靈的客人在此已守候一天了，茶飯無心飲用，神情甚是不寧，想是憂心爺台安危之故。」

謝雲岳漫應謝了一聲，心中疑念頓生，莫非他已遇見彭灝等人，發現他們已離去，是以不寧，若然如此，一番心意，又呈夢幻泡影了。

店小二已飛趨入內，報與喪門劍客靈飛知道，三人一跨入院落中，即見靈飛長鬚飄飄，立在廊外恭候，微笑道：「少俠一路飽受風霜，老朽則偷了一日懶了。」

雖然暮靄昏沉，謝雲岳却瞥見靈飛眼中神光游離不安，眉帶緊蹙，深知靈飛有着很沉重的心情。

當下暫不追問，四人跨入室內，與三人再為引見，寒暄一陣後，謝雲岳連聲催促店小二送上一桌酒席。

靈飛望了謝雲岳一眼，歎息道：「數日來，老朽連日奔波於羣山峽谷，抱歉未能覓出盤龍峽……」

謝雲岳微笑道：「靈老師無須耿耿於懷，這位崔兄已知盤龍峽所在，非但如此，連隱居之人崔兄俱已知道……」繼說出經過詳情。

靈飛聞知，驚喜萬分，笑道：「恭賀少俠仇跡已明，大仇當能得報，難怪昔年見穆雲神情冷冷，不讚一詞，亦不反對圍襲令尊之舉，原來他是陽和陰違，意在保全。」說至此眼中神光突轉黯然，長嘆了一聲道：「只可惜老朽不能奉陪少俠往翠雲廊，親眼目睹少俠手刃仇人了！」

謝雲岳驚愕得跳了起來，道：「方才入店之際，在店夥口中得知靈老師心情不寧，在下猶是不信，但一見面却瞥見靈老師眉宇之間含有隱憂，莫非有事令靈老師困擾麼？在下當代分憂，可否使在下恭聆詳情麼？」

靈飛張口欲言，突見店夥二人送入酒席，遂笑道：「待酒醉飯飽後，老朽自當一一稟明少俠，現在說出徒增煩惱而已，崔少俠柳姑娘遠來是客，老朽權盡地主，把盞接風。」

崔世玉忙道：「在下武林末學，靈老師如此相待，實在有點不敢當。」

靈飛朗聲大笑，豪風雄氣，復又洋溢面上，催請三人入席，自己坐於下首，推杯敬酒。

片刻之後，謝雲岳又舊話重提道：「我輩身入江湖，自應胸襟開濶，何事不可與人言，也無不可解決的事，靈老師腹中隱憂請快說出，在下似乎有點食不甘味，否則靈老師酒入愁腸愁更愁了。」

靈飛苦笑一聲道：「少俠一定要聽，老朽敢不盡情告知，只是老朽昔年所行所為，都是些大悖人情之事，固然曲不盡在我，一次為惡，終生洗刷不清，縱然少俠有心相助，老朽也是不肯，深恐少俠為人指責大悖俠義之道。」

謝雲岳皺了皺眉道：「在下向來行事，只求心之所安而已，武林是非難淸曲直，善惡之分僅限於一綫，靈老師且說出詳情，看看有無辦法可想，縱然在下不能明中相助，難道你忘懷了在下有『千面之稱』。」說着取出一張人皮面具套上。

靈飛愁眉一軒，道：「老朽豈能忘懷，只是需求少俠相助，問心有愧而已，老朽只能簡畧說出，兩月前，豫省七大鏢局聯合護送一批重鏢，均是價值連城之物，只因他們事前安排愼秘，黑道中，鮮有人知，由豫入隴，間關千里，行程日久，消息總免不了走漏，為兩夥綠林巨魁獲知，紛紛追踪，相好地點下手，老朽適在陝甘邊界隴山作客，隴山盜魁金戈鐵鞭沈鎮奎最先獲知，强邀老朽相助，待老朽趕到扶風金鷄嶺上，只見屍體狼藉，俱是鏢局中人，顯然有人走在我等頭裏，沈鎮奎深恐替人揹上黑鍋，傳令疾退，然金鷄嶺上尚隱藏得鏢局能手，星月皓潔之下，老朽形像被人認清……事後聞訊，鏢貨並未失去，而鏢局中鏢師當場擊斃達十九人之多，攔截之人均是黑衣黑巾幪面，無法辨出是誰，只知來者均是武功玄詭卓絕羣倫的黑道高手，但他們誤認老朽參與，昨日在鶴鳴山中遇上中州鏢局總鏢頭神拳姜申等人，一時分辨不清，約在五鼓天明時分在距此二十里處武侯祠內理論。」

謝雲岳朗笑道：「靈老師只說未參與其事就够了，此不過僅是適逢其會而已，那麼由在下代你出頭就是。」

喪門劍客靈飛還未答言，戶外忽傳出一聲冷笑道：「靈飛任你舌粲蓮花，也難洗脫罪名，淆惑視聽，煽動別人送死，豈是大丈夫行徑？」

謝雲岳不等此人話音說完，立時身如閃電穿窗而出，已瞥見三勁服中年武師，一列橫立在屋面上。

只見謝雲岳身形未朝下，反望上飛，疾如鷹隼般在三人前落下，悄無聲息。

三中年武師，見謝雲岳這種神化玄詭身法，畢生罕睹，不由相顧失色，目中露出驚異光芒。

謝雲岳逼視了他們一眼，沉聲道：「是非曲直，總有眞象大白之時，靈飛已允在武侯祠五鼓天明時當面理論，到時自會前去，三位來此監視，豈又是英雄豪傑行徑？」

三人面色頓時一紅，中立一人道：「閣下一言九鼎，我等在武侯祠恭候就是，

」三人同時轉身，穿空躍飛而起，落下屋面身形杳然。

四更不到，謝雲岳與靈飛二人已到達武侯祠內。

月已西斜，祠內一片漆黑，闃無人踪，謝雲岳火摺子刷地燃起熊熊火焰。

閃閃光輝中，映出祠中諸葛武侯塑像，羽衣綸巾，星目隆準，三綹長鬚，儒雅凝重，栩栩如生。

兩廊壁間滿留墨痕字跡，均是千百年來騷客詞人遊經於此所留吟詠佳構。

謝雲岳笑道：「想此時尚早，不妨暫候片刻。」目中落定武侯塑像座前一隻殘燭，颼地竄前取過，只覺觸手微温，笑道：「不久之前，尚有人來過。」繼搖搖頭道：「且莫管他是誰，反正五更時分當可分曉。」說時將殘燭就在火摺子上燃亮，漫步眺賞壁間所留琳瑯詩詞，其中不乏膾炙人口之佳句，其中一闋更是佳絕，謝雲岳不禁朗朗出口吟道：「劍江春水綠雲雲，五丈原頭日又曛，舊業未能歸後主，大星先已落前軍。南陽祠宇空秋草，西蜀關山隔暮雲，正統不慚垂萬古，莫將成敗論三分。」

不禁頷首再三道：「的是佳構，自古英雄生前不論成敗，千秋萬世之後，自有定論。」

正在忖念之際，突聞祠外傳來數聲長嘯，劃破沉寂的夜空，四山回應不絕。

謝雲岳回面向靈飛道：「我們立在祠外，瞧瞧來的是什麼人物？」

雙雙躍出祠外，斜月光輝之下，只見側面不遠一片峻嶺上十數條黑影，疾如閃電凌空撲下。

來人中一五旬老者，炯炯虎目暴射怒光喝道：「靈朋友一身抵十九命，似嫌委屈，還要拉一個墊背的是麼？」

靈飛正色道：「姜老師，靈某懼者不來，來者不懼，身死又何足惜，只怕正兇逍遙法外，死者不能瞑目，含恨於地下，諸位於心何忍。」

神拳姜申怒喝道：「靈飛，事到如今，你還撒賴做甚麼？」呼地一拳，逕向靈飛胸前而去，勁風凌厲迫人。

突然，謝雲岳閃身而出，攔在靈飛身前，右掌微微向外一送。

姜申立時如受重擊，踉蹌倒退數步，不禁大駭。

謝雲岳目光却落在一人身上，朗聲喚道：「司馬老鏢頭，別來無恙，可記得在下麼？」

奔雷劍客司馬仲明已早發現謝雲岳體形甚熟，只是爲一張人皮面具矇住，及至聽得口音，恍然憶起是誰了，眼中陡露驚喜之色，飛步搶出，執住謝雲岳雙手道：「眞是老弟麼？想死老哥哥了！」

謝雲岳就在司馬仲明耳畔低聲說了片刻。

奔雷劍客司馬仲明哈哈大笑道：「就憑老弟一句話，無不可解之理，」急急轉身走入羣雄中商量了一陣，姜申奔了過來，抱拳施禮道：「久聞少俠大名，如雷貫耳，今日得見，幸何如之，倘得少俠爲助，則可迎刃而解，姜某當在成都武侯祠恭候蒞臨。」

司馬仲明也走了過來，長施一禮道：「老哥哥喜獲一雙孫兒孫女，皆老弟回春聖手之功。」

謝雲岳朗聲大笑道：「此皆老鏢頭盛德所致，天降祥麟，在下何可言功。說至此一頓，又道：「在下還有要事待辦，急需趕去，好在相見匪遙，敘濶有期，諸位珍重！」說着同靈飛雙雙一鶴冲天而起，拔出四五丈高下，弓身平射，疾如流星奔矢，一前一後，落在蒼芒月色中，轉瞬，身形杳然……

× × ×

晨霧霏霏，岫雲飄浮，陽光迷濛若幻，垂懸棧道上兩列柏樹參天，蔭蔽天日，回柯垂枝，綠雲橫空，蒼翠欲滴。

只見綠雲深處，石棧馳道上，謝雲岳等四人疾飛馳來，突然四人身形止住，崔世玉閃眼四顧了一陣，道：「是這裏了，盤龍峽已是穆老前輩自取之名，故山民土著亦茫然無知，靈老師更不消說找不到了，依在下之見，到達穆老前輩所居洞府之前，暫不現身露面，只藏在暗處，彭灝等人必來，謝兄全力搏擊彭灝，在下非除得墨含英靳文龍兩人誓不甘休，這幾人都是武功絕倫之輩，稍縱即逝，不可與他們有緩手之機，謝兄意下如何？」

謝雲岳略一沉吟，點首道好。

崔世玉用手一指不遠處兩峯之間道：「這兩座峯頭之下，就是盤龍峽，此刻已是雲封峽谷，不可瞥見，請緊隨在下下得峽谷，露浸苔滑，愼加小心。」說時當先走去，穿出柏叢之外，奔向峽谷入口。

四人手足並用，攀落谷底，只見雲霧繚繞，撲面潮濕，谷底亂石嶙峋，稜角鋒凸，饒是四人武功蓋世，也要摸索而行。

半個時辰過去，只聽崔世玉悄聲道：「到了。」

謝雲岳凝目望去，隱隱辨出這片谷底甚爲開曠，約有六七丈寬，洞穴只在三丈外遠處，仰面上望，陡峭壁立，岫雲橫封不見天日，峭壁之上俱是石茁老樹，橫椏垂攫，枝葉翳密，隱蔽異常。

崔世玉道：「你我四人分做兩起，藏身老樹攫枝上，來人無所遁形，亦可互爲聲援。」

謝雲岳當即同意，與靈飛冲霄而起，身形一翻，落在濃柯密葉中。

崔世玉與柳翠蘋，向洞穴另側如飛掠去……

謝雲岳只覺心弦無比的緊張，谷中一片死寂，幾乎可聽得自己心臟跳躍聲。

時間一分一分過去，驀然聽得峽谷中步履聲傳來，由遠及近，空谷足音，分外清晰。

謝雲岳就知他們來了，步履凌亂迭起，來的人數顯然不少，兩臂蓄勢待擊，眼中露出欣悅堅毅的神光。

只見勒髮頭陀當先走來，謝雲岳雙手食中兩指緩緩伸出，朝頭陀胸前左右兩「乳中」穴點去。

那頭陀做夢也未料到頭頂樹上藏得有人，更未曾猜到謝雲岳展出的，竟是千古絕學「軒轅十八解」中從未一用之「凌空點穴」手法。

驀感兩乳一冷一麻，神志立時一昏，栽倒於地，峽谷中立生轟然震音，嗡然不絕。

霧中一聲大喝，道：「孫賢弟，你是怎麼了？」陡然現出龐眉皓首，銀鬚飄拂的彭灝。

謝雲岳一見，不禁怒火如焚，疾如鷹隼一聲不發撲下，挾雷霆萬鈞之勢，宛如星河下瀉，巨颷狂湧，聲勢剛猛駭人。

彭灝一見勒髮頭陀情狀，便知受了暗算，暗呼了一聲不妙，驀感勁風壓體，心中一怔，疾如飄風閃出三丈，雙掌迴環擊出一片內家罡氣，身形跟着掠了過來。

謝雲岳掌勢未撤，如影隨形撲至，掌力一接之下，只聽得一聲驚天霹靂似的大震，氣流迴旋渦湧，山石濺飛如雨，兩人各各震得身形搖晃退出三步。

霧中迅快捷倫地掠出墨含英等七人，見狀驚愕止步。

彭灝當穆雲藏身樹上，先發制人，及至定睛一瞧，原來是一面像甚怪的青衣少年。立時哈哈大笑道：「想不到穆雲貪生畏死，竟邀來小輩相助。」口中雖如此說，其實心中甚是駭然，這少年所使掌力，竟幾乎震散他護身罡氣，因爲普天之下堪當自己一擊的，還沒有幾個。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謝雲岳既認他是傷父的罪惡魁首，非親手刃之而後稱快，也不說話，手掌望腰旁一搭一翻，烏光一閃已亮出出道以來，從未使用的烏金軟劍，輕飄飄地起手式一晃，彭灝已看出玄奧非凡，不禁心中更是凜駭。

彭聲大喝道：「你是什麼人？」

喝音中，謝雲岳已一劍電漩星飄揮來，畧不帶出風聲，一近彭灝胸前，驀然散出無數碗大烏星，襲湧彭灝身上諸大穴。

彭灝怒哼一聲，駢掌推出一片排空馭雲的內家罡力，宛如巨浪澎湃，谷底巨石激飛颷出如雹。

靳騰輝墨含英等人本有心相助彭灝，經此一來，立時閃退十數丈。

彭灝駢掌擊出，那知謝雲岳「玄天七星」劍法與「玄天七星」步法均是武林曠世奇學，只見面前人影一晃，已失去對方蹤影。

他心中一凜，驀感三縷勁風透破護身罡氣，向自己左肩後抓來，忙挫身一挪，左手迅快無倫旋出扣去。

手才一出，右肩胛突覺一涼，烏金軟劍已貫穿而入，只見謝雲岳狂笑一聲，劍勢猛沉，彭灝一條右臂被切下噴出一股鮮血。

彭灝究竟功力精深，橫身一挪，疾閃出三丈，閉住斷臂附近穴道止血溢流，身還未落定，只見謝雲岳如附骨之蛆般跟到，不由機伶伶一個寒噤，張口欲喝問對方與自己有什麼深仇大怨。

謝雲岳存心制他於死，左手五指攫出，如同電光石火，彭灝身形連閃，却不能讓開謝雲岳那奇幻不測的軒轅十八解制龍手法，左臂「曲池」穴已被對方五指攫住，只感全身氣血激翻，逆竄飛走，如同蟲飛蟻走，骨骼鬆散卜卜作响，這感覺比死都要難耐，禁不住呻吟出聲，目中露出慘厲之色。

謝雲岳冷笑一聲，手中烏光一閃，一條左臂齊肩截下，帶出一蓬血雨。

彭灝身形搖搖欲墜，緊咬鋼牙迸出一聲大喝道：「朋友，武林之內强存弱死，本是常見之事，但老朽並無與朋友有不解之仇，總要令老朽死得瞑目！」

謝雲岳震天狂笑，一張死人臉龐愈顯得猙獰駭人，手腕疾翻，劍尖已抵在彭灝胸口之上，沉聲說：「你要知道，也好，讓你死得明白！」忽低聲道：「你當記得追魂判謝文之事，予報父仇，現在你該知死得不寃吧！」

彭灝聞言如受雷擊，嘆息一聲道：「罷了，成全豎子之志吧。」猛往前一仆，劍尖已貫胸而入，只聽一聲凄慘的厲嗥，盪谷揚空，奔迴如雷……。

× × ×

嘉陵江，蜿蜒如帶，水色澄碧，兩岸青林垂影，萬花爭姸，層巒飛巒，蒼翠欲滴，風光極佳。

晨曦初出，薄霧菲菲，江畔沙灘上踽踽現出一條俊秀身影，往江灣一個疏疏落落的小漁村走去。

只見他在漁村外徘徊，重重嘆息一聲道：「想我謝雲岳父母大仇多半皆已恩怨了了，江湖險巇，人世無常，只待天山事了，將雙親靈骨合瘞，終老寶華，爲伍林泉，賦詩自娛。」

謝雲岳此刻爲一種落落寡歡的愁緒，在胸頭蒙上一層陰影，只感人生乏味，孤獨，飄零……

他來到嘉陵已經有兩日了，鳩工重修其母廬墓，每日僅憑流眺望，餘外則表現得異常沉默。

心靈上的苦界，只有自己慢慢地噬受着，無人能够分担其痛苦。

慢慢地謝雲岳的身形正在嘉陵江消失，只見他疾馳如飛，向城中奔去……

驀地，江邊現出五個丐帮人物，聚在一處，交頭接耳商量了一陣，四散電疾離去。

× × ×

時當夏初，麗日橫空，潼南至安岳道上，灰塵揚天，四匹健騎蹄聲如雷，風馳電掣奔去。

騎上人伏在馬背上，反臂揚鞭揮起「叭叭」連聲，神色緊張，似是有什麼危難急事臨頭，一騎之後尚伏着一小童。

沿途兩山夾峙，峭壁懸崖，綿延不絕，四騎正奔向一條峽谷危徑中，忽聞崖上傳出數聲異嘯，响澈山谷，繚繞不絕。

騎上人霍地一勒韁繩，只見四匹駿馬前蹄高舉，希聿聿發出數聲長嘶，騎上人閃電般飄身離鞍，紛紛亮出兵刃。

其中一人面色淡金，猴臉疏鬚，目中神光亂閃，仰面四下打量。

同行三人護定一個八九歲小童，只聞猴臉疏鬚老者微微嘆息一聲，道：「想不到賊子竟恁的趕盡殺絕，看來我侯履冰無力保全稚子了。」

同行三人均勁裝疾服氣態軒昂的大漢，同聲答道：「侯老師，今日吾等寧爲玉碎，不可瓦全，說怎麼也要一拚到底。」

侯履冰苦笑了笑，厲嘯再度揚起，愈來愈近，倏忽之間，只見崖壁之上閃電一般瀉下十數條人影，飛撲而來。

所來諸人也不打話，蜂湧的向侯履冰四人攻去，一具龐大的身形迅捷無比，單手疾若電光石火般伸出，抓着小童衣襟，左掌掃出一片掌風。

小童發出一聲驚呼，這人已冲霄而起，侯履冰四人見狀大急，無奈被人絆住，無法分身搶救，空自高喝大罵。

數聲慘嘷聲出，血影刀光中十數條身影「一鶴冲天」紛紛騰起，落向崖上藤蘿密亂中，轉瞬不見。

山道上四具屍體倒臥血泊中，在此古道寂寂中，平添了無邊恐怖。

約莫一頓飯光景，來路上一條灰影疾逾流星奔矢而來，在四具屍體身前猛然剎住。

這人正是怪手書生謝雲岳，一見金面悟空侯履冰倒臥血泊中，不由眉頭緊皺，俯腰伸手按了按侯履冰胸口，發覺心脈仍未斷絕，連忙取出一顆長春丹餵入侯履冰口中，並點了他的睡穴。

之後再細察另三人，這三人已氣絕多時，匆匆在道旁挖土葬埋完畢，牽出散在路邊嚙草之四匹駿馬其中的一匹，將侯履冰軀體橫擱在前鞍，順手戴上一張人皮面具，一躍上騎，猛力揮鞭，叭的一聲脆響，坐騎立時亮開四蹄，疾奔而去，蹄後蕩起一片滾滾黃塵，人騎漸遠，轉瞬已杳。

三日後，日暮西山時，謝雲岳人騎抵達成都萬賓客棧門前，侯履冰仍自昏睡不醒，謝雲岳挾着侯履冰昂然進入客棧，店夥迎着，哈腰笑道：「大爺可要住店？」

謝雲岳冷哼了一聲，道：「我不住店，到此幹嗎來啦！」其聲陰沉森厲，使人不寒而慄。

店夥嚇得一哆嗦，忙道：「小的這就帶路。」急急轉身，心說：「今日算是觸了霉頭啦！這人臉孔眞怪，說話也是陰陽怪氣的。」

×　×　×

二更將過，室中一燈螢然，謝雲岳望着榻上昏睡的侯履冰，眼中不時流露出憂鬱之色。

因侯履冰內腑受陰毒掌力震成稀爛，雖經他療治，亦須去瘀生新，費時半月之久，而在此期間又說話不得，無法問出仇家是誰，深深懊惱不已。

他抬面望了望中天皓月，驀然想起今晚就是鐵爪黑鷹邢天生所約之期，不禁匆匆立身而起。

忽然瞥見屋脊上騰起兩條人影，一閃而沒，謝雲岳身法迅疾，穿窗而出，落在屋脊上，毫不猶豫，身如激矢朝那兩條人影追去。

眨眼，已追至兩人身後，雙手十指如電分出，抓向兩人肩後。

兩人突感身後微風颯然，不禁心神一凜，忙叫道：「四長老……手下留情。」

謝雲岳兩手已觸及兩人肩上，聞聲倏地回撤，怔得一怔低喝道：「你們是丐門弟子麼？怎知我在此地？」

兩丐門弟子聞言，旋身回面，目中尙有驚悸之容，左側一老丐屈膝爲禮道：「小的萬長吉及王廸，乃川西分堂弟子只因四老長在雲夢沼澤瓦解紅旗帮之後不告而別，爲此大長老傳令天下丐門弟子，探悉四長老行蹤回報並命探知後暗暗隨護。」

謝雲岳心中激動不已，笑了一笑道：「大長老也眞愛管閒事。」

萬長吉又道：「小的得知大長老已分頭找到各位姑娘，現已在大長老一處兼程趕來。」

謝雲岳聞言，只覺千愁萬感無由自來，胸中波濤起伏不定，淡淡一笑道：「我尙要趕赴天山，恐怕不能等了，你們在我房中，將我那友人扶往分堂，調養半月後，問明其仇家是誰，並請大長老等代爲伸手。」

萬長吉答了一聲「是」，謝雲岳已振肩掠出，萬長吉手掌往暗中一揮。

只見暗處冲出幾條黑影，身法俠捷無比地向謝雲岳身後躡去……

萬里無雲，月色如洗——

成都東郊三里許，武侯祠內古柏蓊鬱，枝幹參天，月映陰影，風拂濤吟，氣象分外肅穆蕭森。

古柏叢中，一條長長石板甬道中有一黑衣少年徘徊躑躅不時駐足眺望祠外，神態之間畧畧現出煩躁不耐之狀。

中殿內突然掠出一人，疾如流星般閃在黑衣少年身前，說道：「邢兄弟，那姓謝的多半不會來啦，何必苦等，這姓謝的，與邢兄弟有恩無怨，無須耿耿於懷恨他不願助你恢復功力，一則當時也曾說過功力火候尙淺，萬一運用不當，使你含恨終生，況且，他爲其岳父危在且夕，急欲趕返……」

鐵爪黑鷹邢天生目中閃出摺摺怒芒，截住那人話頭道：「即使他對兄弟有些許微恩，兄弟指點他脫困也可以抵消了，哼，他妬才嫉能，存心不助兄弟恢復功力，害得兄弟多受半月痛苦，現在想起，恨如山積，臨別之時，兄弟暗中曾許重誓，有主之日，不報此仇，難消此恨。」

那人無語了片刻，又低笑道：「有道是人算不如天算，邢兄弟，你在泰安萬德村臨走之時，曾留函與他，並在箋上洒有劇毒藥粉，但未能將他害死，可見姓謝的功力高不可及，邢兄弟，愚兄慶幸你大仇得報，不可爲此一念鑄成大錯，依愚兄之見，我倆不如歸返黃山。」

參天古柏上，謝雲岳屏息凝神靜聽着，聞言不禁暗歎一聲道：「君子以德報怨，小人以怨報德，人心有如此分異，良可嗟歎。」

他不由悟出離了萬德村，踏進辛莊時，手臂忽生痳軟現象，幸經「菩提貝葉禪功」將蘊毒祛出，先只道替邢天生療傷時所染，原來竟是邢天生所設毒所致，暗覺此人留在世上，必將貽害武林，不如趁此除去。

只聽邢天生冷笑道：「爲防他不會應約而來，兄弟已另有安排，途中做下三件兇案，留下他的姓名，最令他身敗名裂的，就是闖上青城，掌劈五大弟子，並盜去一冊秘笈，縱使大錯已鑄，此時却箭已離弦，不能挽回。」

那人似乎惋惜地望了邢天生一眼，默不作聲。

存身老柏之上的謝雲岳不由目眥皆裂，怒潮如湧，暗道：「想不到你竟如此心狠意毒，哼，我謝雲岳如不殺你，誓不爲人！」正欲飛身撲下，猛一轉念忖道：「他說盜得一冊秘笈，難道是在霧靈山闖得青城耆宿畢曉嵐所說的那本風雲眞經不成？但那本風雲眞經早爲玉鐘島主竊去，想必是另一冊青城秘學了，不知此刻是否在

他懷中，倘他另藏在別處，豈不是武林又生大變，自己將成罪魁惡首，無法澄清。」於是暗哼一聲，且隨他回到居處再作計較。

只聽邢天生又道：「有勞陳兄相伴苦候，爲示取信與他，說不得要等待至明天再返轉客棧了。」

那人笑道：「身入武林，以夜作晝，本是司空常事，邢兄弟未免太多禮了。」

邢天生微笑不答，只在甬道上來回踱步。

皓月高懸中天，皎潔銀輝映在武侯祠外，郊野如同積水空明，分外清澈。

謝雲岳忽見一條矯捷身影，在田隴阡陌間疾如流星奔電般向武侯祠而來，他看得清澈異常，來人正是喪門劍客靈飛，不禁大吃一驚，爲防他壞了大事，身形凌虛破空而起，逕朝靈飛迎上前去。

原來謝雲岳手刃了彭灝後，即閃電出手制住了靳騰輝，靳文龍，墨含英，羊崇盛四人，穆雲早已藏身洞側，瞥見謝雲岳一身武學震古鑠今，不禁大爲驚異，現身出來，喝問謝雲岳出身來歷。

謝雲岳直說他是追魂判謝文之子，穆雲大爲驚愕，繼而轉悲爲喜，握手唏噓良久，延請入洞，不勝感慨，互話當年往事，留連三日，告辭出洞。

謝雲岳，靈飛與崔世玉，柳翠蘋分賦陽關，洒淚而別。

靈飛有事晤一友人，與謝雲岳約在今晚在成都武侯祠見面，他知道謝雲岳與鐵爪黑鷹邢天生約見之事，但未知邢天生另有異圖，謝雲岳深恐靈飛見上邢天生時說破，事情變化得不易收拾了。

謝雲岳身法迅疾無倫，電閃風飄地掠至靈飛身前，低喝道：「靈老師。」

喪門劍客靈飛只道有人猝然施襲，長劍已脫鞘而出，聞聲一愕，詫道：「謝少俠，難道邢天生並未應約前來。」

謝雲岳冷笑一聲，與靈飛悄語了一陣，靈飛滿臉憤容，道：「人心叵測如此，有愧市井人多矣。」

兩人聯袂掠至祠外，一鶴冲天而起，藏身柏翳叢中，只見邢天生與同伴言談在甬道中。

靈飛盡量壓低着嗓音道：「少俠，臨事不可猶豫，遲則生變，不如老朽引開邢天生同伴，讓少俠猝然下手，至於那本青城秘笈，酷刑之下，何愁求之不得。」

謝雲岳畧一沉吟，頷首贊同，靈飛疾飄下樹，落在祠外形如飛煙似地掠至武侯祠正門而入。

邢天生正與同伴談得興高采烈時，忽見一氣度非凡，長鬚飄飄的老者，步履從容地向甬道踱了進來，不禁四道眼神投向靈飛面上。

喪門劍客靈飛面色凝重，視若無睹，大模大樣地走過兩人身前。

忽地，靈飛身軀猛然一蹶，一腳踩上邢天生同伴脚背，靈飛對此並不理會，邁步如飛向殿內走去。

那人脚背劇痛欲折，只痛得咧牙歪嘴，見靈飛不致歉詞，分明有意尋事生非而來，大喝一聲，身如激矢地撲去，雙掌推出一股兇猛凌厲的勁氣。

喪門劍客靈飛哈哈一笑，身形疾閃，一溜烟似地竄進中殿去。

那人兩掌打空，大喝道：「狂徒，那裏走？」電疾追入中殿。

邢天生揣料靈飛有意而來，正欲舉步向中殿掠去，忽聞身後發出一聲陰森森的怪笑，不禁心神一凜，驀感後胸「靈台」，「神堂」，「神强」三處重穴各中了一指，只覺一陣天旋地轉，往後倒去。

謝雲岳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施展震古鑠今，曠代絕學「軒轅十八解」中制龍手法點倒邢天生。

他右手一翻，將邢天生挾在脅下，長身一縱，一式「潛龍升天」拔起五六丈高下，把邢天生擱在樹梢叉柯之中。

身形毫不停頓，閃電流星般竄瀉中殿去，一落入中殿，只見靈飛與那人弓腰凝式，蓄勢欲擊，立時朗聲說道：「朋友，且慢！妄逞意氣，暫聽在下一言。」

那人驀然旋身回面，眼中露出驚愕之色，藉着中殿祀案前的長明燈光，謝雲岳這才看淸對方形像。

對方生得威武不凡，方面大耳，劍眉虎目，眸光正而不邪，謝雲岳跨前一步，用手一指靈飛，道：「在下這位同伴有意相誘，只爲朋友甚正派，不願朋友落個玉石皆焚，存心保存，朋友，你難道仍懷恨在心麼？」

那人目中驚愕之色益發加濃，詫問道：「尊駕此話究是何意？」

謝雲岳笑道：「朋友，你覺得邢天生爲人如何？」

那人默默無語，眼中忽閃出凜駭光芒，道：「尊駕莫非就是謝……」

謝雲岳沉聲道：「不錯，正是在下，邢天生以怨報德不說，反冒在下之名刦盜兇殺，掀起武林大變，在下爲洗刷寃名，逼不得已出手將之點倒，送往青城。」

那人臉上泛起惋惜之容，太息道：「久聞尊駕俠名威播宇內，一身武學更是震古鑠今，出神入化，企慕不已，在下趙懋功，出身赤城，與邢天生本是世交，只爲他天性乖僻，爲所欲爲，在下屢勸不聽，也是無可奈何。」

謝雲岳微笑道：「趙老師想是赤城四友高足，在下不久之前西行奔蜀，途中不期而遇赤城四友，聚談兩日，四友爲人風趣，有緣獲睹，實感快慰平生。」

趙懋功長施一禮道：「不敢，在下就此趕返赤城，今宵之事在下只有置身局外，終生不予吐露，以報有意成全之德。」轉身又對靈飛抱了抱拳，身形一動，掠出殿外。

謝雲岳望着靈飛道：「司馬仲明，姜中平就在這兩日來到成都，在下同靈老師前往丐帮分堂，命丐帮弟子協助查訪，務於短期中查出盜魁何人，在下立即動身趕去青城，靈老師暫請在此主持一切。」

喪門劍客靈飛頷首應允，兩人立即如飛趨出。

月移中天，繁星明滅，夜風輕拂，柏韻松濤，如吟如嘯，武侯祠一片謐靜蕭森，氣象肅穆。

×　×　×

青城山在灌縣西南三十里，爲道教名山，峨嵋佛門勝地，馳譽國內。

青城有「天下幽」之稱，羣巒滴翠，

萬樹凝煙，一片綠海，人行其間，鬚眉盡碧。

蜀中六大名山以峨嵋青城兩山爲最，峨嵋得天下秀名，青城獨以「幽」稱，以山形如城廓，多叢篁修竹，四時常青，故名青城，道書列爲五洞天，山有三十六峯，七十二洞，暗含天罡地煞之數。

晨曦初上，雲幻異彩——

謝雲岳背負着一隻大蔴袋，衣袂飄飄，自出得灌縣，循江門逕往西南向青城走去。身形步法如行雲流水，邁步不疾不徐，路人瞧得他形狀怪異，又背着一隻蔴袋，不禁停步注目，面露驚奇之色。

謝雲岳行若無事，逕自大步走去，沿途阡陌葱綠，水郭煙村，一如江南。

他脚程飛快絕倫，不消半個時辰，已自抵達青城山脚長生宮前。

長生宮紅牆一角隱現在一片萬竿修篁之內，只見漫空籠翠，竹葉婆娑，搖曳起舞中，濤吟如嘯，令人神淸氣爽。

謝雲岳尙未踏進長生宮門，倏地宮內人影一閃，走出一個鳳目長髯道人，手執一柄雪白如銀的雲帚，兩道眼神有如冷電，上下打量了謝雲岳一眼，道：「施主何來？」說時，眼神定在蔴袋上。

謝雲岳微笑道：「在下欲往玉皇頂，請道長指點路途。」

那道人聞言之下，面色頓時一愕，忽轉怒容道：「請施主愼勿說笑，本山雖例不禁人觀賞，但玉皇頂百年來並未有遊人涉足。」

謝雲岳道：「道長這句話在下頗費猜測，玉皇頂是否險峻難登，遊人視爲畏途抑或是貴派列爲禁地，不准外人登臨？」

那道人沉聲說：「施主既然知道，就無須貧道嘵舌。」

這無異是說兩者都可說，謝雲岳微微一笑道：「倘屬前者，還難不倒在下，至於後者，在下今日實有要事非去不可，縱然有犯貴派干禁，也說不得了。」

那道人朗聲一笑道：「施主要去玉皇頂，貧道已把話說明，只怕本派上千弟子要將施主當作强仇大敵，無法生下青城的了。」

謝雲岳道：「道長好意，在下着實心感，無奈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說罷轉身哈哈大笑，揚長而去。

正行之間，忽聞身後一聲大喝道：「站住！」只聽身後微風颯然，心知道人趕來，身形電晃，閃在三丈開外，旋身一望，但見那道人率領四個背負長劍道者立在兩丈開外，目中泛出驚詫光芒。

謝雲岳道：「道長追來何事。」

那道人冷笑道：「施主所背蔴包內藏何物？」

謝雲岳陰沉沉地一笑，說道：「在下袋內之物，是貴派夢寢不忘，亟欲一得之寶，是以在下負來，面見貴派耆宿畢曉嵐獻納。」

道人不由面色疾變大喝道：「那麼請施主解開蔴袋與貧道一視，究是何物？」

謝雲岳笑道：「道長尙不配瞧！」

寥寥數字，極盡其訕笑鄙薄的能事，那道人如同面罩寒霜，眉宇之間，泛起陣陣殺機，雲帚一掄，四名背劍道人霍地身形一分，長劍同時出鞘，四道匹練寒光矯疾飛出，洒下一片劍雨，襲向謝雲岳周身要害大穴。

四人出式沉厲，而且輕靈無比，配合無間，一片呼嘯之聲托着萬點寒星，蜂湧而出勁氣逼人。

謝雲岳死人臉孔森冷已極，單掌沉式不動，待得劍芒近身，突然身形滴溜溜地一轉，臂腕飛掄。

只聽一片嗆啷啷金鐵交擊之聲生出，四道同時驚呼了聲，身形散開，但見謝雲岳手中多出了四柄長劍。

鳳目長髯道人見狀不禁大感凛駭，這等譎詭無倫武功，在他畢生之中堪稱罕睹，怔得一怔，默喧了聲「無量壽佛」，知來人孤身欲闖玉皇頂，必有所爲而來，青城是福是禍，尙不得而知，呆得一呆，邁脚走上一步，稽首問訊道：「施主武功卓絕，貧道多有得罪，然卽施主此來是友是敵，煩請相告。」

謝雲岳微笑說道：「在下如是貴派强敵，眼前那有全屍之人？在下實有難言之隱，如今暫不說出之故，就是爲防貴派有所誤會，兵戎相見，是以欲面見畢曉嵐老師。」

那道人沉吟了一陣，說道：「既是施主如此說法，貧道也不便多問，施主請自宮側竹林小徑，轉至宮後，過引勝橋，卽入上山正途，但途中多有阻截，因近日本山遭遇變故，望施主切勿生出誤會，猝施煞手。」

謝雲岳笑謝道：「多謝道長指點，在下敢不遵命。」

緩緩轉身向竹林小徑走去。

那道人目送謝雲岳形影消失後，才率領四道飛步奔入長生宮內，片刻之後，宮中忽放出數十隻白鴿，在宮簷之上畧一盤旋，張翼鼓風刺入青翠蓊翳中，響起了嗡嗡之聲，繚繞天際。

謝雲岳振步如飛來在引勝橋，橋畔巍然矗立着赤城閣亭，飛簷流丹，古雅壯麗，過橋沿溪而行，只見滿山蒼松翠竹，漫空碧綠，流水錚淙，鳥語啁啾，韻生天籟，令人目不暇接，心曠神怡。

忽見三隻白鴿疾振雙翅向山中飛去，哨音搖曳長空，心知長生宮放鴿傳警，只微微一笑，更自身形電疾而去。

正行之間，只聞林隱深處傳出一聲嘹亮的鐘聲，心中一怔，脚下毫不停留，迎面赫然呈現一座壯偉道觀。

觀門上立匾直書「丈人觀」三字，殿宇三進，宏偉潔幽。

這「丈人觀」又名「建福宮」，始建於北宋，爲寧封眞人修道之所，觀在赤城岩下，四周悉爲松竹柏楠擁圍，濃蔭蔽日，陰壑生寒，東望丈人峯，丹嶂千尋，層岩翠繞，眞個幽麗之極。

謝雲岳見觀門以外靜悄悄地，並無一人，心中正感訝異之際，突然從兩旁翠竹叢中嗖嗖竄出十數道人，只見一面色凝肅老道迎面走來，道：「請問施主，意欲面見敝派畢長老究爲何事？」

謝雲岳道：「適才在下向長生宮主持說明，來此並無惡意，但必需面見畢老師方可言明，道長阻截不知爲了何故？」

道人微微躊躇後，說道：「施主是否與敝派畢長老相識？」

謝雲岳冷笑一聲，道：「聽道長話意，欲求見畢老師，一定要相識不可麼？」

道人雙眉皺了一皺道：「這個……」

謝雲岳又冷笑接道：「在下還有要事待辦，面見畢老師後卽行下山他去，無暇與觀主糾纏……」

說時，忽見左側一道暴喝一聲，伸劍飛刺謝雲岳背負蔴袋，疾如閃電。

謝雲岳鼻中濃哼一聲，目放怒芒，右手飛快一掄，五指宛若電光石火般攫去。

那道人一劍刺出，忽見謝雲岳五指電攫而來，不禁大吃一驚，飛撤長劍，豈知對方手法曠絕千古，那能避得開的，只覺劍身猛烈一震，虎口酸蔴一裂，長劍立時脫出手外，一溜寒光，疾飛向翠篁叢中墜去。

謝雲岳手腕一翻，推出彌勒神功震字訣三成眞力，道人悶吭一聲，身形立時震得翻了出去，只聽克察之音連續响出，一片竹林被謝雲岳眞力殘餘威勢所及，斷折倒下，只見竹葉激射如飛，聲勢駭人。

丈人觀主不由驚得倒退了一步，目中泛出凛駭之色。

謝雲岳冷笑道：「不料忝爲正派之青城，竟也出些不肖之徒，偸襲暗算，無恥已極。」

丈人觀主聞言憤怒莫名，放聲大笑道：「無論施主來意是何，貧道青寧，有幸目覩施主絕倫武學，不覺技癢，且請施主將蔴袋放下，以免損傷，貧道想見識見識施主掌法。」

謝雲岳傲然一笑道：「無須放下蔴袋，在下只需以單掌與觀主周旋已自足。」

青寧道人不由氣往上沖，沉聲道：「施主，請賜招。」雙掌當胸，作「童子拜觀音」式。

謝雲岳見狀，只覺青寧道人雖然怒極，但絲毫不缺禮數，這種架式，是武林中極崇敬的起手法，當下微笑道：「在下與道長既無仇怨，何必動手致失和氣，方才無禮貴觀手下，在下謹此致歉就是。」

青寧道人顏色稍霽，垂目沉吟了一陣，慨然道：「施主如此堅決欲面見畢長老，當係重大要事，貧道卽命飛鴿傳書，請畢長老等來此，施主也可稍事減却勞累跋䟕之苦，但貧道仍請施主賜教爲幸。」

謝雲岳心道：「這青寧道人仍脫不了爭名好勝之心，怪道佛家常說七情六欲最是難泯了。」當下微微嘆息一聲，道：「觀主定要在下獻醜，敢不遵命。」

青寧道人立時用手一招，一年青道人疾閃掠在青寧道人身前，青寧道人低語了數句，那年青道人卽向丈人觀內奔去。

只見青寧道人仍然是擺出「童子拜觀音」架式，顯然使得謝雲岳大感爲難，他知本身武功在當今武林中，罕有人能與其匹敵，一出手卽穩佔勝算，倘與青寧道人交手得不分勝負，而實際上是遜讓青寧道人，但從此要張揚開去，這一來無異是助青寧道人成名，成全他人本是好事，然而青寧道人恃强好勝之念未泯，反倒害了他，日後定必喪生好名之中，心念一轉，決定使他知難而退，當下毫不遲疑右掌輕靈無比的穿出，輕飄飄地逕走中宮擊去。

青寧道人只覺一片柔風襲向自身，却又絲毫不佔力道，只道對方是極陰毒的掌力，心中一凛，迅疾無倫地雙掌一翻，推出一片凌厲的勁力。

掌出立生狂飇急風，宛如巨浪排空，洶湧駭猛。

但見謝雲岳手勢未撤，只微微向外一弧，青寧道人猛感自己推出的掌力頓時被引向外側身形也不由自主地衝出了兩步。

只聽得一聲蓬地大响，一株圍可合抱，高約十丈的楠樹齊腰而折，跟着嘩啦之聲大作，枝葉橫飛中，密竹修篁被壓倒了一大片，地面亦爲之震搖不止。

塵飛漫空中，青寧道人，不禁瞠目失色，暗道：「這是甚麼怪異的武功？」想猶未已，朗聲說道：「施主再接貧道一招降魔掌力試試。」話聲中兩掌上下分襲而出，捷逾閃電，身形猛欺而進。

謝雲岳心中冷笑道：「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身形一動，亦自電欺而進，兩條人影一接，青寧道人哼聲中，身如激矢地斜射了出來，到得半空，一個翻身輕飄飄的落在地上。

青寧道人雖然並無負傷模樣，但一臉灰白，愧恨欲死的神色在他雙目之中表露無遺。

原來謝雲岳身形電欺而出，暗中已凝用彌勒神功「卸」字訣，對方所推出的勁力，頓被消於無形，迅如電光石火般五指飛扣在青寧道人腕脈上，一牽一甩。

青寧道人只覺腕脈一蔴，人卽一股巧勁甩了出去。

此際，天際忽然飄送過來幾聲淸嘯，高盪雲霄，淸越嘹亮，嘯聲傳來疾似駭電，聲音甫歇，只見赤城岩上電瀉而下八九條身影。

謝雲岳目光銳利，遠遠瞧出最後的淸癯老叟就是無影神掌畢曉嵐，除了七個老道之外，尙有一個身瘦如柴，胸前銀鬚飄飄的老僧。

青寧道人見得九人前來，頓時大喜，飛步趨前躬身稽首後低語了一陣。

謝雲岳只見畢曉嵐目露疑訝之色，一瞬不瞬地注視着自己，眼神熠熠若電。

忽見一髮鬚斑白，神威奕奕的老道，手執着雲帚大步走來，謝雲岳心中思念百轉，盡力在不生誤會中解釋此來用意，他已瞧出青城對自己已有視如仇敵之意。

那道人步法飛快，眨眼工夫便在身前立定，沉聲問道：「施主可否將姓名來意見告貧道？」語音森厲，咄咄迫人。

謝雲岳不由怒氣陡熾，聞言冷笑道：「青城雖爲名門正派，代出奇人，武林爲之側目，但如今每况愈下，看道長此等氣量偏狹，神宇不宏，由此可見斗筲之器難成大局，致日趨衰微，令人不勝浩歎。」

這老道被譏罵得面紅耳赤，目蘊怒火，只是發作不得，突然又飛步走來一個生像奇古，長鬚若漆的老道道：「寒竹師弟不可如此疾言厲色對待這位施主！」繼而望着謝雲岳微笑道：「施主遠來荒山有何賜教？貧道千葉忝爲青城掌門，施主但請明言。」

謝雲岳道：「在下來此只是想解釋一件事。」

千葉道人頓時一愕，問道：「不知爲了何事？」

謝雲岳答道：「不久之前有人冒在下

之名闖上貴山盜去一冊秘笈，並掌劈五大弟子……」

語尚未了，一旁的寒竹道人已自大喝一聲道：「掌門人休聽他一派胡言，那日就是他……」說時，雲帚猛擊而出，帚絲散開，根根筆直，如同萬千鋼針襲來，帶出一片如湧如潮的勁氣，來勢若電。

謝雲岳冷笑一聲，身形左滑，右掌駢立如刄，往寒竹道人手腕飛劈而下。

寒竹道人只見面前手影一幻，猛感手腕如中利斧，痛得喚了半聲，雲帚飛出手中，人也痛得昏倒了下去。

雖只寥寥一式，青城諸人均不由驚得面如土色，瞧出這怪少年身手絕倫，那老僧口中高喧了一聲佛號，兩道雪白如銀的眉毛緊皺在一處。

此時無影神掌畢曉嵐更是駭然，前次在千松岩險被梁丘琪屈辱而死，現在想起來尚且不寒而慄，如今又是一個怪面少年，年歲甚輕，却有一身驚世駭俗，出神入化的武功，不禁生出英雄老暮，窮途末路之感，當下暗中太息一聲，身形掠前，向謝雲岳說道：「閣下既是有心向敝派為敵，何必定要面見老朽，不久之前，閣下闖山施展毒手，狂妄已極，如有宿怨，何不直言相告？」偷眼一覷倒於塵埃的寒竹道人，一條右腕盡成青紫瘀腫，面上汗冒如珠，心下甚是凛駭。

謝雲岳道：「畢老師當眞相信不久以前闖山鬧事之人定是在下麼？」

畢曉嵐手指了倒臥地面的寒竹道人一指，沉聲說道：「寒竹師弟雖則生性剛暴，但從來不作誑語，休看閣下勇武絕倫，本派力雖不敵，亦要與閣下周旋到底！」

在畢曉嵐說話聲中，老年僧人已飄然走近，單掌問訊道：「老衲少林掌門法逸，檀樾雖一身武學超絕，但應稍加斂制，萬勿任意出手傷人，上干天和，老衲默察施主眉宇隱泛煞氣，上冲天庭，應在最近期間遭受困厄或致殺身，但……」至此忽而住口不語，眼神落在謝雲岳面上，久久不移。

謝雲岳知少林掌門誤指臉上人皮面具當作自己本來面目，這張人皮面具本是其先父誅殺黑道窮凶惡極之輩，剝下製成，其殺身之禍早成陳跡，但不知事隔多年，仍能被法逸上人瞧出，心中不由讚佩這一代掌門，領袖武林，果然不虛，當下微笑道：「大師眞能斷定在下必死無疑了？」

少林掌門口中喃喃自語道：「奇怪？……奇怪？」對謝雲岳之言，似乎茫若無聞。

謝雲岳不想為着此事鬧成僵局，轉顧畢曉嵐笑道：「畢老師縱不識得在下，但在下却與畢老師有過一面之雅。」

畢曉嵐面上不禁泛出愕然不解之色，半晌才道：「老朽自問與閣下素昧平生，請問閣下不知何時何地見過老朽？」

謝雲岳道：「那日在霧雲山止止庵中，在下見得畢老師與燕山神尼被人暗算，昏倒在佛堂上，適身懷有藥，救醒畢老師與燕山神尼後即匆匆離去。」

畢曉嵐大驚道：「是閣下麼？那麼驅退梁丘琪的必然也是閣下，老朽面對救命恩人，尚且視若仇敵，眞是該死！」

青城掌門向前稽首道：「貧道不知少俠駕到，多有得罪，萬望見宥。」

謝雲岳大笑道：「好說，好說，只要貴派不拿在下當做不世之仇，在下也就心感不盡了。」

千葉道人面上一紅，忙說道：「豈敢，豈敢。」

謝雲岳忽然疾逾飄風般閃在寒竹道人身前，扶起寒竹道人，左手疾彈了「至陽」穴一指，只見寒竹道人唉了一聲，悠悠甦醒，面色轉紅，右腕瘀腫亦緩緩消退。

這時，少林掌門法逸上人袍袖一展，落在謝雲岳面前，問道：「敢問檀樾是否本來面目？」

謝雲岳笑道：「大師佛門高僧，當知面目本是虛幻，不着色相，我即是我，有何面目可言？」

法逸上人不禁一怔，暗覺此少年慧根天生，他日造詣成就，必然冠冕武林。

寒竹道人一回醒，睜開雙目，又是暴喝一聲，變手十指如鈎，凌厲無倫地往謝雲岳兩脅抓去……

蓬的一聲巨响過處，寒竹道人只覺兩手如中敗革，十指綿軟乏力，突感一股無形潛力向胸前追來，身形被迫得連連退後十數步，方始拿樁穩住。

青城掌門面色一寒，道：「師弟不得無禮，此位謝施主並非那日闖山之人！」

寒竹道人默默無語，但仍然滿臉悻悻不忿之容。

畢曉嵐趨前急問道：「少俠所負痲袋內所裝何物？本來少俠之名，威望武林，必不會平白無故殺害敝派弟子誤會就在此[illegible]因[illegible]山[illegible]又失蹤一人，料是其中藏有屍體，益發斷定少俠就是那日擾山之人，假冒謝少俠之名，遂其蜮謀。」

謝雲岳朗聲一笑道：「袋內就是擾山生事的兇手，此人名叫邢天生，為黃山始信老人門下。」

千葉道人不由望着畢曉嵐露出愕然之色，畢曉嵐皺眉重重咳了一聲道：「老朽知道了，九年前，始信老人與敝派掌門在黃山天都峯絕頂論武，彼此發生衝突，結果鬧得不歡而散，秉性方正的始信老人竟懷恨在心，眞是始料不及。」

謝雲岳忽然發覺這邢天生不能留下交與青城，否則，為青城帶來無邊危難，須知武林之內，冤怨相報，無時或已，猶豫了一下，說道：「在下此來用意，就是欲洗刷冤名，現眞象大白，誤會冰釋，邢天生由在下携離處置，貴派只佯裝未知就是了。」

畢曉嵐撫鬚大笑道：「少俠你把敝派看得太輕了，老朽也不是懦弱怕事的人，無論如何應該把邢天生留下！」

謝雲岳見畢曉嵐如此說話，只好解開痲袋，將邢天生倒出。

只見邢天生仍是昏迷不醒，面色紙白，謝雲岳迅如電光石火般飛出兩指，在邢天生脅下疾點兩指，然後一掌劈向脊心。

「叭」地一聲大响，邢天生喉中唉了一聲，張嘴吐出一口濃痰，兩眼睜開，張面四顧，只覺自己落在青城手中，不禁面色大變。

一聚眞力挺身躍起，四肢乍動，原有一種痲痺襲湧之感籠罩全身，不由暗自駭[illegible]，[illegible]了一口氣，爬了起來。（未完）



要想知道！
最現代化實用拳術！
最現代化自衛散手！
各門派各流道創出！
最新中西拳擊招數！
請留意購閱！
快將出版！
武俠世界叢書
現代武林英雄譜
·第一期 目錄·
大聖劈掛門名手陳觀泰
猴拳神腿打出武俠光榮的一頁 3
集泰拳—西藏俠家拳之精華
陳有倫師傅創拳擊道 13
實用女子自衛術
應付箍頸三絕招 23
洪拳—源出少林寺
虎鶴雙形轟武林 25
叠拳散手 27
鐵虎耙力敵藤牌單刀 29
五省刀王嫡傳女弟子
碩果僅存羅漢門女門人林少立師傅 31
香港首次舉行合氣道考試紀盛
各健兒淩空飛躍勇奪黑帶 37
集首里那霸派之精
陳進虎發揚糸東流空手道 43
空手入白刃 51
應付持有武器敵人 45
集空手道與泰拳之長
創踢拳道—揚威國外 55
合氣道以忍、和為高
介紹黑帶女高手茅瑛 66
主編：
執行編輯：
專欄作者：
攝影記者：
承印者：香港彩印公司
出版者：
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7—13A
海外總經銷：
環球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新報大廈
電話：H484221—4
電報掛號：4013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Tel. H484221—4
Cable Add. 4013
Printed by Hong Kong
Art Printing Co.
7-13 New St. H. K.
Price: HK. $1.50
定價港幣每本一元五角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線)
現代武林英雄譜
武俠世界叢書
保證你得益不少！